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輯

沈雲龍 主編

曾慕韓（琦）先生日記選

沈雲龍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影攝歲十五生先韓慕





恭梓先生留日時攝影

影攝時歐留生先韓慕





莽粹先生恭居北平時攝影

影合庭家生先梓慕



影攝地墓京美生先韓慕



戊午日記

中華民國七年
東京北京上海

元月一日(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晴 是日借夢九、蔚林、眉生、及康君寶恩遊橫濱三溪園，竟日甚樂，晚八鐘回寓，復相與閒談至十二鐘始寢。端居靜念，感時傷世，爰作誓詞以勵志曰：生丁末運，志挽狂瀾，宜有過人之操，應知為己之義。自今以往，希聖為懷，永崇陸王之學以治心，仍採曾胡之說以淑世。修己以直性為能，卽有滯滯而不變；報國以育才為務，縱遭挫折而無悔。盡其在我，文章留萬丈之光；有待乎時，事業垂千秋之譽。夫勤夫慎，為寡過之良圖；勿助勿忘，乃成功之妙訣。凡人可為堯舜，豪傑豈待文王。言有大而非誇，惟期實踐；時難得而易失，勿託空談。憫予小子，遭時多難，困而後學，敢不竭誠！

一月三日 晴 晨起沐浴聞報訖，借夢九赴目黑植物園及東中野一帶田間散步游覽。至午後三鐘赴神田訪伯吟，適黃樹煊亦在彼處，遂同伯吟赴渠寓晚飯，相與話舊甚樂，是夜與伯吟同留宿焉。思人情阿於所好而苛於所惡，苟能愛而知其所短，惡而知其所長，其庶幾無所憾乎！

一月五日 晴 晨起閱東方雜誌文苑數十首，午借蔚林、眉生赴中華第一樓，因夢九讓康君，予等為陪飲也。三鐘散席，借蔚林訪伯吟，立談少頃，赴本鄉館訪莊仲舒不遇，晚歸閱東方雜誌至九鐘寢。思曾文正嘗言：功名富貴，皆身外物，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予向服膺斯旨，而學養不足，胸境未臻曠達，深用為愧。欲求開闊胸境，非從不性不求四字做去，終無望耳。

一月七日 晴 晨起沐浴聞報，午刻蔚林邀同夢九、眉生及康君等赴會芳樓聚飲，至三鐘散席後，赴伯

吟處坐移時，借夢九，蔚林赴小石川原町，應王君宏實招，聚飲至九鐘回寓，移時遂寢。連日宴會，子因頭痛，並未飲酒也。思予五年以前，嘗以寡言鮮慾，傲於凡長，今乃一反所為，多言多慾，既陷罪惡，且招疾病，蒲柳之姿，幾何而能有成乎？清夜以思，悚然知愧矣！發高公孝陳慈生王潤嶼周太玄北京共一函。

一月八日 晴 晨訪學則，借正誼雜誌三冊，旋訪莊仲舒，坐談少頃，午歸。飯後，赴同鄉會議事，並在三崎館訪同學陳太冲君，借乃叔陳蘇評蒙古逸史一冊歸，晚閱是書畢，十鐘就寢。思言行為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予近擬關於言字，抱定「時然後言」宗旨，關於行字，抱定死而後已決心，如是庶符知行合一之旨乎！

一月九日 晴 晨閱正誼雜誌論文數篇，午後赴早稻田坊易君左君，坐談移時，借寸心雜誌二冊歸，晚與夢九，眉生、蔚林商議貸家諸書不便，有礙用功，決定移旅館，遂同赴本鄉一帶尋覓旅館，有二處可住，惟一時不能決定何處，擬明日再往細看，歸已十鐘，旋即就寢。思凡人求學，能事事從通用處着想，而不為空泛無着之理論，其庶免於腐儒之說乎！

一月二十二日 晴 晨坐人力車訪關根，約往志雲堂病院為予翻譯也。候診至午後二鐘始取藥歸，服之覺稍爽適，入夜早寢。「以紙上之空言，望世界之和平，正如說法于虎豹羣中，講道於沙漠海上，其誰聽之！」（沙黎爾）按和平非空言可致，斯乃一定之理。故歐人多主以武力求和平，以視我國人之懷空想而不務實際者，倘乎違矣。

二月四日 晴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赴校聽講憲法行政法合二小時，晚赴第二改威館取回國內寄來之京滬川報紙十餘張，披覽至十二鐘始寢。思探求真才採取衆長之法，其妙於問。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蓋善問斯善學者也。予擬對於老年人，則問其過去之經驗，以資其啓迪；對於中年人，則問其現在之經營，以觀其才能；對於少年人，則問其將來之希望，以規其志氣。行之不懈，

或有得乎！

二月七日 雨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赴校上課，途遇莊仲舒來訪，因同返寓，坐談少頃，借訪於人熊昭望君，縱談良久，擬太平洋雜誌三冊歸，閱至晚九鐘就寢。思凡人讀書，而苦于不能省記者，有三法以彌補之，一曰想，閱過之後，即掩卷默想書中所言之理；二曰鈔，閱過之後，即擇書中精要處而摘鈔之，三曰說，閱過之後，時與學友一談述之，如此必較能記也。

二月八日 晴 晨閱太平洋雜誌論文十餘篇，午後赴校聽講，適教員請假，乃往加藤方訪事則不遇，因往春日町訪伯奇，坐談移時。歸閱「太平洋」，至九鐘就寢。予嘗謂欲為聖賢，須作「不定期」之修養，如堯舜周孔之終身愛勤是也；欲為英雄，須作「定期」之修養，如拿破崙為學生時，不近女色，漢高祖入關中，不取秦子女是也。要之，凡人欲有所作為，必不可無克己之功夫也。

二月九日 晴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借夢九遊日比谷及芝公園，五鐘回寓。晚接閱國內報紙十餘份，十鐘就寢。思人能將心放得至平至虛，氣養得至大至剛，如是而不能成大事，殆未之有也。

二月十二日 晴 是日因紀念，未赴校上課，晨與夢九陪眉生送物赴杏雲堂驗病歸，適伯奇來訪，因留便飯，午後接閱于君樹德寄來「言治」雜誌一冊。晚與夢九、蔚林在眉生室內閒談，至九鐘，莊君仲舒來訪，坐談移時，去後即寢。思予生平有一大病，曰料事早而行事遲，即行亦多不澈底，此非有所顧慮，蓋由精神不充，根性太鈍耳。

二月十四日 晴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赴校聽講社會學，旋訪李則，還渠譯瀾陽全集，晚歸，閱報及雜誌，至十鐘就寢。思予擬他日學成，專從事於著述，以導國人，而有兩說與先儒相反，（一）先儒之說教人主靜而予則反之以動，蓋處此競爭世界，非使國民具有活潑進取之精神，不足圖強盛也；（二）先儒之說專向王道而予則兼有採於霸道，後當詳述。

二月十七日 晴 晨借夢九及李君叔免送眉生赴鎌倉高田病院就診，遊江之島，眺覽風景，甚覺愉快。島在海中，波橋而達，中有一洞，黑暗無光，予隨衆持燭入，探其中固無一物也。旋登山頂，觀度小憩，並食蛤蜊，五鐘返京，同往春日館用膳，復歷神田書肆，購書數冊歸，十鐘就寢。思古人云：需者事之賊，予生平病在因循，今後擬矯之以「遇事即決主義」，庶有考乎！

二月十八日 晴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赴校上課聽講憲法行政法，至五鐘歸，晚閱民權雜誌，至九鐘寢。思史稱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邦，頗能道出文王精神。今日國勢傾危，外患逼迫，苟有英雄欲建迴天之業，蓋非取法乎是不為功矣。曹文正謂：亂世扶危定傾之英雄，要心力勞苦，百戰言乎，予竊慕之矣。

二月十九日 晴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赴中央大學繳費，旋往政法學校聽講刑法，適教習請假休講，因往加藤方訪手則不遇，晚歸，接東方雜誌二冊，仗閱論文數篇，同鄉李君來訪，至十鐘去後即寢。思吾人持躬涉世，當先立為人之大本，後講用世之方術。前者所謂目的，後者所謂手段。目的終身不改，手段隨時可易，如此而不成功者，未之有也。

二月二十二日 晴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補鈔課本，移時赴校，聽講國際公法，歸閱東方雜誌論文數篇，與夢九及同鄉李君談至九鐘寢。思天地間事，萬無有用力少而收功多者。予年來學問無成，正坐未嘗著緊用力之故，不特讀書為然，其他諸事罔不如是。長此悠悠，亦終於無成而已。

二月二十三日 晴 晨赴校聽講論理學，旋往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借夢九、蔚林赴茅崎高田病院慰問眉生，同遊海邊，縱談良久，晚就病院附近旅館下宿，旋覺不便，仍於九點五十分乘車返東京，抵寓已一鐘矣。接同寓湘人石醉六君箋，約明晨晤談。石為蔡公松坡舊部，與予本不相識，予因欲詢蔡公事蹟，先致以書，渠復箋於談也。

二月二十四日 晴 晨與石君醉六縱談良久。聞東方雜誌十餘頁，午訪手則及伯吟皆不遇，乃往中華理髮店剪髮，晚歸與夢九、蔚林閒談，移時早寢。石醉六君述蔡公松坡之特性：（一）蔡公為刻苦實行之人，而其行事從不失於笨拙，與他人之模稜單純者異；（二）蔡公每欲建立一事，必有法使之實現，凡不能實現之理想，彼所不尚也。又謂蔡居恆寡言多思，凡事以身作則，故人皆服之。

二月二十五日 晴 晨偕夢九赴高田馬場鈴木方專見房舍，旋往關根處學日語一小時歸，午後赴校聽講憲法行政法各二小時，晚歸與石醉六君閒談良久，伯吟及黃朗齋來談，至十鐘去後即寢。石君又述蔡公與其鄉人黃興，皆為能實行之人。但黃之規模視蔡為大，而不能運用，其結果只己身不失為實行之人。蔡之規模視黃為小，而長於運用，其結果能使團體皆同進行云云。

二月二十六日 晴 晨訪手則，約同訪其鄉人周宏業君，商談組織通訊社事，並借邵位西半巖巖遺集二冊歸，午後赴校聽講刑法二小時，晚歸與石醉六君閒談，移時伯奇來談，至九鐘始去。石君又謂蔡公之長處，不在先定規模去做事，而在遇事能做出規模來云云。其言頗道著英雄之真價，予因此益歎蔡公之不可及，石君亦可謂能知蔡公者矣。

二月二十七日 陰 晨起賦詩一首，贈石醉六君，旋往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訪易若左，坐談少頃，往同鄉姚君處略敘，移時歸，適眉生自茅崎返京，因與閒談良久，晚復縱論修養之道，至九鐘寢。附記是夜石君偕予原韻和作七律一首見酬，詞意沈痛，韻調頗佳，軍人工此，洵可敬也。思「問」吟之意，前已言之，大抵做事之人問其經驗，讀書之人問其心得，閒居之人問其感想，尤妙。

二月二十八日 雪 晨起閱報，與夢九、眉生閒談良久，午後赴校聽講社會學，歸與夢九、蔚林、眉生赴上野附近日本飲食店喫牛肉，晚歸復相與縱談，至十鐘寢。眉生向多悲觀，予日與相處以來，即以矯正此弱點為主，邇來稍有進境，惟對於國事仍時發絕望之語，因為之詳述吾人立身行己之大本，勸其現在

不問興亡，將來不計成敗，冀堅其志，勿自懈云。

三月二日 晴 晨赴校聽講論理學，旋往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莊仲舒、趙阿難及同鄉彭鍾澍君先後來訪，莊趙二君約同往訪湘人李邦藩君，遂乘組織通訊社事，坐談移時，歸適伯奇來訪，因留便飯，晚間報至十鐘寢。章太炎在渝演說，勸川中士大夫講求實學，考究歷史，謂蜀之人物，除虞允文、楊廷和，外，類皆文學之士，病在近華遠實，故不能成大器云云。洵論也。

三月五日 晴 晨起閱東方雜誌十餘頁，與石醉六君縱談良久，午後赴校聽講刑法，並歷書肆購書二冊歸，晚李邦藩若來商議通信社事，移時去後即寢。思章太炎氏謂歷史可激發人才，洵不刊之言。然予以為由歷史激發之人才多為聖賢，由哲學激發之人才多為聖賢，兼備富於感情，聖賢偏於理性，欲合二者而兼之，其必由哲學以堅其信念，歷史以增其視感，庶克成為完人乎！

三月六日 雨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赴若左處商議通訊社事，約同訪邱仰飛君不遇，乃往莊仲舒處坐談少頃歸。晚，仲舒來約同訪蕭若陔，八鐘回寓，移時遂寢。思吾國政治家具有偉大精神，足以震撼萬世者，惟王荆公張江陵二公皆於佛學有得，所謂由哲學激發之人才也。至若近世左胡諸公及張之洞皆富於歷史觀念，所謂由歷史激發之人才也。兩者何從，要以器識為斷。

三月七日 陰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飯後，赴校聽講社會學，旋往車則處坐談移時，晚歸與石醉六君閑談良久，聞氏詳釋雜誌，至十鐘寢。思今日人欲橫流之世，立言宜求有裨實際，凡對中人以上，當語以正義，使其重精神而輕物質，具有犧牲之勇氣，以成偉大人物；對中人以下，則當語以權利義務之界說，使其盡義務以取權利，勿生僥倖之妄念，以成良好國民。

三月八日 陰 晨閱言治雜誌十餘頁，思潮筆記數則，午後赴本鄉館訪仲舒，還其舊報，旋赴校聽講國際公法，晚歸。飯後，蕭若陔來談，至十鐘始去。思釋氏之說，廣大精微，為最上等入說法也；耶氏之

說，平易淺近，為普通一般人說法也；孔子之說，中正和平，大都為中流人士說法。故耶教推行最廣，孔次之，佛又次之。然欲救今日中國，非明孔道以振士氣，中流社會終無革新之望。

三月九日 晴 晨赴校聽講論理學，旋往關根處習日語，午歸。飯後，寫信一封，借夢九赴本鄉書肆，遊覽良久歸。晚，季則及張君奎光先後來談，至十鐘始去。思予往日有一謬見，即謂豪傑不宜有拘束，但使能立功，即稍失之奢侈，亦為無害云云。今乃知其不然，蓋今日所需為救國之豪傑，方當冀其獻身以救國，安有迷於物質而能勇於犧牲者哉？此說因與石醉六君談及，始自悟其非也。

三月十日 雨 晨閱京滬報紙十餘份，午後季君石岑，蕭君滋，張君奎光，先後來約同赴易君左處開會商議組織華通信社，到會者共十八人，討論至晚始散。予與教友留君左處便飯，九鐘始歸。石醉六君述祭公松坡生平過人之處，第一在意志堅強，凡事決不為感情外境所搖動；第二在襟懷高尚，凡人世所尚之物質舉不足撓其神。就其精神方面言之，蓋信乎獨在獨來之人矣。

三月十一日 陰 晨閱言治雜誌論文數篇，午後赴校聽講憲法行政法各二小時，晚歸寫信一封，（致郭步陶）與蔚林閒談移時，九鐘半寢。思吾國學說有失之偏狹，而在今日善用之，轉足強國者，如孔子之學，多為中流社會之用，如性理之書，多就個人立身行己說法，鮮精微綿密之理，然救今日橫流，亦正有取於昔賢修己治人經驗得來之語也。

三月十二日 晴 晨閱半巖錄遺集十餘頁，旋往關根處學日語，並赴神田購書數冊歸。午後借夢九遊上野公園，移時歸，晚與石醉六君縱談至九鐘就寢。思昔賢義利之辨，驟觀之若與今日西儒學說相差，細思之則無不合。蓋義者宜也，即義務之所當為者也；利者權利也，見利思義，即見權利而思義務之是否已盡權利之是否宜取也。此非穿鑿附會之言，特按其字義詮釋之耳。

三月十三日 晴 晨起收拾行李，午後借夢九移居戶塚町大字諏訪一七三號木方，臨行赴前坂銀村亭

君石岑不遇，留片及信二封，托帶回國。晚布置略備，借夢九歷訪易君左，邱天羽，在邱君處談至十鐘始回寓寢。思凡人做事，能從難處著想，則雖失敗不至絕望。何則？豫知其或當如是也。若但冀成功，不防失著，一旦挫折，鮮不絕望。

三月十四日 晴 晨與李則坐談少頃，赴關樞處學日語，午借夢九就神田中國飲食店用膳，旋赴校聽講社會學二小時畢，往本鄉前坂館訪李君石岑，坐談良久歸，晚訪同鄉陳彭二君閒話移時，歸寫發各處信件數張，九鐘即寢。思君子之計成敗，即小人之悉得失也。凡事既認定當為，則宜挾全力以赴之，畏首畏尾，將前將却，安能望有成就哉？

三月十五日 晴 晨赴前富士旅館訪康君心之，心遠不遇。聞眉生已歸，且先來訪，於是返寓，則已去矣。午後赴校聽講國際公法，晚復赴前富士訪眉生及康君仍不遇，歸接閱報紙十餘份，十鐘就寢。思吾國學說多偏於靜，故好動之士，每為世詬病。予謂非動之為病，動而不從能靜，以從事于讀書窮理，斯足病耳。蓋動以應人事，靜以探學理，動靜攸宜，乃吾人之極則也。

三月十六日 雨 晨赴校聽講論理學，旋往前富士訪康君心之昆季，旋至午後二鐘，赴大森訪周伯勳君，適李則已先在，相與商議通信社進行事。惟邱君仰飛，丘君引夫，失期未至，遂無結果。晚八鐘回寓，閱報移時就寢。思凡事不可不以決心行之，成算謀之，所謂決心，即豫計艱難挫折，至何種境界，而終不悔也；所謂成算，即先定終始條理，而期其必成也。二者具而卒無成者鮮矣。

三月十七日 晴 晨李則來，約同往訪邱君仰飛，坐談移時，復同返寓，康君心之昆季先後來訪，未幾蔚林亦來，均留便飯，午後客去，借夢九赴澡堂沐浴，歸閱京港報良久，晚邱君及鄉人彭君先後來校移時，去後即寢。予近與友人談及吾國社會之壞，由於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所致。石君昨六謂中國未始無善人，但善人多無力，故雖進而無補，其言足與予相發明也。

三月十八日 晴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後赴校聽講憲法行政法，五鐘課畢，張君奎先邀赴渠寓便飯，旋往本鄉訪蕭君，假新青年雜誌二冊，並赴蔚林、仲舒處各坐談移時歸，適眉生自茅崎返，晤談甚快，蓋其病體已漸復元矣。是晚即留與夢九三人同宿，抵足談心焉。思子既抱定人才主義，則交遊雖廣，而擇別宜嚴，否則不免濫交，而違初旨矣。

三月二十日 晴 晨赴關根處學日語，午歸，適眉生來，晤談良久。晚閱新青年雜誌一冊，十鐘就寢。思子年來腦筋受時事刺激，頗感痛苦，自今春以來，始趨鎮靜。比閱新青年雜誌，某君譯德國文豪葛脫自述之言云：「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動心目，則勉力於一種絕不關係此事之學問，以收吾心。」與予意甚吻合，頗可法也。

三月二十一日 晴 晨赴丘天羽君處，與周伯勳、丘引夫、羅季則諸人商議通信社進行事，午歸閱報，休息移時，偕夢九赴神田中華第一樓談康心之昆季，及丘天羽、易若左諸友，夢九為主，蔚林、眉生亦同在座，晚九鐘散席回寓，十鐘就寢。思人苟處於紛紜醉醉之際，而猶不失常態，能有定識，其庶足以應天下之變乎！

三月二十五日 雨 晨赴校聽講憲法，並赴本鄉訪鄭伯吟、莊仲舒，午赴中華樓吃麵，適伯吟、坐談少頃，轉來家信一封，植卿姪孫寄予函也。午後一鐘半復赴校，聽講行政法二小時，晚歸，飯後赴君左處，與羅君仲備談至九鐘，回寓即寢。思子舊擬立說分為兩種：（一）對於非常人所謂豪傑教育，有必具之二要件：①高遠之理想，②犧牲之精神。（二）對於常人祇望其盡義務以取權利耳。

三月二十七日 晴 晨起同夢九移住鈴木本館，午後約同易君左、丘天羽、羅仲備諸人赴大塚周君宏業處，開「華漢通信社」成立大會，討論章程，選舉理事，到會者共廿餘人，由予報告籌備經過情形及應討論之要件，旋共選出唐有壬、丘仰飛天羽、莊善祀仲舒三人為理事，其餘職員由理事推舉，五鐘散會，

約張奎光、易君左來宴便飯，閒談至晚九鐘，去後即寢。

三月二十八日 晴 晨接閱北京報十餘份，午後赴三崎館訪陳太冲君，運渠蒙古逸史一冊，旋訪林文琴、莊仲舒及蔚林均不遇，五鐘回寓，飯後赴君左處，會同丘天羽、唐有壬、莊仲舒、黃嘯崖諸人，商議通信社進行事，至十鐘始回寓寢。思政治上之人才，有必具之兩要件：第一要能應變，第二要能耐煩。予自顧一無所能，安敢望成爲大政治家乎？

三月三十日 雨 晨赴丘天羽處，會同唐君有壬商議通信社進行事，旋往大塚訪周伯勳君，索渠所擬之宣言書，周君堅留便飯，午後復赴丘天羽處，商改章程並定辦事細則，晚赴君左處，適馮君若飛新自北京來，相與晤談良久，回寓十鐘就寢。思天下之事，莫妙於機，自形上言之，卽所謂事機，自形下言之，卽所謂器機，苟能識得此機，神而明之，效舜禹倫，轉移風尚，非難事矣。

四月一日（戊午二月二十日） 晴 晨赴增田方，與丘唐二君商刻章程，旋往番木方，易君馮黃諸友閒談移時，約馮若飛來寓便飯，午後黃君嘯岩來同布置事務所，並談良久始去，晚復赴番木方，與易馮諸友談至十鐘，始歸寢。思予擬集合同志，提倡分業，爲一真正之學會，各就所學，輪流講演，安以根於學理，按諸事實爲主，冀收切磋之實效，頃與友人談及，頗多贊同，其或有成乎！

四月五日 晴 晨暨仲備君來，約同往訪周伯勳及陳光養兩處，各坐談移時。午歸，丘唐莊三君及其他社友數人來開編輯會議，約二小時散會。旋赴春日總應同學黃樹燿君招飲，至晚九鐘始回寓就寢。昨日湯濟武君談話有可記者，卽謂十年以前，彼等但知當變法，而不知所以變之之道，是以國愈亂而術已窮；十年以後，國事當屬少年，若再無素養，國將何望？言頗沉痛也。

四月六日 晴 晨備馮若飛赴四川總理員處報名，旋往新富士訪蔚林，取衣物歸。午後復偕馮君赴三崎町吉田屋四川同鄉會議事。旋往東亞學校報名入校，因爲初來未嫻日語也。晚歸聞寸心雜誌，至九鐘就

。愚政治上之人才，必以能應變耐煩為尚，予已言之矣！然此猶未足盡之也。蓋其上者必知天下之事機而運行之，其次則能識天下之亂機而消滅之，故知識乃為賢能也。

四月七日 晴 晨寫復李守常君一函。午後赴喬木方，同馮若飛封發通信社章程，寄國內各報館數十份，歸後寫信一封，晚赴增田方訪丘天羽，談至九鐘歸寢。思予前作筆記，有一動以應人事，靜以探學理一二語，其實動非徒應人事已也，真理多從試驗得來，王陽明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行合一即動靜同體也，特世俗浮動之徒，則與吾人殊趨耳。發李守常、石醉六、康寶志各一函附通信社章。

四月九日 陰 晨寫信二封。午後赴喬木方與馮若飛閉話良久。晚訪周伯勳，羅季則各處，坐談移時，復赴喬木方與諸友商議明日開會事，十鐘就寢。思予近自覺有越處數端，見事不明達一也，慮事不周詳二也，行事不果敏三也，此三者果能漸矯而去之，其成庶幾得免於虞乎！

四月十日 雨 晨起草演說稿千餘言。午後赴本鄉連分町赤大青年會，與通信社諸同人歡迎湯濟武、林宗孟、藍志先、陳博生諸人蒞會演說，湯林二公皆各述其已往之經驗，及將來之理想，尤以林說為最沈痛。予亦起立發言，略謂諸公在國內皆號為德使之士，惟其德健，愈當急進，國家已瀕危殆，何為尚徘徊新舊兩黨之間云云。旋共攝影紀念，五鐘半散會回寓，復赴喬木方，談至九鐘歸寢。

四月十三日 雨 晨赴校聽講論理學二小時，歸閱報良久。午後赴喬木方，約易君左來寓印刷稿件，晚馮若飛、黃嘯岩諸友亦來幫同印刷稿件，九鐘客去，旋倦就寢。思凡事方在進行之際，最宜以沈默處之，徐觀其結局如何，蓋人事已盡或其弊別無辦法，只得如此，則雖終日焦思，亦毫無濟，徒自擾其神而已，故不如靜以待之也。

四月十四日 陰 晨閱港報十餘份。午後唐有壬、嚴仲彌來約赴早稻田訪查蔡頌君，還集官治雜誌一冊，坐談移時歸。晚于聯五君來，談少頃即去，若飛來寓寫稿，自午至晚，相與閒話甚久，去後作題將若

百里著「軍事常識」絕句二首，九鐘就寢。思天下事既已盡人力，則宜靜以待之，斯乃古今不易之理，予昨日筆記既略言之矣，惟自驗近日大病，祇在多言，自擾擾人，失之矜躁，無濟於事，果何為哉！

四月十五日 晴 晨閱京報數份，赴丘天羽處坐談少頃，午後若飛來寓繕稿，相與閒談良久，閱雜誌論說數篇，晚各社友來開會談事，因明日即行編發稿件也，九鐘散會，若飛復留談移時，去後即寢。思凡人處世，既入紛紜複雜之場，每易陷於迷離顛倒之境，自拔自振之法，惟有隨時回顧己身之大本而已，大本維何？即所謂立脚地是也，誠使立定脚根，無背大本，則雖得失毀譽，稱譏苦樂，八風齊來，亦安能為之動搖哉？發陳憑生一函，附致蔣百里書並詩數首。

四月十六日 陰 晨赴大塚訪周伯勳，適渠臥病，略談移時，歸封發第一次社稿數十份，寄國內各報，午後赴校上課，適教習請假，乃往喬木方約翟仲澂同訪陳震異，晚歸，飯後赴天羽處，約有壬來寓核稿，十鐘始去。思凡人立身之大本，既自信為無學，則當猛勇精進，以求有成，文章事業，要必有一足以傳於後世，乃為無忝所生，若將前辭却，畏首畏尾，年華易逝，修名不立，空悲老大，將何益哉！

四月十七日 陰 自晨至午，校正通信社第二次稿，封寄國內報館數十份，午後五鐘，備夢九赴神田會芳樓，與有壬、若飛、仲澂諸友，為陳維藩、藍志先饌行，因陳君不日返國，藍君即日便行也，此外陪客僅羅協農君一人，七鐘半散席，陳維二君邀赴三崎館聽彈七絃琴，復相與縱談良久，歸已十一鐘半矣。思凡事既認得真切，則當挾全力以行之，迨夫成效既著，而懷疑者鮮矣。

四月十八日 晴 晨若飛來，約同赴下戶塚訪陳博生君，略談數語，歸閱報移時，午後赴校聽講，適教習請假，乃往中藝理髮店剪髮，晚借夢九赴喬木方，約同翟為二君赴葡萄富士旅館，訪嚴範隸（修）先生，叩其赴美之目的，及對於時局之感想。先生都無所述，惟勸予等努力用功而已。老輩忠誠之意，殊可感也。旋往本鄉館訪莊仲舒及蔚林，適莊他出，乃與蔚林略談移時，歸已十一鐘矣。

四月十九日 晴 晨借蔘丸，若飛赴東京停車場旅館訪北京新聞記者團，晤團長康士鐸，略談教語，往神田美香館訪林文琴，催渠撰稿，歸接李君言一函，即往大塚訪周伯勳，交章程數十份，托轉范源濂君赴美洲散給華僑也，九鐘回寓，倦甚即寢。思凡事未行之先，須審慎；方行之際，須沈默；既行之後，須坦適，而成功與否，則非所問也。

四月二十日 晴 晨赴校聽講論理學二小時，歸赴喬木方，約若飛、仲彌來寓便飯，午後借若飛赴竹早町訪四川經理員張某不遇，往踐實學校訪劉泗英亦不遇，因同若飛返喬木方，縱談良久，晚約諸友來寓，封發稿件，十鐘始去，旋倦就寢。思予近因組織通信社事，荒於功課，未閱一書，德之不修，業之不進，每一念及，輒疚神明，徒以該事雖有損於私，而不無補於公，予既倡議，不得不勉為其難耳。

四月二十二日 晴 晨五鐘起，彭鍾樹君來，約同赴新宿東京監獄，慰問鄉人陳新，候至九鐘始得晤談五分鐘，獄吏不許以華語會話，予操日語，對陳君僅談數句而已，此種情形，不啻己身為亡國民，念之不禁潸然淚下也。陳之下獄，係因前日要求貸款，在公使館與館員衝突，被章宗祥呼日警逮捕，此外尚有鄉人七名，亦同幽囹圄，章氏喪權辱國，自殘同類，罪可誅也。午歸，黃恢權來談良久，晚與社友校稿至十鐘寢。

四月二十三日 陰 晨起校對社稿，並寫封面，陳維藩、羅協農二君來談良久，因留便飯，午後同赴喬木方，坐談移時，旋借覆馮諸友赴陳君處送行，因渠即日便返國也，歸寫信至九鐘就寢。思益人神智之物，莫過於書，而予近日因經營通訊社事，乃幾與書絕緣，無哉乎思路之閉塞，而智識之無進也。苟不自覺，將難免於君子之素，而小人之歸矣，嗚呼殆哉！

四月二十五日 晴 晨起閱報並封發稿件，午後赴校聽講社會學，旋往美豐館訪林文琴，加藤方訪羅厚則，各處坐談移時歸，晚對泗英君來談良久，旋訪天羽，略談移時歸，十鐘就寢。若飛謂予更事太少，

故對於目前接觸之事物，每喜稱說，而又未能洞察，偶有小事，若不能忘懷，蓋緣器量太狹，而又不長於分析事物云云。其言適中吾弊，特書之以自警戒。

四月二十六日 雨 晨閱京滬報十餘份，寫致湯濟武、林宗孟各一函，勸其不必久留此間也。午後赴校聽講國際公法二小時，晚歸閱美總統威爾遜傳二冊畢（電車中間過一半），九鐘就寢。閱威氏傳，見其性情有與予相合者，即氏喜交二種人，其一為粗野無學，而正直朴實者，藉以養其純厚之念；其二為富於學識之人，聽其上下議論，藉以啓其博大之思。至於己之所信，則一步不能讓人。予頗自覺似之，特學識遠不及耳。

四月二十七日 晴 晨閱邵位西、李農、盧文其一冊，午後通信社諸友來開會，討論對於日本警廳干涉事如何應付，及此後繼續辦理之方法，議決後，復改選職員，六鐘散會，晚仲彌同劉泗英來談至九鐘，去後封發稿件，移時就寢。思今人多好為無責任之言，且能言不能行，予頗深惡而思有以矯之，今後擬以二語自律，即發言必求有效，做事必求有成是也。二語果能實踐，何憂事業之無成哉？

四月二十九日 晴 晨偕夢九訪湯濟武君，詢其對於近日所傳日本對我要求條件，有何主張，略談移時，歸代四川同鄉會草致教育總長傅增湘書，午後赴踐實學校訪劉泗英，即將稿件交渠繕寫，旋赴神田訪李則，談至五鐘回寓，飯後訪天羽，相與議論時事良久，歸封發社稿數十份，十鐘就寢。思予近日未讀一書，毫無進益，皆為辨通信社故，甚矣事務之耗人神智也。

四月三十日 晴 晨偕夢九赴帝國旅館訪林宗孟君，詢其近日對於所傳消息，意見如何，林君因予昨致函勸其歸國，引林文忠「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語措詞太激，頗抱不滿，相與辯論良久。歸過若飛，約同赴踐實學校訪劉泗英，並晤沈懋德君，坐談移時，午歸。飯後赴校聽講刑法，傍晚回寓，適周生自神戶返，相與談敘至十一鐘始寢。周生近日病體漸痊，精神尚佳，相見頗為喜慰也。

五月一日（戊午三月廿一日）雨 晨備若飛赴四川經理員處領貸款（共廿元，捐十元為被逮者公直之用），歸作義社探詩二首，午後劉若泗英來，約同若飛、仲瀛赴九段樓上寫真館，與義社社友十餘人攝影，旋往周伯勳處開會，至晚八鐘回寓，與夢九、眉生、略談移時就寢。思吾國民族墮落之原因甚多，而要莫過於無恥，詩曰：「一人而無恥，胡不速死。」身列士林，志為先覺，安可不務行己有恥哉！

五月三日 晴 晨訪問周伯勳不遇，歸閱不忍雜誌良久，午後赴校聽講論理學、國際公法各二小時，晚歸，有壬、仲瀛請友，及同鄉楊學穎若來，談及中日交涉條款，各報均已披露，實有其事，第一高等學校學生倡議全體歸國，予勸楊君轉告其同學等，回國宜入北京大學，免致荒廢學業，十鐘客去，整理稿件，移時就寢。思吾國民族之不振，全由於無團結力，今後欲納國家於一途，安可不研究民族心理及羣衆心理哉！

五月四日 陰 晨備眉生、若飛訪湯濟武君，詢其近日對中日交涉所得消息如何，並詢其關於留學生倡議全體歸國事，宜有所主張，免致青年失學，無所歸宿，坐談移時歸，適李則來訪，云渠不日即將歸國，相與談談良久，午後清理稿件，天明來談至五鐘始去，晚備夢九、眉生、若飛赴留學生總會討論歸國事，至十鐘始散會歸，予於該事固亦主張回國，惟所斷者，回國後之辦法如何耳。（編者按：本日亦為五四，此即留日學生數千人罷學歸國，組織救國團及救國日報於上海，反對中日軍事密約，不斷努力，遂開民八五四運動之機。）

五月五日 雨 晨備眉生、若飛、仲瀛諸友訪湯濟武不遇，歸後聚談良久，午後飯後移時，君左、嘯岩、有壬先後來談良久，晚赴三峯町吉田屋四川同鄉會議事，因警察禁止，乃赴青年會開會，予被舉為代表，八鐘散會，赴黃樹爐若處，坐談至十鐘始歸就寢。附記是日湖南及貴州同鄉會，均因開會討論歸國事，被日警禁止，且將代表拘去，嗚呼！國未亡而身已不自由，烏夷橫肆，可勝歎哉！

五月六日 晴 晨起寫發陳慈生、周太玄、王潤瑛、郭步陶各一函，同鄉楊衡石來約赴吳錫三處謀事，至午後一時，赴神田訪李則，略談移時歸，適黃樹煊、張星巖、有壬、君左諸友來談良久，因留便飯，晚軒林亦來坐談移時，皆為商議歸國事也，旋訪天羽，晤浙江殷汝勤君，談至十鐘始歸就寢。思平時激烈之人，臨難多不可靠，此理隨處可驗，觀於今日尤確，洵可歎也。

五月七日 晴 晨劉泗英、王資平二君來，約同赴吳錫三處謀事，因昨晚留學界代表四十餘人，在源順號開會，俱被日警拘去，今晨始釋出，劉君亦被拘之一人也。午後訪王宏實不遇，乃往神田訪李則，因兩君昨夜皆曾受拘辱也，在李則處坐談移時歸，晚通信社社友十餘人來寓，議決即日停辦，改赴上海組織外交新聞，餘款暫交予存管，十鐘散會，復與夢九、眉生商議行止，移時就寢。

五月八日 晴 晨借眉生赴松田館，訪軒林略談移時，同赴原町，訪王宏實不遇，往麻布區訪唐有壬亦不遇，午歸寫慈生、潤瑛各一函，交黃嘯岩帶回上海，旋借眉生訪曹四勿，坐談移時歸，晚有壬來談至十一鐘，因留同眉生、夢九、若飛、仲彌六人連被抵足而眠，朋友歡談，至足憊也。思人生最不幸之事，莫過於中途輟學，而予今且實蹈之矣，可勝嘆哉！可勝懼哉！

五月九日 晴 晨赴小石川踐實學校，與鄉人等商議回國辦法，旋訪王宏實不遇，晤楊梓林，因將通信社同人捐助留日學生救國團款項廿元，交渠轉達王君，並取學藝雜誌第三期數冊歸，午後借眉生赴四谷，訪周孝懷不遇。乃往本鄉改戒館訪楊學穎君，取回四川報京報數十份，晚封發稿件，聞報至十鐘就寢，思學問本無窮期，「畢業」二字，乃自欺欺人之談，予宜有所懲哉，行將返求其本耳。發渠任公天津一函。

五月十日 雨 晨寫上梁任公一函，交眉生回國帶呈，勸其出而辦學校，以收容近日廢學歸國之青年也。午後赴踐實學校，與同鄉諸君晤談移時，同訪王宏實仍不遇，乃往東京停車場，送眉生起程，五鐘回寓，晚與仲彌閒談良久，仲彌勸予歸國後，仍以讀書為主，俟學有成就之後，再出而問世，其言頗有卓見。

，與予意甚合也。思凡人當轉移社會，而不可為社會所轉移，否則人格不存，而獨立之精神泯矣。

五月十一日 晴 晨偕仲彌訪湯濟武君，詢其對於近日留學生歸國事意見如何，並勸在國內辦一學校，以收容此歸國失學之青年，縱談移時，訪童啓顏君不遇，乃往同鄉楊衡石君處，陪諸鄉人閒談良久，午後赴青年會閱報，四鐘赴東京驛送蔚林，屆時不至，疑尚未行，因往松田館訪問，乃知已於今晨出發矣。旋往朝日館訪伯吟，談至九鐘回寓就寢。連日為歸國事奔走不遑，未閱一書，殊自愧也。

五月十三日 陰 晨赴踐實學校與諸鄉人議事良久，午歸，飯後赴大高俱樂部議事，旋往松田館訪張心沛，兩館訪李邦藩，兩處坐談約二小時歸，適仲彌來裝歸國，話別移時，晚閱不忍雜誌，並與若飛閒談至九鐘寢。思凡人對於事物，當其發生之始，即當從頭至尾詳慎考慮而加判斷，既經斷定之後，即不宜再有疑慮，蓋思慮複雜而無系統，終必不能成事也。

五月十四日 晴 晨赴大高俱樂部議事，午歸飯後，偕夢九訪周孝懷不遇，歸閱不忍雜誌一冊畢，晚寫信一封，擬通告書一首，十鐘就寢。思吾國人之通病，在能言而不能行，在學術上則當以陸王之學矯之，在政治上則當以管商之法藥之，蓋能做事，則雖惡人亦賞，不能做事，則雖善人亦罰，一言以蔽之，要使國人趨重於實行而已。

五月十五日 晴 晨偕夢九赴松田館訪張心沛君，將通告書交渠油印，旋往青年會探詢情形，午歸。飯後赴踐實學校議事，因時間已過，諸人皆散，乃往東京停車場送別常必誠君，五鐘回寓，飯後散步移時，晚閱東方雜誌至九鐘寢。思予近來有兩大可憂之事，久不閱書而智識無進一也，常喜多言而神氣不固二也，是二者皆所謂終身之憂也，長此不改，安能免於庸流之歸哉？

五月十六日 晴 晨偕夢九訪湯濟武、王貴平俱不遇，因歷早稻田各書店購書數冊歸，午後赴踐實學校，與諸鄉人議事，四鐘回寓，閱報良久，晚寫信至十鐘寢。思張文襄嘗謂古今人文章，胡不沒理者，必

有幹事之才，文不掩性者，與友緩急可恃，此數語蓋閱歷有得之言，予亦有同感也。（數語見文襄作周伯魯傳魯堂詩序）發北京陳維藩、藍志先、李守常各一函。

五月十七日 雨 晨偕夢九赴大高俱樂部議事，午歸。飯後寫信三封，若飛介紹其友人胡那二君來談移時，晚誦杜詩數十首，閱顧亭林文集二卷，十鐘就寢。思予嘗謂善謀私者，即善謀公，蓋積人成國，人人能自發展，國家無不強盛也。頃閱顧亭林集，亦謂天下之私，天下之公也，聖人不禁人之私，轉因而用之以成天下之公。其言與予若合符節，而精確則非予所及也。發李劫人成都、張東蓀上海、太玄、潤瑛北京各一函。

五月二十日 晴 晨偕夢九赴大高俱樂部議事，午後偕貴州胡天鵬同鄉漆樹芬及夢九三人，乘火車赴千葉訪專門醫學諸人，勸同罷課回國，蓋京內外各校皆已罷課，近日歸國者已有千餘人，惟該校獨持異議，故往物說，免使外人笑我國民行動不一致也。予於罷學歸國，初非主張之人，而目擊日人以亡國民待我情形，勢偏處此，有不能不歸之苦，晤該校金陳二君，辯論良久，晚乘火車歸，已十一鐘矣。

五月二十二日 晴 晨偕夢九赴大高俱樂部議事，午歸。飯後赴踐實學校，與諸鄉人閒談移時，往神田購書十餘冊歸，晚閱顧亭林文集一卷，十鐘就寢。是日閱報載北京文學學生二千餘人，因中日交涉事，齊赴總統府請求馮氏拒絕畫押，有類往時大學生叩關之舉，足見士氣尚盛，人心未死，悲憤如予，亦不禁為之一喜也。

五月二十六日 陰 晨偕若飛訪湯濟武君，聞渠將赴美國，因詢此次來遊日本觀察所得之感想如何，湯君歷述種種，其大要謂日本維新先聖之規模，終較今之人物為偉大，又其國政治之進步，由於社會未壞云云。與予所感頗有同者。晚復追述吾國近年之政變內容，及渠與任公先生入關之政見，約談二小時之久，其言皆閱歷之語也。午歸，飯後赴神田購書十餘冊歸，適黃樹煊來訪，留談至晚，去後閱顧亭林詩集一卷，九鐘就寢。

五月二十七日 晴 晨赴大高俱樂部，適救國團幹部諸友，已遷往神田青年會，乃赴該處議事室，午後訪黃樹爐，約同赴深川區町山醫院看伯吟病，談至晚八鐘回寓，適夢九自仙臺歸，感冒臥病，因為購藥使服，移時就寢。思予自覺性情上之缺點有三，執著而太敏活一也，猶疑而乏條理二也，因循而無果斷三也，有此三者，故於應付事物，每多失當，苟不矯而去之，亦終於一事無成而已。

五月二十八日 晴 晨赴早稻田購書十餘部歸，飯後，隨意翻閱，並訂書目，晚訪周孝懷君，談談至九鐘歸，周君曾宦吾川，以才能著稱於一時，所辦事多見成效，民國成立以來，始廢棄不見用，其才甚可惜也。趙堯生先生為吾蜀耆舊，道德文章，知名海內，周孝懷曾出其門下，據稱趙先生與人甚寬，取人甚嚴，其教門人初不定依書本，而喜以談話出之，使人感受其益而不覺。立論惟嚴是非善惡之界，而詳及政治，此其所長也。

五月二十九日 晴 晨赴青年會議事，並閱報移時歸，午後赴神田各書肆游覽，購書數冊歸，晚訪同鄉楊銜石，坐談少頃歸，寫信至九鐘就寢。思予近來，不但學識無所長進，即度量亦有趨於狹小之勢，皆緣讀書太少之故，曾文正謂士君子當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今後苟不從事於讀書窮理，以自擴大其識度，亦終成為鄙吝之小人而已。

五月三十日 晴 晨赴神田購書十餘部歸，飯後赴本鄉購書十餘部歸，晚訪周孝懷，談至九鐘回寓，移時就寢。若飛謂予規模雖具，而條理度量均不足以副之，猶疑之病，禍致之懷，苟不自改善擴充，殆終於無成耳。其言深中予病，特記之以志朋友直言。

五月三十一日 晴 晨赴早稻田購書，並訪湯濟武，坐談移時，午歸，飯後借夢九赴郵局取款，歸適有壬來訪，留談至晚，去後閱報，並訂書目，十鐘就寢。思失敗之事，非止一端，而忽略他人之意，亦其最重要者也。予生平作事失於疏略，然對他人之意思，尚不敢忽視，蓋對於凡有關係之人，皆當叩其意見

，若使隱而不言，未有不生怨望者也。

六月一日（戊午四月廿三日）晴 晨訪黃樹煊，約同赴井上醫院，為予通譯診察眼睛，另配鏡子也。午歸，飯後訪周孝懷，坐談良久歸，晚訪吳錫三，略談移時，九鐘寢。周孝懷謂予體質太弱，由於神氣不固，蓋志雖具而氣不充，終不能有所成就，今後宜從養氣工夫入手云云。予聆之不禁悚然，蓋其言實深中予病也。古人十年讀書，十年養氣，及今圖之，或猶未晚乎！

六月二日 晴 晨訪黃朗齋約同赴井上醫院查驗目力，旋往日本橋配眼鏡，並訪吳錫三高量豫領維持費事，午歸，適有壬、伯奇及福建林驥君同鄉楊澤君先後來訪，未幾朗齋亦來，均留便飯，晚吳錫三、侯純初來，商議設法營救被拘繫於東京監獄之鄉人事，九鐘客去，移時就寢。思寡言為養氣功夫之入手辦法，予年來失在多言，宜神氣之不固，今後如再多言，殊將精散神亡矣，養氣云乎哉！

六月三日 雨 晨丘天羽來，約同予及夢九、若飛訪湯濟武，坐談少頃歸，復與予辯論歸國事，良久始去，午後清理書籍，晚奉駁日本外務省宣佈與我國新訂軍事協約文一篇，蓋近日有人謂此約不關重要，予則以為終有損於國權也。九鐘脫稿，補記思潮，移時就寢。周孝懷謂程朱之學，為高明一派入說法，使其欽才就範也；陸王之學，為沈潛一派入說法，使其超凡入聖也。義各有主，皆足為法云。

六月四日 雨 晨赴青年會交稿，與救國團本部諸人閱看付印，旋歷神田書肆購書二冊歸，午後借馮張二君訪有壬，托代兌款至滬，四鐘回寓，寫信一封，晚天羽來談移時，去後聞報至九鐘寢。石解六與予書有云：「無恆心者，無善不為；無善不為，猶之無惡不作，故序鷓鳴之詩者曰，亂世則思君子，不及其度焉。」蓋謂予意志之駁雜也。醉六年人而善談名理，所見多過人者，錄之以誌良友之雅意。

六月八日 晴 晨赴井上醫院取眼鏡，旋往神田購書及零物數事，午歸收拾行李，伯奇、朗齋、有壬、香溪等俱來送別，四鐘借夢九由高田馬場乘電車起程，至品川改乘三等火車，向神戶出發，是夜宿於車中。

六月九日 晴 晨七時二十五分鐘抵神戶三之宮，康心之昆季則來過赴渠寓住宿，並約待數日，同行返國，宿於康寓。

六月十三日 晴 晨閱顧亭林詩集一冊，午後收拾行李，偕夢九登大智丸商船，未幾，心之昆季及其夫人亦同上船，晚與夢九在船頭眺望，一灣新月，萬盞明燈，相與傾談，至足樂也。

六月二十日 晴 晨抵大連，偕夢九及心之、昆季登岸游覽電氣公園、西公園、東公園及中國街市，見華人凋敝之狀，及日人跋扈之情，感不能於予心焉。該地自俄國強索租借後，極力經營，規模宏大，日本從而奪之，益從商務上發展，華人乃不堪壓迫，除前清遺老外，殆無復有殷實之家，過此以往，平民生計其將絕矣，可勝歎哉！游覽至晚，始歸舟宿。

六月二十四日 晴 病仍未痊，時作嘔吐，是日午後六時抵天津，宿泰安棧。

六月二十五日 晴 晨九鐘偕夢九及心之昆季乘火車赴京，午刻抵京，（九點二十分至十二點）心之邀赴渠家暫憩，未幾憑生、眉生來迎，赴憑生家住宿（後王公廠回營二號）並拜見其夫人，憑生新婚甫一月也，晚太玄來，談至十一鐘始去。附記是日李守常若來，談良久，晚潤瑛亦來，暢敘別後情形及近來所抱理想，並留同宿焉。

六月三十日 晴 晨取憑生所有舊報，展閱良久，午後潤瑛、太玄來，約同憑生、夢九、眉生六人赴南橫街徽雲別墅張文達祠，商議發起少年中國學會，並決定今後行止，相約無背規約焉。予於民國五年二月與仁山決行止於此地，今仁山已入黃泉，而予獨與諸友重遊定計，撫今追昔，不禁愴然！傍晚遊法源寺，移時晚歸，寫信一封，十鐘就寢。

七月一日（戊午五月二十三日）晴 晨偕眉生赴東城北新橋街蘆筍胡同訪蔣百里君，縱談良久，蔣君百里為吾國算學大家，軍人而有儒者氣象，所著軍事常識一書，予讀之極為傾倒，乃澆石醉六君作書介紹

往晤，所談皆超越恆流，如謂吾國風俗之壞，自上而下，欲挽頹風，惟有士大夫以身作則，為社會之楷模，庶幾可補救於萬一云云。尤與予所懷若合符節也。發上海劉泗英一函。

七月五日 晴 晨八點二十分鐘由京乘火車赴津，十一點半抵津，寓泰安棧，稍憩，即赴憲界二馬路寓居任公先生，十年景仰之懷，至今始遂，先生精光奕奕，而有儒者氣象，近日閉戶著書，不問時事，洵可敬也。適將百里君亦在座，相與傾談良久，旋往教國團支部，晤同鄉任鈞、湖南阮湘，略談移時回棧，將行李移往支部，復訪任公先生，談半小時，往宏濟里訪同學胡選之，十鐘歸寢。

七月六日 晴 晨為支部草擬文稿二通，午後選之來談良久，去後倦臥移時，晚謁任公先生未晤，歸約任君遊華界街市，途遇大雨，致甚狼狽，俄而雨霽，乃購宣紙二張，十鐘就寢。

任公先生昨言對予有兩種希望，一望予就所治科學益加精研，二望予以研究科學之方法，再治國學，又謂予宜以六分精神致力學問，四分精神致力社會，必學問大成，始有裨於世云云。訓勉之意，良可感也。

七月七日 雨 晨早上段總理書，為歸國同人擬發起全國學生愛國會也。午後閱張都護錫鑾詩一冊，傍晚村任公先生，晤熊秉三君，相與雜談移時，熊君多迷信之言，悲觀之論，洵不愧為吾國名流也。晚歸與姚祥楠君談至十鐘寢。

任公先生謂處該亂世，若投身社會，惟有日陷悲境，因事事反乎理想，萬難有所成就也，若從事學問，則自有樂境，因開卷有益，日起有功也。閱歷之言，特記錄之。夢九、眉生、王宗實、羅季則、石麟六、王潤煥各一片。

七月九日 晴 晨草函稿二通，午後二時，天津各界代表先後聚會，約二十人，有宋君則久，年約五十餘歲，為國貨維持會會長，演說極沉痛，予聆之不觉淚下，宋君略談救國二字，予於二十年即已熟聞，

願言救國者愈多，國事愈不堪問，蓋由口是心非，無誠意也，予今已厭說救國，惟冀從有裨國家社會之事做去，望諸君亦以此意行之云云。旋舉出謀若志為籌設學生愛國會，六鐘散會後，同人復共攝一影以為紀念。

七月十二日 晴 晨九點二十分，乘火車返京，十二點鐘抵京，仍住憑生家，午後僱臥移時，晚借夢九眉生赴中央公園，與潤瑛太玄約會，潤瑛出所擬少年中國學會宣言及改定章程，相與討論，至十鐘歸寢。

七月十三日 晴 晨赴北京大學訪易若克蕪，號廢雨，坐談良久歸，午後太玄、暹之來談移時，去後易若克蕪來訪，留談至晚始去，未幾，潤瑛來商議章程，並約明日再行會議，旋與憑生談彼此行止，至十一鐘寢。是晚予與憑生所談最要者，為吾人處這萬惡社會，當立定腳根，勿為外境感情所移易，始意雖非不善，而誤陷罪惡，尤所宜防也。

七月十四日 晴 晨借憑生、夢九、眉生赴南橫街蕪雲別墅，與潤瑛、太玄約會，商議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並討論章程，午歸寫信三封，沐浴後假寐移時，晚借夢九、眉生遊中央公園，潤瑛亦在，相與遊談至十鐘，忽起大風雨，乃乘人力車歸，已十一鐘矣。

七月二十一日 晴 晨寫信一封，康心之來談移時，午後潤瑛、太玄來鈔寫少年中國學會章程，旋以電話邀李守常來寓，約渠加入學會，縱談至晚，十鐘始去，甚相愜也。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成焉者也。

七月二十二日 雨 晨為組織學生愛國會事，擬致全國各學校校長書一首，午後，潤瑛來同印刷章程，晚復談至九鐘始去。石醉六若是日來片云，「一入國門，非張迷網，即墮苦海，足下以何根據，自視於迷與苦之外？苟不爾者，則我輩片刻之惶惶，竟成永久自欺之污痕耳。」其言足發人深省，然予自信頗有把握，尚不至遽墮迷網與苦海耳。

七月二十三日 晴 晨代天津救國團支部草留別父老書一首，旋有湖南方君來訪，因交孫托人帶交津部，未幾，潤瑛、太玄先後來，同印刷章程，至午後三鐘始畢。晚借夢九、眉生、潤瑛赴中央公園遊談，至十鐘歸寢。思孟子所謂人必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非必指惡有所不為，即善亦宜有所不為。蓋天下之善事多矣，苟不認定終身之大業，見善即遵，何能有成哉？

七月二十七日 晴 晨起閱報並收拾行李，擬明日出京，午後沐浴，旋借愚生、夢九、眉生赴中央公園，同潤瑛、太玄、守常攝影紀念，並商議學會進行事，旋就園中餐館小飲，潤瑛為予餞別也。席散後，愚生、守常先歸，予等復在園中茗敘，至十鐘歸寢。是日適周伯勳君於公園，相與立談移時。附記潤瑛、太玄、夢九、眉生皆以予性太褊急為憂。各有箴規之言，予當書諸座右也。

七月二十八日 晴 晨起收拾行李赴車站，乘八點二十分車出發，潤瑛、太玄、夢九、眉生及愚生夫婦均送別，故人情重，良可感也。午抵天津，寓大同棧，稍憩，即訪遷之坐談移時，赴救國團支部，晤任李諸友，談至五鐘往謁梁任公，以學會章程及公函呈閱，請渠為贊成員，得其允許，並相與傾談良久。晚回寓，將行李移往支部，借任君散步，聞鼓至八鐘歸，微倦早寢。

七月二十九日 晴 晨借任君出購船票，由津到滬，(官稅七元二角)午歸，寓於王潤瑛、劉泗英及上海救國團總部諸友各查函，旋詣任公處辭行，未語，晚應遷之邀，赴萊蕪香小飲，至九鐘返寓，取行李登怡和洋行船官陞號，任、李(希賢)二君送至船上話別，良久分手而去。是晚就寢後，忽有海關洋人來驗行李，將予呼醒，其翻譯員乃漢人，勢尤汹汹，開口便罵，予姑忍之。旋賦雜詩，至天明得數首。發王潤瑛、劉泗英及滬救國團本部各查函。

七月三十一日 晴 晨抵大連停泊，至午後四時始開駛，風浪乃未息，是日作雜感數首，聞日人乘原天泉著「王陽明研究」一百五十頁，是書分學說、修養、教化三大段，通闡完其學說一段，頗有所得也。

八月三日 晴 晨補作數日以來日記，午後三時抵港，起岸住法租界巨順達路善樂里四川招待所，晤常必誠及播鄉人，寒暄良久，晚訪王宏實，談至十一鐘歸寢。

八月九日 晴 晨代救國團草辦學募捐啓一首，午後赴事務所閱報移時，回寓沐浴，並閱朱伯為書數十頁，晚赴新聞報訪步陶，略談移時，購零物數事歸，微倦早寢。

諸暨蔣觀雲智由先生書一橫幅，贈救國團同人云：「木之獨出者，風必偏焉；國民之獨秀者，憂患必先焉。憂至而思，患至而勇，其為成材之本，見道之由今！」滿勉之志，良可感也。故特錄之。

八月十日 晴 晨訪王宏實商議募捐辦學事良久，歸閱朱伯為書畢，午後偕常若赴大馬路購物教事，旋往「大世界」遊覽良久，港上娛樂場所之發達，真可驚也。晚訪高公孝，並晤朱伯為，相與雜談至九鐘回寓，微倦就寢。石畔六前月來片，請予以何根據，自述於迷於苦之外，予以舟中所作五言雜詩答之云。「勿效王尼歎，休誇陶令言，心安能悟道，到處是桃源。」

八月十一日 晴 晨赴環龍路，約同高公孝，黃醒目二君，赴吳淞德文同濟醫工學校（即中國公學舊址）訪魏時珍、潘化成（大道）、達九（大達）諸友，相與話舊，傾談竟日甚樂，是夜宿於德校。

時珍近於中西學皆有心得，朋輩中修業之勤，進德之猛，斷推此君為第一矣。予與之談，不覺傾倒，而自顧年來學業，一無所成，乃益知愧矣。

八月十七日 上午晴，午後雨 竟日在寓閱東方雜誌，晚赴救國日報約馬鶴天，同訪張溥泉君，有朝鮮人二名，臺灣人一名，亦偕往焉，蓋皆感亡國之痛者也。張君操日語向朝鮮入述世界大勢及民族競爭之潮流甚詳，略謂日本抗世界之潮流，乃抱其帝國主義壓制異民族，他日必歸於失敗云。意在慰其亡國之悲。予對張君，向頗懷疑，聆其言似又仁者之用心，異日尚擬詳究其人也。

八月二十二日 晴 晨作「中國之青年與共和之前途」弁言一篇，因此題甚大，非數萬言不能盡也。

林傳甲就奎騰君來訪，坐談移時去後，潘化成、楊大璋復來談良久，因留便飯，午後閱報，假寐移時。晚赴救國日報取稿紙歸，復作論文，十鐘就寢。發易又玄、易克讓、吳金雲、石醉六各一函（附歸國感言）

八月二十五日 晴 晨魏時珍、潘化成、潘遠九、楊天璋、郭步陶、黃懷權先後來談，至午刻，因留聚飲，午後郭黃潘諸友去後，時珍復留談移時，晚赴救國團事務所開大會，討論進行及維持日報辦法，到者五十餘人，推予為文事部長，十鐘散會，回寓遂寢。

八月二十九日 晴 晨寫信兩封，閱報良久，午後續作論文千餘字，晚赴救國團事務所會議招股章程，並各認股，歸已十一鐘矣，倦極即寢。

思古來擔當大事之人，未有不胸懷灑落者，蓋其心中本無求於世，故能獨往獨來，如武侯之始則淡泊以明志，繼則盡瘁於漢室，卽其例也，所謂能出世而後能入世，能消極而後能積極，此理予蓋驗之而深信弗疑矣。

八月三十日 晴 晨閱報，並取德富蘇峯著「大正之青年與帝國之前途」，覆閱大要，參考其體裁也，午後續作論文，構思頗遲，未終篇。晚赴商務印書館索補八號東方雜誌，並購古文詞類纂一部，旋往惠中旅館訪林傳甲君，坐談少頃，歸續作論文，至十鐘寢。

八月三十一日 雨 晨補足昨晚所作論文，閱報並讀古文移時，午後作救國日報招股啓一首，讀古詩移時，晚赴報館取信，歸續作論文至十二鐘寢。

九月二日 晴 晨起續作論文，午後王宏實來談，少頃去後，假寐移時，備鮮于澁君赴蘇臺旅館，訪太玄不遇，往棋盤街購飲冰室叢書及革命傳記數部歸，飯後宏實復來約同赴救國團事務所會議辦報事，至十鐘歸寢。是日於報館見有南京青年會徐受謙君來函，於予所作「中國之青年與共和之前途」，極為贊許，並勸投稿青年雜誌，以便傳播各省，意頗可感也。

九月四日 晴 晨寫致夢九一函，旋赴郵局為兌銀五十元到京，並往蘇臺旅館與太玄談至午後一鐘，往報社閱報移時歸，倦臥良久，晚續作論文至十一鐘寢。是日閱報載湯濟武氏於美洲被判身死，不禁深為太息，蓋湯之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國之新人物，賢於舊官僚遠甚，且政黨競爭，自有其軌道，出以晴殺，殊非所宜，吾於是歎黨禍之日烈矣！

九月十日 陰 晨起續作論文，太玄來談，仍留便飯，午後移居環龍路，與鄉人劉泗英、劉行雲、王培明諸人同在，晚泗英聞予昨日二十六歲初度，因酒後強飲為歡，相與閒談至十鐘寢。

九月二十三日 晴 改寫舊稿，午後閱報，並擬寐移時，起誦詩古文良久，晚訪太玄，並就附近天寶池沐浴歸，編訂所作「中國之青年與共和之前途」易名「國體與青年」，十一鐘始就寢。

九月二十五日 晴 晨高公孝來言，南洋光華報擬聘予任主筆，予固久蓄歸南之志，惟因救國圖事，一時不能離滬，乃往再生醫院約太玄來寓商議，決定由太玄先往擔任，將來再約予前去，共圖發展，午後四鐘，太玄他往，予乃閱報移時，晚赴大馬路永安公司屋頂花園與公孝、太玄游覽閒談，至十一鐘始歸寢。

十月一日（戊午八月廿七日辛巳）晴 晨赴救國日報，將通信社存款日幣三百四十五元交經理人喻義，因報館無款暫借用也，晚回寓閱報良久，午赴對泗英、高公孝各處，略談移時歸，飯寐少頃，起寫信一封，晚訪林奎騰不遇，因購書本及鞋子等物歸，飯後早寢，是日湖南回漢君自東京來片，此君與予並未識面，自言讀予所作「中國之青年與共和之前途」，極為傾佩云云，文字感人，有如是耶！

十月十五日 晴 晨續草昨日論文（告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畢，午後赴報社草時評一則，歸倦臥移時，晚閱日本前外務大臣後藤新平論集數十頁，十鐘就寢，思西人有「不自由毋寧死」之語，予以為當改作「不自強毋寧死」，蓋弱者之生存於世，未免可憐，無論外界之壓迫不能抵抗，即內部之意志亦難貫徹，故不如其死耳，然則人可不剛自強哉！

十月二十五日 晴 晨借夢九、李則送宏賁赴盧家灣法租界會審公堂候訊，因法國巡捕房認救國日報言論激烈提起公訴也。午刻訊畢，罰洋五十元，由李則等湊足繳納，乃同返寓。嗟乎！言論自由之權，至今日而喪失盡矣！動輒得咎，尚何言哉！午後赴報社草時評一則，歸假寐移時，晚閱黃克強執事一卷，十鐘就寢。是日接六弟昭珏一函，極為欣慰，弟今年十二歲，聰穎絕倫，捉搦教導，乃予之責也。

十一月三日 陰 晨借時珍、太玄赴法國公園，為學理之談話，時珍所談為「微積分在科學上之價值」，太玄所談為「金本位與銀本位之比較」，予所談為「代議政治」，皆上次會面時，各人所擬題目也，惟予自顧學識庸陋，不及二君精到遠矣。旋同往西門訪宗之魁君不遇，因購酒肴歸，聚飲移時，午後宗君未返至三鐘，與時珍俱去，乃往報社草時評一則歸，休息移時，晚黃劉二君來談良久，去後即寢。

十一月五日 雨 閱後藤新平論集畢，午後赴報社草時評二則，歸誦古詩移時，晚赴棋盤街購書三部，歸翻閱良久，十鐘就寢。後藤氏為日本官僚之傑出者，其言雖無甚奧義，然亦有可取處，如謂為政在善補國民之弱點，學者當與俗人調和。又謂處世之要訣，在先讀自然之文，徐悟自然之理，凡人必了於自然推移，然後可乘勢而立功，學者被支配於書籍，實務家被支配於實務云云，頗有卓見也。

十一月六日 陰 晨閱報並寫發明信片數張，午後赴報社作論說一篇，題為「遼紳蔡公松坡」。歸與李則赴青年會訪川人任鴻雋、籍人楊銓二君，皆新自美國畢業歸來也，旋約同赴老半齋小飲，移時往新聞報訪步陶，坐談少頃，赴商務書館購身心調和法一冊，歸翻閱至九鐘就寢。

十一月十七日 晴 晨時珍、子章來訪，共為學術談話，時珍所講為「天文学」，太玄所講為「價值與價格」，夢九所講為「國權主權統治權之區別」，予所講為「哲人政治」，子章初入會，僅旁聽而已，午後客去，借太玄赴報社草論文一首，取梁任公近作也。任公近作為請求列席和平會議啟告各友邦一文，意謂各國如不許我國列席，恐我國民將轉親德。予以其言過激，慮遭誤解，故駁之云。晚剪報寫信，至十

一鐘寢。

十一月十八日 晴 晨閱報寫信，午後赴報社草時評一則，旋訪公孝不遇，歸誦詩古文良久，晚擬報社廣告一通，與太玄閒談並商議今後國際運動方法，先從亞洲着手，聊弱鋤強，伸張人道，宗旨甚合，惟太玄於予有所規勸，謂書生氣太重，為予大病云，予感其意而未納其言，非拒諫也，蓋書生面目，予固終身不欲改者，表裏一致，何病之有？相與辯論良久，十鐘就寢。發梁任公、王潤瑛各一函，接周蔚林一函。

十一月十九日 晴 晨閱報草時評一則，子章來談良久，午後赴報社作論說一篇，晚偕太玄赴大世界，與子章相會，游談至十一鐘，送渠赴怡和碼頭上船往武昌，歸已十二鐘矣。

思予自歸國以來，涉歷世事，靜觀默察，覺世風雖壞，尚可由人力挽回，其故有二：（一）無論何人，苟其所為有益於國家社會，未始無稱美而贊助之者，（二）敦品勵行之人，未始無崇拜而被其感化者，天下事尚可為，要貴自勉耳。

十一月二十日 晴 晨起閱報寫信查封，午後赴報社草時評一則，擬函稿一通（為華漢通信社捐款救國日報事），晚與宏實諸友閒談移時，微倦早寢。

思人能用世而不被用於世，用人而不被用於人，其所以為命世之英乎！發梁任公一函，王潤瑛、田漢各一片。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晴 晨作白話講演一篇，題為「哲人政治與英雄政治」。午後赴報社草時評一則，世界和平祝詞一首，五鐘回寓。飯後偕太玄、夢九及同社諸友赴寰球學生會，舉行提燈會，遊行街市，約近萬人，本社所製之燈上書「打破軍國主義」「發揚民主精神」「伸張正誼人道」「撲滅武力強權」，因此次歐戰德人大敗，德皇已奔荷蘭，特書以壯國人之氣，洵生平未有之快舉也。九鐘回寓，移時就寢。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晴 晨閱報寫信，午後赴報社草時評一則，歸誦詩古文良久，晚與宏實諸友閒談至

十鐘，赴黃浦灘送別周季壽，步行四萬，已十二鐘矣。附記是日午後聞君邀予同訪孫伯蘭，坐談少頃，予於孫之主張，感其過激，然頗喜其能不畏強禦也。

十二月一日（戊午年十月廿八日壬午）晴 晨閱報草時評一則，時珍、伯起先後來談，至午後同赴兩賢堂聽太虛和尚及李太炎先生講演佛經。太炎談理，精闢絕倫，洵不愧為海內碩儒也。四鐘回寓，時珍復講空聞之意義，約一小時，亦頗精透。晚時珍等去後，與太玄夢九談鬼說夢，至十一鐘寢。

十二月三日 兩 晨閱報寫信，讀古文，午後赴報社草時評一則，歸假寐移時起，備宏實、夢九、太玄、鮮于寶廉、常必誠赴禪悅齋開兩辰學社二週年紀念會，太玄及常君皆新入社者，同座尚有福建陳承澤（煥侯）、鄭貞士（心南）、浙江朱季實（隱青）暨同鄉李與相（學甫）諸友，相與談話極歡，至九鐘散席回寓，聞鐘移時就寢。

十二月八日 兩 晨閱報草時評一則，遞之未談良久，因留便飯。午後偕夢九、太玄赴吳淞同濟德文學校訪時珍於其校內講堂，共為學術談話，予講「叔本華哲學大要」，時珍講「時間及叔本華哲學之一段」，太玄講「貨幣之數量」，夢九因未預備，故未講演，晚六鐘由吳淞乘火車返滬，七鐘抵寓，適周蔚林歸自東京來訪，相與話舊聞故，至十鐘去後即寢。

十二月十六日 兩 晨起閱報，頭痛，與夢九開談移時，午後赴報社草時評一則，歸寫家信一封，晚復寫信至十鐘。是日接同學易志高君華州來電，暹程倫奉現長四川高等檢察，托渠邀予四川依理司法云。予念此次歸國二千餘人，僅留吾輩數人在此辦報，精神正論，萬不能遽捨此他適，成為見利即趨之小人。前次南洋報館見聘，已流入去往代，今亦擬婉謝之也。

十二月十八日 兩 晨起稍遲，僅閱報草時評一則，午後因夢九自晨出外未歸，初擬往報社或黃仁潘君處，詢宏實自報社來電云，並未到報社，亦未往黃處，予乃驚訝，往高公孝處訪問，亦不在，因與公孝

同往法國公園及半沁園尋覓，均不見。晚歸，李幼梅自京抵滬，來談良久，去後與同寓諸友研究夢九失踪原因，皆莫明其故，相與怪歎，擬明日再尋覓也。十鐘公孝等後來談移時，去後即寢。

十二月二十一日 雨 聞夢九已歸，昨夜寓朝鮮人趙某處，社中人曾見之，邀赴報館一次，然卒未返寓。子初不信，午後赴報社，晤趙某，詢之果然，然訖不解其何以不歸，仍不免憂疑惶惑也。

忍子平日亦知注重修養，乃一遇事變，毫無鎮定功夫，可知不用力於存養省察，讀書終不能受用。王陽明所謂人須在事上磨鍊，纔立得住足，洵卓見也。接張星巖雲南一函，又接太虛法師一函。

十二月二十三日 晴 晨閱報草時評一則，幼梅偕震旦舊同學左舜生君來訪，談至午後，約同太玄、夢九赴大世界聽大鼓，旋往都益處聚飲，至晚散席後，復邀左李二君來談，至十一鐘去後，與太玄、夢九及黃嘯岩談近數日驚疑情狀，相與大笑，二鐘始寢。

十二月二十六日 雨 晨偕夢九赴黃浦滬電報局拍電，歸草時評一則，幼梅來談良久，午後時珍來約同太玄、夢九赴愛多亞路也是廬，謁見章太炎先生，談兩小時之久，時珍於哲學多所質疑，予則詢以政治原理。先生談論宏博，誨人不倦，洵不愧為碩學通儒也。予與諸友擬此後常往請益，先生許以每週為講學一次，乃欣然而歸。晚借事則、夢九等赴大世界聽大鼓，十二鐘始歸。

十二月二十七日 晴 晨起稍遲，僅閱報數份，午後頭痛，赴高公孝處坐談少頃，往元記訪李幼梅不遇，購管子一部歸，適黃界民、黃嘯岩兩君來，約同夢九遊法國公園，閒談良久，晚歸，喻義來談移時，去後與夢九附絃至十一鐘寢。

忍子年來學問無進，固坐不讀書之故，亦緣精神多耗於妄想，苟不先自掃除妄念，行見年華已逝，而一事無成矣，可不懼哉！可不念哉！

十二月二十八日 晴 晨偕夢九赴徐家匯松社訪梁任公先生及蔣百里，據門者云，未寓該社，因入內

參觀移時，赴報社草時評一則，午歸。飯後，偕夢九、太玄赴徐園，與黃界民、黃嘯岩會談至五鐘，步行回寓。時珍來訪，因留便飯，晚偕李則赴時事新報訪張東蓀，不遇，購毛社一隻，歸間談移時，從僂早寢。

思人生迷惘之事甚多，最可恥者，莫過於徇人而忘己，予實不免蹈此弊，念之不禁汗下！

十二月二十九日 晴 晨閱報草時評一則，時珍及宗白華君來訪，因留便飯，午後循例作學術談話，宗君談「德國詩人巨特第一名作」，時珍談「思想之缺點」，予與太玄、夢九等因未聞書，故不克標題談述，頗自歉也。三鐘同赴也是廬謁韋太史先生，請受業於門下（白華不與），先生許之，因為講說「易經要旨」及「佛學大綱」，連二小時，仍約宗魏二君來寓，談至晚九鐘，白華去後，時珍留宿寓內。

十二月三十日 晴 晨起閱報，清檢函件良久，午後訪張東蓀，談少頃，赴報社草時評一則，歸適黃嘯岩來談良久，晚幼梅來談至十鐘，去後即寢。

幼梅謂予習政治，宜熟讀歷史，又謂讀書當考作者所生之時代及所處之境遇，觀其是否因受激刺有為而言，庶免為古人所誤。其言頗有流見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晴 晨起草論文一首，題為「民國八年之希望」，午後黃嘯岩來，約同夢九赴復旦大學訪問憲章君商議學生愛國會事，請赴報社約同黃界民赴漁陽里訪朝鮮人呂運亨君，其人頗嫻華語，談移時，偕夢九赴天寶池沐浴，歸與同寓諸友聚飯幾歲，晚留留美學生季報，至十一鐘寢。

韋太史先生謂時賢某公，就能耐苦，其實彼所耐者，僅窮苦非勞苦也。予亦正坐不耐勞苦，聞之悚然。

旅歐日記

民國十二年至十三年
附 歸 國 日 記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是日天陰。因昨晚睡太遲，故十一鐘始起。接李幼椿、李合林、曹煥之各一函，郵摺文一片，幼椿信內附賀年片一張，及左舜生致余景陶一函。王建陌君來談至午，備住郵局封寄大便一包與丁岑（Dinkel）醫學博士檢驗。午後訪白華不遇，歸閱新聞報十餘份，晚復赴白華處約同往觀電影，至十一鐘歸寢。連日觀劇，頗覺疲倦，乃知遊戲亦費精神也。予性本好靜，所集在書卷與朋友，頗近年來多病，腦力疲極，雖小說亦不能看，至朋友則各有所事，不能朝夕聚談，無法自遣，乃以觀劇為事，而有時亦復神疲興盡，可謂無聊極矣！

一月八日 是日天雨。上午謝用常來談良久，午赴白華處，與夢九、志鵬、及吳君鏡清等聚飲，閒談半日，因白華生日故也。晚偕白華往觀影戲，所演為奧國教授斯泰拉（Steinach）新發明之返老還童法。斯氏以為人之生命，繫於腎腺，能以少年人之腎腺，移置於老年人之腎腺，則老者可立變為少；又以男女之生殖腺互易，則其性質亦生變，先試之於兔而效，試之於馬而亦效，最後試之於七十歲之衰翁，其人立變為四十許人，精力強壯，工作如恆，體格加重，興趣豐富，登山臨水，略無倦容，甚矣！其法之妙也；惟惜僅能防止衰老，猶未能全返童年耳。

一月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閱巴黎時報一份，午後赴白華處縱談，至晚回寓。賞玩近來所購畫片，至二鐘始寢。予向在國內及日本時，皆不解愛玩美術，近則漸成嗜好，往往藉以解憂，信乎習俗之移人也。予謂：人類本絕對無懸望，西人主順慾，印度主禁慾，中國主節慾，三者比較，要以西人為合理。禁慾既非人情所能，節慾亦難以語於常人，惟順慾斯可以望進步。白華則謂：西洋今日之文明，誠由順慾而進步，惟進步非必為人類之幸福，歐洲戰後，即其明證。其言頗有卓見，惟吾國此時，則正奮力求進步，

否則無幸福之可言也。接楊賢江君掛號信一封。

一月十七日 是日微雨。胸際稍舒，頭仍作痛。上午訪王達陌君，談移時，歸閱新聞報數份，午後建陌來，約同出外用膳，並赴車站換錢，旋往渠寓聽留聲機，晚復同赴飯店話故鄉事，至九鐘回寓，閱報至十鐘寢。

予於西人之優點，所最佩服者，為勇敢與有秩序二者，而其弱點之最令人不滿者，則為過於貪利，此則物質文明與個人主義過於發達之結果。此優弱點之發揮盡致者，尤推德意志人，因其勇敢，故好戰爭；因其有秩序，故服從皇帝；因其貪利，故向外侵略，釀成大戰，有自來矣。

一月十八日 是日天陰。上午寫發周文舫、令孤兼丹共一函，並各贈以畫片數張，附錄近作十餘首，接德國醫生賬單一紙。午後赴白華處約李志鵬君同出外購電氣用具，及靴子兩雙，復赴白華處，晤夢九，談少頃，晚與白華、志鵬往觀電影，情節不甚了了，場中昏昏欲睡，甚矣予之憊也！李志鵬謂予多病，由於禁慾與女色太相速，以致陰陽失調，百病叢生，其言或亦有所見。蓋子離家將及十載，曾經東京、北京、上海、巴黎繁華之地，從未一度與女子相近，如此單調生活，每為西人所笑，以為不近人情，致病之由，或轉於此，然現已得病，亦莫可如何矣。

一月二十日 是日微雪。上午寫發黃嘯岩、曾仲鳴各一函，並各贈以畫片數張，附錄近作數。曾君與予不相識，因其善談舊詩，頗欲與之結為文字交也。又寫發鄭步韓、鄭謀宇共一函。午後赴飯館，遇郭虞裳君，閒敘移時，赴白華處談少頃，晚與李志鵬往觀影戲，並赴咖啡店，談至十二鐘歸寢。李君謂：中國之不能振興，由於國民道德之墮落。予則謂：中國社會風俗雖不如往日之淳樸，然畢竟善人多於惡人，所患在善而無力耳，欲求善人之有力，莫妙於團結一致以去惡，而欲求團結一致，必先發達智識，程度相去不遠，彼此能相了解，然後可以濟事，道德，智識之結晶耳。

一月二十五日 是日天陰。上午黎明即醒，因在床構思，擬發起旅歐國事研究會，用腦稍過，頭復作痛。起接郵步韓君一函，為予繕寫舊詩三份，並將學藝雜誌所登予集異定卷句十三首鈔寄來，又於余所作雜誌，各註批語，令人解頤。予留德所交朋友，性情之真摯，要以此君為最矣。旋訪白華，適渠尚臥未起，因往顏贊甫處，與同鄉某君閒談。午後赴車站換錢，往白華處閱報，旋復往顏贊甫處，與同鄉某君及浙江周君煥政至晚，十鐘歸寢。

一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氣晴爽。上午早醒，在床構思，擬發起中國青年黨，以推倒軍閥，改良社會，振興國家，促進大同為宗旨。其理由則以就今日中外大勢論，非推倒軍閥，不足以言改良社會；非改良社會，不足以言振興國家；非振興國家，不足以言促進大同也。惟該事體大，予一人之心思才力有限，高擬與同志商榷之。十鐘赴白華處，閒談移時。午後偕白華及李志鵬君往觀滑稽劇，晚歸無事，隨意翻閱書籍，至十鐘寢。

一月三十日 是日天氣清明。上午接曾仲鳴君一函，附鈔渠所作詩十餘首，及汪精衛詩三首。旋草擬歐國事研究會簡章九則，及予個人對於國事主張之理由與方法，從八時至午後二時始完。赴飯館用膳畢，往白華處談移時，訪王建陌進渠列名發起，相與閒談至晚。十鐘回寓，因上午構思過多，頭腦神疲，無聊極矣，如此生活，又何異於自戕耶？

我國維新數十年，初講堅甲利兵，繼談政治法律，今尚哲學文學，實則淺嘗而止，並無真知灼見，故成就不及日本，今當從新研究，分途進行，勿過偏重，庶幾百廢俱興，克立於國際之林耳。

一月三十一日 是日微雨。上午寫第一百三十一次通信（述中法銀行之消息及留法學界之近狀）。顏贊甫君來談少頃。午後吳君毅、王建陌先後來談至晚，去後，往顏贊甫處約渠同出外用膳，閒談至十一鐘歸寢。本月計共通信五封。

予鑒於中國數千年，為儒者迂腐之談，佛家寂滅之旨，老莊虛無之說所誤；擬採法家整齊之術，以霸功行王道，以菩薩心腸行金剛手段，朋友之有識者，多以此說為然。

鼓吹文字之心得：(一)多用形容詞，以引起讀者興奮；(二)多用疑問詞，以引起讀者思考；(三)多用排偶句，以引起讀者美感；(四)多造新奇句，以引起讀者注意；(五)多舉歷史，以引起讀者親戚；(六)多列表，以引起讀者明瞭；(七)多引學說，以使讀者相信；(八)多擬方法，以使讀者聽從。

二月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單「旅歐國事研究會緣起」一文，約千餘字。寫發李合林一函。午後訪郭寶甫君，約同出外購物。歸接法文教習一函，當復渠一信，旋訪王建陌，約同出外晚餐，閉談至九鐘回寓，十鐘就寢。

中國先儒之思想，在將政治與倫理合而為一，所謂政者正也，即含斯義，顧不免陳義過高，然其理想，自成系統，欲求社會之進步，固不可不以此為標準，較之西方，純以法治，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似尤高出一籌也。

二月三日 是日天陰。上午六時即醒，在牀構思三小時。九時起，草完「個人對於國事主張之綱領理由目的及方法」一文，午後二時脫稿，共計用心思八小時不休息。文成後，神倦頭痛，腹亦饑矣，此乃養生之道，而予之思潮澎湃，熱血鼓盪，不能自己，必吐之而後快，亦莫可如何也。旋赴飯店用膳畢，回寓更衣，復出剪髮，並往白華處，與李志鵬君等談至晚，同往觀劇，至十二鐘歸，因構思過多，且未查寢，在戲園昏昏欲睡，幾不能終局，精神衰弱至此，尚有何事可為乎？思之不禁長歎！

二月四日 是日陰雨。上午訪王建陌君，談移時，往白華處聽留聲音樂。午後偕白華、志鵬及湖北陳君往觀劇，晚同赴飯店會餐，閉談至十一鐘歸寢。

白華謂：渠不承認有所謂道德。予謂：道德為人類相互關係之必要條件，人既生存於社會，則不能不守相當之道德，惟道德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可變者如處女之過門守節，及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之類；不可變者，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類；要視人之了解應用當否耳。孔子雖重道德，然固稱為聖之時者，使其生於今日，亦豈能株守一義，而不變哉？是晚臨睡頭痛，服藥一粒。

二月八日 是日天氣晴爽，頗有春意。上午赴郊外訪夢九，適潤瑛亦在彼處，相與縱談良久，並赴公園散步，午後六鐘回寓。李志鵬君來，為予打針，頗覺痛苦。晚偕李君赴湖北陳君處觀演微鏡，倦甚，回寓遂寢。

歐洲三大民族，英人偏於智識，法人偏於感情，德人偏於意志。中國民族三者俱備，其尚理性，重調和，類英人；其尚感情，重意氣，類法人；其尚堅忍，重勤儉，類德人。惟雖重智識，而不若英人之鄙；雖重感情，而不若法人之烈；雖重意志，而不若德人之忍；此殆數千年文化所陶鑄而成，長處在斯，短處亦未始不在斯也。

二月十三日 是日微雪，寒甚。上午閱新教育雜誌數十頁，中有余家菊君論民族性教育一文，頗有卓見，極合予意。旋訪顏實甫君，約同出外午膳。歸閱努力週報數份，夢九及李志鵬君先後來談移時。晚赴飯店，遇陳寅恪君，同往咖啡店茗敘，至十一時歸寢。

予於本國民族，最愛廣東湖南兩省人，廣東人理智發達，長於進取，頗似英人；湖南人感情熱烈，勇於反抗，頗似法人；以予個人之性格而論，則頗與湖南相近，蓋予祖籍固屬湖南也，故所最佩服者為粵人，所最喜歡者為湘人。

二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陰。上午法文教習來，講報二小時。午後王建陌、黃乃淵先後來談移時，聞東文雜誌數十頁，中載印度革命首領甘地言行甚詳。甘氏主張無抵抗，並反對近代文明，與予思想雖不合，

照其精神，固可佩也。晚與李志鵬君等赴飯店用膳，頗覺作痛，服藥一粒。飯後與李君往咖啡店閒談，渠力勸予改變狹介之性，稍與流俗周旋，並舉其祖某所作對聯：「世事如棋，讓一着不為輸我；心似澗水，納百川方算容人。」以為予語，其意誠懇可感，洵不可多得之良友也。十一晚回寓，接郵步轉二片，今晨候李幼梅寄來渠所編法國文學史一冊。

二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草通訊未完，法文教習來，談話二小時。午赴新聞之中國飯店用膳畢，因寓僻寂時，草完第一百三十六次通信（法國內部暗潮之續誌及比國退還賠款之消息）。李志鵬君來，為予打針，晚偕李君及白華往觀法國新發明之顏色影片，旋與李君赴咖啡店閒談，至十二鐘就寢。李君今晚復力勸予學小孩之天真，置心思於不用，謂予往日用腦過多，至今已達再春三竭之日，苟非改變習慣，大事休息，則腦力將不能再用矣。予聞之不禁悚然！

本月計共通信五封。

予擬他日歸國，就上海或北京創辦新聞大學，其目的在（一）養成有智識有眼光之新聞人才，如主筆及通信員之類；（二）藉報紙之力，以達成全國之輿論，而謀監督政治，改良社會內容。應授科目如下：（一）新聞學：專講新聞組織法及編輯法。（二）政治學：兼講政治原理及各種政策。（三）社會心理學。（四）社會學原理。（五）中國外交史。（六）世界外交史。（七）經濟學。（八）財政學。（九）憲法。（十）行政法。（十一）市政綱領。（十二）自治綱領。此外並設國文補習班，授以作文之法，及古今論政名作，務使畢業者，人人皆能執筆為文，暢所欲言。取人資格以中學畢業，文理清通，年齡在三十歲以下者。畢業年限以三年為期。畢業後，學校當盡其能力設法推薦於全國各報館，俾得實習之機會。

校中每星期出一種新聞週刊，以為學生練習編撰之用。又設幾種會：（一）學研會：每週開會一次，提出問題辯論。（二）時事討論會：每週舉行一次，皆作為週刊之材料。（三）名人講演會：每月舉行一次，皆作為週刊之材料。

如學校經費及學生能力，皆較充足，則尚可營以下諸事：

(一) 設全國通訊社，供給全國各報館新聞，通信社可代辦廣告，及承受各省報館委託，用快信寄報，或拍電等事。

(二) 特出一種外交雜誌，以供給國內留心外交者之參考資料。

(三) 多編時事叢書：如山東問題，蒙古問題，及世界重要問題等書，以供國內留心時事者之參考資料。

(四) 編輯實際調查之書，如年鑑，及各省實況之類，以供給國內研究問題者之參考資料。

予向有意於造就政治人才，以謀政治之刷新，而欲謀政治之刷新，必先求社會之改良，改良社會，其道固多，而先務之急，則為輿論。苟依上述方法行之，至少當可造成若干良好之新聞記者，使之從事於輿論之鼓吹，而促進社會之改良。社會苟有進步，政治不難刷新，此固事理之必然而無疑者。予昔有詩云：「淑世亦多術，舉網罕其綱，愛才如性命，宗法在湘鄉。」創辦新聞大學，所以造成多數鼓吹輿論之人才，輿論既以造成，全國人心一致，尚何愁政治之不改善哉！此乃予所以自效於國之道也，特書之以備他日之考量焉。

三月十五日 是日天氣晴爽，頗有春意。上午訪白華，約同赴公園散步。午後偕白華及李志斯、陳寅恪乘火車赴郊外水邊林下遊談，至晚復赴白華處閒敘，至十二鐘始歸寢。（編者素先生此時已自法赴德）友人周太玄主以興趣代信仰，予向未加注意，近覺其言，頗有至理。宗白華則謂興趣但能使生活豐富，而不能安身立命，平時興趣雖富，而臨難苟無信仰，則將如舟之無舵然，茫乎不知所適，其言亦足補太玄之缺。予意當以信仰為體，興趣為用，庶幾終身樂以忘憂，而不背乎道。

三月十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吳君毅轉來孫傳章一函，言渠不日歸國，並勸予亦早歸。孫小荊來談移時，擬往白華處閱報。午後偕黃乃淵、顏實前赴公園散步，並往乃淵處談少頃，歸適多孟姚君來，談良

久。夢君去後，飯寐移時，乃淵來約赴渠寓，睡資晚餐，與顏實甫等縱談，至十二鐘始歸寢。

法國學院有四十名學者，由國家供養，年有常俸，此獎勵之法，吾國亟宜做行，予異日歸國擬亦提倡創設。

三月二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李合林一函及所寄北京晚報一份，又接巴黎晨報一函，寫發何魯之、李幼樞、孫偉章各一函。午後與黃乃淵、顏實甫赴公園散步，晚赴乃淵處閒談，至十一鐘歸寢。

思張文襄主張以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李文忠主張以夷制夷，皆有獨到之見，各含一部份真理。近來淺見之士，妄訛前賢，噴為腐舊，予則仍奉為信條，惟其所主張之理由，則與二公做有不同耳。

三月二十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草通信未完，顏實甫與傅君來談少頃，往訪夢九不遇。午飯後回寓，飯寐移時，赴潘懷素君處，與丙辰學社同人，開會送別劉伯昭、麥孟姚、張真如、居勵今，在座者有夢九及吳若毅、曾國君、俞頌華、聶湯谷、及山東孔君、直隸馮君、奉天齊君、安徽史君等共十餘人。席間予演說，略謂：我國派遣留學生，逾數十年，人數倍於日本留學生，而成效則遠不及，其原因由於留學生不能團結以圖自立，而徒欲利用舊勢力，依賴舊人物，結果特為舊人物所利用，希望回國諸君，勿蹈覆轍。晚散會後，復與夢九赴中國飯店，談至十鐘歸寢。

三月二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孫李則一函，言渠於下月六日啓程歸國，當即寫發李則及李合林各一函。旋出外沐浴，午歸飯寐移時。黃乃淵來，約同往訪李志剛君，並在白華處閱報良久。晚與乃淵及段可情君等，赴車站送顏實甫君返法，旋與段君赴咖啡店閒談，至十二鐘歸寢。本日獲李則函有云：「吾雖困頓流離，然生平所抱排日救國之宗旨，則未嘗一日放棄，苟此生幸而健在，他日得以生還玉門，定當與兄馳騁中原，鞭策國人，於二十年內，起而與倭一戰，底敗利鈍，非所計也。」

三月二十六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李幼樞一函，將匯票寄渠代取。午後飯寐移時，訪黃乃淵，約同

赴公園散步，遇陳樹德君，在湖中弄舟，呼予等同上船盪槳，至晚，赴素菜館用膳，復赴乃淵處，談至十一鐘歸寢。

友人陳登恪，曾勸予辦理軍務，宜談笑而揮之，勿過矜持，以自苦惱。予覺其言頗有至理，所謂談笑而揮之者，非遇事掉以輕心，而實應事得宜，從容鎮定之謂也。古人如謝安石、諸葛武侯，近賢如曾文正、胡文忠等，萬軍之中，猶能態度從容，則我輩之偶遇困難，而遽失常態，不亦大可愧哉？

三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續草通信，夢九及吳君毅先後來談良久。午後假寐移時，草完第一百四十次通信（述法國議院與海軍協約），封寄幼樁代發。接幼樁一函，孫偉章一片。黃乃淵來，同赴公園散步弄舟，至晚就素菜館用膳畢，復赴乃淵處談三國演義，至十一鐘就寢。予擬選文天祥正氣歌岳武穆滿江紅詞，及近人某君獄中迷懷詩，以激勵青年志氣；又擬選張爾岐辨志，及曾文正原才，王陽明拔本塞源論，以矯正青年趨向；此外如王荆公上神宗書，張江陵陳六事疏，有志於政治者，亦可選之，俾益智識。

三月三十一日 是日天氣忽晴忽雨。上午草通信未完，陳寅恪來訪，因同出外散步。午飯後回寓，假寐移時，草完第一百四十一次通信（述法報所傳之中日交涉及法人對於國防之計劃），封寄幼樁代發。旋往夢九處，談至晚歸。接幼樁一函，內附舜生一函，自言近頗困心衡慮，治事務求其簡，讀書務求其精，思慮務求其集中，心境務求其寧靜；又謂其對於朋友，仍持澹冷水主義，見有弱點，直言無隱，當注意較大之問題，不關痛癢之言，則以少說為宜云云，足見其道德進功之猛，洵可佩也。

本月共通信五封。

去國以來所撰詩表：

一、雜感

二、巴黎病院口號

三、聖克魯公園閉居雜詠

四、中國少年歌

五、浪漫行

六、赴德旅行留別周無手璜

七、病起攬鏡

八、赴德離感

九、病中雜感

一〇、戲贈夢九

一一、由德返法留別宗白華王潤瑛吳君毅各一絕

一二、遊中德意志阿爾慈登山口號一絕

一三、重遊德烈斯登感賦一律

四月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閱勞力週報數份，赴白華處，約同出外用膳，遇吳君毅。午飯後同往公園散步，並往咖啡店茗敘移時，歸後閱勞力週報數份。晚赴白華處，與陳樹槐君等閒談，至十一鐘歸寢。

予謂今日之中國，弱而不能自拯，欲求救國之人物，最上者為有熱心之人，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為有野心之人，蓋有野心者，然後可與言將來之計劃，若今之朝野士夫，但爭目前祿位，不知計劃將來，是直陳叔寶毫無心肝而已，安得有野心哉？

四月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顏贊甫一函，參孟姚、黃乃淵、孫少荆各一片，寫發何魯之及弓瑄共一函，孫少荆一函。段可情君來談移時，同往公園散步，遇同鄉周烈忠君，談及國事，其人極為憤慨，頗抱悲觀。午飯後赴白華處，讀李義山詩數十首。白華以渠小照見贈，晚偕白華及李志剛君往觀影戲，未終而歸，因未盡寢，神倦故也。

管子有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真千古不移之理，予擬歸國，提倡四

維主義，蓋今日之中國，正坐四維不振，勢將趨於滅亡也。

四月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黃乃淵一函，擬撰文一片，赴夢九處閒談良久。午後假寐移時，頭痛服藥一粒，出外沐浴，歸閱新聞報數份。訪白華及傅琦君俱不遇，往飯店晚餐，晤李志鵬、吳君毅等，相與閒談至十鐘歸。接夢五姚君一函。閱少年中國月刊數十頁。

予舊著國體與青年一書，雖無甚深之學理，然自信尚有充分之熱忱，故一部份此際之青年，尚能受予之感動，因此書而與我訂交者，有田漢及芮學曾二人，自稱受此書之影響者，有同鄉蕭模生君，今日鄭振文來此，亦云讀予書極表同情，可見至誠未有不能感人者也。

四月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第一百四十二次通信（述留法官費學生之窘狀）。午後赴飯店用膳，遇郭成策，約同來寓閒談少頃，去後假寐移時，赴白華處閱報，晚赴夢九處，與白華等購菜便飯，相與閒談，至十二鐘歸寢。

欲求救國之人物，當照以下之條件：第一須有充分之熱忱，第二須有特別之長處，第三須有確定之計劃，第四須有實行之手腕，四者缺一，必難有成，予持此條件，以觀今日之聞人，蓋能符合者鮮矣，無已其未滿二十以下之青年乎。

四月十三日 是日天氣陰寒。上午接何魯之一函，寫發黃乃淵、顏實甫、夢五姚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閱創造雜誌數十頁。晚赴飯店用膳，與廣東馮天如、湖北陳樹槐兩君閒談，至十鐘歸，閱田漢著「咖啡店之一夜」戲劇一篇，覺尚有趣味，亦不可多得之作也。

魯之來信云：用功不宜弛緩，亦不宜太緊張，須以自身精力為標準，並引曾蔭生之言以為證，謂人生如弓弦，久張而不弛，則其絕之也甚易，其言頗有卓見，予從前用功，未免過於緊張，近則弛而幾於絕矣，用功不得其道，其為害亦大矣哉！

四月二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李合林、曾集換各一函，寫發第一百四十四次通信（述中法銀行之消息及旅法工學之聯合），及幼椿一函。赴白華處閱報，旋往理髮店剪髮，訪夢九不遇，歸閱小說月報數十頁，接鄰步轉一片。晚復閱小說月報，至十一鐘寢。

予頗信人類兼具善惡兩性之說，蓋善的方面，有同情心利他心，惡的方面，即有忌妬心利己心，所謂聖賢者無他，亦能用克己功夫，以為善去惡而已。若謂生而盡善，恐天下無此完人也。

四月二十五日 是日天陰。夢九來談少頃，去後往學生會閱報，旋赴李志鵬君處，請渠為予打針，午後回寓，假寐移時，寫發潤瑛一函，封寄東方雜誌相對論號一冊，赴郵局發信，歸閱東方雜誌小說數篇，晚赴白華處，適陳寅恪、俞頌華亦在，相與閒談移時，同赴中華飯店用膳，歸閱改造雜誌，至十二鐘。

予嘗痛恨國內報紙，對於重大問題，僅有短篇之時評，而無詳細之論說，不能引起國人注意，國事之日趨敗壞，報紙亦不能無罪。曩歲由日本歸國時，曾為文以譏各報，勸其增加社論，然卒不生效力。近見中報，已增社論，不禁為之一喜。報紙改良之後，國事其或有轉機乎？

四月二十六日 是日天晴。夢九交來新聞報數份，展閱後，寫發曾仲鳴、李合林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赴白華處，讀李義山詩，相與閒談至晚，同往觀影戲，中有人演雜劇，頗與吾國上海相類，較影戲為有趣，十一鐘歸寢。是日午後頭痛，服藥一粒。

今日中國之大患，在於善人謙退，惡人橫行，欲救其弊，首在團結善類，成為有力之政黨，進而干預國事，在野則主持清議，疾惡如仇，在朝則整飭綱紀，除惡務盡，蓋除暴所以安良，結惠所以養奸，婦人之仁，所宜戒也。

四月三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新聞報一函，夢九來，同赴公園散步。午後回寓，假寐移時，服藥一粒，閱少年中國月刊數十頁，出外購藥訪白華不遇。晚與李志鵬君等在觀影戲，所演為美國滑稽片，頗足

令人解頤。十一鐘歸就寢，本月僅通信三封，其餘一事未做，且復打針九次（前後已打十九次），而頭仍不免時痛，直無生趣可言，工作能力已等於零，其終不免陷於絕路乎？思之不禁長歎！

去國以來所撰文表：

- 一、法蘭西文明特點之一斑（少年中國月刊）
- 二、政治運動之前驅與社會之先導（同上）
- 三、激底主義與妥協主義（同上）
- 四、學會問題雜談（同上）
- 五、與田漢論宗教書（同上）
- 六、與田漢論留學書（同上）
- 七、一個奇特的學生生活（學生雜誌）
- 八、婦女問題與現代社會（婦女雜誌）
- 九、歐美婦女運動趨勢（同上）
- 十、太戈爾新月集序（創造社叢書）
- 十一、華威頓會議與中國存亡（民心週刊）
- 十二、悼陳煥侯君並孤軍同人（孤軍雜誌）
- 十三、意大利前首相之巴黎和會回顧談（東方雜誌）
- 十四、第三國際黨之華威頓會議觀（同上）
- 十五、法國政治之趨勢與青年之思潮（同上）

五月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李幼樁一函，接鄭步韓一片，寫覆步韓一函。赴白華處，約同往銀行取款，午後回寓，假寐移時，閱清華學生聞一多梁實秋合著之「冬夜單兒評論」一冊，冬夜為俞平伯著，

卓兒為虛白情著，皆新詩集也。聞梁二君之批評極深刻而嚴正，令人覺後生之可畏。晚赴中國飯店晤馮爾浩君，談及孫中山之為人，馮謂孫並非空言家，而僅實行家，特其實行與人稍異，即欲興一事，必先為十分之舖張，而僅期達到一二分，因彼固知天下事，萬難全如所期，但能達到幾分，在彼已躊躇滿志矣，世之識孫空言者，非知孫者也，其言頗有卓見。旋回寓閱回漢著舊藏之路一冊。

五月九日 是日天陰。上午曾集換自漢諾佛來訪，夢九亦來，談及國事，予謂今日之中國，紛亂已達於極點，欲圖挽救，祇有二途：其一為政治上有所特出之英雄，如拿破崙之流，以武力統一全國，然此為不可期之事，且其流弊亦大，非共和國所宜。其二為社會上有多數之志士，分布於各省各縣，練民團以自衛，俟勢力養成之後，聯絡一致，以打倒軍閥，此為吾輩所宜提倡者，諸友皆極贊成。午後飯後移時，赴夢九處，約同赴公園散步，商議南洋發展計劃。晚復赴飯店，商議組織團體事，至十鐘歸寢。

五月十日 是日陰雨。上午潤映、夢九及曾集換先後來，同予及鄭步韓縱談半日。午後飯後移時，段可情、王建陌、夢九、集換，步韓復來，同出外散步，至公園遊談良久。晚集換辭歸，夢九、建陌仍同來寓，與予及步韓縱談，至十二鐘始去。予復與步韓談至一鐘寢。

予生平好交遊，自十五歲後，即離家庭而入社會，立志結交天下英豪，所得朋友之樂不少，雖舊雨新知，而新知雲集，亦殊足以自慰，釋我羈愁，賴有此耳。

五月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早起，送鄭步韓君行後，復就臥良久，起時已十鐘矣。盥洗後，寫發余景陶、李合林、顏實甫各一函。午後飯後移時，頭復微痛，赴李志鵬君處，服藥一粒，適俞頌華來，出示渠某所擬留德學生為旅順大連事故國內父老書，中多不妥之處，因與俞君共為刪改。晚偕志鵬、白華往觀影，戲並赴咖啡店後至十一鐘歸，十二鐘寢。

鄭步韓君見予多病，兩次以洋參見贈，並假予美金十元，友誼之厚，殊可感也。

五月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華九來，約同赴白華處談移時，偕李志鵬君出外散步，午後同往觀劇，歸臥寐移時，晚復同白華、志鵬往觀影戲，至十一鐘歸寢。

上午於白華處，遇朝鮮人李克魯，予勸其多鼓吹該國人士來歐洲，有錢者儉學，無錢者勤工，要皆足以增長見識，為他日復國後建設之用，李頗以為然。又於中國飯店內捐三萬馬克，助留德學生拍電回國，勸國人力爭收回旅大取消中日條約。

今晨早醒，忽得一聯云：「結交當學晏平仲，撥亂常懷諸葛公。」自覺尚工穩，與往年集句：「豈有文章驚海內，欲回天地入扁舟。」一聯不相上下。

五月十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幼樁一函，聞北京社會日報數份，接曹慎之一函，王廷陌君遠來同往。午後接吳君毅特來孫俸率一函，張真如一片，赴中國飯店，遇君毅談少頃，歸臥寐移時，復訪往之，同赴大遊戲場，遊談至晚，往一咖啡店，談至十一鐘歸寢。

予深信欲救今日之中國，惟有結少數之同志以作先驅，博多數之同情以為後盾，蓋無少數之同志，不足以資倡率，無多數之同情，亦難以圖建設，苟能二者並重，未有不獲成功者也。接鄭振文君一片。

五月十七日 是日天晴。上午草完第一百四十七次通信（選法華工之確數及略史），封寄幼樁代發，附致幼樁一函。午後偕白華及李志鵬、馮爾異等赴郊外遊談，至晚往觀影戲，十鐘歸寢。

近日法報載山東土匪擄掠外人事甚詳，予因念及土匪本失業之人，政府應設法安置，不應徒以兵力剿之，所謂民不畏死奈何懼之以死也。安置之法，首在調查失業者之確數而給以生活費，次則設工廠而謀化匪為工。

五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華九來，約予及建陌同赴公園散步。午後回寓，飯寐移時，寫發第一百五十次通信（述一九二二年德國賠款之確數及英國最近對德之要求）。晚赴飯店，遇陳寅恪、俞大維，

相與談論兵制，至十鐘歸寢。

予擬今後鼓吹國民，祇二事為號召，即「發黨連黨」與「裁兵練兵」是也。蓋政黨為立憲之產物，而兵隊為國防所必要，二者皆不能廢，故有連新黨練新兵之必要也。

六月十二日 是日天氣清明。晨起寫發張夢九、吳君毅、李合林、鄒步韓各一片，借白華等參觀博物院後，赴公詩夫人舊邸，中多歌德遺蹟，因當時夫人喜招納名士，尤與歌德善也。旋往歌德最初所居之花園遊覽，較昨所遊者為幽雅，頗似東方隱者所居。午後往觀歌德與席勒停柩之地，與諸侯靈柩並列，但遊觀者多置花園於歌德席勒之靈，而無人過問諸侯之柩，可知爵位終不如學問之繫人心也。予等參觀後，復往公爵府觀其招待四大詩人之客室，最後遊歌席二氏遺蹟陳列所，諦讀久之，晚歸散步移時，回寓早寢。

七月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六姓一函，寄來二百五十法郎，惟措語不甚，予不願受，當即寫一長回，用掛號信寄還之。旋赴飯店接幼梅函，言法報載：「列強擬在中國設警備隊，共同管理鐵路」，囑赴巴黎商議反對辦法，當與李光漢、何魯之、袁子貞等商議，先開一「各國體聯合會」，時有奉天于世秀，浙江毛以亨等在座，亦極贊成予說。午飯後予遂入城位幼梅處，與黃仲蘇、陳登恪、周枚蘇、許楚僧及廣東鄭某、葉某等商量開會辦法，並先拍一電報告新聞報，晚復赴飯店晤魯之，商定明日午後四時開會，晚飯後復與魯之閒談，至十一鐘歸。（編者葉先生是時已自德返法）

七月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起草開會通告一則，寫發蕭樸生一函，赴協社接吳君毅一函，留美學生李振一冊，新聞報數份。午後回寓，飯寐移時，復赴協社開各國體代表會議，討論發起華法華人反對國際共管鐵路全體大會，到會者有幼梅、登恪、仲蘇、枚蘇、楚僧、魯之及袁子貞、周恩來、徐特立等十餘人，又有耶隆奧女士，余家菊自英國初到，亦來預會，討論至七鐘始散。晚飯後復與仲蘇、登恪、枚蘇、楚僧等赴一咖啡店閒談，至十鐘歸，十一鐘寢。

七月四日 是日天晴頗熱。上午草通信未完，午後飯寐移時，草完第一百五十五次通信（述國際共管中國鐵路之警耗及旅法各團體之集議），附致曹慎之一函，條陳改良新聞意見，因中國報紙，太無生氣，是以輿論亦復銷沈，予以為欲求社會進步，必先改良報紙，十餘年來，抱此志願，迄未克償，今見該報徵求改良意見，故復傾懷告之。予所注意者，厥為二事：一曰增刊社論，二曰增刊社會新聞。此信係由美國快郵速寄，未知果有效否。晚赴協社晤蕭棲生，接顏貫甫一函，寄來一百法郎，前函向借之款也。

七月五日 是日天晴愈熱。上午清理書籍移時，赴華僑協社與徐特立、周恩來，商擬告國內父老書，周君擬有一稿，措詞尚善，惟空論較多，予主列舉方法，示國人以遵循之道，其法：以由國內商會、教育會、學生會、聯絡全國各界，實行罷市、罷工、罷租、以推倒軍閥，另組織國民政府，以對付列強。兩君皆以為然，周君尤再加增改，星期日再提出討論。午後入城，訪幼橋不遇，因往黃仲蕪處，與余景陶、陳登恪閒談，至五鐘乘車返哥倫布，接曾仲鳴一函。

七月八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少年雜誌一冊，先聲週報數份，午後入城，購新歐洲週報二冊，赴中華飯館開各國團體聯合會議，由何魯之主席，到會者有十餘團體，議決先行發電回國，勸國人組織國民政府，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由予起草，經衆通過，當由各團體共捐電費，立集千餘法郎，舉臨時委員，予復被推為中文起草員，六鐘散會，赴共和飯店用膳畢，往幼橋處，擬電一則，報告新聞報，與公電同時詳發，赴電局拍電，回寓已十二鐘矣。

七月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草致駐法公使一函，駐英美各國公使共一函，請其設法行銷鐵路共管之議。午後赴協社，接閱新聞報數份，東方雜誌一冊，楊賢江一函，與周恩來君商酌公函及告國內父老書良久，晚回寓閱報，至十一鐘寢。

七月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第一百五十七次通信（述旅法各團體聯合會之決議及致駐外各公使書

一。午後假寐移時，赴巴黎共和飯店開職員會議，到者有幼格、魯之、及徐特立、魯觀成、吳家鑄、袁子貞等，相與討論十五日召集大會應辦事件。予主分電孫中山、吳佩孚，責成收拾時局，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徐君僅贊成電責吳佩孚，又有主張但拍電與孫中山者，意見不能一致，此議遂作罷論。從七時開會，至十點半散會。赴先鋒週報社參觀，回寓已十二點半鐘矣。

七月十五日 是日天雨。上午赴幼格處，與魯之等籌商開會事。午後赴社會博物館，開旅法華人反對國際共管鐵路大會，到者約四百人，三鐘開會，魯之主席，予報告籌備大會之經過，及國際共管之由來，最後以四事與衆商榷：（一）輿論運動，（二）羣衆運動，（三）革命運動，（四）暗殺運動，各人宜擇其性之所近，分別進行，庶幾可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衆大敢掌稱善。旋有工人與學生言語衝突，至於互毆，會幾拆散，結果議決數事，晚復開代表會，二鐘始畢，是夜宿於巴黎。

七月十六日 是日天陰。上午十鐘始起，精神仍健，因昨日開會逾十二時，中間僅有兩小時休息也。赴幼格處午飯畢，與登格等遊盧森堡公園，遇許楚僧，相與遊談，至晚赴共和飯店用膳，宴致國內各界及美洲華僑電文各一道，旋赴一大咖啡店開職員會議，討論應辦事項。昨日有學生李不驥、周楚善二人，被工人打傷，予持草一函，並舉代表三人前往道歉，議畢借魯之回寓，已一鐘矣。

七月十七日 是日天陰。上午十鐘始起，盥洗畢，閱報移時，赴蔣家飯店用膳，接曾仲鳴一函，吳君毅、黃乃淵各一片。午後回寓，假寐移時，草擬法各國團體聯合會簡章未完，赴華僑協社，接左舜生掛號信一封，內附四百九十六法郎匯票一張，仍勸予歸國，從事整理國故，其言誠摯可感。晚與魯之赴巴黎訪幼格不遇，往葉法武君處談移時，復赴幼格處，托其明日代發新聞報一電。

七月十九日 是日上午，赴銀行取款，往蕭家飯店用膳畢，訪幼格不遇，因往盧森堡公園，假寐移時，午後三時，再訪幼格仍不遇，乃往一咖啡店草章程及公啓，開旅法各國團體聯合會第四次代表會議，衆推

予為主席。予乃報告近日之經過情形：我提出簡章，逐條通過，最後討論籌款問題，決定先由各團體捐款五十法郎，以為招待法報記者之用，一面分頭募捐，散會時已十二鐘，與魯之同宿旅館。

七月二十一日 是日天晴。足仍腫痛，舉步艱難，不能出門，亦無精神作事，乃閱新聞報消遣。午後飯寐移時，周思來君來取文稿，去後復閱新聞報數份，見國內政局愈益混亂，不禁為之太息，所謂朝有茅蒼，而無大盜，乃不圖於吾身親見之也。予近來頗思歸國，又恐歸去無致力處，徒增煩悶，坐是傍徨，不能決定，生今之世，作人亦誠不易哉！晚洗腳後，仍閱報至十鐘寢。

七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腳痛稍減，然仍不能出門，亦無精神作事，仍閱新聞報消遣，傍晚閱成事君來，送予擦腳藥水一瓶。晚閱籌導週報數十頁，該報為陳獨秀所辦，其人忽而主張超國，忽而主張建國，忽而主張宗教，忽而反對宗教，忽而主張共產，忽而主張民治，前後矛盾，不一而足，志慕孫中山，而無孫氏堅強之意志，行頗梁任公，而無梁氏淵博之學問，然固已負海內之重望，為青年所推崇，則今日中國人才之缺乏可知矣，時局安望有轉機乎？

七月二十四日 是日天晴，腳痛大減，僅一足趾尚腫，上午單通信未完，午後飯寐移時，草完第一百六十次通信（返留法官費及旅法各國團體聯合會反對鐵路共管之公電），附致曹慎之一函。何魯之來談移時，閱籌導週報數十頁。

予本日通信，力勸國人宜打破運命之說，蓋運命說不破，則人民因聽天安命，而萬事不作，內不敢抵抗軍閥，外不敢抵抗列強，一若萬事皆有天命存焉，如此則任何學說不足以動其視聽，尚安有改革之可言哉？故破迷信，實為先務之急者也。

七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書店瀏覽，週周枚孫君，同赴公園閒談移時，往郵局發信，並封寄李合林雜誌三冊，旋往共和飯店用膳。午後剪髮沐浴，赴盧森堡公園徘徊良久，乘車送哥倫布蔣家飯

店。晚餐後散步回寓，十鐘就寢。

予昨日通信，謂我國今日，欲求自主，有二要義：第一為普及國民教育，發達國家觀念，第二為普及軍事教育，養成自衛能力；並勸國人，勿以苟安為和平，以卑怯為禮讓；勿好高論而忽實際，重天命而輕人事，不知國人能以予言為然否？

七月二十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九時赴車站，與魯之約同往訪謝東發君，相與商榷招待法報記者演說詞，旋往蕭家飯店用膳。午後往觀影戲，至六時，赴盧森堡公園散步。晚赴飯店，遇劉勉己君，偕往公園，閒談良久。劉君勸予不必留歐洲，宜早歸國，努力從事改革運動，惟予以為此時歸國，恐無大益，因欲從事政治改革，則無民衆以為後援；欲從事社會改革，又無同志以相補助，胸中雖有計劃，亦難見諸實行，予之遲歸，正坐是耳。是晚回寓，洗腳後，十一鐘寢。昨晚僅睡數小時，因夜半為主人兒童啼醒，今日甚疲倦也。

七月廿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李合林、李劫人、魏時珍、曾仲鳴各一函，赴華僑協社，接新聞報十餘份。午後回寓，飯後移時。閱新聞報數份，晚赴蕭家飯店用膳畢，回寓閱報至十一鐘寢。

魯之昨為予言：「處今日人民程度幼稚之中國，在上則須用專制手段，以謀政治之進步，在下則須用激烈手段，以促政治之改良，若用優柔和平之手段，斷不足以濟事。」其言甚合予意。魯之向來和平，乃亦發越激烈之想，可知今日之時局，實有過人趨於極端者矣。

七月三十一日 是日陰雨。上午入城訪幼椿，午後赴萬花樓，招待法國新聞記者，到者約三十人，除法報記者外，尚有英、比、意、埃及諸國記者，及向來研究中國問題之學者數人，又有女新聞記者二人，由謝東發君主席，先吃茶點，後誦演說詞，詳述中國內亂之原因，及吾人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之理由，希望外人勿侵犯我國主權，勿援助違反民意之政府，俾中國得以和平發展；又述臨城匪案與日本關係，願

有日人從中煽動云云。聽者皆極首肯，賓主盡歡而散。晚赴幼椿處，談至十二鐘歸寢。

本月計共通信八封。

八月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草紀事錄未完。午後假寐移時，復草紀事錄數千字。晚閱巴黎時報，見日本駐法公使有函辯駁吾輩前日之演說，謂日本並無助中國土匪事，旅順、大連之佔領，非僅由條約取得，乃日俄戰役勝利之結果，而此戰乃因中俄祕約而促成云，措詞荒謬已極。日俄戰時，我國中立，旅大係轄租，非割讓，何得久據不還，其言不啻自認侵略。書借李光漢訪謝東發不還，乃往幼椿處，與許德珩、陳登恪商議，再發宣言痛駁之，議畢，乘車回寓，已十二鐘矣。

八月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清理行李，布置居室。午後假寐移時，草完「旅法華人反對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紀事」，約萬餘字，復草「旅法各團體聯合會募捐啓」一則。晚訪蕭樸生，袁子貞不遇，購藥回寓洗脚後，聞報至十一鐘寢。

前日吾人所發駁日本駐法公使之函，各報皆未登載，蓋恐傷日人之感情也。予於此益覺國勢不強，徒事宣傳，終無大益，惟有力圖整理國防，一戰而逐倭奴於境外，斯時發言，乃有效耳。

八月六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華僑協社，接康白情、孟壽椿等寄來新中國黨發起旨趣書一冊，邀予加入該黨。予覺其命意尚佳，而黨綱則殊欠斟酌，方法亦未具備，故尚不願加入，擬復函謝絕之。又接旅歐航空學會通告一紙，攻擊留法之青年共產黨甚力。寫發周恩來一函。午後蕭樸生君來談良久，渠擬邀來同住。樸生去後，假寐移時，寫發左舜生、曾仲鳴、周太玄各一函，附寄法文演說稿。致奔生函，則囑其撥款寄內子。晚與樸生散步遊談，十鐘回寓，聞新聞報，至十二鐘寢。

八月十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訪幼椿與周枚棟等談移時。午後許楚僧，何魯之亦來，相與縱談半日，余景陶亦在座，予等所談大半為國內政局及康白情組黨事。衆對白情此舉，皆抱懷疑態度，予則

胡組織支黨，本為今日時勢之需要，惟欲以和平手段，取得政權，實為萬不可能之事，必須以革命方法出之，而欲革命，則又非先有能共患難之死黨不可，未知白情有此決心與此同志否？如其有之，亦未始不可成功也。晚與諸友遊盧森堡公園，九鐘乘車返寓。

八月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協社，接康白情一函，仍勸予加入新中國黨，予以為黨非不可組織，惟（一）須有明瞭之性質，（二）須有獨到之主張，（三）須有光明之態度，（四）須有精確之計劃，該黨於此，無一具備，是以不敢貿然苟同，當草一函婉詞謝之。午後假寐移時，赴巴黎訪張真如，渠新自倫敦來，相與談四川蜀人舊事良久。晚赴幼格處，晤謝澤沅、徐悲鴻、聞該移時，與幼格復訪真如不遇，因赴咖啡店，談至十鐘歸。

八月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協社，接曹仲鳴、劉勉己，李不羈各一函，竟發劉勉己，周恩來各一函。午後回寓，假寐移時，寫發第一百六十四次及一百六十五次通信各一封（一述范靜生在學生會之演說，一述范氏在華僑協社之演說）。赴郵局發信後，即乘電車往比多訪李不羈君，相與赴聖克魯公園遊談，至晚復赴渠寓談，至二時始寢。是夜宿於李君處，予擬發起國防同志會，勸李學進軍器，結為團體，以備他日捍禦外侮，蓋深感空言無濟於事也。

八月十八日 是日天氣溫和。上午赴協社，與何魯之、吳少海談移時。午後回寓，假寐移時，寫發第一百六十六次通信（述蘇法華人與日本駐法公使之筆戰）。晚閱勤工儉學生會週刊二冊，工餘雜誌一冊，十一鐘寢。

近來國內之混亂，由於失業者過多，欲彈亂事，當先遏亂之源，其法每縣應規定設立平民工廠一所，安插失業之人，經費不足，則加稅以為用；次則兵營亦應規定設立工廠，使兵士半日操練，半日作工，或以三小時演操，三小時作工，兩小時補習教育，如此庶幾國無冗民，亦彈亂之道也。

八月二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閱法報一段，赴協社晤魯之，談移時，午後回寓，假寐移時，寫發第一百六十七次通信（述法國派艦隊赴華及法報對於中國內亂之觀察）。晚赴飯店，接幼樁一函，言十八日之每日新聞，十四日之辯論日報皆不利於中國之論調，大有主張瓜分之意。法國對華現分兩派，一派主瓜分，一派主共管，偏此論者以舊黨為多，其野心真可畏也。與魯之等談救國事，至十鐘歸，十一鐘寢。

八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取款，往蕭家飯店用膳，送張真如。午後同赴公園，閒談良久，遇廣東鄭楷君，相與談救國事移時，赴幼樁處，晚餐後往萬花酒樓開會，討論對付列強派兵赴華事，因英國定派巡洋艦四艘，法國定派巡洋艦兩艘赴華，美國復提議列強各增兵二萬，分佔通商口岸，直欲亡我中國也。衆推予主席，表決救事：（一）電告國內預籌抵抗；（二）電美洲華僑向美國抗議；（三）請駐法公使電當局詢方針。十二時散會，宿於巴黎旅館。

八月二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偕幼樁、許楚僧訪謝東發，商議再發法文宣言反對派兵赴華，並印法文傳單，駁斥法報對華論調之謬誤者。午後偕幼樁及昨晚公舉之代表十人，赴公使館訪陳彝，適陳已出外避暑未歸，予以國事危殆至此，使者不盡責任，反道過海濱，對其祕書痛加責備，令促陳速歸，其祕書沈某當以電話告陳，約於星期日返巴黎，在使館面商拍電事。旋往電局拍發新聞報一電，晚與蕭樸生談至十一鐘寢。

八月廿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協社，接新聞報二份，寫發吳家鑄、張子柱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赴巴黎先聲週報社訪馮叶恭、林秉照，商議印刷文件事，並代擬新聞數則。晚赴蕭家飯店用膳，晤張真如，談移時，往觀影戲，至十鐘乘車歸，已十一鐘半矣。

偶憶曠昔曾作一聯勵志云：「矢精誠以戰羣魔，漫誇精術能填海；效忠忠而撐末運，且看愚公竟挾山。」昔日戲言，今且實踐，既用自慰，且復自哀。

八月二十六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訪幼樵不遇，往蕭家飯店，遇張真如、何魯之，飯後同往幼樵處，約渠偕赴公使館與諸代表謁陳蘇，並陳之秘書沈某出言，陳頗明日始歸，予不禁大怒，當囑沈某轉達陳蘇，際該國事危殆之際，宜與國民一致行動，不必玩弄手段，規避責任，致使隔閡愈甚，誤會愈深，終成演出意外之事，於彼個人，亦殊非計。沈某經予詳加開導，似覺恍然有悟，因請予等明日再往使館，渠必設法促陳明日回巴黎相見云。晚赴幼樵處，談至十一鐘歸。

八月二十七日 是日天晴，氣候漸涼。上午劉一君來，請予為撰一文，通告父老，予答以聯合會已有告父老書，紙煩多印，不必另擬云。旋往巴黎幼樵處，草致美洲華僑一函，幼樵代繕一份，寄交康白情轉。午飯後備幼樵、登格、陳瑞、乘汽車往公使館與諸代表見陳蘇，責以四事：（一）致電外交部，詢對於列強派兵赴華，有何應對方針；（二）致電曹琨，請速裁奪位野心，維持國內秩序，以杜列強增兵口實；（三）致電吳佩孚，請速停戰爭，與南謀和，一致對外；（四）約駐歐各使，聯名警告當局。陳允照辦。當即擬電柏發，予亦拍致新聞報一電，晚十二鐘始歸。

八月三十一日 是日天陰。上午赴協社，草致駐法公使陳蘇一函，與何魯之、李不題等封發通告數十封。午後回寓，飯後移時，寫發第一百七十次通信（述法華人道世界華僑書及募集宣傳經費事）。晚與蕭樸生談青年修養問題，至一鐘始寢。

亡友陳慈生昔作一律贈予云：「多士推冠冕，吾鄉一鳳雛，南豐承絕學，東海探遺珠，種樹期成蔭，移山任笑愚……」末二句不復記憶；慈生贈雷眉生詩云：「當代論才傑，雷生最妙年，素心惟愛國，赤手欲迴天；慷慨胸公瑾，橫奇魯仲連，明明天上月，吟望意茫然。」又贈張夢九詩云：「慷慨張公子，艱難共海濱，窮途曾活我，古道不同人……」末四句不復記憶。慈生初由日本歸國，住北京陶然亭，賦七夕一絕：「不與人間事富貴，為君原在九重天，牽牛應悔多情誤，辛苦鉤犀償聘錢。」可見其思想之清

。惡生體質素強，不知何故，遽爾夭折，良可惜也。
本月共寄通信八封。

九月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先聲週報社訪林秉照君，談移時。往蕭家飯店晤余景陶，午飯後同赴 Chatillon 訪陳登恪、李幼樺、陳輝等，相與赴山坡草地，坐談國事良久。予詢對於選舉總統，究以何人為宜？有提張謇、嚴修者，有舉康有為、唐紹儀者；予則以為民國總統，必須選舉民國有功之人，故主選孫中山與段祺瑞，以孫有創造民國之功，段有討復辟及主參戰之功，然予並不贊成孫段聯盟，就國民地位，論功行賞，應如是耳。晚八時半，由登恪處回寓，先乘電車，繼乘地鐵車與火車，抵寓已十一鐘矣。

九月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協社，接李合林一函，寫發令孤國光、林秉照各一函。午後回寓，飯寐移時，赴巴黎沐浴，晚歸早寢，擬明晨赴比旅行。

九月六日 是日天陰。上午未明而醒，四時半起床，五時半由哥倫布乘電車至香伯勒，改乘地鐵車至北車站，購二等車票，乘火車赴沙樂王 Chatourol，六點五十八分開車，午後十二點四十分到，乘電車至平等街訪李合林，相與傾談舊事，李君精神活潑猶昔，令人可愛，旋同出外換錢吃茶點，遊一小園，李君邀其女友弄舟為樂，並往參觀勞工大學，購圖片多張，晚歸倦甚，飯後早寢，因昨晚僅睡三小時，今晨胃風愈甚，幾不能支也。

九月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偕合林赴公園散步閒談。午後二時赴學生會寄宿舍，三時開會，謝澤沅君主席，請予報告法國方面關於反對列強共管之進行情形，予乃起立報告，最後仍以四事與衆相勉：（一）與論運動，（二）羣衆運動，（三）革命運動，（四）暗殺運動。衆對予說，皆表贊成，惟似不甚熱烈，予乃知此等主張，可為志士道，難為衆人言也。旋由同學公舉三人與此間報館接洽，星期一再由予與劉君伯堅、吳君銘基赴北京向公使館交涉招待記者事，五時半散會，咳嗽殊甚，購藥一瓶回寓，晚偕李合林觀影

戲及跳舞，十二鐘歸。

九月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劉伯堅及劉君、甘君來，約予與合林同乘火車，往遊清鐵盧古戰場，約一小時，到彼處車站下車步行，一千八百十五年英國惠靈吞大將，統率各國聯軍，大破法蘭西軍隊，生擒拿破崙第一處，下有戰勝紀念碑，上有一土邱，惟豎有紀功碑，碑上有一石獅，西向法國方面，大有氣吞法國之意，願法人多不願來遊，蓋恐有傷感情也。又有一博物館，陳列當時戰敗之人馬模型，四壁畫有大戰詳狀，美麗而精細，望之幾疑身在戰場，旋就一加啡店，寫發幼梅、登格、太玄、白華、及吳君毅、曹仲鳴各一片，晚歸倦極早寢。

九月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七時起床，劉伯堅君來，同往車站乘八點三分車赴北京，九點一刻到北京，往訪學生會幹事王紹輝君，談移時，偕劉君及沈亮君赴公使館訪王公使，由林秘書出見；云王赴海濱避暑未歸，予告以來意，係請使館設法聯絡比國報界，招待新聞記者，宣傳我國反對共管之輿論，以引起比國人士之同情，林允與王公使商量，約予等於十四日再往晤談。予等出使館，復往王君處午膳，飯後合林亦來，傍晚仍乘車返沙礫王，仍住渠寓，晚寫發王建陌快信一封，顏實甫一函，王光祈、李均人各一片。

九月十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許德珩一函，以人遺報所登渠之論文一篇見示，旋偕合林乘火車往遊 Mariemont，參觀農業學校及博物館。其中陳列我國古物磁器甚多，有漢鼎及一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聯軍大燒圓明園時，法國 Palipao 將軍所擄獲滿清皇帝所乘之馬鞍一座，見之令人頗有感慨。午後回寓，飯後移時，寫發第一百七十二次通信（述予來比之使命及比國報紙對華之論調）。

九月十四日 是日天晴。晨六時起床，七時劉伯堅君來，約予及徐樹屏君同乘八鐘火車赴北京，先訪王紹輝君，旋赴使館謁駐比公使王景岐，約候二小時始得見，王允出比幣二百助學生會招待記者，予乃與辭而去，與劉君等就使館附近飯店午餐，遇一舊同學丁振武君，渠在挪威公使館任事，相與寒暄移時，復往王紹輝處商議招待記者事，旋與劉徐二君同訪蔡子民，與談國內政局及教育方針，約一時許，晚與劉君往

戲劇，精神健極，不甚了解，是夜宿於北京旅館。

九月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與合林商擬法文演說詞。午後假寐移時，寫發第一百七十三次通信（述蔡子民在比之談話）。赴車站發信後，回寓閱舊著「國體與青年」，覺學識雖不足，而精神尚能喜出一二。近數年來，運轉東西，流離德法，學問並無長進，而精神反有遜於前，思之良用自愧。又是書之序文以胡適為最佳，跋語則推太玄。田漢之通信，亦清穎可觀。陳慈生跋語，稱予為畏友，今已先予而逝世，讀之頓生感世之懷，愴然不樂者久之。

九月十九日 是日天陰漸寒。上午閱謝東發所擬之法文宣言一份，出外購報二份。午後假寐移時，寫發第一百七十四次通信（翻譯旅法華人對外之法文宣言），赴郵局發信，歸獨坐靜思，頗有窮愁寥落之感。念生平早喪父母，既無父母之愛，諸姊夭亡，長兄逝世，雖有二兄、六弟尚存，而各在一方，感情亦莫由融洽，妻子則結婚十年，同居不過三月，愛情無從濃厚，朋友則既多凋喪，復漸分離，孑然一身，勢成孤立，情之所寄，獨在國家，而國後傾危至此，悲哉！

九月二十一日 是日微雨。上午謝澤沅君及廣西黃某來談良久。午後假寐移時，與合林商擬演說詞並練習誦讀數小時，偕徐樹屏君赴車站購報，載福州南半又有砲擊日本商船之事，恐將發生重大交涉也。晚與主人閒談移時，十鐘就寢。

九月二十二日 是日微雨。上午六時起床，偕伯擊、徐樹屏赴車站，乘八點鐘火車赴北京，訪王超群君不遇，乃往參觀美術博物館。午後復往王君處商議招待新聞記者事。四鐘赴不列顛旅館招待比國新聞記者，到者六人，另有一國立圖書館長之弟，中國領事及使館秘書等皆來作陪。另有合林及孔憲鏗、謝澤沅等十餘人共任招待。予與諸記者逐一交談，說明反對共管之理由，並各送以法文演說詞及宣言書。自由比利時報記者，以該社之歷史一冊見贈，六鐘散會。晚乘火車返沙樂王，倦極早寢。

九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車站購報，見比國獨立報，已將所發之宣言發出，其中雖有刪去之處，然大抵尚表同情，乃知聯絡報界無論如何，必生效果，惜留學生向不注意此事耳。旋回寓閱報，飯寐移時，劉伯堅及甘瑞君來，同往遊一大森林，散步數小時歸。徐樹屏云尚有二報發出吾人之言論，予乃復檢閱上午所購之報，僅見獨立報與比利時民報登載新聞，其餘未見披露，或須遲日發表也。晚閱報移時，頭痛神倦遂寢。

九月二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車站購報，見有國民報及自由比利時報登載吾人前日招待記者之言論，旋往劉伯堅處談移時，歸閱報數份，伯堅復來同往訪吳銘基君。午後飯寐移時，江津況鴻儒君來談良久，況君述勞工大學情形甚詳，並頗熟悉比國工業狀況，予因托代購工廠畫片三冊。晚與合林及徐樹屏、劉伯堅等談至十鐘寢。予決明日返巴黎，合林亦同日赴柏林。

九月二十五日 是日天氣，上午雨，午後晴。晨起收拾行李，偕合林、樹屏出外攝影紀念。午後借樹屏乘一點半鐘火車返巴黎，行至法國關口，Gommont 關吏以予僅帶居留證而無護照，欲令予下車，不准入境，相與辯論久之，彼始允予通過，甚矣西人國界之嚴也。六鐘抵巴黎北車站，改乘地鐵車及電車返哥倫布，時已七鐘，當赴附近中國飯店用膳，語何喬之、閻成章、吳少海諸人，相與談敘移時。晚歸倦甚早寢，樹屏留宿予寓。

九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幼梅一函，赴協社，寫發曾仲鳴一函，草致留比學生總會及沙樂王勞工大學學生會各一函。午後回寓，飯寐移時，寫發第一百七十七次通信（遞外交部與吳佩孚慶陳廉電及華法各國體聯合會之外交意見），晚與喬之及閻成章、吳少海等在飯店閒談，至十一鐘始歸寢。

九月三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訪謝東發君不遇，往蕭家飯店用膳，晤幼梅、真如、相與談敘良久，飯後往盧森堡公園，真如為予等攝影，旋往萬花酒樓開各國體代表會義，到者十餘人。予報告赴比

傳之經過，並討論雙十節國慶紀念籌備事，結果推代表數人，明日赴公使館商量借地及撥助經費事，六
半散會後，借幼穉往真如處移時，向出外晚餐後，就街市公園遊談少頃，十鐘回寓，十一鐘寢。
歸國後特別提倡之事：

- (一) 全國中學校一律添設兵操。
- (二) 獎勵移民實邊屯墾事。
- (三) 獎勵無錢讀書而有志向之青年赴法攻讀事。
- (四) 提倡南北結婚改良人種。
- (五) 提倡社會增加體育設備。
- (六) 提倡官吏教員義務旅行事，規定：(甲) 凡任職滿三年者須赴外省旅行。(乙) 凡任職滿五
年者須赴日本旅行。(丙) 凡任職滿十年者須赴歐美旅行。外省旅行，期間三月；日本旅行
，期間六月；歐美旅行，期間一年；除給原薪外，並給以旅費。
- (七) 鼓吹政府廣派青年學習航空事。
- (八) 鼓吹政府注意華僑教育事。
- (九) 提倡各縣普設平民工廠事。
- (十) 提倡各縣普設農業銀行事。
- (十一) 鼓吹政府廣派青年學習潛艇。
- (十二) 鼓吹中央及各省政府專用瑞士、比利時中立國專門家作顧問事。
- (十三) 提倡議員須由各職業團體選舉事。
- (十四) 提倡總統須由各職業團體選舉事。
- (十五) 提倡發達國柱事。

(十六) 提倡恢復古樂事。

(十七) 提倡改良戲劇事。

(十八) 提倡改良家庭事，以組織家庭講演會為入手方法。

十月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協社，接李合林函片各一。寫發謝澤沅一函，附寄二百法郎，用掛號信寄去，又接徐樹屏君一函，寫發令孤國光及先聲週報一函。午後赴巴黎中國飯店用膳畢，往公使館與諸代表見秘書沈某，商量撥款辦理國慶紀念事，沈以公使未歸為辭，約明日午後答覆，予等乃與辭而出，與魯之赴幼梅處商量組織中國青年黨事。晚復在幼梅處縱談，至十一鐘始乘車歸，抵寓已十二鐘矣。

十月二日 是日天氣忽晴忽陰。上午寫發李合林、王建陌共一函，徐樹屏一函，附寄暹羅四十五法郎，午後假寐移時，赴公使館交涉撥款籌備國慶紀念事，沈秘書避不見面，由李駿出而接洽，予不禁大怒，因痛加指責，約於明日上午赴使館磋商，中國官吏之詐而無恥類如此，真可歎也。旋與幼梅赴中華飯店用膳，晚九時在該店開代表會議，至十鐘散會，十一鐘歸，十二鐘寢。

十月三日 是日天氣漸寒。上午赴謝東發處，商擬國慶日法文傳單，敘述中國革命後之進步，旋赴公使館與聯合會代表等向使館交涉撥助經費事，仍由李駿出見，商議良久，結果允助一千五百法郎。予見李駿行同市儈，各代表又多不肯發交，心中甚為不快，出使館後，赴飯店午膳畢，回寓假臥三小時之久，晚約吳少海來寓，談至十鐘始去。

十月十四日 是日陰雨。上午赴協社，接李合林、吳君毅各一函。午後回寓，假寐移時，赴巴黎先聲週報社取聯合會記事錄，晤一法報記者，相與談敘移時，往許楚僧處接少頃，赴着家飯店用膳畢，往中華飯店開各國代表會議，到者十餘人，由予報告赴使館交涉情形後，各代表相繼討論籌備事宜，當即繕發請帖通告，事畢回寓，已十二鐘半矣。

十月六日 是日天晴。上午出外購法報一份，見有曹錕當選中國總統事，不禁為之驚駭，以如此昏庸無知之軍人，而授以全國之重任，議員之貪利忘義，不顧大局，真可殺也。予持報赴李君寓，詳讀良久，待渠返寓，相與慨歎久之。復出外購報數份，對曹頗多惡評，予當擬一電稿，午飯後借李君往協社訪魯之不便，歸寫發李合林，顏實甫各一函，補寫日記數篇。

十月十日 是日天陰。左腋瘡痛，精神慙極，赴協社，接朱增祥君寄來予在比國所照像片十餘張，歸閱新聞報數份，午後假寐移時，服清快丸數粒，赴巴黎訪幼椿，晤真如、登恪、曾之，贈以像片各一。晚八鐘同赴 Hotel Naxos 開國慶紀念會，招待外國來賓，計到六百三十餘人，中法人士各半，有廣東同學奏音樂，江蘇某君演拳術，中法男女跳舞連旦，予亦候至天明，客散始歸。

十月十三日 是日天晴漸寒。上午赴協社，接張夢九掛號信一封，寫發內予八姪信共一封，李合林一函，午後赴幼椿處，見有某君留條，言陳登恪喪母，當即乘車馳往唁慰之。晚赴 Bains 發電致新聞報，述國慶日開會事，十鐘回寓，十一鐘寢。

予近已決定歸國，如辦鼓吹國家主義之雜誌，則取名為「醒獅報」。其義有二：一為喚醒睡獅，一為作獅子吼也。

十月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訪幼椿不遇，與張真如談良久。午後借真如遊聖耳曼公園，予前年在此地曾任兩月，轉瞬已越兩年，歲月如流，學業無進，撫今思昔，不禁慨然。歸途與真如談四川辦學事甚詳。予已決定歸國，祇辦三事：（一）辦一種雜誌，專鼓吹國家主義，發揚中國文明；（二）在京滬辦社會學院，以造就新聞人才為主；（三）四川辦自治學院，以造就自治人才為主；首項期在必成，二三兩項，祇能因時擇辦其一。

十月十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協社，接劉伯堅一函，附寄來比報六份，皆載有予所發之宣言者，當

寫伯堅一函。午後回寓，飯寐移時，赴巴黎訪幼梅不遇，歸途遇馬宗融，約赴渠寓談華行英、瑞、意諸國行程事良久。晚赴飯店遇幼梅、真如，飯後赴幼梅處談國事，至十鐘歸，十一鐘寢。

是晚巴黎時報載北京政府擬承認列強之要求，閱之令人忿甚，擬不日召開大會，討論對付之方法。

十月十六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協社，接曹仲鳴一函，附寄來里昂日報數份，皆記歐戰地華人舉行國慶事甚詳。晚赴巴黎訪謝東發君，適曹之亦在，因相與商談發起亞細亞民族聯合會，每年輪流在各國開會，惟日本人入會，須得韓人之介紹，並宜言贊成民主主義，蓋防其軍閥偵探之加入也。午後回寓，飯寐移時，赴協社與曹之及劉一、舒宏等封發通告，晚歸閱新聞報，至十一鐘寢，是日接蕭樸生君一片。

十月十七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協社，寫發周太玄、張夢九各一函，贈以予最近小照各一。午後回寓，飯寐移時，復赴協社寫發曹仲鳴一函，赴聖克魯公國獨步移時，閱少年中國月刊數十頁，見太玄著「日常生活與學術思想」一文，力詆思而不學之非，謂為無補於世，不啻為予而作，為之內愧者久之。晚往李不建君處晚餐，與李縱談至一鐘，是夜即宿渠寓。李君篤實誠懇，不可多得之良友也。

十月十八日 是日天陰。上午由李君處赴巴黎發電致新聞報，晚往書肆購「今日之德意志」一書，遇張真如，同赴飯店用膳，遇幼梅，相與會餐，聞談移時，午後借幼梅訪馬宗融君，晚借馬君往觀影戲，晚九鐘歸，聞報至十一鐘寢。

昨今兩日，在車中閱太玄，潤映所著之文，均有所感。太玄本富於感情，而能以理性自制，可謂有修養者；潤映則條理精細，思想新銳，其所撰通信，極有系統，勝予多矣。

十月十九日 是日天陰。上午赴協社，接李合林一函，謝澤沅寄來比報一份，寫發先聲週報一函，午後回寓，飯寐移時，復赴協社，寫發顏實甫、朱增祥、孔憲鑑各一函，歸閱新聞報數份，晚隨意翻閱書報，至十鐘寢。

予近來處世，頗覺誠意雖可以感人，而實力要不可不具，蓋徒有誠意而無實力，則坐見惡人之橫行，而善類亦莫由團結；徒有實力而無誠意，雖可以稱雄一時，而結果終歸失敗。前者之例如韋本克是；後者之例如袁世凱是也。

十月二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訪幼梅，相遇於飯店。午後赴先聲週報社取聯合會紀事錄，赴英花酒樓，開各國代表會議，仍討論鐵路共管問題，因曾鑑僑稱總統之德，已承認外人護路也。討論結果，定於廿八日召集二次華人大會，商議挽救辦法，蓋從英花酒樓主人張某之主張也。張某為粵人，雖雖有海外，而極愛祖國，士大夫視之，殆猶有愧色焉。晚與幼梅、魯之及李不群君等赴一咖啡店商議組織中國青年黨事。至十一鐘歸，一鐘寢。

十月二十二日 是日天陰。上午赴巴黎書肆瀏覽，午後往觀影戲，所演為法前總理克烈滿梭所著之 *La Vaile du bonheur*，林紘詳為膜外風光，中敘一首詩人，當其高時，為家人所欺，覺其家庭充滿幸福，一旦遇醫治愈，雙目能視，見其妻子與人私通，曾受彼狡詐之人，暗中竊其財物，心中異常痛苦，乃自扶其目，復歸於盲，其人為中國人，所演皆中國景，予於此窺見克氏之人生觀，蓋悲觀主義者，惟其悲觀，所以勇敢，此則尤與予暗合也。

十月二十四日 是日天雨。上午寫發王亮晴一函，劉一、蕭棲生各一片，赴協社，接徐樹屏一函。在殘書中清出民國七年日記一冊，赴郵局封寄孫世浩君比幣一百法郎，代李合林還債也。午後回寓，假寐移時，寫發徐樹屏、劉伯堅各一函，伯堅迷信馬克司之唯物史觀，予屢舉種種例證以破之，並勸以對於改革社會之主張，勿以個人環境為標準，尤勿高談主義，使青年思想混亂，派別分歧，勢力不能團結，轉為軍閥所笑也。

十月二十七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訪王亮晴博士，叩其對於時局之意見，王答謂中國時局之解

法，須俟各方面皆覺悟，不能以一派勢力支配，全國必須調和而共存，乃有解決之望云。其人尚無官氣，惟似少魄力耳。午後赴張真如處，談川事良久。三時赴萬花酒樓開各團體會議，討論明日開大會程序，至六時散會，赴飯店用膳畢，晚歸閱報，至十鐘寢。

十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訪王亮疇博士，談中日廿一條事，王謂：該約不能存在之理由：（一）破壞中國國際條約義務；（二）開國際外交惡例；（三）破壞列強尊重中國主權原則。至總國會批准，尚非有力之理由，因中國政府與他國訂約，大都未經國會通過也。國人苟能力爭不懈，必可達廢約目的云。午後二時半，赴工業勵進會。三時開華人大會，到者百餘人，由予報告煙過情形，提出反對外人謀路，提倡抵制英貨之電文，付表表決。六時散會，晚開代表會議，至十時半歸，已十二鐘矣。

十月二十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備幼梅訪王廣圻（號幼亭），王現任荷蘭公使，與一兄偕同學，予幼時曾見其在太學之試卷，蓋夙有志於外交者也，其人和藹可親，無官僚氣，相與傾談良久。後訪王亮疇博士，王略述其組閣之情形，世稱之為野人內閣，予則終惜其為軍閥所利用也。午後備幼梅往訪張孝若君不遇，晤其隨員許某朱某，約於明日再往晤談。晚備幼梅赴中華飯店用膳畢，回寓倦甚，十鐘就寢，是日拍發新聞報一電。

十月三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備幼梅往訪張孝若，約談一小時。其人年僅廿三四歲，係張季直之子，雖頗聰明，太無學識，政府派為考查歐美日本實業專使，未免徇情，殊不稱職也。赴飯店，晤張真如。借真如、幼梅遞布落尼湖中，弄舟一小時，天清氣朗，頗覺愉快。晚與真如赴飯店用膳，飲酒稍多，不覺感懷身世，因與真如談往事，至十鐘乘車返寓，十一鐘就寢。

十月三十一日 是日天氣大霧。上午赴協社，接李合林、孫世浩、朱增祥各一函，朱君寄來予在比所攝之小照十三張，當草一函覆之，並贈以小照一張，寫發王建階一函，又接王潤瑛轉來左舜生一函，當寫

及湖瑛一函。午後回寓，假寐移時，赴巴黎發電，沐浴，晚往觀影戲，至十二鐘歸寢。

本月僅作通信一封，因國事日壞，精神不樂，腦筋頗覺疲倦也。

救國之根本主義：

(甲) 善有力主義：愈純潔者愈當奮鬥，一人之力不足，則合衆人之力以圖之；衆人之力不足，則多播善種，藉後人之力以成之。

(乙) 四維主義：提倡禮義廉恥，以完成國民之人格，而挽救今日之頹風。

(丙) 刑亂用重主義：鑒於今日之小人肆無忌憚，決用嚴刑酷法以繩之。

(丁) 加重報復主義：鑒於今日之強國侵凌弱國，無所不用其極，決用加重報復主義以懲之。

(戊) 奉公守法主義：鑒於今日朝野上下之徇私枉法，決用奉公守法主義以矯之。

(己) 循名核實主義：鑒於今日一切制度之有名無實，決用循名核實主義以振之。

十一月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與幼樁同往出席人權會，見該會不注意遠東問題，予等遂不預議，退而商量，共致一函，加以警告，並提出和平意見兩項：(一) 鞏固國際聯盟；使有強迫制裁能力；(二) 凡屬人權會會員，皆有反對本國政府，無端壓迫他國之義務；(三) 取消國際間一切不平等條約，如中日廿一條及列強對華關稅條約；(四) 扶助朝鮮印度等弱小民族獨立。午後回寓，假寐移時，赴協社接曾仲鳴一函，往亭陰僕處，談至深夜，留宿渠寓。

十一月十一日 是日天陰。上午赴巴黎飯店晤幼樁，接左舜生一函。午後偕幼樁往訪陳登恪，渠丁內艱，又喪長兄，近頗憔悴，故往慰之也。在陳兄處縱談至晚，赴先聲週報社，與周恩來、任卓宣等商擬再告父老書，任君起草一文，措詞頗大妥當，相與斟酌良久，議畢乘車返寓，已十二鐘半矣。

舜生信言：「今日青年，智識愈高，自謀愈工，結合亦愈難；年事愈長，世故愈深，感情亦愈薄。」

所見與予完全相同。

十一月十三日 是日天氣晴朗。上午在床賦詩二首，赴協社，接左舜生掛號信一封，內附五百四十法郎匯票一張，當赴巴黎銀行取款。午後訪陳登恪，談詩良久，訪張子柱談組黨事，晚借張君住訪樂志尹、胡國偉交換意見，兩君皆極贊成予之主張，談至十一鐘，張君邀赴渠寓住宿。予向喜舉人之多誠實而勇敢，惟予所交不多，殊用為恨耳。

十一月十七日 是日天陰。上午赴協社，晤周道君，相與談國事良久，午後假寐移時，赴巴黎社會學校報名，繼續入社會科及新聞科聽講一小時，教習令同學自定題目，登臺練習演說，有安南人標題為「共產主義與安南」；又有某君標題為「法西斯與歐洲」，定於下星期演說，如此實習，頗饒興會。晚赴飯店晤張真如君，約赴渠寓，談至十鐘歸，十二鐘寢。

十一月十八日 是日天陰寒甚。上午赴巴黎訪謝東發，談少頃，往飯店晤幼格，接公使館轉來北京外交團旅法各國總聯合會電稱，「列強並無共管中國鐵路之意」，其言是否可信，雖不可知，然亦足見外人尚重視我國民意，當赴先聲週報擬通告一則，旋往協社，適工會及華法教育會歡迎張孝若君茶會。張君約予明晚往渠寓晤談，晚擬電文二通，托魯之代譯，吳少海等來談，至十鐘始去。

十一月十九日 是日天陰。上午續作七絕二首，赴協社，晤周環五君，相與傾談良久。午後回寓，假寐移時，草「中國防空問題之飛潛政策」一文，應旅歐中華航空學會之請也。予主張中國國防，應專注重飛機與潛艇之發展，名曰飛潛政策，蓋海軍一時不能復興，非此不足以圖存也。晚十時借何魯之、孟傑庭往訪張孝若君，談至十二鐘，乘車回寓，已一鐘矣。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是日天陰。上午赴巴黎用膳，午後往居登勒阿羅德 (Tondenay aux Roses) 訪張子柱，同住租定一居室，每月五百法郎，房金伙食火爐一並在內。是夜宿於子柱家，相與談組黨事，至十二

餘察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陰。上午與子往散步閒談。午後二時有胡國偉、梁志尹、黃冕、周宗烈等齊集于往家，相與商量組黨事，衆皆贊成予議，定名為「中國青年黨」。宗旨則定為「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為宗旨」，並定於星期日再約幼梅諸友繼續討論，晚赴巴黎訪幼梅不遇，與真如談良久，乘車返哥倫布，已十二鐘矣。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是日天陰。上午赴張子柱處續商組黨事，午回寓用膳後，復赴子柱處與李不羈、何魯之、周道、胡國偉、梁志尹、黃冕、周宗烈等正式會議，至六時頃，幼梅亦來，晚飯後續談，至十時半始散。

是日晚，魯之交來令狐國光、王建西、翟錫琛各一函。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是日微雪。上午草完寄妹書，尚覺滿意，胸中不平之氣，藉此盡瀉之矣。予夙好駢文，十餘歲時，即喜讀姚伯某所選之駢體正宗，惟未嘗試為之，此次草寄妹書，達詞用典，極為得當，音韻亦甚鏗鏘，為予所始未料，蓋發乎性情之文，無往而不自然也。午後假寐移時，踏雪往訪陳登恪，持以示之，陳亦大為讚賞。晚歸清檢書籍，至十鐘寢。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是日陰雨。上午赴張子柱處閱報，晤其同鄉胡瑞桑君，相與談國事良久。午後回寓，假寐移時，起草中國青年黨政綱，對於議院主張職黨選舉；對於總統主張人民公選；此外對於國防、外交、教育、經濟皆各有所主張。又草宣言一首，自覺尚為妥當。晚赴幼梅處，與何魯之、張子柱等商議，至十二鐘歸，是晚接合林一片。

十一月三十日 是日天陰，上午修改昨日所草中國青年黨宣言，對於文化派、共產黨、國民黨皆有所指駁。午後假寐移時，接鄭心南一函，附寄中華學藝社章程證書等物，推予為駐法幹事。又接顏實甫一函

附鈔渠近作新詩一首。旋訪張子柱不遇，因往梁志尹處，晤子柱、志尹，以宣言書示之。渠等不以非難他黨為然，勸予仍用原稿，晚歸閱報，至十鐘就寢。

中西思想異同之一斑：

(一) 黨同伐異：中國人以樹黨與營私為不可分離之事，西洋人則以政黨為運用政治之方法；中國人以黨同伐異為惡德，西洋人則以黨同伐異為當然，蓋已結為一黨，則對於同黨，未有不加贊成；對於他黨，未有不持反對者，特其反對恆訴諸正當之理論，而不出以卑劣之手段耳。

(二) 好大喜功：中國人以好大喜功為政治家之罪惡，故雖秦皇漢武，史家亦無恕詞，蓋以宗法黃老，政尚無為，不擾民者，斯為極則也。西洋人則以好大喜功為政治家之道德，凡能開疆闢地，建功立業者，無論其為英雄或象傑，皆一律崇拜之，此其國家之所以日趨強盛也。

(三) 厥故喜新：西人科學之所以日有發明，純由厥故喜新之一念為之；中國人則以守舊為道德，此所以科學家永無發明也。

(四) 奇技淫巧：西人物質之所以發達，純由社會上爭尚奇技淫巧之所致，中國人則以此為大戒，是以物質文明遠遜西方也。

十二月一日 是日陰雨。上午起草「悼陳惡生君並勸少年中國學會同志」一文，午後假寐移時，赴子柱處商量中國青年黨黨章，其嚴密為向來各黨所未有，特國人向來習於自由行動，不慣於團體生活，未知果能遵守否耳。晚歸閱報，子柱偕其同鄉鄰家康來訪，續談組黨事至十一鐘，因明日將開會討論，正式成立也。

十二月二日 是日微雪。上午赴張子柱處，與何骨之、李不韋、黃晃、胡國偉、梁志尹、周燮元等續議組黨事，因幼椿遲到，故候至午後二時始正式會議，先討論予所擬之宣言及黨綱，經眾次第通過之後，

復議子柱所起之章程，亦逐條表決。晚八時復開會議於子柱家，旋移往一咖啡店，衆復推子為黨務主任，子柱為宣傳主任，議至十二時始散，於是中國青年黨遂正式成立矣。

（按先生手訂年譜云：「予由德法返經比利時境，在火車上曾失去錢包護照等物。抵法通國內尋生山東臨城匪索，列強倡議共管中國鐵路，予聞而大憤，遂發起旅法各團體聯合會，以反對鐵路共管為目的，除在法積極活動外，並親赴比國宣傳，冀得法比輿論之同情，而使英美日本有所顧忌。時中國共產黨已成立，得俄之援助，大肆活動於國內外，而國民黨孫中山又有聯俄容共之議。予深知大亂將作，國命或為之斬，因決意另組新革命黨，於是中國青年黨乃於是年十二月二日成立於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街，子與李不韋、張子柱、李璜、胡翼偉、梁志尹、何齊之皆當時發起人，然予組黨之動機，實起於柏林養病時，鄭振文、王建師蓋最先參與者也。」——編者）

十二月四日 是日天陰。上午由蔭濃處赴協社，取遺失之信件，旋往銀行取款。午赴巴黎共和飯店用膳，遇魯之及新由國內來法之少年中國會會員楊鍾健君，旋回寓既寐移時，頭痛神倦，服藥一粒。張子柱來縱談良久。近來青年中於超國家之邪說，誤認大同為一蹴可幾，予因為子柱力言，吾人主張國家主義，本於治國以平天下之意，絕無歐人侵略之想，且民族過於和平，亦萬不能言侵略也。晚仍頭痛不已，蓋由組黨作文，構思過甚也。

十二月十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草「悼王希天君並勸留日學生救國團同志」一文，因王君於東京地震時為日人所戕害也。午後假寐移時，往訪李不韋君，縱談一切，是晚宿於李君處。

子悼王希天君一文，力闢國人夢想和平之非，謂我國欲求自立，非於二十年內，準備與日本一戰不可，因日本苟非侵略政策失敗，則其軍閥之野心，永不能戢也。

十二月十八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何齊之一函，轉來各國團體信七封，皆要求召集大會，討論反對列強佔據專海關事。張子柱來，以人道報示予，亦載有外國兵艦十五艘齊集廣州示威，予因與子柱商議，決定

星期日先行召集代表會議，當赴郵局打電話告魯之，囑發通告，並一快信告之。午後程演生君來，談詩文良久。張子柱復來，約同往訪一浙江人鄭某，言及國事，渠主擇一較可靠軍閥而輔之，予與子柱皆不謂然，相與辯駁，至晚始歸。

十二月十九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吳君載、李蔭潔各一函，用複寫紙鈔所作「悼陳惡生文」未完，午後假寐移時，赴巴黎訪劉勉己、劉文島均不遇，乃往真如處談少頃，通幼梅、魯之亦來，相與談敘移時，幼梅以渠與余家前合撰之「國家主義的教育」見示，晚歸展閱之，覺家前之文深刻精警，幼梅之文明白曉暢，兩君皆富於愛國熱情，洵足為青年之導師，余所自愧不及者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是日陰雨。上午在渠志尹君處，借蔣福成庸庵全集展閱良久，覺其謀國之志，見事之明，殊非今人所及，予少時曾讀其著洋務議，然尚未獲見其全集，今閱之，猶增追慕之懷。薛為曾文正所愛讀之人，蓋其所受文正薰陶之益甚多也。午後假寐移時，張子柱來談良久，渠近讀果任公著意大利建國三傑傳，亦慨然有振興中國之志。晚同赴飯店用膳，復相與縱談歸國進行事，至十鐘歸寢。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是日天陰。上午閱庸庵全集數十頁。午後假寐移時，接內子家信一封，如其無恙，為之一喜。旋往華僑協社接李合林、吳君毅各一函，舒宏一片，中華學藝社公函一封，在協社借閱朝先正事略一部，晚赴李不避君處縱談至一鐘，留宿渠寓。予近來閱世漸深，頗感人情之冷酷，若李君之真摯純厚，殊為朋輩中所僅見，予是以樂與之深談也。

十二月三十日 是日陰雨。上午胡瑞霖君來，約同往訪張子柱，午後回寓，假寐移時，赴子柱舊寓開會，討論中國青年黨進行計劃，新加入者有周崇高、胡瑞霖、林秉熙，會議至七時散會。晚與幼梅、魯之、蔭儀、子柱等赴飯店會餐，至九鐘回寓，與渠志尹君閒談，至十一鐘寢。

予深知國人不習於團體生活，組黨殊非易事，然又均見國勢之傾危，非有真正之國之愛不能挽救，故

不得不勉力斷之。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是日天陰。上午王建陌自比國沙樂王來訪，相與縱談良久，接沈超君寄來代為繕印之「巴黎寄林書」十餘張。午後復與王君閒談移時，沐浴後赴巴黎張真如處晚餐，有維世巖君在座，相與閒談，至十一鐘歸，十二鐘寢。

是晚交幼格代發合林二函，其一代轉楊賢江信，其二附寄美金二元，因合林來信言旅俄頗不自由，經濟亦甚窘也。

(甲) 擬撰之書：

- 1 中國民權發達史
- 2 歐洲民權發達史
- 3 民國政局史論
- 4 國故新詮
- 5 龔定菴之生平及其思想
- 6 曾國藩之生平及其思想
- 7 日本對華侵略史
- 8 藏書室壽文集
- 9 海外觀棋錄
- 10 海外觀潮記（二書皆平日通信所述，或僅編為一書，名曰歐洲政局概觀。）
- 11 三十年立國策
- 12 世界改造與中國青年
- 13 孔子研究

曹慕韓先生遺著

14 藏雲室讀書錄

15 中華民族發展史

16 中國最近五十年思想變遷史

17 中國最近五十年外交失敗史

(乙) 擬撰之文：

1 中國人過去之國家生活

2 中國詩人之二大思想——和平主義與社會主義（二篇擬作法文）

3 從歐洲回顧中國之痛苦

4 今日青年之二大敵——物質思想與個人主義

5 青年作戰計劃

6 知識階級之墮落及其應有之覺悟

7 善有力主義與新人才主義

8 國民生活之改善與國民能率之增高

9 國防問題之三大要務

10 不裁兵不納稅之提議

11 日美戰爭果能免乎

12 中日親善之先決問題

13 中華民族之使命

14 中國國民性之優弱點

15 一八三八年鴉片戰爭之回顧

(丙) 擬集之書：

- 1 中國歷代政論集
- 2 舊詩新選

(丁) 擬編之書：

- 1 法國政黨史
- 2 法國民權發達史
- 3 法國市政發達史
- 4 法國經濟發達史

予之救國綱領：

(甲) 改良吏治之方法：

- 一、一切官吏皆須考試而後任用，其有任職至五年以上，政聲著聞者，准免考試，惟任滿調省，仍須入政治講習所聽講一年，始能再加任用。

- 二、設吏治考察院以考察官吏之善惡勤惰，每三月派員巡遊各縣，秘密調查，並設評政公報，許人民公開評論。

- 三、採用官吏按年增俸制，俸得善廉而安心任事，不致常存五日京兆之心。

- 四、設政治講習所，一以訓練有經驗而無學識之官吏，一以養成宣傳政策之人才，一年畢業後，有事則任以官職，無事則使其分赴各地，宣傳政府方針。

(乙) 改良軍隊之方法：

- 一、設軍官補習學校，規定自師長以下，排長以上，每日均須聽講二小時，授以精神教育，俾其隨時興奮，了解大義，易於從命。

二、設軍士補習學校，不識字者，教其識字；已識字者，教以軍人常識，並令學習一種生活技能，每日應規定上課二小時，且為編愛國歌與從軍歌，使其唱之以增勇氣。

三、設軍人職業工廠，規定工廠收入三分之一為軍費用費，三分之一為工廠費用，三分之一為軍人儲金，俟其退伍時，給之以為謀生之用。

四、規定士兵每日一律操練三小時，作工三小時，上課二小時。

(丙) 安插遊民之方法：

一、每縣規定設立平民工廠一所，強迫地方所有之遊民乞丐，一律入廠，學習製造普通應用物品，經費由糧稅上加抽，為彈亂源計，人民反對，所不恤也。

二、竭力提倡實業，使民間工場增多，藉以安置遊民。

三、興辦公共工程，如橋梁道路之類，亦可多用遊民作工。

四、獎勵移民殖邊，設立殖邊銀行，及殖邊屯殖公司，凡有願赴邊地營生者，由政府給以路費及安家費，到達地後，由屯殖公司，量其能力，分別安置。

(丁) 改良教育之方法：

一、從新審查編定一切教科書，以提倡愛國獎勵科學為主。

二、切實整頓初級與高等師範學校，養成多數良好教師。

三、規定教員按年增俸制，俾得安心任課，力求盡職。

四、設暑期教育養成所，規定全省中小學教員，每年皆須入所聽講最新教育思潮及教育方針。

五、學校每日須習兵操一小時，養成自衛能力。

四國旅行講演應備之書：

一、關於激勵民氣者：如「國恥小史」，「國人禍國史」，「民權發展史」等類。

二、關於啓發民智者：如「衛生常識」、「經濟常識」、「市政常識」等類。
三、特別提倡者：（甲）限制生育之方法。（乙）中日戰爭之準備。
四、特別表彰者：（甲）全國可紀念之人物。（乙）各省可紀念之人物。

擬出專號雜誌之內容：

- 第一卷 第一期 中國國民性研究號
第二期 中國近代人物批評號
第三期 中國近代人物紀念號
第四期 中國政治問題研究號
第五期 中國社會問題研究號
第六期 中國國民體格問題號
第七期 中國人口問題研究號
第八期 中國國防問題研究號
第九期 中國農民問題研究號
第十期 中國勞工問題研究號
第十一期 中國財政問題研究號
第十二期 中國教育問題研究號
- 第二卷 第一期 中國憲法問題研究號
第二期 中國裁兵問題研究號
第三期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號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是日天陰。上午張子柱來談良久，午後無寐時，接顏實甫一

函，當寄慶渠一信。予往復來，約同赴胡國律君處，編中國青年黨會議記錄，在胡寓晚餐，聚談至十鐘歸寢。

是日接夢九一函，對於黨事規劃甚詳。渠主張規定逐年進行計劃，以十年為預備時期，大體不差，惟臨時尚須斟酌情勢，不能如是拘泥耳。

一月六日 是日天氣晴爽。上午由孟德樂乘車返巴黎，午後三時在聖米捨 St. Michel 一咖啡店，開各團體代表會議，到者十餘人，由予主席，決議再發一告國人書，繼續主張農工商學各界合組國民政府，七時散會。晚八時，復在同一咖啡店與先聲報、工餘雜誌、華工週報各代表商議往里昂中法大學取回中國印字機事，至十鐘歸，十一鐘寢。

一月二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張夢九、王建陌、鄭振文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赴先聲週報贈黃冕像片一張。晚同赴鄭毓秀女士家談會，有謝東發夫婦及曾仲鳴夫婦、李幼樁、蕭子昇等二十餘人，鄭女士運清末參與革命事甚詳，予亦起而演說約一刻鐘，旋討論移里昂中國印字機至巴黎事，蕭君故設難題以阻礙衆意，予頗滿不悅，議至十二鐘歸，一鐘就寢。

一月二十七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李蔭儀一函，赴巴黎訪王亮時，叩其對於時局之意見，與之辯論和平統一與武力統一良久。午後三時，赴子柱原寓，會議黨務，蔭儀紹介五人入黨，是日到者共十五人，由予主席，議至七時散會。晚復與幼樁、魯之、蔭儀等赴飯館，談至十時始歸。是日接楊賢江一函，王建陌一函，楊信自言已入國民黨及共產黨。

一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第一百九十六次通信（述王寵惠對於統一問題之談話）。午後假寐移時，寫發張夢九、王建陌各一函，晚赴巴黎幼樁處會余景陶，相與辯教育方針良久。予謂中國現處非常時代，宜造就應變之人才，不可以中庸之德教人，使學子易流於鄉愚。景陶不以為然，謂中庸為我國之最

高倫理，不可喪失，其言亦頗有理。

一月三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李合林一函，寫復合林一函（附航空歌及答孫偉章書），封寄合林學生雜誌二冊，國家主義的教育一冊。又寫發鄭心南一函（附羅世巖入社書及旅歐雜詩二首），何公致、范壽康共一函，附致心南信內。午後假寐移時，寫發黃煥權，常必誠共一函，贈以像片各一張；黃乃淵一函，贈以像片一張（附航空歌及答孫偉章書）。晚赴巴黎用膳後，往觀電影，未終局而返，因精神倦甚不支也。

歸國後擬發起之團體：（甲）禁烟同盟會；（乙）自治同盟會；（丙）國防同志會；（丁）外交同志會。

二月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閱新聞報數份。午後假寐移時，沈超君約同鄉數人來縱談半日，渠等頗入中國青年黨，予因歷述組織團體之困難，國人向乏合羣習慣，往往始勤終惰，或聞意見，致團體不能發展，望今後之同志，務於未入黨之先，詳加審度，必有犧牲一切之決心，然後可以入黨協作，諸友皆極贊成。晚復與張子柱談黨事及回國創辦中國社會學院事。

二月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起草「旅法各團體聯合會解決國內時局意見書」未完。午後假寐移時，續草意見書，約共三千字，內容主張由各縣團體代表，選舉省民代表大會，復由省團體選舉代表赴上海開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由國民代表大會選舉國民委員，執行重要政務，檢閱各省軍隊，督促省局裁兵。晚赴同鄉唐君處閒談，至十時歸寢。

二月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第一百九十次通信（述旅法各團體聯合會解決國內時局之意見），蓋即予所自作也。午後假寐移時，赴張子柱原寓開會，討論黨務至七時始散。予因到會遲一分鐘，罰款五法郎買水果。晚復與曾之等赴飯館閒談至十鐘歸，子柱來談至十二時，去後即寢。是日接曾仲鳴譯法文中國

無名氏詩一册。

二月十二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賴實甫一函，閱法報一段，新聞報數份。午後飯寐移時，接內子家信一封，物予不必作詩，宜辦公文四聯欸云。旋寫發第一百九十八次通信（述法報論中國內閣之內外難題），晚赴唐君處與子柱會餐，商擬先學週報改良廣告，蓋吾黨決議以此為旅歐之言論機關也。是晚接太玄一函，內附潤瑛一函。

二月十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代聯合會草致顧維鈞及香港何東各一函，對顧勸其勿依附軍閥承認金法郎案及威海衛條約；對何責其提倡國內和平，不應引外人參預會議，並勸其辭去英國爵位，表示不受異族籠幸。二人皆未必能聽，君子愛人以德，不得不違志告耳。

午後赴唐哲安處，晤吳基唐等，談時事良久，歸飯寐移時。晚赴巴黎，訪張暗琴君，約入中華學藝社，旋赴張真如處，晤曹四勿，談至十一鐘。

二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訪陳登恪不遇，歸閱報數份，赴唐哲安處，與張子柱會餐，午後回寓，適聞君來訪，自願加入中國青年黨。予因告以將來應有之困難，試其有無畏懼之心，嗚呼思索，始行入黨。旋赴李蔭儀處與安徽潘庸、湖南周君、陳君相會，三者皆由蔭儀介紹，擬入本黨。予與交換意見後，覺皆有為之青年，潘陳兩君皆屬於聰明一流，周君則屬於篤實一流；且極富於血性，彼此縱談至晚二鐘，與潘君同宿蔭儀室。是日接王建陌一函。

二月二十四日 是日天陰。上午偕李、潘、陳、周四君同赴張子柱舊寓開黨務會議，到者廿三人，新入黨者，計有十人，各述其入黨之理由，並宣言效忠於本黨，議至晚七時。散會後，與幼梅、魯之等赴飯館會餐，復談至十鐘就寢。昨晚睡不過六小時，今日終朝談話，疲憊極矣。

二月二十六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王亮晴一片，往張子柱處取報。旋訪陳暗琴等，商議定期開列張真如曹四勿兩君。午後飯寐移時，子柱介紹吳基唐君來談良久，其人曾入教會，頗遺物談，大有悔意，恐與

正人為伍，予覺其人尚有可取，因為詳述國內各黨之無望及創造新黨之條件，在能不畏難與能安淡泊，吳君頗以為然。晚赴唐哲安處與子柱商擬會場規程八條。

二月二十七日 是日天陰，寒甚。上午接閱若一函，當復渠一信，寫發王建陌一函，張真如、劉勉己羅元叔、張晴峯各一片，午後，假寐移時，赴巴黎訪羅元叔不遇，往張晴峯處談少頃，赴先聲週報取報，晚赴幼梅處談至十一鐘歸，十二鐘寢。

予認定今日之中國非再經一次大流血，使舊勢力完全推倒，則政治不能入軌道，此意解者頗少，惟幼梅極以為然。

三月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因昨晚就寢甚遲，十鐘始起，聽柔志尹弄留音機器良久。午後假寐少頃，借張子柱等赴巴黎開華工善後委員會，晤魯之，交來新聞報曾慎之一函，周文舫一函。晚散會後，借子柱、魯之、陸儀、朱欣及湖南鄭君等赴飯店用膳，旋往一咖啡店聚談，至十一鐘歸，十二鐘寢。

予近覺待人宜先嚴而後寬，細察尤慮如是，蓋嚴則不受繩墨者必自去也。

最近所作文表：

- (一) 巴黎寄妹書
- (二) 答孫傳章書
- (三) 答任卓宣書
- (四) 致何東書
- (五) 致顧維鈞書
- (六) 解決時局意見書(四、五、六、三項代聯合會作)
- (七) 我所反對之二大謬誤思想
- (八) 神聖聯合與統一前敵

(九) 津陳慈生並壽少年中國學會同志

(十) 中國國防問題之飛濬政策

三月四日 是日天陰。上午李蔭儀、陳若介紹曾慶謀君來談良久，曹君明日歸國，願意加入中國青年黨，予與子柱商量後，即給以黨章十份，俾回國內宣傳。午後子柱介紹高元，謝漢洲兩君來訪，謝君以其所著法文中國聯邦論一冊見贈，高君主張中國宜分為若干國，予力駁之，彼不願聽，藉故辭去。晚赴唐哲安處用膳畢，回寓十鐘就寢。是日接鄭貞文、曹仲鳴各一函。

三月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訪鄭毓秀女士不遇，至程曉君處談良久。午後飯後移時，接胡瑞舉君一函，閱籌導週報二份。晚赴巴黎，用膳後往觀電影，未畢而返，神倦故也。

予來歐數年，學問無進，本擬繼續讀書，顧念年華易逝，頹思即時立功，故擬歸國，先創辦中國社會學院本院於上海，次第增設分院於各省，以期廣育英才，為建國興邦之用，同時創辦「中國及中國人」雜誌，以振民發精神，誠恐壯年一過，精力就衰，竟無成耳。

三月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六姐一函，寄還予所作詩文。又接鄭毓秀、王建陌、劉伯堅各一函。程鵬來談良久，予仍勸以歸國後不必在內地做事，宜向川邊發展，以為國家捍禦外侮，渠甚以為然，予復為開中國兵書目錄一紙，囑其購讀以廣學識，因古代兵法，尚多可用也。午後飯後移時，接李不建一信，寫復左舜生信未完，張子柱來談良久。晚赴唐哲安處用膳閒談，十鐘就寢。

三月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何魯之一函，寫發左舜生、周太玄、李蔭儀各一函，杜、吳兩君共一函。張夢九、邱兆琛共一函。午後飯後移時，接六姐寄來小說詩稿一冊，赴巴黎訪鄭毓秀女士，遇王亮時，相與談國內時局良久。渠始終主張和平統一，反對吳佩孚之武力統一，且力駁吳氏之言行不符，謂其並非真心為國，王氏雖久歷仕途而不失書生本色，亦殊難得也。晚赴飯店用膳後，十鐘回寓，倦極遂寢。

三月十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胡瑞榮一函，為先聲週報編國內新聞教段。午後假寐移時，草通信未完，張子柱來談良久，晚赴唐哲安處用膳，與子柱、哲安談黨事，至十鐘始寢。

子由德返法，本擬認真讀書，願以國事日壞，心有未安，義難坐視，遂奮起組黨，邇來聲應氣求，同志漸多，果能團結一致，國事必有可為，然而予之學業乃從此荒矣。

三月十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李蔭儀一函，附鍾馨若入黨信。接新聞報數份。梁志尹以此問共產黨人所辦之赤光半月刊見示，中多攻擊予言論，當草一文駁之，題為「我所反對之二大謬誤思想」，蓋指一般黨人之主張為目的不擇手段，為主義不顧國家也。自上午十一時至午後五時完篇，約三千字，自覺尚痛快，惟構思過多，神頗倦耳。晚接李勛人一函，赴唐哲安處用膳，十鐘回寓，十一鐘寢。

三月二十一日 是日陰雨。上午接周道一函，寫發黃嘯岩、王建陌、張文駁各一函，寄遺六姪小說稿本一冊。午後假寐移時，清理本黨同志來函，加以改削，擬印為通信錄。晚赴唐哲安處用膳，與子柱、哲安談至十鐘歸，閱報至十二鐘寢。

子柱謂予感情勝於理智，子亦自覺如是，惟予並不純尚感情，遇事亦常訴諸理智，一經理智斷定之後，感情乃愈感耳。

三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陰。上午梁志尹介紹其同鄉李兆麟會談，李君極表同情於本黨。午後周道介紹戚君及胥君二人來會，亦願加入本黨。二時半仍赴子柱舊寓（共和街二號）開黨務會議，由予主席，討論黨務，至七時散會。是日新加入者十人，計自發起至今不及半年，而人數已逾六十，亦足見吾黨主張之合乎青年心理也。晚歸整理案件，至十二鐘寢。

三月二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訪程耀祖君談良久，歸沐浴。午後假寐移時，接張文駁一函，赴李蔭儀處，接黃嘯岩一函。晚與蔭儀及柳、陳、劉、諸友談至十一時，留宿蔭儀處，據法報載俄政府因中俄談

判決裂，中國政府驅逐俄代表出境事，擬向我國開戰。今之青年動以俄國為可親，實則俄人何嘗一日而施侵略我國，今茲之舉，即其明證。嗚呼！我國民氣之弱甚矣！其終不免於亡乎。

三月二十七日 是日陰雨。上午接李合林一函，草「神聖聯合 Union Sacree 與統一前敵 Front Unigue」一文未完。午後假寐移時，繼續作文至七時完篇，計三千餘字；大意在勸新黨聯合以向舊黨作戰，但仍保其獨立之性質與特殊之主張，不必混入他黨，失却光明之態度，此文發表後必遭各黨之嫉視，然固非予所預計也。晚閱新聞報至十一鐘寢。

三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陰。寫發鄭振文、杜奉璋各一函。張子柱來談良久，寫發弓直一函。午後假寐移時，寫發張夢九、李合林各一函，赴巴黎訪勸人不遇，往飯店晚餐後，復赴勸人處晤談良久，勸人以其所著小說「同情」一冊見贈。旋往訪幼梅，不遇遂歸。閱報至十二鐘寢，予以歸國提倡二事，一為各省自治運動，一為全國禁烟運動，前者所以解決政治，後者所以引起國人仇英之念。

三月三十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丘兆琛若一片，極贊成予之飛潛政策。少海來，談至午後，爾道持共產黨所辦之赤光半月刊來示予，並商對俄辦法，共產黨力主親俄，對予個人大肆攻擊，予誠不意青年之墮落一至於此也。

晚借周君赴巴黎開各國體聯合會職員會，討論對俄問題及反對宗教問題，至十一時散會回寓，一鐘就寢，二鐘始眠，蓋因構思過多也。

三月三十一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鄭振文一片，草答共產黨任事宜一函。午後四鐘假寐移時，神態不能作事，乃閱新聞報消遣。晚赴唐哲安處用膳畢，備張子柱往胡國偉處商談黨事，至十二鐘歸寢。

近人文章，予所服者有三：一為孫任公之流暢；二為章太炎之古老；三為章行履之典雅；予誠不自安，願效兼三者之長而更效孫中山之演說，以盡革命之能事焉。

予擬歸國後，願所居之書齋曰「尚友室」，內揭舊作數聯云：（一）願求頂天立地漢，怕見脆骨柔筋人。（二）結交書學吳平仲，撥亂常懷諸葛公。（三）江山懷古蹟，猿鶴笑歸人。（四）劉晏理財唐代績，張騫奉使漢皇圖。（五）空談久厭王夷甫，經世還思范仲淹。（六）豈有文章驚海內，欲迴天地入扁舟。

四月一日 是日天陰。上午寫發何魯之、李陰儀、張文駿各一函，接王建陌、張文駿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接左舜生掛號信一封，內附一千四百七十法郎匯票一張，改周道所撰之論文一首，赴巴黎訪李助，適幼梅亦在，相與縱談，至晚十二鐘始歸。

舜生致勸人函稱予為愛國男子，十年如一日，謂今日之青年正缺乏此種精神云。實則予自製齡卽知愛國，迄今已垂廿年，毫無成效，徒自愧耳。

四月六日 是日天陰。上午清理黨內文件，魯觀成君介紹江西彭學沛君來談良久。午後二時半仍赴共和街二號開黨務會議，修改章程，籌備大會，至八時始散。晚約張子柱、胡瑞圖兩君來寓談至二時始寢。

四月九日 是日天陰。上午張子柱來，與予及梁志尹共商黨事。聞志尹言：同黨中人有謂予與子柱擅權，遠近熱中者，予聞之深為不憚，蓋予犧牲精力、時間、金錢以辦黨事，原為救國起見，不意同志尚有不相諒者，甚矣，解人之難得也。自朝至於午後，皆與子柱、志尹辯論黨事，頗覺煩惱，因往坊程鵬、陳登恪均不過，晚飯後回寓，倦甚早寢。

四月二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七時起床，八時赴巴黎哲人大廳，開青年黨第一次全體大會，到者五十人，予演說本黨之精神及其使命，幼梅演說國家主義之真諦，子柱演說全民革命及其方略，自十時至十二時半散會用膳，二時半復開會，填寫願書，選舉職員，予以五十三票當選為委員長（來函投票者四人），子柱、幼梅、魯之、蔭儀均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旋由各黨員自由演說，晚赴先聲報社開職員會，至十

一鐘歸寢。

四月二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八時起床，九時赴附近一大飯館開會，舉行入黨禮，宣佈就職，發給黨證，十二時半會餐，午後二時偕幼梅赴巴黎專見昨夜遺失之書包，四時返寓，假寐移時，復赴會場與諸同志談話，晚會餐後，子柱演幻術，周道演拳術，唐震球唱京調並與魯之演滑稽劇，幼梅亦唱京調一闕，至十時直飲而散，回寓後復與子柱、志尹商黨事，至十二鐘寢。

四月二十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訪幼梅歸，午後假寐移時，王建陌、張文駟來談良久。張若偵如共產黨人前日亦開大會，專談對子個人之方法，殆將加害於子，然子決不之懼也。晚赴唐哲安處用膳，閉談至十鐘歸，適子柱來，談至十二鐘，去後即寢。

四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何魯之一函，接閱新聞報十餘份，張子柱來談良久。午後假寐移時，王建陌偕劉運善、楊德等三人來訪，渠等皆有意入黨，惟於不利用已成勢力一層，似尚有所懷疑，子力為解釋吾黨創造之精神及勢勢力不能依賴之理由，三君皆極以為然。晚復與志尹、子柱閉談，至十二鐘寢。是日接孔琴石一函。

四月二十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草答任事宣一函，再論子之主張及對共產黨之態度。午後假寐移時，草「答一個無政府黨人書」，其人因予所撰「神聖聯合與統一前敵」一文，有詆毀該黨為軍閥之良友與列強之順民二語，極為不滿，為文聲辯，故予不得不為文再駁之也。晚與梁志尹閉談，至十二鐘寢。是日接黃嘯岩長函一封。

四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雨。上午接張文駟一片，王建陌、唐震球、周善、程鶴等先後來談良久。午後與子柱、國偉、志尹等商談黨事移時，周恩來君來訪，同赴子柱寓所，談至晚八鐘半。予以周君在法國為共產黨領袖，故特約其談話，晚以大義責其約束該黨黨員勿為越軌之行云。晚赴唐哲安處用膳，回寓稍作

日記，至十二鐘寢。

四月三十日 是日天氣忽晴忽雨。上午由蔭儀處偕子柱往華僑協社訪魯之及沈軼羣君。午後同往參觀世界運動大會場所，覺其規模甚小，尚不及上海遠東運動會場所之半，亦足見法人之不尚鋪張也。旋往巴黎訪幼格不遇，路過先聲報社，子柱以中利公司來函見示，知周善為華工所窘，因以電話囑魯之前往調解，晚赴訪人處用膳，晤幼格及閻達君，談至十二鐘歸，接黃鐘及劉一各一函。

歸國後擬辦之事業：

- (甲) 設立中國社會學院於上海，漸次推設分院於各省。
- (乙) 組織中國青年俱樂部總部於上海，漸次推設分部於各地。
- (丙) 組織寰球通訊社專辦海內外通信事。
- (丁) 組織西南印書館，辦理編譯事務。
- (戊) 創辦青年週報與「中國及中國人」雜誌，全民月刊等出版物。

五月二日 是日天陰。上午唐震球、張子柱來，商議發起東方新劇團事。午後共同起草簡章，以排演中國新劇，發揚東方文化為宗旨。晚赴巴黎共和飯店用膳畢，往訪訪人不遇，因往羅元叔處坐談，至十一鐘歸，十二鐘寢。羅君旅法逾十年，好學深思，諸事留意，誠吾蜀不可多得之才也。

五月三日 是日天陰。上午代各國體聯合會草致張作霖特派來法學習航空諸人及其代表魏鍾奇各一函，警戒其勿為軍閥利用，並停止購買飛機；又草致吳佩孚特派來法學習陸軍諸人一函，亦戒以勿為軍閥利用，請其表明態度。午後假寐移時，子柱來談良久。晚赴巴黎觀影劇至十二鐘歸，一鐘就寢。是日接周道一函。

五月七日 是日天陰。上午赴巴黎訪鄭毓秀女士不遇，往幼格處取錢。午後回寓，假寐移時，復赴巴

黎，往先聲報社取報，旋訪劉文島君，還渠所譯新軍論一冊，劉復以武彙雜誌一冊見贈，並堅留任渠寓晚餐。適習文德君亦來，相與談國內時局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問題，至十一時歸，十二時就寢。是日接李蔭儀一函。

五月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草時評一則，題為「逆議中傷」，因法法共產黨人，與予辯論不勝，常道稱以毀余之名譽也。午後飯後移時，赴巴黎訪幼梅，在渠寓用膳後，同往車站接周道。晚赴國葬院附近一咖啡店開委員會談，除魯之、幼梅、子柱、蔭儀外，並約周道、周鐵鳴、唐震球等列席，討論黨中內部問題，至晚十二時始散。

予近觀於中國人心之險詐，團體之渙散，深信中國人非再經一次大革命，人人皆受痛苦之造，不能有楚醒之望。

五月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開東方新劇團籌備會，到者計餘人，公推予為編輯委員，在座有四川張、吳、潘三女士，連予與子柱，震球赴與毓秀女士家午膳，並商編「木蘭從軍」新劇事，旋偕子柱赴國民黨黃花園七十二烈士紀念會，予演說革命略史約一小時，歷舉清末革命志士之精神，以君法法之青年，該黨人士亦大鼓掌，六鐘散會，與子柱及胡威榮往咖啡店移時，偕子柱往觀法國選舉開票情形，晚赴先聲報社閱報，至十二鐘歸，與梁志尹談至二鐘始寢。

五月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六姪及周環五各一函，寫發何魯之一函，又接李蔭儀一函。赴張子柱處談少頃，往巴黎銀行取款，旋赴舊家飯店用膳，閱法文報載孫中山先生忽得急病逝世，為之傷感不已。此公奔走革命逾三十年，推細滿清，建設民國，其功勞之大，固為世人所共認，而其再接再厲到老不衰之精神，尤為吾輩所當效法。予當料其運命將與日本之西鄉隆盛相同，今竟不幸而言中，誠可哀也。繼起而任興亡之責，非我輩其誰屬哉？

五月十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第二百零九次通信（羅旅法各團體聯合會致奉張洛吳特派來法學習航空及陸軍學生公函），附太玄通信二封。接王建陌一函，邱兆琛一函內附照片一張。午後假寐移時，草「求友勸善規過啓」一文，約數百字。晚赴巴黎國昇院附近咖啡店，開委員會，討論黨中間題至十二鐘，一鐘就寢。

是日，法報載孫中山死耗，傳出謠傳，並未證實。

五月十六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周恩來一函，赴張子柱處，與唐震球及子柱談良久，並發周恩來，國民欽快信各一。午後假寐移時，寫發周太玄及六姪各一函，赴此聲週報取報。晚借梁志尹、林秉照往觀電影，至十二鐘歸，接徐特立君一函，一鐘就寢。

予對派法共產黨青年，力持寬大態度，顧彼黨仍煽動工人，日事反對。甚矣！誠意感人之不易，殆非實力不為功矣。

五月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九時赴郵局附近一大咖啡店，開第十一次黨務會，修改章程，討論內部問題，至十二時半散會。午後復開編輯會議，決定另出一款國月刊，標明本黨之宗旨，發揮正論，以警國人。旋與張子柱、李漢傑散步，遊談良久，晚倦早寢。

予向謂誠意與實力須相輔而行，有誠意而無實力，不惟無以制敵人，且亦不足以繫同志，今以辦黨之經驗，益信所言之不謬，實力不足，誠可嘆耳。

五月十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周恩來君來，言梁士詒到法，擬由華工善後委員會及各團體聯合會職員開一聯席會議，討論對付方法。予贊成其議，因囑發電召集各職員，於今晚赴巴黎會議，旋往胡圖律處擬通告，至午後二時，始赴飯店用膳，歸假寐移時。程購來談良久，晚赴巴黎開會，至十一時半歸，十二鐘寢。予近為團體事過忙，精神又復陷於煩悶之境。

五月二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鄭振文、王宏實各一函；又接左舜生寄來少年中國月刊十餘冊，國民黨特刊一冊，展閱良久。午後假寐移時，接孔琴石君一函。程鵬來談良久，予勸其約少年軍人之有學識者，組織一新軍人社，發行新軍人叢書及月刊，專以鼓吹國防為主，渠極以為然。晚赴巴黎，訪劫人，談至十二鐘歸，一鐘就寢。

五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二百一十一次通訊（連留法學生之學術團體組織）。接震球一函，劉運籌一片。午後假寐移時，接六柱一函。陳錦、陳登恪來談移時。接周思來一函，因見予所作短評斥逆謠者，內不自安，故來函見詰，甚矣！黨見之不易化除也。晚赴巴黎觀影戲，至十二鐘歸，一鐘就寢。

五月二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幼梅一電，草答國民半月刊社諸君書未完，午後假寐移時，草完前文約四千字。晚赴巴黎國葬院附近咖啡店，與幼梅、魯之、蔭儀、子柱等會商黨務，至十二鐘歸，一鐘就寢。

中國人大半只有私仇而無公憤，只有私情而無公誼，吾人非努力培養國家觀念，殆未易藉此辨也。

五月三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閱新聞報十餘份，接王建陌、張宏楷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接太玄一函，寫發張夢九一函（附致邱兆琛一片及黃嘯岩來信二封，意見書一封），鄭振文一函，王宏實一函（附致鄭貞文一函，及王濬、方乘兩君詳稿）。晚赴巴黎國葬院附近咖啡店，與幼梅、魯之、子柱、蔭儀等會商黨務，至十二鐘歸，一鐘就寢。

自前清宣統三年至民國十三年，十四年來從事報界之經過：

(甲) 創辦之報：

重慶民國新報

重慶軍報

上海救國日報

(乙) 就聘之報：

成都四川公報

成都西方日報

上海新聞報

(丙) 投稿之報：

成都商報

成都商會公報

西顧報

成都羣報

(丁) 投稿之雜誌：

少年中國月刊

學藝雜誌

東方雜誌

婦女雜誌

航空雜誌

學生雜誌

孤軍雜誌

巴黎旅歐週刊

團體關係

六月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曹萍、周道、周達先後來談良久。午後赴張子柱處，與張宏楷所介紹之周德君談移時，往郵局附近咖啡店，開第十二次黨務會議，至五時半散會後，復與子柱等開委員會至七時。晚與子柱散步，閒談至十一鐘歸，復談至十二鐘寢。

子柱勸予做事勿過急躁，蓋基礎未立，雖驟無益也，其言頗有見地。

六月二日 是日天陰。上午周環五君來，商發展航空事業，擬將旅歐中華航空學會宗旨，改與吾黨相合云（本會以研究航空學術，發展航空事業，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族獨立，內主和平，建設全民福利國家為宗旨）。內主和平一語，雖與吾黨主張稍異，然其意固在限制航空人才之為軍閥效力於內爭也。午後偕周君赴飯店用膳，復談至四鐘，飯寢移時，往車站送李幼人歸國，適車已開，悵然而返。晚赴飯店遇子柱志尹，約赴孟馬爾特觀地獄天堂及死人骨等遊戲。

六月三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新聞報十餘份。午後飯寢移時，接左舜生掛號信一封，言中華書局聘余回國主辦青年週報事，已交涉妥當，宗旨悉如予所擬，月薪百五十元，俟得予回信，即寄款來買書。又接六姪寄來「克來梭」稿本三冊，內附一笑，當寫復六姪一函。晚赴巴黎，訪羅世幾約為青年週報撰稿，旋晤幼梅，商定七月三十一日起程歸國，並託代發致舜生一電，談至十二鐘歸，一鐘就寢。

六月四日 是日天陰。上午唐震球、程鵬先後來談良久，接周恩來一函，約於星期六日在巴黎開談話會。午後飯寢移時，寫復左舜生一函（掛號快信），承認回國主辦青年週報，囑代向書局打一合同，言明至少須辦三年，在三年內無論如何，書局不得停版，予亦不得辭職，以表示雙方之決心云。晚赴巴黎觀影戲，至十二鐘歸，一鐘就寢。

六月五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張夢九一函，留德學生會一函，述梁士詒在柏林中國飯店為湖南學生黃正鶴君所毆，不禁為之稱快；又接朱君自病院來信，寫發王建陌、周生、沈式麟、馮學宗共一函，往張子柱處約同訪胡國偉，午後回寓，假寐移時，華法各國體聯合會宣佈梁士詒罪狀書一通；又致留英、留德學會各一函。晚赴巴黎遇同學沈宗彝，約同往公園散步，旋訪幼椿不遇，往吳基棠處談良久。

六月七日 是日天晴。上午偕張子柱、吳志尹赴巴黎開各國體職員會議，討論援助留德學生辦法，因恐梁士詒起訴報復也。旋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任卓宣、國民黨代表習文德、李富春及該黨黨員張星輔等會議新黨聯絡辦法，訂立規約十條，共以打倒軍閥，抵抗列強為宗旨，彼此不得互相攻擊，自上午十一時議至午後四時，始各散，赴飯館用膳。晚復赴圖算院附近一咖啡店開委員會，至十二鐘歸，二鐘就寢。

六月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李不韙處用膳，午後段震寰君介紹羅承鼎君至不韙處會談，此君信仰無政府主義，雖入無政府黨，最近始與該黨脫離關係，予知我國信仰無政府主義者，大半皆為好人，因為力陳好人運讓之非，苟不團結一致，決不能戰勝惡類，無政府主義斷非一時所能達到，目下惟有提倡國家主義方為救時良藥云云。羅君亦極以予意為然，彼此縱談至晚十二時，予留宿陳楚君之寢室。

六月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楊傳渭君介紹其同鄉潘君來不韙處會談，此君傑健社幹事，意欲與予聯絡，予亦開誠與之相見，謂吾人對於一切新黨，皆以友誼相待，期於聯絡一致以與舊黨作戰，潘君亦表同情。午後偕不韙及林祖淵君赴哥倫布世界運動會，觀荷蘭人與瑞典人、瑞士人與南美洲 *Colombes* 人賽足球，南美洲獲全勝，法人呼為歐美戰爭。晚十一時回寓，復與子柱、志尹談移時寢。

六月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內子寄來舊報一束，內有予在渝所辦之民國新報數份，又成都商報、商會公報、四川公報各數份。中有余所撰之論文，閱之頗有感慨，蓋予自清末從事報界，至今已越十四年矣！光陰易逝而學業無成，思之可勝歎哉！又接周恩來及六姪各一函，赴張子柱處商復周君一函。午後飯

寐移時，接李不建一函，赴先聲週報社與子柱商復李君一函。晚同往觀影戲至十二鐘，一鐘寢。是日頗痛，服藥一粒。

六月十二日 是日天陰。上午又接內子寄來舊報一束，中有成都商報，商會公報，四川公報、重慶羣報、民國新報，內載予所作論說，時評甚多；又民國二年，予任本縣國會初選當選人時，告同選諸君書一紙，閱之頗有感慨，回首忽忽又十餘年矣。午後無寐移時，頭痛服藥一粒。接張夢九一函，寫發夢九及何魯之各一函。晚赴巴黎共和飯店用膳後，往盧森堡公園散步移時，訪李幼梅，適閱達君亦在，相與閒談，至十二鐘歸寢。

六月十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草答任事宣言未完，午後無寐移時，續草答任事宣言，約四千字，因此君每喜按拍予之片言隻語，於共產黨所辦之赤光半月刊上，恣其譏評，予不得不加以糾正也。夢九當勸予勿與無聊之人爭辯，予則謂我輩青年，並非官僚，自問並無失德，何能笑罵由他，故每有攻擊予者，必據理以取之也。晚赴巴黎國葬院附近開委員會，至十二鐘歸，一時就寢。

六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晴，熱甚。上午寫發李幼梅、周太玄、周道、李蔭儀各一函。胡少襄、汪此兩君來談少頃，去後，子柱來，約同赴一加咖啡店，與魏社主要分子張俊千、黎國材兩君晤談良久。渠等主張改良而反對革命，予謂革命本為不得已之手段，猶之醫者之施刀圭，然苟非癰疽，必不奏刀也。談至午刻，兩君約赴協和飯店用膳。午後赴里大略對岸，曾仲鳴，並參觀校內舊戰場。五鐘，該校歡迎張元培、王寵惠，予亦列席旁聽。

六月三十日 是日天晴，熱甚。上午接沈超君一函，內附介紹信四封；子柱來約同往唐錦柏君處，與吳從龍、唐運鴻等談良久。午赴歐洲旅館 Hotel Europe 王寵惠處，在座者有子柱及鄭毓秀、蔡元培、謝東發、曾仲鳴等。午後五時，中法大學開會歡迎各國代表。散會後，與蔡元培談移時，晚與子柱約鐘靈君

赴咖啡店，談至十一鐘歸寢。

養成外交人才之辦法：

- (甲) 特設外交養成所：教育有志外交之學子，其科目如下：(一) 國際公法，(二) 政治學
(三) 世界外交史，(四) 中國外交史(五) 萬國風俗史，(六) 跳舞，(七) 雄辯。
(乙) 特設海外宣傳部，訓練留習外交人才，其任務如下：(一) 散布本國對外之宣傳品，(二)
(三) 聯絡各國報界、政界人物，(三) 編印西文週報或月刊，(四) 參加國際公共團體，(五) 調查駐
在國對於本國之輿論。

七月六日 是日天晴。上午十點十分鐘，由里昂乘火車赴 Avignon，午後一點五十分鐘抵該處，下車晤廣東吳為霖君，同赴飯店用膳，並往公園散步移時，赴咖啡店談至六點五十分，復乘火車赴蒙北里野 Montpelier，晚十鐘抵該處，周太玄及其兄晚和來車站，接至渠寓居住，太玄昔在巴黎，與予相別時，尚未成婚，今則已有二子一女，且新考得學士，其成績殊可驚也。

七月七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幼棹一函，內附法郎二百及左舜生信一封，與太玄、晚和閑談良久。午後假寐移時，偕太玄、晚和赴植物園散步，並與太玄談予個人回國後主持言論之宗旨及創辦學校之計劃，太玄皆極以為然。晚返太玄寓，綴談國內時局，至晚二時始寢。是日接梁志尹一函。

七月八日 是日天晴。接張子柱一電，與太玄、晚和聚談終日，浙江沈慶熾亦在，所談皆無關重要之事，不過聊以消夏而已。

太玄稱予提倡國家主義。宜注意兩點，一為自衛觀念，一為仗義思想，前者為正當防衛，後者所以使國人立其仗義之思想，進而促進世界和平，其意與予甚相合也。

七月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魏時珍一函，偕太玄赴公園觀孔德摩刺像，因此城為其出生地，故居

民特刻像以紀念之也。又有戰死者紀念坊，亦甚美麗可觀。午後接幼梅寄來二百法郎，赴郵局取款後，往商店購小兒玩具以送太玄諸孩。晚乘七點十分鐘車返巴黎，是夜宿於車上。

七月十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往巴黎，訪醫生求診病。午後赴幼梅處，均同在輪船公司買三等艙位，共需二千八百法郎，該公司對中國學生減低百分之廿五，尚需二千一百法郎，在吾輩所耗亦多矣！旋回寓收拾行李，晚訪唐哲安君不遇，散步移時，回寓就寢。

予每作長途旅行必先得病，幾成慣例，此次又復如是，寸心殊為惴惴不安也。

七月二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哥倫布第一分組開談話會。午後赴巴黎開法各國體代表大會，到者卅八團體，由予主席，共產黨人提議先修改章程，變更宗旨，改內除國賦，外抗強權二語為打倒軍閥，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予與其他團體，則主張維持原有宗旨，照章改選職員，表決之後，可否同數，應由予取決，共產黨人不服，遲無結果而散。晚赴國葬院附近開委員會談，至十二鐘歸，一鐘寢。

七月二十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黃冠君一函。午後偕張子柱赴 *Soanaix* 訪鄭毓秀不遇，往巴黎乃得見之，告以予將歸國，擬在渠寓開中國學藝社友會，鄭極贊成，並勸予歸國宜稍休息。又述孫逸仙之家事良久。晚赴巴黎訪幼梅不遇，因往夢九處，談至十一鐘歸，十二鐘寢。

七月二十六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巴黎英國領事館簽字歸，寫發王宏實，曹煥之快信各一封。午後偕夢九及陳登恪、張子柱、梁志尹、胡國偉、胡瑞樂、胡瑞剛、閻達等赴 *SOBRIE* 與鄭毓秀、王龍惠等會商中華學藝社事，除夢九、登恪外，餘皆由于介紹新加入者，旋推定鄭、王為募捐隊長，曹仲鳴為支隊長，張子柱為參謀，至七時散會。晚赴巴黎開委員會，至十二鐘歸寢。

七月二十七日 是日天晴。上午九時赴車站對面飯店開黨員大會，由張子柱主席，請幼梅、夢九、陳兆琛及予先後演說。予感於諸同志之熱忱及國內時局之艱難，登臺時不禁痛哭失聲，座中有感動流涕者，

旋拭淚演說新革命黨之精神及其黨員應有之修養，約一小時。午間諸同志為予等級別，議會多殷殷屬望之詞，予亦誠懇答謝，並加勸勉，五時半散會。七時赴巴黎車站用膳，八時借幼梅、夢九乘車啓行。

七月二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十時，抵蒙北里野，下車後，覓定旅館，借幼梅、夢九再訪太玄，聚談竟日。太玄自述來法之成績，為考得一張國家學士文憑，譯成科學專書四五部，生有二男一女，處境甚艱而毫無戚容，近日少年之有修養者，殆當推之為第一，予既甚佩之，且彌自愧也。

七月三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十時，由蒙北里野乘火車至 Falascon 換車赴馬賽，下車後，覓定旅館 Hotel de Paris，通羅元叔君亦在，因同出外，購買食品。晚回寓，沐浴後，寫發曾仲鳴、劉厚、吳為霖、翟俊千、王亮晴、鄭毓秀、謝東發各一片；接張子柱一函；寫覆子柱一函。是日上午在蒙北里野未起身時，寫發胡國偉、張子柱、梁志尹等一函。

七月三十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赴輪船公司碼頭交行李上船。午後四時借幼梅、夢九、元叔登 *Amstère* - *Lebon* 船，啓程東行，予來時所乘亦係此船，惟當時所坐係四等艙位，室內空氣閉塞不能居，終日皆在船頭，不免風雨之苦，今則居三等艙位，室內有自來水及風扇等，舒適多矣。馬賽飯食較巴黎為佳，有魚湯者 *Portage de Poison* 尤為鮮美，頗似川菜，予等連食兩次，猶未盡興也。

八月二日 是日天晴。船行地中海如履平地，並無風浪，誠幸事也。舟中閱十七年前（一九〇六年）同盟會在東京出版之民報第六期中載有章太炎出獄赴日之演說，及汪精衛、胡漢民等取票任公之論文，覺其時民氣激之或！殊非今日青年所及，辯論亦頗有價值，推翻新清，建設民國，卒達目的，豈偶然哉！

八月三日 是日天晴。舟中閱孫中山先生十講一冊，予於孫氏所主張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為尚有大妥之處，然其屢敗屢戰不屈不撓之精神，則始終景仰之而認為青年所當效法耳。

八月六日 是日天晴熱甚。閱柳子厚文集一冊，覺其文奇峭多精義，封建論一篇，不惟反對諸侯世襲

之制，實已隱含反對君主世襲之意，其論封建之由來，尤多與盧梭民約論相合，生於專制時代而有此思想，不可謂非奇論矣。

八月七日 是日天晴甚。閱柳子厚文集一冊，覺世人每以韓柳並稱，實則大相背馳，子厚喜浮闊而昌黎開佛，子厚議論多伸張民權而昌黎則極端維護君權，此其根本不同之點也。子以為唐宋八家文之含有精義，惟子厚與王荆公二人耳。

八月八日 是日天晴甚，海行如故。閱柳子厚文集一冊，子少喜讀東坡之文，以其流暢易解，不若韓柳之峻峭難讀也。比閱子厚集，覺其文之精警，遠非蘇氏父子所及，東坡雖以疏澁條達勝，然其下筆，似較子厚為易，構思亦未若子厚之深也。

八月九日 是日天晴甚，舟行如故。閱柳子厚文集數十頁，其精心結構之作，除柳州山水遊記外，如封建論、駁復讐議、箕子碑、梓人傳、郭橐駝傳、捕蛇者傳，皆具有最高之政治理想，非徒以文名者所能及也。子厚傳世之文，大半作於貶所，窮而後工，其信然歟！

八月十一日 是日天晴。舟入印度洋，熱稍減而浪大作，船身搖盪殊甚，幾致嘔吐，幸隨身攜有檸檬 Citron，食之可以止嘔，亦海行不可少之物也。予五次航海，惟民國七年夏由日本歸國時，曾暈船嘔吐一次，然其風浪尚不若此次之大也。

八月十七日 是日天晴。上午八時抵 Colombo，九時偕幼梅、夢九、孫元叔等上岸，雇一汽車往遊公園並參觀博物館。此地為錫蘭島，屬於印度，昔唐玄奘法師曾到此取經，以吾人今日乘輪船海行尚不免感困苦，則玄奘當日西遊之難更可想矣。旋往一法國餐館用膳，有一印度菜，頗類中國飲食，晚十二時，船後開行。

八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晴。午後六時抵新加坡，偕幼梅、夢九、元叔等登岸，特鄭振文君介紹信。

乃兄則光（馬車路十六號郵局發酒莊），晤談移時，鄭君邀予等赴歡樂園中國飯館用膳，大半皆係海菜，唯專省飯食味稍淡耳。晚九時回船，鄭君送予等登舟，復談良久始去，其殷勤誠可感也。

八月二十日 是日天晴甚。上午閱張江陵書牘一冊，午後二時抵西貢，登岸與同船諸人合照一影，往郵局寫發票志尹、李不羣各一片，旋往公園散步，至六鐘回船用膳。

八月二十九日 是日天晴。上午四時開船，予八時起床用膳後，閱張江陵書牘一冊，午後復閱完一冊，取其書牘之詞意兼美，反覆誦讀，覺此公真曠世罕見之大政治家也。使今日而有此人，則國難安足平乎？旋復取唐詩三百首誦讀十餘頁，精神為之一爽，終日手不釋卷，益感讀書之樂。

九月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六時抵香港，八時黃冕君乘小舟來迎予等登岸，先赴渠寓大東旅館小憩，旋往蘇杭街成記號訪譚伯揚，廣東銀行訪朱任庵，俱不遇，因赴一酒樓用膳，未幾，譚君即來，晤談一小時。午後復赴黃君寓，用電話約朱君來談移時，買食品教事回船，五時半復開行。

九月三日 是日天晴。船行如故，仍誦唐詩消遣，並與同船諸友閒談度日。

是日午後詩興忽發，逸賦詩數首：（一）舟中奉酬侯保三先生。（二）過臺灣海峽見日本艦隊。（三）初入閩門感賦。（四）海寇吟。前三首皆七律，後一首為七古，同船有粵生數人見之，大為感服，立索抄去。

九月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八時舟抵吳淞，因候潮不能進港，停泊至午後二時，始開抵黃浦碼頭，與幼樁、元叔等運行至登岸，至三馬路大新街玉淵菴館，步九則乘車先往訪左舜生，約其來寓，同赴小花園都益處川菜館，聚餐縱談，至十一時始回寓寢。

江浙戰事，已於前日發生，在兩湖地方交鋒。

九月五日 是日天晴。氣候之熱，不減紅海，殊出人意料之外。上午檢點行李，元叔之友何奎垣君來

談移時。午後借幼梅運行李至靜安寺路民厚北里一千六百一十六號左舜生寓，與陳啓天君同室，涂九衡、楊效春兩君亦在此，皆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也。彼此縱談至晚十二時寢。舜生出示張真如自京來片二張。

九月六日 是日天晴熱甚。上午黃仲緣、謝循初兩君先後來晤，談少頃，借舜生赴中華書局，訪其總經理陸費逵及編輯所長戴某，商辦青年週報內容。渠等以戰事發生，意欲緩辦，予未置可否，惟將所擬內容交其閱看而已。午後借九衡赴中華學藝社訪鄭心南君，心南邀至一間茶館聚飲，並介紹譚何公政、范壽康等。晚赴新聞報訪郭步陶、李浩然，談移時。

九月八日 是日天晴熱甚。上午借幼梅往寶隆路中法通惠工商學校何魯君處訪羅元叔，旋同赴都益處用膳，午後回寓，假寐移時，幼梅偕謝循初赴武昌，就師範大學教授職，予借舜生赴先施公司購被蓋面予等物。晚仍與諸友閒談，至十鐘寢。

九月九日 是日天晴熱甚。上午寫發李幼梅、余景陶各一函。午後赴夢九處候郭步陶未至，與夢九商量辦救國週報，並往嵩山路尋救國日報舊址，至則見已改為一理髮店，不禁感慨係之。時天忽大雨，因與夢九赴一茶館飲冰，至六時半赴都益處。應曹四勿約，與羅元叔聚飲，至十時歸。是日接胡國偉君一函。

九月十日 是日天氣忽晴忽雨，悶鬱不堪。上午羅元叔、安恭根先後來談移時，去後，起草醒獅週報條例數則，因夢九等覺救國二字太悲觀；予故易為醒獅也。午後補作日記。

九月十一日 是日天氣陰雨。上午赴銘德里訪謝惠生、曹四勿不遇，草擬發起醒獅週報理由書。午後假寐移時，寫致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及其總編輯戴懋哉共一函，因舜生言該局擬翻前約，不復聘予主編週報也。旋用複寫紙抄寫醒獅週報條例及理由書一份，寄武昌師範大學李幼梅、余景陶、方東美、謝循初等徵求同意。晚復與舜生等商議辦報計劃，至十二鐘寢。是日接李幼梅途中一函。

九月十二日 是日陰雨。上午寫發鄭則光、朱任荃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郭步陶來談良久。晚涂九

衡來，以辦週報事商之，渠亦欣然贊成，願為發起人之一。予擬約足十人，每月每人任經費五元，撰稿件四千字便決意出版，獨立發言，批評時局，以期有補於國事也。

九月十三日 是日陰雨。依舊曆為中秋節日，學生等得休息一日，不赴書局，終日在寓縱談過去未來之事。晚約黃仲蘇、涂九衡來，同聚飲，十鐘客去，復與學生，啓天等商辦中國社會學院事，至十二鐘寢。予決意在滬先辦週報，次辦學校，要以鼓吹愛國，製造人才為主也。

九月十四日 是日陰雨。上午閱滬報十餘份。午後與學生封發余家菊、蘇甲榮、羅卓則、趙壽人及其他少年中國學會會友十餘函，內附醒獅週報條例各一份，徵求同意。午後腹忽微痛，偃臥移時，郭步陶來談良久。渠亦贊成創辦醒獅週報，願為發起人之一，並擔任編國內新聞，其熱心殊難得也。

九月十五日 是日上午，寫發黃冕一函，戴懋哉、陸費逵共一函。午後假寐移時，赴華國月刊社購錄刊十二冊，其中載有予在巴黎寄妹書，章太炎先生曾為改易數字而加以贊語，稱為詞事悲壯，有習墨齒、鮑明遠風，可以風世云。旋往謁太炎先生，談時局良久，並以醒獅週報條例徵先生同意，請其代署封面。晚歸與學生商辦學校事，至十二鐘寢。

是日接段震寰寄來通信錄十五份，章程三十份。

九月廿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閱滬報數份。午後假寐移時，偕夢九赴程繼祖君處，與渠及蔣弼莊君商議發起國防同志會事，旋約兩君來寓晚餐，夢九親自治饌款之。接李幼樺一函，言渠與余景陶皆贊成醒獅週報，願加入為基本社員；又接太玄一函，寄來稿件三篇。

九月二十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閱滬報數份。午後假寐移時，張東蓀、俞頌華兩君來談移時。白情來，述其在美之活動及歸國之旨趣，意在利用舊勢力以圖建設，予與學生皆力駁之，白情恍然如有所失。晚相與縱談至十一鐘，郭虞寒來談，少頃即去。接趙壽人一片，願加入週報，是日接胡國偉一函附通告三張，

周道一函附告一紙，法國轉來內子及新聞報各一函。

九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作統聯一首弔周道之母，草致章太炎先生一函，又致國內某名流一函，請其為醒獅週報撰稿，午後假寐移時，借舟生住貝勒路湖安里民智印刷公司，交涉印週刊，旋往報關行，問取行李事；又赴望平街刻圖章。晚歸湖邊報至十鐘寢。自歸國以來，受時局之影響及生活之不安定，精神頗覺疲憊，特以壯心未已，夙志猶存，不得不勉力奮鬥耳。

九月二十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羅季則，季幼梅各一函，革國防同志會錄起一首。午後假寐移時，程繼祖君來訪良久，以其所著法國鐵甲炮車之大小數十戰一書，託予代向書局交涉出版，予擬作為國防叢書之一，因近來軍官多不讀書，毫無學識，欲以此等書供給少年軍官之有志者，俾增長其智識耳。

九月二十九日，是日天晴。上午作醒獅歌一首，寫家信移時，黃界民來訪，因請其代書統聯一副。午後接十姪憲恣一函，言一兄擬為內子兌路費到滬，手足之情，令人可感，旋往郵政總局買五十元匯票一張，封寄內子，又發一兄一函，致內子一電，五鐘往訪章太炎，談時局良久，請書醒獅週報四字而歸。晚閱報至十鐘寢。

九月三十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發陳蓋民、羅元叔、蔣弼莊、程繼祖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接羅季則、鄭心南各一函，赴商務印書館訪心南，適渠已赴學藝社，乃往學藝社，晤心南及何公效、林駿諸友，商議發起國慶講演會事，學藝社心南及周昌壽等不願加入，獨公效、林駿特表贊成。晚赴澡堂沐浴訖，訪張季鸞君談移時。

周道君留法學航空，其母逝世，舟喪回國，予贈以統聯云：「三湘自古產英雄，看郎若御風而行，鷗幾直上九千里；七澤於今著賢淑，知萬人含笑以歿，懿德遠垂一萬年。」

十月一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羅季則一片，回壽昌一函；寫發季則，壽昌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草

醒獅週報出版宣言未完，晚偕舜生、啓天赴永安公司天韻樓，與何公政君約會商議國慶日演講事，決定公開講演，如無會場或受巡捕房干涉，則改由發起之各團體分子集會談話。

十月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一兄及李訪人各一函，請草醒獅週報出版宣言。午後假寐移時，草完醒獅週報宣言，接謝扶雅君一函，寄來王希天小史一冊。晚與舜生、夢九閒談至十一鐘寢。

予此次與諸友創辦週報，重在喚起國民之自覺心與恢復國民之自信心，以對外為目的，對內為手段，此與他報不同之點也。

十月三日 是日天雨。上午閱滬報數份，接鄭心南一函。午後假寐移時，赴商務印書館訪心南，渠擬薦予擔任大夏大學教授，又介紹東方雜誌編輯智修君晤談移時，同往國聞通信社訪胡政之，談國內新聞界之腐敗情形良久。晚歸與夢九、啓天置酒為舜生賀壽，白情亦來，談至十一鐘始去。

十月四日 是日天晴。上午為新聞報起草「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文一篇未完，午後假寐移時，續草論文畢，約四千字，晚赴新聞報訪李浩然君，談時局問題良久，十鐘回寓，十一鐘寢。

予論中心人物之條件有四：（一）有一定之主義。（二）有一定之主張。（三）有具體之計劃。（四）有實行之手腕。其屬於精神者，亦有四條件：（一）有闊大之胸襟。（二）有寬宏之度量；（三）有犧牲之精神。（四）有勞苦之習慣。

十月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蔡紹文君來訪，渠為國民黨人，予因縱論國民黨方略之失當，相與辯論良久。午後假寐移時，紹文邀予與夢九往參觀廣華公學，內容整潔，為普通學校所不及，學生書法成績之佳，亦他校所罕見，粵人辦事之精神，誠不減於西人也。旋往日本內山書店購政治學、國家學、國家論、善之研究各一冊。晚赴天韻樓與何公政等會議國慶講演事，旋往湘益公訪周道君。

十月十日 是日天陰。上午八點半偕舜生、夢九、啓天、周道、程鵬等赴大夏大學開國慶紀念會，周

君講演「列強航空勢力與中國國防問題」，程君講演「歐戰後法國陸軍之進步」，夢九講演「革命的進化與中國將來」，予講演「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比較」，夢九與程君演說最佳，予因未嘗預備，殊欠條理，不免自愧。午後回寓，假寐移時，越毒人自安徽來，談至晚十時始去。

十月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常必誠君來談移時，去後，閱政治學書數十頁。午後假寐移時，赴大夏大學講政治一小時。予生平未嘗教書，此次實為初試，自覺年來學問無進，忝為人師，未免內慚，歸途與夢九談及，不覺汗下。孟子所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凡良知未泯之人，當知此言之不謬也。

十月十八日 是日天晴。上午寫蔣胡國偉、李不建各一函，閱滬報數份。午後假寐移時，草「論日本對華干涉事實商報畏壘君」一文未完，因日本各團體開會，致書我國反直派各領袖激勵作戰，商報記者從而感謝之，予殊不以為然，蓋一國內事，絕不容外人置喙也。晚與舜生諸友閒談，至十鐘就寢。

十月二十七日 是日天晴。上午閱政治學書數十頁。午後假寐移時，赴大夏大學授課一小時，與學生談話半小時，晚歸與舜生等閒談至九鐘，編駢獅週報至十一鐘寢。

予自國慶日在新聞報上發表「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一文後，共產黨人紛紛為文在民國日報駁予，然該黨中人亦有承認予文有八分真理者，而國民黨則多表贊成，該報言論自相矛盾，惟有付之一笑耳。

十一月二日 是日天晴。上午閱報數份，赴一品香賀溫晉城結婚，溫君為留日學生救國團同志，故予與夢九、宏貴、季則皆往賀之。午後二時，赴天韻樓，與舜生、夢九、陳啓天、羅季則、何公敢、陸孟武、涂九衡、郭步陶、趙毒人、黃紹蘭等開駢獅週報社第一次社員會議，選舉職員，籌議經費，衆推予任總編輯，旋偕季則往遠東通訊社訪莫如德君。晚訪一兄不遇，十鐘歸寢。

十一月二十日 是日天陰。上午接鄭心南一函，赴銘德里訪謝惠生不遇，乃往英利愛路訪孫中山，旋回寓，寫發鄭心南、曹慕管各一函，午後假寐移時，赴大夏大學聽汪精衛演說。晚接曹四勿廣州一函。

（按先生自訂年譜云：「是年冬，孫中山先生北上過滬，予曾謁之莫利愛路，勸其中止聯俄容共，中山固執已見，予亦當仁不讓，辯論久之，不歡而散：先是予在法發覺共產黨之陰謀，載於一九二三年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案，曾以語王寵惠、蔡元培、鄭毓秀等，囑其轉告中山，王等皆不以為意，適謝持之婿曾任遠由德返國過法，予乃囑其歸告謝持，謝持聞而大憤，遂邀張繼赴粵告密，不意反遭中山申斥，謝回滬，辦護黨特刊，對於容共力持異議。及予歸國，乃約定內外夾攻，予與中山晤面，亦由謝介紹也。」——編者）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是日天晴。上午聞報移時，偕舜生、啓天、夢九赴一枝香飯店，應南洋中學教習湯濟滄君招識，在座有郭步陶及該校校長王培蘇，商報主筆陳布雷、潘公展等。午後二時偕啓天赴美麗川菜館，會涂九衡並晤阮介藩君；旋回寓與夢九、舜生商議移時。六鐘赴消閒別墅，與孤軍雜誌社何公敢等廿餘人會議時局。予提議組織上海各團體聯合會，衆贊成，並推予與公敢等七人為臨時委員。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是日天晴。上午接張子柱等來通告一紙，言王建陌君在巴黎因試驗手槍誤傷斃命，為之感嘆不已。此君與予曾共患難，乃吾川青年之秀也。旋草對於時局之意見書一通。午後假寐移時，編發第八期週報稿件，離季則來，約同舜生赴孤軍雜誌社會議，至十二鐘歸寢。

十二月一日 上午接新聞報汪伯奇君一函，囑為該報元旦增刊撰稿。又接黃冕廣州一函，寄來短評一篇。午後閱政治學十餘頁，赴大夏大學授課二小時。晚與舜生等商週報事，至十鐘寢。

醒獅週報出版不及兩月，已銷二千餘份，足見吾輩之主張，尚為國人所贊許，今後益當自勉也。

丁亥日記

民國三十六年
南 京

四月九日 上午十時，入南京中央醫院第二病舍特等室，內子若南同來就診，院長姚克方，副院長王民三，主治醫生楊景燧，助手鄧發基、胡康寧，循例先驗溫度脈搏及大小便血色素等，溫度脈搏正常，大便內略有蛔蟲，但未發現吸血蟲，小便亦無異狀，惟血色素則低至百分之三十四，未免令人驚心。憶民國二十八年秋，養病昆明，經醫檢驗血色素為百分之五十，予已為之動魄，曾賦詩云：「帷環四國竟如何，垂老依然歎斧柯；心血祇今餘幾許？願將滴滴灑山河。」今時越八年，山河無恙，國土重光，而予之心血所耗又多矣。昔在民國十三年，予主編醒獅週報，偶嬰小疾，亦嘗有絕詩一首云：「書生報國無他道，祇把毛錐當寶刀；心血未完終欲嘔，病中握筆敢辭勞。」回首前塵，頓運廿載，二豎相侵，一事無成，病中思之，不覺潸然！

四月十日 上午十時，鄧大夫發基來，為予取胃液，先以橡皮管由鼻孔轉入喉內，極難受，旋改由喉入胃，每十五分鐘吸取胃液一次，凡八次而後止。昨晚若南因醫院人聲嘈雜，一夜未獲安眠，今日特屬其回家就寢。

四月十一日 上午十時，楊大夫景燧來，為予取骨髓，先就胸部施以局部麻醉藥水，然後以針，刺入胸骨，吸取骨髓少許，取時並不覺痛，惟當「敲骨取髓」之時，錐刺鏗然有聲，胸中不免震動，取後乃覺微痛，服止痛藥一片，亦漸平復。楊大夫留英學醫歷十一年，近始歸國，其手術頗高明，為之助及臨床見習者約七八人，內子若南及舍弟錫書均不敢正視，醫生亦不允許親人在側，予則處之泰然。因欲根究血之原因，不能不多方考慮。予患貧血已十餘年，昔在昆明，范秉哲博士為予診治，即疑其原因為（一）腸內有吸血蟲；（二）造血機構有損壞。然迄未能證實，故不能再澈底檢查也。是日醫生開始打針，一為予

所自購之美國肝精針 Solution Liver Extract Crude Lilly。一為院中所有之維他命 B C 合用針。前者每次四 C C，後者每次兩 C C。

四月十二日，上午十時，牙科醫生來檢查，認為予齒甚壞，應拔者多，現值貧血，故宜從緩，免流血過多也。下午若南、錫書、憲斌、暨段慎修同志均未視予，故甚久，醫乃照常打針，因兩日無大便，服少許瀉藥之瀉藥，午後大便乃通。

四月十三日 晨起，補作遊桃林七律一首，因入院之前一日，曾偕內子暨天樞、東巖等遊桃林花已半殘，不無感慨也！詩云：「兩年始一作春遊，病覺深春似暮秋，滿地落花紅若錦，無珠猶樹白雲頭；韶光冉冉催人老，荒塚累累入眼稠，暹過孝陵瞻石馬，夕陽斜照牧之愁。」十時啓天偕燕生來訪，未幾，叔明偕李印農來訪，各談移時。午後試兒偕克永來談兩小時，汪最近偕記者團赴陝北視察收復後之延安，為予述所見實況及所得感想甚詳，予亦樂聽不倦；汪君乃青年同志中之有志氣有希望者也。是日張石嶠由上海派人送來予所托購之美國時母素，其中所含維他命甚多，乃醫生所指定應服之藥也。若南上午來院抽血，午後仍回室安寢，予觀其心神不寧，仍有病象，甚為憂之，與談良久，追述往事，深頗傷感，予亦不禁為之淚下，倘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者歟。果爾，亦足證予之衰矣。

四月十四日 晨，錫書交來若南函，云今日擬不來院，勸予謝客養神，其言甚誠懇，予讀之惘然，當覆一函云：「予非不欲謝客，奈環境有所不許何！」十時，子柱、景陶來談良久。午後三時，叔明來談。四時，劉天樞君來省予病，並以代覆函件請予簽署，此君誠篤君子也。五時，張岳軍來訪，商共同施政綱領發表方式，擬先以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三黨聯合公告出之，再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正式通過。若南接予函後，仍後來視，因有客在座，竟未交一語而去，甚矣為政治家妻者之苦也。傍晚，東巖來談移時，致啓天一函，幼樞一電，托代交發。

四月十五日 晨九時，舜生、啓天、景陶、叔明、子柱、建成諸友來視予病，並商參加政府事。午後莫柳忱過訪，夏濤聲，王師曾先後來談良久。若南借一樓來，旋送嫂還寓，復來伴坐，留宿院中，聞哭聲徹夜未眠，其神經衰弱至此，殊可慮也。是晚，中央日報記者陸經君來訪，其人記錄謹慎，文筆流暢，約於床前談一刻鐘。

四月十六日 晨，楊景壇大夫集內科醫生十餘人，研究予之病源與病情，頗疑貧血與牙齒有關，乃加服治牙藥片，並用藥水洗牙。十時，啓天來談。十一時，澄平來談。午後宋樹人來談，以近作一首示之。青承烈來談少頃。錫書送來蔣主席請柬，憲法備來，旋至六時始去。晚八時，出院返寓，與舜生、啓天、景陶晤談。九時半，備赴蔣邸，與蔣先生暨張君勳共同簽署施政綱領，蔣代表國民黨，張代表民社黨，予代表青年黨，此外社會賢達莫德惠、王雲五亦同署名綱領，共十二條，乃經三黨協議者，定名為「新政府之施政方針」，原文如下：

國民政府為實施憲政民主，自政治協商會議以來，即決定改組政府，延攬中國國民黨以外各黨派人士及社會賢達共同參加，經一年餘之不斷努力，茲已詢謀僉同，可即完成改組之程序。關於改組後政府之施政方針，亦經與各方詳加商討，並經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國民黨常會分別通過，參加商討之社會賢達亦表贊同。此項施政方針，將為改組後國民政府所共同遵守。茲特公告其內容如左：

第一、改組後之國民政府，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之準繩，由參加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共同負責，完成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

第二、以一政治民主化」及「軍隊國家化」之原則，為各黨派合作之基礎。在此共同認識之下，力謀政治上之進步與國家之安定。

第三、為促進世界和平維護聯合國憲章起見，中國外交政策，應對各邦一律平等親善，無所偏倚。

第四、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為基本方針。只須中共願意和平，鐵路交通完全恢復，政府即以政治方

法謀取國內之和平統一。

第五、根據憲法規定之精神，提前試行行政院員責制。行政院應依國府委員會之法策，負執行之全責，符合於有權有責之原則。立法院之職權應同樣尊重，行政當局遇有提案，應出席立法院說明，以保行政與立法之聯繫。

第六、行憲以前行政院院長之人選，國民政府主席在提出任用時，應先徵求各黨之同意。

第七、對於各省行政，應本軍民分治與因地制宜之原則，在法制上與人事上均作澈底之檢討改革，使各省政府能充分發揮其效能。

第八、凡因訓政需要而頒設之法制與機關，在國民政府改組後，應予廢止或裁撤。

第九、澈底整理稅制及財政，簡化稽征手續，減少賦稅種類及附加稅，以減輕人民負擔。

第十、嚴格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嚴禁非法之逮捕與干涉，其因維持社會秩序避免緊急危難而必須予以限制者，其法律應由國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之。

第十一、今後所有舉辦之外債，應指定專款為穩定並改善人民生活及生產建設之用。

第十二、各省市縣之參議會，或臨時參議會儘量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共同參加，各省地方政府亦應本惟才惟賢之旨，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

簽著後，略商改組事宜，復與左陳余諸兄返寓，談少頃，錫書送予回醫院，時已十一時矣。

四月十七日 晨九時，子柱、東巖、伯倫來談移時，去後，予乃補閱旬日內報紙，擇其中重要者囑侍者剪存，十一時子柱因事復來，建成與潘再中同來，談少頃。午後三時，若南、錫書送藥品食物來，若南神態似稍安詳，為之喜慰。五時子柱再來。六時，東巖再來。關於參加行政院之人事安排，須再開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東巖詢予能否赴滬，予告以表病至此，尚欲稍留殘喘，以事著作，不能再以生命為兒戲，且予向無獨裁之意，青年黨亦無獨裁之制，一切付諸公決，予個人並無成見，渠亦表示諒解。

四月十八日 晨八時，醫生驗子血壓為112度，較進院時之100度，已增八度，為之一喜。九時，文官處職員江聖壇、蔣承華兩君來謁。十時，湯聲、軒曾、東巖、伯倫、建威先後來談。十一時，鄭海濱先生來訪，談一小時。午後二時，舜生、景陶、子柱、東巖來談。三時，劉慶霖來訪；夏爾康亦來，談約二小時。若南送食物來，仍未獲談而去。從事政治運動者，幾無家庭生活可言，宜乎外國女子之不喜嫁政治家也。晚八時，唐子晉來談，子柱、建成後來，各談移時而去。子晉與子同住醫院，孫炳柱過，而子尚未往視之，未免有疏禮節，日內決往回拜。是日，蔣先生以國府主席名義，發表子與啓天、景陶、曾之等為國府委員，子從事救國運動三十餘年，始終為一布衣，未嘗一度從政，此次出山，積極方面在促成政治形態之變更與政治方面之轉移，質言之，即一黨專政之結束與民主憲政之實施是也；消極方面在免中敵黨之計而啓友黨之疑，轉自前歲返滬以來，力主維持大局，以為國家不堪再亂，外戰之後繼以內戰，猶如貧血之人繼以敗血，勢非死亡不可，故在政治協商會議頻倡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力勸各黨相忍為國，頗為聽命異族國家之黨派所忌，遂為中傷，無微不至，甚至子回鄉安葬前妻，亦加以惡意揣測，其中最險毒者，即謂子已失去黨之領導權，雖欲出而不能，子若果然不出，豈非適中其計。次則左黨方面，對子主張堅定，態度鮮明，頗致贊譽，殷望合作，嚶鳴之求，倘無以應，將啓其疑，得違多功，豈宜孤立？子所以毅然決然於此虛名，其用意非若世俗所揣測者之淺薄也。憶王荆公詩云：「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那得知。」子填詞詩亦有句云：「室有紅顏身可隱，胸如碧海識難知。」又舊作曾有五律一首云：「平生江海客，魚鳥解相親，北望思存漢，東瞻恥帝秦；運之方磐石，尼父漫傷麟，去去懷忠憤，時危一獻身。」政治家以主張為進退，以政見為離合，其行動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何所用其運變哉？易曰：「知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子雖不敢希聖，然於出處大節，固已思之至極矣。

四月十九日 晨九時，若南來為子洗足，其情可感。錫書送來函電一束，其中有英國劍橋大學賀子等任府委電，外人對於中國政治形態之改變，其注意力之強與其消息之靈，洵令人驚且佩也。十時，復曾之、泗

英各一電，叔明一電。十一時，曾小魯來談。十二時，湯聲來談，寫致啓天、燕生各一函，慎修、師曾各一函，叔明、泗英各一函，托其帶遞。午後三時，劉慶蘇來談。若南、錫書、憲斌偕來，感謂予氣色較前轉好。未幾，東巖、建成、先後來談，子柱偕林溫伯林友松昆仲來，溫伯曾任廣東省議長，亦嶺南方面代表人物也。醫生見予會客太多，於養病不宜，特寫一字條代為謝客，然仍不能阻客之來，甚矣謝客之難也！

四月二十日 晨起，入盥漱室，微覺頭暈，遂乃臥床休息。九時，啓天、泗英、伯倫、東巖、先後來談。錫書交來若南一函云，本日不擬來視，因知客多，即來亦不克談也。午後三時，叔明來談。四時，師曾、澄平、連波來談良久。憲斌來視予病，客去後，從六時談至九時，竟未用晚餐，忍饑靜聽乃翁之言，聞有疑問，予為解答，聆之欣然，孺子誠可教也。

四月廿一日 上午泗英、師曾先後來談，泗英以和予遊桃林詩見示，其詩較少作更工整。午後一時，劉慶蘇來言，蔣先生已徇青年民社兩黨之請，於國防最高會議最後一次會議，將國府組織法第十五條「主席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一條完全刪去，又第一條加一語，明白規定為「由訓政到憲政之過渡時期」，似此吾人參加政府乃更心安理得。轉國府組織法事前並未交青民兩黨閱過，遽爾發表，未免疏忽。既由三黨合組，則主席不能祇對一黨負責，此乃事理所當然。蔣先生通達明白，故立將第十五條刪去；否則吾人殊不便就職也。二時，東巖來談。三時，子柱來談。四時，叔明來談。七時，啓天來談。皆涉及政要人選問題，予實不便有所偏袒。若南見予雖居病院而仍為賓客所矚，心滋不悅，乃以醫生之言轉告諸友，勸勿多談，渠等亦尚能體諒，皆坐未幾即去。醫生原定明日為予輸血，因二十三日國府成立，予須參加，故將請其延緩數日再行輸血。

四月二十二日 上午十時，吳禮卿、曾小魯來訪。十一時，啓天、子柱偕雷修襄來談，雷促提行政院人選名單，予告以俟今晚青年黨中央常務會議決定，當去後，陳張留談良久。予寫致中常會一函，言因病不能出席。特提出參政名單一紙，其中共舉十二人，由中常會決議一人。轉吾人參加行政院者計共四人，兩人

管部，兩人為政務委員，中全會已選出者為予及左舜生、李璜、陳啓天、余家菊、何魯之、常乃惠七人，予與陳余何四人參加國府，左李常三人參加政院，左李分享經濟農林兩部，常任政委，尚缺一名須待補充。以明為中全會所選之第八名，循例應由渠遞補，第以得票太少，有人持異議，多主中常會另選，予非獨裁領袖，自當從多數意，惟盼同志稍存禮義之風，勿染爭奪之習。十九日親筆寫致煥修、師曾兩同志書云：「吾人為保持黨之令譽及政治生命計，甚望兩兄於此旬日之內，特別努力黨內團結工作，庶免演內訌之悲劇，貽中外以笑柄。弟認為政治家當以風度為第一，此次所以不力爭院者，即在示同志以模範。所謂進退出處，磊落光明，榮辱得失，處之泰然，乃躬行實踐，非虛語也。」徵聞友邦使者曾向蔣主席進言，改組政府時，能將五院讓出兩院由在野黨充任，則彼邦人士必覺中國政治更民主化而樂於以財力相助。蔣亦甚以為然，派人示意張君勱，張謝不出，其事遂寢。其實青年黨有二十四年之歷史，人數多於民社黨，力量大於民社黨，出長一院，自甚合理。證以十八日蔣主席對新聞記者談話，謂五院院長將來由其他政黨或社會賢達出任時，則國民黨之席次自可減少，益證其具有可能性。蓋國民黨以十七席對在野者之十二席，亦自覺於理有未安也。惟予以為強求有傷風度，殊非大政治家所宜。予向來祇有事業心而無權利心，有責任感而無權勢感，此次出山，純為行憲，心目中祇有義務，並無權利，何必斷斷於一院之爭？當觀各國政黨領袖，每當大選之時，縱屬極少數黨，亦當自立為總統候選人。予雖不慕元首之虛榮，然若果得多數信任，而為時勢所需，健康所許，則一度出組責任內閣，亦未嘗無此自信。普通一院，得之非榮，失之非辱，何必強求，轉遭人嫉。且使當軸對其黨中諸元老難以安排，亦非吾人愛護國家元首之志。故同志雖有仍主力爭者，予則以不爭為上策，不惟作同志之楷模，亦欲示友黨以風度也。予昔嘗有詠史詩一絕云：「慘淡風雲各有人，入宮笑看掌屠鞞，奇才自古如孤竹，突起于宵豈作薪。」古人謂：「女無美惡人言見妬；士無賢不肖，人朝見嫉。」吾輩初入朝者，祇能以「同寅協恭」「通力合作」為主，豈宜驟進以自取辱哉？是院中常會開至深夜，諸同志並未強予出席，蓋亦體諒予之病體難支也。

四月廿三日 晨八時，丹生、啓天、謙冲同以汽車來迎于返寓，會商行政院人選提名事，經一小時之討論，決定先提左李常三人，左李掌部，常為政委。十時，他啓天、景陶赴國府參加成立典禮，並出席第一次國務會議。荆先生主席，首宣告成立，繼報告三黨協議之施政方針，旋討論會議規程，最後由行政院長張羣提出各部會人選，主席徵詢衆意，咸無異議通過。討論會議規程時，予與啓天、景陶皆曾發言，予主張會議定名為「國務會議」，以別於行政院之「政務會議」。主席以予議付討論，亦獲全體贊成。十一時許散會，返寓休息用膳。午後二時，若南、錫書伴予回院。此次楊大夫景煙、鄧大夫發基均不贊成予離院赴會，因極度貧血必須極端休息，身體一有動作，紅血球必多損耗，殊非養病之道。予固深信其言，顧念前日應蘇相勸之語，謂國府舉行成立典禮仍宜扶病出席，否則三黨合組政府，予以第二大黨領袖若不出席，將啓外人之疑慮而減少政府之重量，予覺其言甚是。予向抱獻身為國之旨，豈宜恆病軀而輕大典耶？故不顧醫生之勸，勉然扶病赴會，參加首次國務會議，精神尚能勉強支持，惟由府門達會場約數百步，頗覺氣喘，咳嗽甚烈，服止咳藥片稍安。午後回院，醫為診脈，尚無異狀，為之稍慰。晚八時，若南歸去。予取李義山詩集中，曩所圖點之七律全讀一遍，如聽仙樂，詩興觸發，未獲酣眠，時醒時寐，澈夜皆在吟咏中。昔李太白嘲杜工部詩云：「借問何因太瘦生，祇為從來作詩苦」。予亦頗有此況，朋友多不謂然。實則一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一，予既好而樂之，亦無所謂苦矣。是日接綏遠主席傅宜生賀電云：「欣聞榮膺府委，共襄國是，真民主之基石，開憲政之先河，引企動魄，遠中忭賀。」由其駐京辦事處譯就送來，宜生為予夙所敬愛，當即親筆一電覆之云：「環參國政，深畏民艱。塞上風煙，恆驚夢寐；北門饋餉，端賴英豪。扶危定傾，起衰振廢，朝野協力，內外相維，一德同心，盼時賜教。」交六弟托其駐京代表楊煥五拍發。又前數日，泗英自滬來電相賀，予覆電祇兩句云：「出非不得已，賀祇增慚。」蓋紀實也。日內賀電頻來，予在病中，苦無以應，除偶有一二親履外，餘擬倩人逐一代覆，以重禮節，而免疏慢。是日，白健生來訪，適予赴國府開會，未遇，留片而去。晚將主席職全體府委，予因病未赴議。

四月廿四日 上午九時，海峽、四英來訪，寫致子柱一函，托向魏伯瞻推薦張開生、沈雲龍兩同志留臺任職，因伯瞻新被任命為臺灣省主席也。十時，楊大夫來診察病情，擬明日為子輸血。農林部長周怡春來訪，道楊醫生在病室，蛇辭未會，而楊轉誤認為予喜見客，似有不愉之色，發為灰心之言，若南聞之，憂極而泣。予乃請胡大夫康甯轉告諸大夫云：予不違醫囑，來此運旬，僅出院兩次，一為簽著施政綱領，一為參加國府成立典禮，此皆國家大事，予若病莫能興，又當別論；予若尚能起床，又安可不去？予以國家主義傷於天下垂三十年，向來國而忘家，公而忘私，患貧血十餘年而不治，非不能治，乃不暇治也。豈惟忘家，實已忘身。予之全生命，早誓獻於國家，予於人世都無所戀，惟憐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訓，於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猶思有所成就，早歲不免「建功立業」以報國家，晚年尚欲「著書立說」以傳後世，所以急求恢復健康者，亦為「救國」與「傳道」耳，豈有戀於浮世之虛榮哉？渠等聞之，肅然起敬，咸願為予盡心診治，願外間尚有疑予稱病謝客者，予豈若是虛偽之人哉？須知患病為一事，厭客又為一事，予患病僅實事，厭客亦僅實情。年來日會賓客數十，往往帶病為之，實已不勝煩惱，外則來賓不滿，或以未克肅然奉款，比亦人情之常。予乃苦於內外夾攻，無復生人之趣矣，不亦大可悲哉！憶三十年前，曾有一詩云：「馳思極寰宇，浪迹老風塵，外埠期盡絕，獨立善吾真。」不意至今，竟成詩讖。予內心實已厭客，而家人猶誤為好客，使予窮於解說，此亦近日之悶苦也。十一時，大夏大學校長歐元懷來接移時，午後三時，天福來，以信件數十封請予閱核。若南來，為予鈔日誌。憲斌亦來談良久。家人去後，予乃錄昨日所賦七律二首，略加修改如下：

四月廿三日國府委員會成立扶病出席首次國務會議感賦二律

亡命江湖廿四秋，朝堂初入淚交流，頭顱自換煙千紐，面目人驚帶百憂；豈有爰居耽音樂，未應漢網
月沙鷗，爾南舊誓鴟鵂志，會向煙波萬里遊。

制復與衰豈偶然，為湯罪己可迴天，倘無丹詔蘇民國，定有黃巾起朔邊；南渡應思東晉事，西郊寧號北征篇，杞憂敢為諸賢道，周室宜防再播遷。

四月廿五日 晨，楊大夫來云：予之血色素已由百分之卅四增至卅七，恐係服福力健Folicacid藥片之效，囑再派人至滬購買，並定於本日下午為輸血，若南、錫書、憲斌均來視予。午後三時十分，楊大夫鄭大夫持輸血器具來，以長尺許之大玻璃筒懸於架上，繫以橡皮管，下垂尺許，復置一小玻璃球，繫以橡皮管，再接以輸血針，先輸美國鹽水二〇〇C於靜脈血管內，四時五分開始輸血，血由大玻璃筒流入小玻璃球，一點一滴經橡皮管而入輸血針，以達於右手靜脈血管，如銅壺滴漏然，每分鐘六十滴至七十滴，共計四百C，直至六時十分始輸完。輸時並無痛苦，惟右手不免時時脹痛，予尚能勉強忍受。若南初不敢正視，其後亦坐旁觀，憲斌坐於床左，始終注視不忘。事畢，感謂予顏色立轉紅潤，予以鏡自照，亦覺較有光彩，舉家為之欣然。六時左右，漸有反應，全身發冷，甚至抖戰。七時以後，復轉發熱，如瘧疾然，汗出不已。是晚，僅飲牛乳汁兩碗，若南留院，徹夜護侍，渠已決心犧牲一夜安眠，然有時尚能入寐，因予經過情形尚佳，渠似甚覺安慰也。

四月廿六日 上午錫書偕一嫂來視，嫂極慮予年老輸血，或有意外；今來見予氣色轉好，亦感欣慰。午後三時，天樞來談，予特起床寫致母生、啓天、燕生、泗英、崔萬秋各一函，叔明、東巖共一函，師曾、可藏共一函，印農、子柱、慎修共一函，皆囑對於人事安排共謀協調，力求公正，庶免糾紛，並各附近作七律二首。憲斌來，為予鈔詩稿及函稿。致母生函云：「黨事雖極複雜，然以兄之能斷，而又長於苦思實幹，必能應付裕如，一切迎刃而解，務望統籌全局，以陳平宰肉之精神，文襄善遠之手段，變複雜為單純，化偏私為公正，庶免貽中外以笑柄。」致印農等函，大意相同，惟結局有云：「弟所望者無他，惟現在不演醜劇，將來不演劣續而已。」向來任何困難，均不免因人而起糾紛，予實不敢掉以輕心，故病中亦不惜反復言之。今日親書八函，試兒在旁，頻勸節勞，予笑領之，而未能聽也。是日，鄭大夫驗予血色素已增至百分之三十八

，又進半步，似仍不速；惟予自覺精神尚較舒暢，飲食亦漸復常，貧血是否能全愈，尚未敢遽斷也。若南交來孝老一函，內附致幼椿一束。

四月廿七日 晨九時，若南來，為予鈔日誌。十時，寫復孝老一函。午後三時，憲法借克永來談一小時，因府委例置隨從秘書二人，予欲請渠擔任其一，渠亦欣然樂就。爰為說明平日辦事章法，及予之素性最喜「講條理」「愛秩序」「守時間」「重效率」，並引李文忠公在曾文正公墓中受嚴格訓練事以證之，期其自勉成為未來之第一流人物，渠似頗能領會，予亦屬望甚殷。當檢來電一束，命其分別擬復並鈔存，又以「中央醫院療養日誌」囑其另鈔一份去後，錫書、憲法留談家事，試兒出語不遜，予痛責之，蓋不欲使其漸流於驕縱也。昔先君嘗教予兄弟云：「凡人性情乖僻者，不遭奇禍必奇窮。」因驕縱則必乖僻，乖僻未有不得禍者。予同母兄弟姊妹共九人，予為最末一人，父母皆極鍾愛，然仍嚴加管教，偶違庭訓，立受重責。嘗以侮辱兄長罪，為母縛於木棍，杖以竹鞭二百，血肉逆裂，其不因愛而縱如此。予之所以克稱自樹立者，全賴嚴格家庭教育所致；否則任其暴烈之性，勢必因驕縱而成乖僻，又何能輕憂患而脫危險耶？試兒見予威怒，尚能認罪悔過，借錫書歸後，晚復侍一嫂來視，蓋欲知予已否息怒也。似此天性尚厚，予當益嚴教之，期其成材，以為國用，絕不稍加寬縱，以致誤其終身。晚因興奮過度，半夜始獲成眠，怒之為害，亦大矣哉！

四月廿八日 晨八時，郵大夫來，驗予血色素已增至百分之四十，輸血之效，已漸著明。九時，憲法借克永來，以所擬函電稿件呈核，中有覆湖北主席萬耀煌，河南主席劉茂恩電，予為擬改數語，因少年多不嫻此類體裁也。然其辦事勤敏可喜，能受嚴格之約束，前途正未可量。該親書一稟，自承昨日之失，予嘉其「過而能改」，變怒容為霽色，與談二小時半，除重加訓誡外，並令自述其本意與隱衷。其動機確出於親愛，而「語不達意」「語多失檢」，半緣「性情急躁」，半坐「見解幼稚」，今後當徐徐教督而誘進之。午後三時，克永復來，以稿呈核，若南上午十一時歸去，下午六時復來，以一嫂所燻牛肉見餉，予食之甚

美。試兒、錫書同來，談未幾即去。是日中央日報載予談話及就職日所作二律，因昨晚九時該報記者陸鏗叩門求見，予於病榻與談數語，並檢詩稿示之也。傍晚南京晚報轉載予詩，並將一紀覺政為諸賢道，周室宜防再播遷」二語，特為揭出，該報平日似近左派，然對予詩，亦樂轉載，足見拙作尚有合乎人心者在也。晚讀義山詩，倦極早寢，酣睡達旦。

四月廿九日 晨九時，啓天、燕生、叔明、泗英、東巖、伯倫自滬來會。十一時許，幼椿自渝飛京，來故良久，渠對經濟部長仍擬辭不就職，予勸其再加考慮，最後取決於中常會。午後倦悶，臥床數小時，殆因上午談話過多之故。醫生極不以予會客為然，予亦無可如何，非好客也，實無法避也。克永上下午均來，以稿呈核，前短任職，即入軌道，足證予昔日所言「少年喜事終堪用，耆朽無能盡可誅」二語確含至理，因中國民族衰老，大抵年滿四十便有頹廢之象，最有用者乃為四十以下二十五以上少壯有為之青年，此雖可悲之現象，要為不爭之事實。昔唐劉晏理財，喜用少年，多著成績，蓋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老年人非盡不可用，人固有老而不朽者，孔子是也；有朽而不老者，宰我亦是也。然就一班情形而論，老年人精神體力，終難以挽少壯，迅赴事功，杜期奏效之事，尤難以期諸萎靡之人。昔人謂「少年人用其氣，中年人用其才，老年人用其望」，此亦折衷之道，可為參考者也。

四月卅日 上午微覺疲倦。下午三時二十分，楊大夫命大夫來，為予二次輸血。三時廿五分先輸鹽水，三時四十分繼輸血液，初甚平穩，毫無痛苦。予方欣然，喜甚欲寐，並請若南為攝一影，以作紀念。詎輸至四時五十分，突然發冷，全身抖戰，齒牙相碰，呼吸緊促，脈搏連百次以上，若南慮法急呼醫來，為予打強心針兩次無效，又飲以白蘭地酒無效，馴至嘔吐狼藉，氣垂絕矣。乃以善後救濟總署新贈高及人身之兩筒美國壓縮氧氣，由口鼻輸入氧氣，歷半小時，氣始稍舒，反應前後約二小時，原擬輸血四百CC，僅輸二百五十CC而止。苟無氧氣，必難挽救，亦云險矣。是晚，憲政醫院護侍，徹夜未眠，此予孺慕之誠，亦非尋常弟子可比，前日曾受嚴譴，而仍愛親如故，依依不捨，足見父子之愛，出乎天性，非人力所

能強也。

五月一日 因昨日反應過鉅，竟日臥床未起，時在睡眠狀態中。川康煥培主任鄧錫侯來訪，適醫生正為予診察，未語，留片而去。鄧英來談其夫人最近輸血經過，亦有反應，但不如予之劇烈，且僅輸三百C，立增體重，頰轉紅顏，足證輸血與年齡之關係。聞蒲伯英先生即因輸血而死，老年人畢竟不宜採此具有危險性之治療法也。昨今兩日，睡時仍汗出不已，衣褲盡濕，體殆虛矣。

五月二日 晨起念前日輸血經過之危險，口占七絕一首云：「呼吸存亡到此身，華陀無術可回春，急輸氣血扶中氣，一霎真成再世人。」吾人平日作文，論國家之危險，嘗以「呼吸存亡」為喻，實則「呼吸存亡」為何狀，予前日始體驗之，亦可哂也。上午伍爾登、盧逸均等自滬來視，此外尚有數友來訪，皆致候而去，未與多談。午後若南、錫書、憲斌偕來，錫書以在方十二兄函示予，勸予歸隱，陳義甚高，因憶李義山贈其從兄闕之詩：「恨望人間萬事違，私書幽夢約忘機，桃花村裏魚標在，石臼庭中鹿跡微；幽徑定攜僧共入，寒塘好與月相依，城中獬犬憎蘭佩，莫損幽芳久不歸。」此為義山對其兄招隱之作，予平日極喜誦之，今予垂老從政，甫登朝籍，而在方即千里馳書招隱，信乎其為賢兄矣。又憶昔年留學法京，從妹淑容賦詩勸歸，中有句云：「古來多少英雄客，贏得名時鬢雪花。」至今誦之，猶為感慨。數年前予避難海濱，曾有詩寄懷六弟錫書云：「文淵何似少游樂，南海終輸穎水賢」，蓋亦身受黨錮之禍，彌感飄零之苦，以為伏波南征不及少游家園之樂，東坡遠謫何如子由穎水之安，窮愁之極，有感而作也。是晚，若南醫院視侍，尚能安寢。

五月三日 晨八時，大夫來云，自今日起，仍為予打肝精針。九時，于拉、振文來事，中常會連日會議迄無結論，請予宜有意見表示，予書寫一函致啓天云：「第二次輸血，幾乎絕氣，事後疲憊，更難行動，關於政院人選，聞兄等連日會議，尚未得結論。弟雖在病中，甚為憂念，一則慮啓當軸之反感，因經濟部原為吾人所要求，非彼所預定開放之部也；二則慮失社會之同情，因民社黨之陣容大亂，既予社會以不良印象

吾人若踵其後，將前將却，畏首畏尾，在知之者以為確有困難，其不知者則將認為權利之爭，如此則在野黨之信譽一落千丈，將來何以競選；三則慮起內部之糾紛，聞有主張兩部次長各以其一位置專門人才者，兼慮專門人才，固可藉重黨外，但以次長為部長之左右手，非同於普通事務官，若不用本黨同志，將何以推行本黨政策，是何異斷其天然之一臂，而另接以人造之一臂，又安能運掉自如耶？果爾，則重要幹部失望者多，羣起不平，轉益紛擾，似非團體之利，望兄力主從長計議，萬勿輕率決定，貽中外以笑柄，至要至囑。」囑兩君代為轉文。子柱又以林溫伯和子詩見示云：「大賢在野幾煙秋，今日樞廷第一流，天為中興留佐命，人從後樂識先憂；扶搖標格雲中鶴，瀟灑情懷海上鷗，一別香江重聚首，何時鵬展再南游？」「黨人碑紀豈徒然，渤海樓連別有天，慷慨行言維世局，憂勞決計萃離連；民心向背千秋鑑，國策輝煌十二篇，但使四郊熄烽燧，銘勳功筆有雄邊。」溫伯與子雖無深交，然於子之精神與主張，頗有相當了解。憶民國二十三年春，子客濟南，館於史鳳儒先生家，時方在亡命中，大有「我瞻四方，蹙蹙靡騁」之懷。鳳儒先生賦詩慰勉，中有句云：「莫道風波行不得，天涯爭識李膺舟。」蓋亦與溫伯有同等之認識者也。十時，克永來，以所擬函電來呈核。午後四時，憲斌來視。五時，子舟自渝來訪。六時，東巖來談。若南上午歸去，下午為子購藥來，因張佩年夫人及周師鄭君眷屬過此，陪往遊中山陵，晚仍留院伴子，似甚疲倦，夜亦未獲安寢，子勸其明日不必留院，因子已脫險境，不需特別護侍也。

五月四日 晨九時，克永來，以函電稿呈核。九時半，師曾、伯倫來談良久，寫致啓天一函，附遞浦參政員參考名單一紙；致幼樁一函，托師曾帶滬。十一時，王亮疇先生來訪，亮疇屢勸子輸血，極關心子之健康，並勸出院後赴臺灣一遊，藉便休養；子托亮疇致憲魏伯聰，經粵臺省仍宜借助外資，儘可放手做去，子書為之後盾。午後二時，叔明來談少頃。四時，若南、憲斌、借憲與姪女及文溥、文儒兄弟來院，談一小時始去。姪新自故鄉來，子得悉家園近況，不禁為之一喜。錫書送來信電一束，中有閩百川、趙炎午及老友羅卓則賀電，子當親筆覆電如下：（一）覆閩電云：「感電奉悉，辱賀增慚，行憲大業，義當奮勉。三晉雲山，

祝表裏之無忌；二陳風雨，慶光華之有期。內外共維，肝膽相照，并門北望，無任神馳！尊處近情，盼時賜示。」（二）覆頌電云：「別久念深，承賀至感。三湘七澤，風著行憲之宏規；百折千迴，終入民主之正軌。瞻望前途，曙光可觀。弟謬參大政，深愧輪材；所望老成，隨時賜教，庶免頹越。」（三）覆羅電云：「敬電奉悉，無任慚愧！聞別短年，懷想彌殷。弟謬參樞要，深愧疏庸，所望故人，不我遐棄，時錫箴言，用匡不逮。」斯越皆屬舊交，事則尤為華友，予故親擬電稿以答謝之，不敢慢也。六時，威森來談良久。晚間報至九時寢。

五月五日 晨九時，克永持函電稿來請核。十時，叔明、東巖來談。十二時，鄭晉康來談，予為判斷國際形勢，認為世界大戰，必無可免，二次國難，終將發生，彼時四川將為前方，而非後方，異族侵略之勢力，將由西北而西南，吾儕祖宗盛墓或不免一度為胡馬所踐踏，此非予危言聳聽，實乃勢所必至，理無或爽。據西南為中國堂奧之區，所謂深藏地帶，亦即所謂山岳地帶，敵人最難攻取，而我則最易據之以為復興根據地。上次國難，敵倭由東南以窺西南，逆流而上，成仰攻之勢，是以克鋒屢挫，而野心莫逞，較之蒙古侵華，其戰略猶遠不及。蓋元之滅宋，乃先攻川滇，由西北以入西南，然後由西而東，與自北而南之騎兵會師，席捲東南，各有華夏，就兵法而論，實遠高於倭也。今之敵人，識高於倭，而力勝於元，誠未可稍加忽視。彼於東北，形成包圍之勢，早已視若囊中物，一舉手便可覆為己有；華北則祇須啖其附庸之外蒙出十萬騎兵，加以大量飛機與坦克車，則平津旦夕可下，平津一失，則華北不保；東南門戶洞開，海軍奉建，沿海無力自衛，勢將盡為所有。故彼於東北、華北、東南三方面，皆可不用大力而據有之。惟西南為我最後戰略基地，彼鑒於供之夾策，必將竭全力用重兵以爭取之，圖一舉而佔新疆，再舉而據甘肅，三舉而入陝西，四舉而窺西蜀，雖未必若是其易，而要必有此陰謀。果爾，則西南之民苦，而國家之勢危矣！抑上次對日戰爭，國家僅有九省未失，即「川」「滇」「黔」「陝」「甘」「新」「寧」「青」「康」是也。然嚴格言之，敵人進入獨山，貴州已非完整；敵人進入騰越，雲南已非完整，實際上完整之區僅有

七省，而七省之中如「寧夏」「青海」「西康」皆為貧瘠省區，其所以支持國家命脈者，亦僅「川」「陝」「甘」「新」四省而已。若「陝」「甘」「新」俱失，則「川」其能獨保乎？故予敢斷言，戰爭一起，不及一年，四川必成前方。若能先事經營，俾成堅強堡壘，或猶可再建光榮歷史；否則國家之最後復興根據地，其將移於滇粵桂之間乎！郵聞予言，頗有感動。予勸其就任四川主席，彼未表示拒絕，惟對綏署有兼責任，予則以為若能與張岳軍分任行轅正副主任，則張僅過領，彼負全責，等於軍民兼轄，大可不必拘泥，郵亦頗聽予言。下午三時，東康來，云將赴滬，予書一函托致幼樁。四時，子柱來，予書一函托致啓天，皆言人事。予本不欲過問，而同志多欲借一言以自重，實則黨非獨裁之制，予非獨裁之人，予縱有所主張，亦不過供中常會之參考而已；大多數之意見，予固不能背馳也。若南為予購藥來，並書日誌數頁。晚憲被東康移時，即問若南歸去，予復寫致啓天一函交憲試帶歸。予入院策句，不惟未能謝客，且常帶病治事，時復倚枕作書，匪特醫生不贊成，予亦自知與養病之道南轅北轍，然欲真正擺脫，必須轉地療養，此則必待醫院治療告一段落，出院後始能考慮者也。

五月六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件來請核。十時，錫書以天樞所擬稿件請核，合計數十封，其中大半皆求官之信，無以應其要求，又不能不稍加安慰，甚矣政權之不可接近也。午後三時，若南、錫書為予購藥來。四時，啓天來談良久，明日第二次國務會議，予自度難以出席，因寫致蔣主席一函云：「疇自上次扶病出席成止會後，仍返中央醫院治療，兩次輸血，病尚未痊，第二次且經過危險，至今疲憊不堪，明日之會，不克出席，特先請假，伏祈諒察。」托啓天文官長吳達詮轉陳蔣主席。晚九時，憲試來，當命其以國幣壹百貳拾萬元交克永，明日帶往上海為予購盤尼西林藥片 penicillin tablet，並寫致叔明一函，囑款不足時暫為墊付，此藥每粒萬餘元，非予財力所克勝，特因醫生云，欲拔牙必先服此，以防流弊，不得不傾其所有以購之。予在參政會月薪僅九十餘萬元，尚不足一次購藥之用，近日所用醫藥費，乃叔明、泗英所合籌也，叔明貸予壹百萬，泗英貸予貳百萬，乃克勉強應付，信乎貧者之不能病也，楊、劉兩君之友誼，亦彌可感矣。予

曾嘗有詩贈兩君云：「苦憶川中兩孟嘗，巴山對與錦城揚，遙知別後時常夢，夜雨芙蓉各斷腸。」忠難之際，乃見交情，兩君之篤於風誼，固不自今日始也。杜工部詩云：「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又曰：「翻手為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足數。」予兼歲等懷六弟錫書詩云：「殘冬莫怨寒砭骨，持比人情尚較溫」，蓋亦深慨乎友道之衰而熱情之不易得也。

五月七日 晨九時，牙科主治醫師龍哲三來，檢查予牙上下共二十一枚，渠主張拔去十三枚，以人造牙補之，下星期即為予施手術。龍君四川榮縣人，華西大學畢業，曾在美國留學四年。十時，侯祥川大夫自滬來，以其僅有之福力酸藥片二十粒轉售給予，並贈予關於食物與衛生之書四種，侯為楊大夫景煙之友，頗有從旁助揚之意。十一時，成壽南大夫來，就院中諸大夫診斷報告詳為研究，成為中央大學醫學院長，在京自設一醫院，曾為若南治病，渠認定予之貧血與牙齒有關，因子牙多壞，難免有膿流入腹中，影響血液，故極贊成予拔牙，予意實已早決，雖盡拔之，亦無所恤也。十二時，子柱來談，留院用膳，予寫一函致景陶、燕生，囑其調處人事。午後舜生、啓天、景陶、燕生同來，商量人事安排，未得結論，擬明日召開中常會討論之。四時，天樞來，以所擬函稿請核。五時，文海偕憲憲姪女來談良久，姪女到京前數日，文海明日將赴臺灣，予告以隨帶「日寇暴行錄」及國防部最近處決日戰犯之照片與記錄，譯成日文，廣為宣傳，以引起臺省同胞對於日本之仇視及祖國之重視。文海甚以為然，擬即簽呈其長官，擇擇施行。文海聰明沉着，少壯有為，洵周家之千里駒也。其父文舫先生，與予交近四十年，為吾鄉有道之士，年長於予十二歲，然自始即為忘年之交，其後更結秦晉之好，夙以遠到相期，予年未弱冠，即負時譽，而懷壯志，文舫與同邑江雲蘇先生之嘉勉，與有力焉，此予所沒齒不忘者也。是日，接廣西大學校長少年中國學會老友陳劍脩及東北四川同鄉會張代理事長賀電各一通。

五月八日 晨九時，宋樹人來談移時，予因無費無着，托其轉向同志商借。十時，叔明、東巖自滬歸，帶師曾一函，泗英和子詩二首，泗英詩多警句，錄錄其一於後：

樓棟束歸過一秋，廟堂今日集羣流，遙憐四國和猶戰，報道先生喜復憂；自有鳳鸞能逐鳥，斷無鷓鴣等閒鷓，王師何日收東齊，更向蓬萊關上游。

泗英又有和子遊桃林詩一首云：

又向都門作壯遊，題名人自有千秋，登庸麻廟頻青眼，際會風雲半白頭；老至漸知蒸桂性，春歸不減履裙桐，孝陵石馬皆依舊，掃卻胡塵一段愁。

泗英所題謂「題名人自有千秋」，殆指予最近與蔣主席、張君勱、莫柳忱、王雲五、共同簽署施政綱領而言。實則該事是否可傳，亦視其結果如何耳。十時半，克永自滬攜所購藥品歸，並以所擬函稿呈核。正午接幼梅函，仍言辭職事，醫院交來賬單，自四月九日至五月七日，共計壹百陸拾餘萬，予身邊及家中所有不足百萬，以支付頗費踴躍，當以電話招錫書來，囑往同志趙瑞麟處商借未成，仍由叔明續貸壹百萬，直至下午五時，始克取款付院，亦云窘矣。是日朱文伯自臺灣偕陸承采若來訪，晤談良久，朱為最近青年黨所推薦之臺灣省政府委員，原名作人，入黨廿年，向極忠實，曾習陸軍，兼通政治，最近臺灣民變，適任新竹縣長，為暴徒所毆傷，予勸其再接再厲，不必灰心，仍往服務，期有貢獻，渠頗興奮，極願自效。又前任北平軍調處執行總部總務處長陶浩源自江西來，以花一束見贈，適予正睡，未晤而去，陶君去歲在平，對予招待周至，予擬稍緩仍約晤談。

五月九日，上午啓天、建成、樹人先後來談，樹人見予醫藥費無着，以其新領之月薪五十萬元相餽，予因醫院已允暫不全付，遂婉謝之，然其情誼固可感也。近日各方仍有賀電，乃親筆覆電如下：（一）覆陳劍橋電：「惠書收悉，每賀增慚，少中舊人，零落殆盡，獨兄掌教桂林，樂育英才，吾道其南，高風至佩。琴參樞府，無補時艱。暮雲出岫，敢懷霖雨之思；倦鳥還巢，終戀山林之樂。行憲告成，歸田有日。重遊桂嶺，訪兒時游釣之鄉；定詣杏壇，憶昔年緝索之感。息壤在彼，敢以為期。謹伸謝悃，盼時賜教」。（二）覆東北四川同鄉會張代理理事長電：「馳電奉悉，每賀慚甚。弟為民主奮鬥三十餘年，喜憲政之宏開，竭棉力以推

進，期於年內完成憲政實施準備程序，庶幾真民主之初基。納國民於正規。諸兄遠客異鄉，關懷國事，殷
解嘉言，並伸謝悃。」（三）復余成源電：「賀函敬悉，無任主任。弟以衰病之軀，謬參樞要之政，雖主張得以
實現，而精力終愧難勝。游京華而感邱壑，永懷靈運之詩；思荒徑而憶蒼松，彌動淵明之興。行憲告成，歸田有
日，滄溟風月，相與徘徊。故鄉父老，並煩致候。」午後三時，克永以稿來核，予勸其多讀傳記與書牘，
並就托德所及，為閱書牘三十餘種，囑其購閱去後，予復親書致中常會一函云：「中常會諸兄均鑒，本黨
成立二十四年，弟為黨工作，未嘗一日間斷，然亦未嘗一次以私事求助於公家，此為諸兄所親見確知而共
信者。今則迫於纏綿之疾病與赤貧之醫藥，不得不破例而作第一次之請求矣。據自上月九日入中央醫院以
來，所託於購藥之資，已在五百萬以上，而住院各項費用尚不在內。最近派人赴滬，購買盤尼西林僅十二
瓶即費貳百餘萬。現醫生於兩次輸血之後，尚擬為之拔牙鑲牙，所費若干，尚難預計。合計前後所需，當
在千萬以上，弟個人向無積蓄，每月所入不足百萬，最近醫藥之資，多由同志貸借，自非償還不可；今後
應付之數，現尚毫無着落，不知如何籌措。言念及此，萬分焦灼！再四思維，與其借貸於朋友，不如求助
於團體。因告貸於朋友，無力償還，不惟有失個人信用，抑將影響團體聲譽；求助團體，既為黨事所許，
亦屬情理之常。為此特請諸兄提出討論，可否給予醫藥補助費貳十萬元，暫救一時之急。弟向來不事家人
生產，至今室有數口之累，家無二頃之田，然仍安之若素，苟非萬不得已，斷不為此請求。區區自愛愛黨之
心，懇請兄必能諒之也，倘杖書此，不盡欲言。」此為予破天荒之舉，非萬不得已，予斷不出此。是日接廣
西省主席黃旭初賀電，旭初亦老友也，予擬明日親草電文覆之。

五月十日 晨起草覆黃旭初電云：「陪都一別，寒暑八更，每念賢勞，輒殷馳系！正擬箋候，忽承電
賀，藻飾逾恆，不勝惶悚！民主為世界潮流，憲法乃立國基礎，曩與海內賢豪，呼號民主立憲，垂三十年
，歷千百劫，生死置於度外，禍福舉非所計。幸賴當軸之賢明，順應輿情之傾向，國大召開，憲法制定，
政府改組，中外翕然。弟以疏庸，謬參樞密，雖有報國之心，愧無匡時之略。所幸行憲有期，為時甚暫，

一供大法實行，即當還我初服。彼時不作西郊之行，定贖南遊之賦，獨秀峯頭，風洞山畔，同聽瀉水清聲，共話巴山夜雨，是所願也，敢以為期。」憶民國二十三年夏，予由安南回國入桂，與旭初相見南甯，極蒙優遇，經由柳桂經梧州轉香港，在桂林登獨秀峯有七絕云：「一空依傍信無傳，直薄蒼穹勢未休，我亦人寰感孤立，聞關重到古南州。」桂林風洞山中有元祐黨人碑，司馬溫公之名赫然居首，予讀之不勝感慨。過梧州時，予亦有詩一絕云：「少年曾此弄扁舟，十八灘前一葉浮，昔日管絃今鼓角，驚濤江上使人愁。」由梧到桂，有五十八灘，中有十八灘最險，予少時隨宦入桂，曾一一經過，幾乎覆舟，故其險境猶印腦中。予生平曾履水程萬里，乘船達三月以上，蘇東坡詩云：「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祇略知津」，予亦有此自信。廣西省會由邕遷桂時，予有電賀李德鄰、白健生、黃旭初諸友云：「水似青螺，涉瀉江而濯足；山如碧玉，望風洞以迴車。」袁子才嘗謂：桂林山水甲於天下，韓昌黎詠桂林風洞詩云：「水似青螺，山如碧玉簪」二語，可括全境，予演之已成聯句，願為桂人傳誦。予曾肄業桂林中學，兒時游釣之區，實不啻第二故鄉也。九時，克永以稿來核，若南為予鈔日誌。午後三時，子柱來言，中常會對予補助醫約費業已批准，且係全體通過，同志對予愛護若此，衰朽如予，將何以報？又不免成為腦中之一大難題矣。四時，啓天、魯之來談，魯之已赴文官處報到，至是青年黨之參加國府者，已無一人缺席。吾輩陣容畢竟較為完整，外間有此批評，予亦引此自慰。惟其間調護之經過，不知有幾許辛酸，「世人爭羨河魚美，不見漁翁賦浪中。」三原子孫之詩，直不啻為予諷耳。

五月十一日 上午十時，子柱、振文偕朱任長過訪，任長新自臺灣高雄來，聞予臥病，特來存問。郵晉康達人以惡心數事見詢。正午，叔明來談移時。午後四時，東康偕徐次珩來訪，次珩為晉康幕僚，曾任代表，奔走接洽，民國十五年與予相識於滬濱，泗英所介紹也，其時俱在成年，今則垂垂老矣，偶談往事，相與慨然！五時，若南偕嫂來，旋赴市場為予製衣，晚復偕憲斌來談至九時同去。誠兒對近日物價高漲，人心動搖，頗懷憂慮，此子關心國事，一如予少年時，惟悲憤之情容易流露，不若予少年之沉默含蓄耳。

昔英國勞工黨首領麥克唐納組閣時，有財政大臣史諾登氏 (Philip Snowden) 頗負盛名，有人稱其特性云：「皮膚冰冷，而內流熱血；腦中積冰塊，而胸中燃火燄。」予鑒於少時感情奔放，無益於國而有損於己，對史氏之「腦中積冰塊，胸中燃火燄」，頗思效之而愧未能，暇嘗為試兒詳闡厥義，以和其氣。予素古之哲人有含斯旨者，其惟周文王乎！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非胸中燃火燄不能也；濟周易以通天下之理，非腦中積冰塊不能也。前者屬於感情，後者出於理智。曠觀古今中外歷史，未有感情與理智不相配合而能成大事者。試兒欲自造就成為第一流人物，可不知所勉哉！

五月十二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舜生、啓天來核，舜生自滬歸，以幼梅致中常會函見示，據云幼梅因神經衰弱及人事困難，已決定不就經濟部長職，勢非另推同志出任不可，相與商議良久，決定明日下午召開中常會作最後決定。午後三時，叔明、東巖來核。若南在室，為予鈔日誌數頁。憲斌晚來視予，移時即去。

五月十三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一時，啓天、景陶來核。午後一時，燕生自行政院政務會議畢會後，來院視予，據云四川省府改組業已通過，鄧錫侯真除主席，泗英被任為省政府委員，午後三時若南來於赴市，購布鞋一雙，旋同返寓。四時，出席中常會，討論人選問題，歷三小時，決定如次：

- (一) 經濟部長改推陳啓天擔任，所遺國府委員，推常燕生繼任。
- (二) 行政院政務委員二名，推楊叔明、鄭振文擔任。
- (三) 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一名，推林可瓊擔任。
- (四) 農林部次長二名，由舜生提議謝澄平任政務次長，周昌董任常務次長。
- (五) 經濟部次長，由啓天提議張子柱任政務次長，劉東巖任常務次長。

以上人選通過後，遂由予致函蔣主席及張岳軍院長，請予發長。蔣函由啓天當晚面交，因蔣主席今晚八時半抵尼泊爾代表團，請予等作陪，予不克赴談，故托啓天轉致也。予推薦啓天函中有數語云：「陳啓天

見，平日治事，負責認真，久為我公所深知，諒能允予轉任。」按政治協商會議條文規定，各黨派所推人選，主席有同意之權，予為遵守法議，故特提請蔣主席同意。晚八時半，憲試送予回院，食飯一碗，倦極早寢。

五月十四日 上午八時半，克永以稿來核。九時，老友趙壽人來訪，當賦詩一首贈予：

奉贈 慕韓四兄 趙曾傳

幾度江城又海天，傾談屈指卅餘年，難忘重耳淳淳句，喜見夷吾法法篇；知白多君能作式，探玄愧我學為詮，詩盟久約相尋處，問到藏雲入巖岍。

予贈以藏雲室詩集一冊。十時，雷微襄來，談政院人選事，渠意重在知名之士及嫻英語並與工商界素有來往者，予告以革命政黨除領袖外，其餘幹部皆不易知名，領袖之所以易於成名，即在政府之通緝逮捕，佈告天下，威使聞知，故其名通國皆知，至幹部則埋頭地下工作，其名不易為世共曉。國民黨與青年黨同屬革命政黨，此點務希諒解。至其餘二事，自當留意，惟工商界之聯絡，向係團體行為，非僅個人關係，啓天改任經濟部長，團體非舉之，幼格亦必支持之也。十一時，啓天、子柱、東巖來談。十二時，撰文借池藏青來談，藏青留醫，曩在天津，屢為予全家治病，誠兒患痼疾，即池所治愈，其人篤於風誼，予甚念之；頃來復殷殷以予病為問，其情殊可感也。午後一時半，楊大夫、鄧大夫、若南、憲試偕予赴牙醫室，請親大夫哲三為予拔兩牙，流血甚多，回室假臥，並服止痛藥水少許，半小時後，血即停流，牙亦不痛。冷少泉偕馬藹庭於予拔牙前數分鐘來訪，馬亦留德留醫者，現任蘭州醫學院教授。若南、憲試護侍予至九時始歸去。是日接駐美大使顧少川先生電，賀予就任府委事，又接青島市長李先良寄來予遊勞山華嚴寺題詩刻字拓紙，字為若南所書，詩錄如下：

遊勞山華嚴寺和懸山大師原韻

遊地齊東願久荒，偶攜良友一簪裳，名僧佳句留禪寺，大海潮音送夕陽；孺足未能登絕域，濯纓猶喜

在滄浪，勞人例合勞山位，且枕詩靈臥石床。

民國二十三年春遊勞山作，三十五年秋重遊，偶憶舊作，錄呈牟市長先良暨丁縣丞（惟汾）共辨
沈（德惠）諸老。

五月十五日，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劉定五來訪，十一時，啓天來談。午後三時，周蔚林來訪。四時，師曾、承烈、明揚來談。五時，高伯繩自西安來視予病，鄧大夫力勸諸友勿多談，以耗予神，因初視牙，流血過多，會客殊非所宜，諸友聆警言，亦漸引去。是日子臥床竟日，時睡時寐，僅飲牛奶一碗，精神乃極疲倦。

五月十六日 晨八時半，醫生來，量予體重計一百五十四磅，較初進院時增四磅；血色素則入院時僅百分之三十四，輸血後增至百分之四十六，拔牙後減至百分之四十四。九時，若南、錫書、憲斌均來。若南視赴銀行取款購藥。克永來，予因補作日誌，未暇核稿，囑其往飛機場迎接鮑時珍同志。十時，錫書送來信件一束，中有石塊函，內附自侯祥川處代購之福力酸藥片六十粒。午後三時，譚冲來談，以幼格一片見示；予寫致幼格一函，托其帶滬，略謂：「時局艱危，有礙同憂。兄既決定不出，弟自不敢相強。」四時，憲斌以汽車迎時珍，泗英自滬來甯，共談三小時半，兩君皆有真摯之情，無流俗之見，陶淵明所謂素心人樂與數晨夕者也。故予雖在病中，亦與傾談無倦。四時至六時中間，尚有吳天民醫生及李公權同志來訪，皆坐少頃即去。若南近來手鈔予所撰之日誌數十頁，約兩萬餘言，同時與一妓為予治青銀，每日來往醫院與家庭間，既孤寂，又勤苦，晚間披心，微露傷感，予勸其以宗教為信仰，以藝術為娛樂，如此則可消遣一生而無悲觀之痛苦。因其平日皈依耶教，長於書畫，藝術天才得自先岳竹君先生之遺傳，擴而充之，可成名家，期以十年，名聞四海，既發揮其特長，又無負於家學，求諸女界，豈易得哉？「人生如白駒過隙」，紅顏易老，好景不常，血肉之軀，終當腐朽，所賴以不朽者，亦惟「道德」「事功」「言論」「文章」與「藝術」之類耳。故德國文豪歌德，有「以不朽對無常」之格言，法國社會有「以工作醫煩悶」之語

。Le travail C'est La Rémed Pour Triste 凡人首肯立志，志立則如三軍有主，統率前進，中間雖有頓挫，最後必獲勝利，徒事憂鬱，果何益哉？若南聞之，拭淚而笑，九時，欣然偕試兒回寓。

五月十七日 晨八時，伯安、封人來談，以日誌數段示之。八時半，趙壽人來，以其所撰「拙樸叢書目錄」見示，共計三十五種，亦可謂著作等身矣。予深悔早年不講學而組黨，專員生平過人之「記憶力」與「理解力」，以致歲月蹉跎，光陰荏苒，事業無成，夢問荒唐，愧對故人，有忝父母，思之心悸，言之淚零，而世乃有以予從政為賀者，豈不與予內心大相刺謬哉？使予組黨早成功，由而立之年遠知命之歲，二十年間服務國家，卓然有所建樹，則尚不為失策；無如三十至五十，皆在禁錮中，名列黨人之碑，身處刑天林地，歲月耗於流亡，黃金擲諸虛耗，今雖黨禁解而憲政開，得以參加政事，予已「燭成精亡」，無能為役矣。或有以晚達為慰者，殊不知晚達之苦，白香山言之最詳，該錄其有感三首之一云：「鬢毛已斑白，衣履方朱紫，窮賤當壯年，富榮臨暮齒；爭與紅塵合，第宅青煙起，彼來此須去，品物之常理。第宅非喜盛，逆旅暫留止，子孫非我有，妻媿而已矣；有如蠶連繭，又似花生子，子結花晴凋，綺成蠶老死。悲哉可奈何，舉世皆如此！」又香山所作雜歌行中有句云：「耳目暗聾時，堂上調絲竹，牙齒缺落時，盤中堆酒肉。彼來此已去，外餘中不足，少壯與榮華，相避如寒燠。」桑榆雖可樂，而實情如此，則又何足喜哉？壽人又集蘇詩二首見贈云：「稍喜承平氣象還，舉頭三十六青山，平生傾蓋悲歡裏，來往君家伯仲間；苦荀江勝那忍說，數詩狂語不須刪，欲窮風月三千界，作者七人相對閑。」「舌有風雷筆有神，從來直道不辜身，書中苦鬼原非訣，醉後狂吟許野人；一噫固應就地賴，平生長物擾天真，如君頗有東山興，高會傳觴似洛濱。」壽人嘗著有「東坡詩參」一書，蓋於蘇詩三折肱矣。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子柱、東巖相繼來談。十一時，師曾、濤聲來談。午後三時，吳天民來談少頃。四時，遭試兒赴飛機場，迎接邵明叔先生及同邑老友黃肅方兄。若南、錫書先後來院，若南羨予寫日誌，錫書代往國府領薪。晚試兒來談，移時即去。是日接隆昌曾氏聯宗會二十六人公函，請予接受推戴，為隆昌國大候選人，予擬考慮後再答覆之。

五月十八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予以催電數十封交其擬復。十時，姜文光來訪，張雨村亦來，于物文光此次出席參政會，宜打破沈默，一試雄辯，因近日左派人士主張恢復和談，然又祇責當局而怨美黨，未免太不公平，吾人應有以矯正之也。正午啓天自臨時國務會議散會來晤，據云，吾人所推薦之政要二人，及渠與燕生之府院對調，均已正式通過。次長人選，啓天擬以出席國際經濟會議董事幹同志擔任常務次長，于朝上次人選，既由中常會決定，勸其循例提出常會討論，于個人毫無成見，啓天亦以為然。

（按原擬常務次長劉東巖同志，因已由中常會決議改推為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總事務所委員會委員，故擬另推董事幹同志為常務次長——編者）午後三時，若南以汽車迎實玉船牧師，張愛真女士來院，兩人皆基督教徒，與若南有同教之誼；予提出關於宗教之疑義十餘項，相與問難良久，彼等似甚誠虔，臨別特為禱告一次，予再三稱謝。五時，邵明叔先生派其婿顧師進來視予病，予請其轉告明老，仍宜以超然態度論列國事，若欲恢復和平，不能獨責一方，如張表方之主張，未免近於袒共，以博得多教同情，因逸火和談，皆由共黨破裂，吾人親見其事，不能謂共全是而國全非也。傍晚，若南、憲斌為予送菜來。一校因予拔牙流血過多，每日皆以鷄湯見餉，物價甚昂，食之有愧，然以缺牙艱於食物，醫者進言宜飲液體流質及含滋養之物，故亦不敢惜金錢而損健康。憶東坡詩云：「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蘇軾晚年佞佛，意在提倡素食，佛學戒殺生，科學重營養，二者皆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病人惟有一切遵醫士之言，未敢自作主張也。

五月十九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黃庸方先生來談移時。十一時若南憲斌送菜來，因拔牙故視前午膳及午睡。下午一時半，偕赴牙醫室，請龍哲三大夫續拔兩牙，楊鄧兩大夫亦在旁注視，此次流血不多，並無痛苦，來往均用小車推送，方法與 次略同，拔牙以前服鎮靜劑藥片二枚，拔牙時先打麻醉針，拔牙後服止痛藥水，身體頗覺疲軟，但不如前次之震動，腦筋則絕無絲毫影響，口含紗布，仍能與家人作筆談，足證予神經不特未衰弱，且較普通人為健強，此則差堪自慰者也。二時半，傅宜生主席偕其駐京辦公處長楊慎五君來訪，醫生本嚴禁會客，予知得將送張家口，特延晤焉。此君身經百戰，年近五旬，而體健

既恭，智深勇沈，洵不愧為名將，去年九月發表致毛澤東書，勸其停戰言和，詞婉而厲，且極公正，一時傳誦海內，聞起筆者為問又文君，乃一青年祕書，誠後起之英俊也。傳見予初拔牙，亦不願多談，予以日誌中，論國際形勢一段示之，聞華而去，臨行再三勸予珍重，予亦書數字示意，望其為國家保障華北。

五月廿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東農來談。十一時，周治春部長來訪，言渠去歲曾拔牙十三枚，中有一枚半小時始拔出，似較予更痛苦，拔後健康確有進步。此公年六十六，長於予十歲，前長農林部，現長衛生部，與予初不相識，而兩度過訪，其態度謙遜可佩。正午十二時，幼梅來談移時，渠雖辭部長，但仍任參政會主席團主席。午後二時，叔明交來團體補助予之醫藥費貳千萬元支票一紙，予覓書收據付之，並托代為取款，購藥運備，計撥還泗英貳百萬元，叔明壹百萬元，另以百萬交渠帶港購盤尼西林藥片六瓶，除存銀行備用。如此鉅額之醫藥費，苟非團體相助，予殆不能繼續治療矣。三時，報文、任菴、在青來談，逐一小時，在青檢閱醫院診斷報告書，始知予初入院時血色素僅百分之二十六，貧血程度，確極嚴重，醫生慮予恐慌，故特語予為百分之三十六，現確已增至百分之四十以上。惟第一次拔牙由四十六減至四十四，第二次拔牙由四十四減至四十二，則拔牙之虧血，亦事實也。四時半，建成來，請予簽名推薦軍事同志之薦書，措辭多有未妥，予為刪改後，囑再鈔來核閱。建成又轉來青年黨蛋島縣黨部負責同志公函，請予同意就選國大代表，並預撰「吾桑梓父老昆弟諸姊妹書」等語宣傳，予仍擬考慮後再答覆之。傍晚，憲斌為予送菜來，談至九時始歸去。

五月廿一日 晨八時，泗英、建成、華鈞來談，建成以改正後之薦書來請予簽名，泗英則問予病狀後托友人在海外代購藥品，予以隆昌縣同志及宗族請予就選事徵詢渠等意見，咸勸予接受推戴，予當即明告可以接受，但不願與親友就選。渠等願勸有意就選而無力獲勝者自動取消此意，以期選票之集中。予謂此法不妨嘗試，但須出於自然，不可稍涉勉強。九時，克永來，報告昨日學潮情形，旋赴參政會旁聽。予柱來談約一小時。十時，壽人來訪，予倦欲眠，彼遂引去；半小時後，復來談來被詩，言其集中名句，如：

「望窮海表天猶遠，傾盡葵心日愈高。」此詩明明自表其忠忱，謂愈忠而愈不見信，轉為皇帝所疏遠，衷心不無怨望，而字句則無可指摘，不易構成詩案，此坡公之天才所以令人歎服也。予請其代選蘇詩之最佳妙者若干首，以為誦讀效法之資。昔康南海對吾蜀廖季平先生，自稱公半學受業弟子，予對吾人亦願為「蘇詩受業弟子」，吾人大笑遜謝，轉稱予之虛懷，仍允同從後代選蘇詩，先以目錄見寄。午後三時，姜文光偕龍哲三大夫來談移時。四時，天樞偕胡汝修來，胡任經濟部秘書，意有未懌，予勸慰之。劉任何職未定，予勸其遷與啓天商之，並書一柬托致泗英，煩代購藥。五時，若南購藥品來，並代鈔日誌數頁。既憲試來談，至八時半偕若南返寓。是日，接孝老一函，力勸予勿輕拔牙，謂渠於壬戌春拔十一牙，其秋即中風幾死；李經羲於癸亥春拔九牙，秋間即死；梁任公亦拔十四牙，數月而死。大抵牙有腫而不動搖者，當治而不當拔，腫且動搖，則不得不拔，此精於牙醫者之言也。未謂專禮乃弱至此，極增我憂。孝老關懷若此，予誠不勝感。然予牙既與貧血有關，則其勢非拔不可，縱有危險，亦不暇顧矣。

五月二十二日 上午八時，樹人暨伯安夫婦同來問病，高伯繩將赴北平，亦來告別。九時，東萊偕吳禮卿先生來訪，禮卿對時局頗憂慮，詢予有何良策。予謂軍事宜採重點主義，以打通津浦、平漢兩線為目的，其他可暫置不問；政治宜注重團結與刷新，凡紛歧之意見務求其融洽，腐敗之積習務求其革除；外交則宜急求美國經濟與軍事之援助，彼對土耳其與希臘尚明目張膽以助之，豈有對遠東之中國竟坐視而不援手之理，無非審度情勢有所期待耳。吾人為爭取其援助計，要當急起直追，或派特使，或遣密使，馳往交涉，務促其成，不能坐待他人之自動援助。渠極以予言為然。適醫生來診察，未盡其詞而去。十一時，若南送菜來中。有肝糕湯及豬腦髓，皆渠親手調製，食之甚美，且於無牙之人尤為相宜，食時頰向若南稱謝。予提前用膳，食畢午睡。午後一時半，憲試來，與若南及鄧大夫偕予赴牙醫室，請龍大夫拔牙，計拔三牙，及從前拔而未除之牙根一，所用麻藥較多，神經頗受震動，感覺微痛，楊大夫飲以止痛藥乃已，偃臥半日，仍入眠。二時半，叔明自滬歸，帶來代購藥片七瓶。三時，振文來，贈予醫藥費貳百萬元，予婉辭謝之，因

團體對於子已有補助之資，暫時無缺，故不需要，然其情誼殊可感也。子生平對於辭受取予，向極慎重，前歲返川，東巖念子無下榻之所，乃邀同志約十人，集資為子預購一屋，子以國事艱危，尚須奔走；既解安居之暇，自無問舍之意，爰託時珍代為售去，所有助款一律奉還。此事據文亦知之，故對子言，尚能諒解。德龔定菴詩云：「故物人囊少，猶蒙愛惠俱。」子擬易其詞云：「故物人囊少，猶蒙貧病俱」予之一生，殆與貧病結不解緣，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五時，試兒以汽車迎時珍來談良久。晚九時，若南試兒同返寓。

五月二十三日 晨八時，護士持量身器來，量子體重為一五六磅，較前次增二磅。鄭大夫驗子血色素為百分之四十四，第二次拔牙已減至四十二，第三次拔牙不惟未減，轉略增高，似此子之貧血與拔牙有莫大關係，殆已無疑義矣。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伯倫、先復、亦江先後來訪，亦江留談約一小時，以子兼年在魯所刻本名圖章一枚繳還，因予二十三年春避魯，曾住其家也。亦江為鳳儀先生之子，世家子弟，誠篤可喜。午後三時，啓天來，以其預擬明日就職之談話稿見示，予初其就職後，以其全副精神任事，期於表現特殊成績。晚憲斌儲憲兩來談，至九時始與若南同歸去。憲兩言，文枋親家平日喜勞動，好步行，遊山，觀風水，每晨食鷄蛋二枚，參以枸杞熟地等藥湯，冬則必服鹿茸，以是身體日強，至今牙齒未落，長子十二歲，而遠較子健康，亦足發子之深省也。

五月二十四日 晨，草履周孝老一書云：「伯岳尊鑒，手教奉悉，承注至感。琦患齒疾，已遷十餘，以頻年奔走四方，卒無須臾之暇，迄未克就醫治療，馴至濃流體內，影響血液，貧血之由，牙為主因。頃經診斷明確，是以毅然拔去三分之二，計共需拔十二牙，已拔其七，餘者旬日內可竣事。生平行事，向主慎重，惟既決定，則不變更，於救國然，於治病亦然。吾丈得毋嘆其胆大乎？昔韓退之落齒詩有云：「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落，左右驚神視，我言莊周云，雁木各有壽，語訛駭更好，嚼廢軟還美。」陸放翁落齒詩云：「昔聞少陵翁，落齒借墜齒；退之更可憐，至謂齒可知；放翁獨不然，頑鈍世無比，齒搖忽脫去，取視乃大喜，譬如大木拔，豈有再安理，咀嚼浩無妨，更覺

處病美。」又明吳儼高落詩亦有句云：「齒落竟何悲，不落亦何喜，但願不腫痛，叫號動鄰里，食物有所妨，肴核宜素置，朝夕啜粥糜，其味固自美，出言有所妨，對客宜少語。」前賢所云，中有至理，病中體驗，式獲我心。以丈關懷，特陳其略。齒之當去，在於腐化，今之懲貪污者，果能如琦之勇於去腐，不顧一切，則風氣之轉，猶反掌耳。丈其以為然乎？書此用博一笑。」寫畢，閱報載南京佛學會明日為太虛法師開追悼會於毘盧寺，念與此公生平曾有過從之雅，因撰一聯統之云：

巴山夜雨，翠湖風月，幾度清談聞妙論；

佛教上乘，儒家至道，一元無復與同參。

予與法師初相見於廈門南普陀寺時，予方在亡命中，不敢以真姓名相告，惟對世間法與出世間法難以相通之點，提出三項，問難法師。一為執着，予聞佛法最忌執着，故有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之語；而世間法則主擇一善而固執之。尤以政治家為必不免於執着，因其執着力愈強，貫徹力乃愈大，如甘地之主張「離英獨立」，孫中山之「革命排滿」，皆由執着之獲成功，此其難以相通之點一也。二為愛憎，佛家主張冤親平等，眾生皆含佛性，自無所用其愛憎，更無所謂恩怨；然政治家則以愛國為前提，慈此以繩四民，有利於國則愛之，有害於國則憎之，愛憎之情，其何能免？此其難以相通之點二也。三為殺戮，佛教戒殺，慈為屬禁，雖動物亦不忍殺，何況對於人類；然政治家則依除暴安良之原則，為保障多數利益計，勢難免於殺戮，以孔子之聖，猶不免誅少正卯，則殺戮之刑，又安能廢？其難以相通之點三也。法師聞予言，沉思良久，含笑答曰：佛教忌異端，不能無執着。如來對於善男信女，皆歡喜說教，亦非全無愛憎。至於殺戮，法師舉一例為釋云：昔有某寺，發見巨蛇，衆僧驚告方丈，老方丈持杖往視，斥曰：「法道畜生，作孽已多，惡貫盈滿，我今予以解放，還汝本性。」遂杖而斃之。足證佛家對於有害眾生之物，亦非全不殺戮。時有十九路軍某師長在側，聞而喜曰：然則吾輩抗日，亦有佛學上之根據矣，相與大笑而別，法師固不知予為何許人也。時為民國二十一年冬，其後二十八年，予客昆明，黃斐章兄介紹法師誼

遠，乃識予之本名。未幾，法師遊印度，予贈以藏書室詩集，並賦二絕送別云。

風幡開佛法，人海幾曾安，西去應回首，蒼生淚未乾。

法明無相外，道在不言中，禮佛歸來後，羣魔一掃空。

法師於滇緬道中，移書更章云，已將予詩集存於鷓足小寺中，藏諸名山，其情可感。勝利後，相見於重慶佛學會，予對其宏法精神，備至讚揚，且期其發揮光大，饒其玄獎。不意復員以後，遠告歸寂，洵佛學界之一大損失也。九時至十二時先後來談者，有伯倫、東巖、天樞、泗英、壽人暨周昌等。昌嘗與予別十餘年，此次出任次長，奔走極之，予亦同意，以其為富有學識經驗之專門人才也。集再三請予指示，予對農林並無研究，何能有以益之；無已，其惟用人治事之方乎。爰舉平日所擬事家應具備之條件，及曾文正公用人治事格言，列表以贈之如下：

- 事應具索之條件
- (一) 周密——其反面為——粗疏
 - (二) 扼要——其反面為——瑣屑
 - (三) 敏捷——其反面為——遲鈍
 - (四) 澈底——其反面為——敷衍

曾文正公格言

- (甲) 治事之道
- (一) 經分
 - (二) 倫合
 - (三) 詳思
 - (四) 約守
- (乙) 用人之道
- (一) 廣收
 - (二) 慎用
 - (三) 勤教
 - (四) 嚴繩

昌嘗欣然接受，願躬行而實踐之。予獲三時，伍道遠來談移時，若南、憲誠先後來，為予寫信，晚七

時歸去，子國讀古詩數十首。是日，接張治中將軍由迪化來電，賀子出任府委。

五月廿五日 晨起補作日誌。九時，克永以稿來核。鄧大夫告子，昨晚邵明叔先生在蔣主席議會席上突患腦充血，血管破裂，入院治療，住四樓病室。子驚起，欲往視之，鄧力阻子登樓，乃連隨從王增成持片往詢病狀。十時，蘇子枕來，子託其代購小米。十一時，幼梅、涵英來視明老及子病，移時即去。近日左額生一小瘡，緩旬未愈，醫囑護士為子敷藥，先以紗布塗藥膏，貼於瘡上，再覆以藥紗布；如是者數次，然仍未全消，醫云亦貧血之證，因白血球不足以殺菌也。子則願疑為輸血後果，然亦未敢武斷。午後三時至六時，劉永濟、蕭望雲、王嵐僧、伍道遠、姜文光、宋達波先後來談，文光體健神旺，人亦渾厚，現任青年黨四川省支部主席，子曩在昆明，曾引杜工部詩君之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蓋子頗期其蔚成領導人物也。川士不患不聰明，而患不渾厚，凡稍帶渾厚氣者，亦皆寄以期望。杜工部詩云：「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子亦頗有此感。故每次回川，皆舉「意志堅強，胸襟宏闊，氣魄沈雄，工夫深厚，」十六字為故鄉青年語。子之一生，若能見有具備此十六字之人物，則雖死亦瞑目矣。若南、憲誠儻晚為子送飯菜來，談至十時始歸去。若南以子拔牙不能食硬物，特為親製魚丸及洋芋泥，加以肝糕湯及豬腦髓等物，食之毫不費力，則雖無牙，又何患焉。是日，報載舜生昨出席參政會，報告農林部事，博得全場喝彩，子聞之甚喜。蓋歷來政府官吏之報告，多不脫形式主義，聽者咸以為苦；舜生能打破形式，把握重點，扼要說明，語有分寸，自易獲人之同情，而於議場中放一異彩也。昔曾文正公於平洪揚後，覺湘軍有暮氣，毅然解散百萬之衆，而今李文忠另練淮軍以平捻匪，雖遭其鄉人之反感。而毫不介意，當記其開剿捻捷與李文忠書云：「事家之捷報，即曾家之喜訊，」其胸襟之宏闊如此。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休休有容之度，誠不愧為大政治家，予竊慕之，而愧未能逮。周德修同志寄來五月十四日四川時報，有一段黨派閒話，題為「從曾琦看青年黨」，略謂：「青年黨的領袖，表面上是曾琦獨當一面，骨子裏確是曾、左、李三人共同負責，使他們這一儼如大家庭的黨，在他們三位慈祥長者領導之下

，以感情作聯繫，使他們全部的黨員在連綿情絲的印接下，構成一道堅固不拔的情感長城，故他們雖經二十餘年暴風雨的脅迫，依然屹立未動，而日益欣欣向榮。我們知道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曾琦，他是富於傳奇性的人物，也是一個忠厚長者，追憶他在少年的時候，就有一股領袖的勁兒，他交朋友一向是不交則已，一文則終身歸交，絕不朝秦暮楚。姑以左舜生、李璜等人為例，即是證明。故交友之善，也是曾琦成功之惟一條件。」此文係該報駐京記者滿艾所撰，其論予交友一段，尚屬搔着癢處，蓋予生平素重友道，認定朋友為五倫之一，從不濫交，亦不輕絕。嘗撰一聯自語云：「結交當學晏平仲，撥亂常懷諸葛公。」湖南夏午詒太史曾為書之，筆力蒼勁，措已致矣。

五月二十六日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九時半，海聲、仲魯、東巖來談。十時半，劉大元、方鎮華來問病，劉新自徐州歸，孫德標將軍在徐，曾託代問候予。十一時，廖學章、鄧華民來視予與邵先生病，廖為成都分設中學教員，曾授予英文課，予時師英文為兩雙缺舌之音，每不屑聽講，幼稚荒謬若是，廖先生亦無如何，蓋以予為校長劉士志先生之優待生也。劉為四川名孝廉，精於史學，予時方理精國學，極為劉所獎譽，王光祈、周太玄、魏時珍、李劫人時皆同學，其後諸友對科學、文學、哲學各有建樹，有聲於時，殆受劉先生鼓舞薰陶之效，因真以人格教育為辦學之宗旨也。劉先生死於北京，有人親以聯云：「蓋道德，能文章，一代姪師劉子政；識時務，英俊傑，半生孤憤賈長沙。」此非過譽之詞，乃紀實之語。予蒙劉先生青眼，而學問事業竟無所成，念之滋愧！回憶肄業分中時，不覺已三十八年矣。等閒頭白，可勝歎哉！午後三時，唐子晉、尹靜夫來視邵先生及予病，子晉離院，予尚不知，未及答拜，對之有愧；尹君與予，初不相識，借唐枉過，予甚謝之。四時，青承烈、吳仲中來談。傍晚，若南、憲斌送飯菜來，該兒聞報載日本社會民主黨首領片山哲組閣，有人論其生活性格云：「片山之生活，甚為簡單，煙酒均非所好。其接近之人士，呼其為誠懇熱心及和善之人物，其生活哲學可以數字概括之，即勿為過分之事是也。不論在私生活方面，在政治生活方面，彼均以此六字為箴。」明謂與予同，謂與乃翁性格相似。予笑曰：「爾何至比予於是？」

「外國政治家之與予性格略相近者，在法有普恩嘉登；在英有格蘭斯頓；在美有佛蘭克林；然亦不盡相同。予所慕者，仍為我國歷史上之人物。袁贈泗英詩有云：「遠擬伊周並，功宰管樂俱。」昔諸葛武侯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時人未之許，實則此乃武侯降格之言。考其生平事蹟，直可遙追伊周，管樂何足道哉？予嘗將中國歷史上人物分為兩類，第一類為英雄式，帝王式，即劉邦、李世民、朱元璋之流是也。此類人物，祇須具有氣魄與度量，大刀闊斧，知人善任，使天下英雄，盡為己用，便可以成大事，不必有何等高深學識。第二類為聖賢式，宰輔式，即伊尹、周公、諸葛武侯、范文正公、王荆公、司馬溫公、王陽明、張江陵、曾文正、李文忠之流是也。此類人物，必須「才」「學」「識」「氣」「度」五者俱備，乃能有所成就；換言之，即修己治人之道，安邦定國之術，講求有素，成竹在胸，其成功非出於偶然也。在外國，則加富爾、俾士多、伊藤博文之流，屬於第二類；而彼得大帝、維廉一世，拿破崙一世，與明治之流，乃為第一類。予自審性格，實為第二類，而非第一類，因予一生，祇有事業心而無虛榮心，有責任感而無權勢感也。又第一類人物，其目的在打江山，爭天下，故往往不擇手段，祇求一己之成功，不借以民衆為藉狗，予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故斷斷乎不能為第一類人物。而世乃有誤以予為英雄者，豈不與事實大相反哉？然其誤會之來，蓋亦有因。予以一介書生，無權無勢，在二十年前留學時代，即敢於號召全國青年，起而反對國民黨之一黨專政與共產黨之一階級專政，數年之間，形成與國共鼎足而三之地位，雖物質遠不及彼兩黨，而精神力則有過之，風聲所及，全國震動，故人多誤以予為英雄。實則予自審既非英雄，又非聖賢，而略近於豪傑與近代政治家。孟子有言：「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韓昌黎伯夷頌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檢點生平，庶幾近似。惟願宏力薄，愧無建樹，誦王荆公「勳業無成照水羞」，及杜工部「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未免感愧係之耳！若南、斌兒俟予食畢即返寓。

五月二十七日 晨九時，伯倫來巖來談，伯倫、代理秘書長，故時來以重要事見告。其實予在養病期間

並不樂聞也。十時，子復先、池在青來視子病，兩君皆醫學專家，故對子病狀及病源，密切注意研究。十一時，若南送菜飯來，予食後即寢。王潛恆自湘來訪，未晤而去。午後一時，斌兒亦來，一時半，偕子赴牙醫室，請龍大夫續拔三牙，流血頗多，因打兩次麻醉針，神經影響亦大，回室偃臥，週身疲軟。叔明、道遠、逸均等來，亦未接談。晚飲鷄湯，並食鷄蛋二枚，若南等去後遂寢。

五月二十八日 晨起，頗覺清爽而疲憊。聞邵先生移二樓病室，神志漸清，扶杖往視。明老聞予來，伸手相迎，緊握予手，並問予病愈否，足知其病已有轉機，予不禁為之一喜。鄭大夫驗予血色素又減至百分之四十。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次安、叔舉、維策先後來談，次安、維策戰時曾任副師長，叔舉則任兵站副監，皆有功抗戰之同志也。予故樂與之談，並擇日誌中關於予出山經過數段示之，以代口談。渠等聞後，了然於予之出處，再三勸予珍重而別。午睡後，與若南談，渠擬對聖經再加研究，力求深造，不欲再鈔日誌。予念其體弱，精神欠佳，允從其便，不再以鈔寫事煩之。然渠已從四月九日至五月二十一日為予寫成一冊矣。愛妻親筆，予當寶之。五時，啓天來談半小時。六時，周蔚林來談，予觀其氣色晦暗，甚為愛之，蔚林和予就賦詩二首，茲錄其一於後：

卅年誅伐尚春秋，學本儒家異衆流，黨錮因譏秦政暴，危言翻笑杞人憂；近除公輔尊臺鼎，未許江湖狎海鷗，好慙蒼生霖雨望，功成浪迹五湖遊。

蔚林為淮安世家子弟，其父以丁酉舉於鄉，與先兄昭潛同年。蔚林與予初同學於上海震旦學院，繼同留學東瀛，三十年前，予嘗賦寄二絕云：

西風海上三秋雁，落日淮南一紙書，世事祇今成據亂，未應寰宇有安居。
不見周生個僕才，孤懷鬱鬱向誰開，少年高隱終非計，乘興何妨鼓棹來。

蔚林畢業歸國，為法曹者十餘年，循分不事奔競，至今沉淪下僚，其風骨可取，然已憔悴不堪矣。子牙已拔其十，口腔上都竟無一齒，食物自感困難，若南乃以鷄湯、魚丸、肝糕、豬腦髓、牛肉湯、番薯等

物見餉，食之亦良有味，並不覺苦，惟家人為予食物不免大費躊躇耳。

五月二十九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子桂、揮文來談。午後四時，王潛恆來，遂別後經過甚詳。五時，沈雲龍自臺灣歸來，談少頃。幼格、泗英先後來談移時。七時，一妓偕憲為姪女來視予病。晚與若南、憲談至十時，家人去後遂寢。

五月三十日 晨起，為新生活運動總會寫論文一首，題為「澄清吏治宜懲貪焚廉提倡淨化運動實行三民主義」，約千餘字，意尚警策，文欠修整，撰畢甚覺疲倦，此乃醫生所不許，家人所切戒也。若南聞之，極不謂然。予之為此，頗似骨鯁在喉，必吐而後快，因肅清貪污乃政府之一大課題，予既廁身其間，自不能無責任，故此問題，時常腦際，下筆不能自休，殆亦良知所驅迫耳。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予請其代鈔論文，親為送去。十時，林可巖來談，至午後一時始去。午後四時，叔明、東巖來談良久。晚若南、憲談進飯菜來，仍談至十時始去。閱報紙嚴張君勸所領導之民社黨仍內訌不已，有果秋水者，君勸數十年老友也，竟為君勸政治道德破產。組黨如此，誠可寒心！年來青年黨內部亦多糾紛，甚至有攻擊予之本身者，予一律以寬容處之，實行曾文正「好漢打脫牙齒和血吞」之精神，絕不與任何人計較，卒克勉強調整陣容，參加政府，收團結之效，免分裂之危。陸放翁詩云：「此心稍忍便無事，吾道力行方有功。」左文襄聯云：「忍過事堪喜，憂多道得親。」予躬行之，確有奇效，忍之為用，亦大矣哉！予辦黨數十年，其間經過無數難關，有時波濤涵湧，若將不可終日，予每談笑而揮之，終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以致此，亦自有方。予嘗悟出解決問題，有三大要素，列表如下：

解三
決大
問題
之要
素

- (一) 精神——其作用在——籠罩與貫注
- (二) 方法——其作用在——疏導與消弭
- (三) 力量——其作用在——控制與制裁

三者最要者為精神；其次為方法；力量則雖有，亦不宜輕用，因施行制裁，縱使得當，亦將有不良之效果也。不惟物質力量，予不喜用；即精神力量，亦不輕用。例如利用自身之學堂信仰偶像權威，以對某人施行高壓，此精神力量也，然用之不當，亦將招致惡果，予是以寧以精神以亂革貫注之，方法以疏導銷弭之，而絕不輕用力量。此中利害得失，惟天資高胸懷闊者能體會而實踐之，淺躁狹隘之徒，誠未足以語此也。是日，所撰論文錄后：

澄清吏治宜懲貪焚廉提倡淨化運動實行三率主義

橫於中國當前，有二大蠱物，足以危害國家生命，一曰「腐化勢力」，二曰「惡化勢力」。前者之表現為「貪贓枉法」，後者之表現為「殺人放火」。前者譬諸肺病，雖為慢性，而任其繼續發展，終將置吾人於死地；後者譬諸虎疫，若不先事預防，或無緊急療法，勢將不能避免，甚至無可救藥。國民政府之改組之次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將刊行「肅清貪污專輯」，擬文於予。予維肅清貪污之方法無他，亦曰「提倡淨化運動而已」。「淨化運動」者何？即使全國官吏皆能絕對遵守國家法令，實行「清慎勤」三字，絲毫「不作法外之行是也。然欲使官吏皆能「清慎勤」，必須當國者以最大之決心，為最嚴之措置，始能達到目的，絕非空言所克奏效。所謂最嚴之措置為何？即懲貪務以其大者，不以高官而從輕免咎，不以親貴而法外施仁，對於現任或曾任高級公務人員之財產，務宜調查詳細，考其財產之數目是否與其應得俸給相符？若相去無幾，可置勿論；倘超過太多，則宜詳詰，究由貪污而來？抑因經商致富？前者觸犯刑事，後者顯違禁律。二者皆為國家法律所不許，斷不能任其逍遙法外，儼然特權階級，或則運予沒收，或則強行罰款，料以重刑，置諸大辟。法之所在，人無倖免。如是，則貪污者聞而斂跡，被害者為之快心，「淨化運動」於焉風行矣。懲貪之外，繼以焚廉，語其辦法，屢有數端：（一）為公務人員做前清制，一律給以養廉金；（二）為公務人員一律實行年工加俸制；（三）為公務人員一律實行實物配給制；（四）為公務人員子女，一律予以免費入學待遇；（五）為公務人員於規定年限內退休，一律由國家給以養老金。如是，則全國

官吏皆無「枵腹從公」之憂，亦無「失業即死」之虞，必樂於盡職，守法奉公，而無所用其貪污矣。然此有一先決條件焉，即公務員之數量必求其減少，而效率必求其增高；否則亦長奔競之風，徒增國庫之累，亦非予之本意也。予嘗以「三率主義」倡於全國，所謂三率者，即「能率」「效率」「速率」是也。「能率」指其大小，「效率」核其有無，「速率」考其進度。例如甲能作一種事，乙能作兩種事，則乙之「能率」大於甲；丙作十件事，僅有一件成功，丁作十件事，有九件成功，則丁之「效率」大於丙；戊於一小時內能辦十件公事，己於一小時內能辦二十件公事，則己之「速率」高於戊。如此循名核實，嚴加綜覈，則庸劣之吏不能立足於官府，世沓之風自將絕響於全國。昔曹文正公嘗謂：「用人之道，宜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之道，宜經分給合，詳思約守。」又嘗撰聯自勸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定，再求變化；做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予以為必「廣收」而後能「慎用」必「慎用」而後能「勤教」，必「勤教」而後能「嚴繩」。予之所謂「三率主義」，即嚴繩之標準也。今之主張肅清貪污提高行政效率者，果能實行上述懲貪獎廉辦法，而又繩以「能率」「效率」「速率」標準，實以「快幹」「硬幹」「實幹」精神，則吏治之澄清，政績之昭著，必可計日而待，此則予所敢斷言者也。民國三十六年「五卅」紀念日扶病草於南京中央醫院。

五月三十一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于復先、池在青來，與楊大夫鄧大夫等商討予之病情與治療方案。十一時，子柱偕朱世龍來訪。十二時，周謙冲來，談近日參政會開會情形。午後三時，周季海來談。四時，李印農、段慎修來談。五時，唐子晉、郭叔英來談。六時，憲斌陪徐漢豪、周蜀雲伉儷來談。是日會客談話太多，竟未午睡，晚九時遂寢。

六月一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劉鵬九來談良久。十時至十二時，沈雲龍、廖國鎮先後來談。龍大夫哲三來，索閱X光照片，適內科諸大夫皆不在，乃閱診斷報告書而去。午後四時，伯倫、潛恆先後來訪，伯倫談半小時即去，潛恆談兩小時半始去，予因其遠道來訪，頗有依依不捨之意，特為筵別來經過，言之不

覺甚長。七時，若南、憲斌送飯菜來。飯後談家事，頗觸予怒，不欲而去，蓋予嘗謂家庭以和樂為主，若不和取樂，轉不如無家為妙；而和樂又須自安靜而有秩序始。無秩序之家庭，予實不能一日居，故屢以建立家庭秩序為若南語，惜其體弱性慳，心有餘而力不足，故有時不免使予懊惱。就其性質而論，料理家務，似非所長。予擬病愈，暫其專攻書畫，俾克有所成就，庶無負先岳竹君先生之家學。是日，接孝老一函云，謂予生氣橫溢，知病不篤，釋憂為喜。孝老向謂予富於秋氣，予則引龔定菴「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及「歸安一身四氣有，舉世但解為秋冬」等語以自解，實則予之富於秋氣，半緣生理，半緣心理，極度貧血之軀，面色時現青白，多年亡命之身，日為百憂所撼，身心俱困，快樂何從？此秋氣之所以多於春氣也。然予仍自信，內心並未為外物所損，故嘗有詩以自慰云：「眼中收古淚，胸裏貯濃春，昔賢如詔我，上哲祇全神。」又云：「斗室蕭然一僦民，東坡子厚若為鄰，廿年學道差堪信，嗔氣能令四海春。」今雖尚在病中，仍深信健康逐漸恢復，環境逐漸變更，生活逐漸改善，不難享古稀之壽；但望團體與家庭，勿時貽我以煩惱耳。

六日二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樹人來談。十一時，泗英來談。午後一時，幼禧來談。三時，東巖來談。五時，時珍來談，時珍對中華民族素抱悲觀，頗疑其本質為劣等，予對其現象之觀察與彼相同，而對本質則所見大異。關於本國民族之優劣問題，予嘗有一段談話，為中外人士作基本之說明曰：中華民族者，優秀而墮落之民族也。優秀是其本質，墮落是其現象；優秀是其祖先，墮落是其子孫。不能因現象而疑其本質，因子孫而疑其祖先。吾人有五千年歷史足以證明中華民族確為世界上最優秀之民族，遠在西歷紀元以前，我國即有周朝之典章文物，此豈並世諸民族所得而比擬哉？抑所謂文明，非徒限於物質也，必也有其整個之文化體系焉。懸是以為標準，則世界至今祇有三種文明：一為歐洲文明，匪希臘與羅馬文化為一流者；二為印度文明，為天竺所特有者；三為中國文明，為漢族所獨創者。欲衡民族之優劣，當須視其有無獨創之文化，次須觀其能否吸收外來之文化。中華民族既有獨創之文化，又能吸收印度文化，

其優秀之程度，實已令人可驚。奈何因一時之墮落現象，而疑其本質陷於自卑耶？予亦承認我國現有之文化程度，較歐洲至少差三百年，然吾人對歐洲文化，正在吸收與消化中，其進步雖嫌太緩，然基於過去吸收印度文化之經驗，予確信歐洲文化全部輸入之後，吾優秀之中華民族必能本其祖先所遺傳之「創造力」與「融力」，發明第四種文明，以貢獻於全世界。惟在歐洲文明尚未全部或大部吸收以前，自不免學術之貧乏，思想之混亂，因而影響及於政治經濟，不克驟臻富強，此則確屬可憂，而又勢無可免者也。時珍與予少年同學，予知其學問基礎甚佳，其進修之程序乃由文學而哲學；由哲學而科學，每一階段皆有深造，惜其歸國後，在大學任院長職，不免分心力於事務，而川中同志又時以黨務擾之，致未克專心著述。予勸其晚年努力著作，至少有幾部鉅著，流傳於世，著作不限於其所專攻之數學物理學，有關思想問題而含有「啓示性」與「刺激性」者，亦不妨特著一二，予中國思想界以一大波動，猶如貧血之人，賴輸血以刺激連血機構。因予認定今日中國政治之不上軌道，由於缺乏大政治家；而大政治家之不免產生，由於缺乏大思想家。思想家者，政治家之母也，無母安得有子？觀於世界各國歷史，有盧梭而後有法國大革命，有菲希特而後有德意志之復興，有吉田松陰而後有日本明治維新，有文中子而後有貞觀之治，有唐鏡海羅澤南而後有成同中興諸賢，有黃梨洲王船山顧炎武三大儒而後有清末之排滿興漢運動。孟子謂「天下溺，援之以道」，即此義也。予從事救國運動，歷數十年而無所成，亦恍然於天下溺不能援之以手，願思逐漸由政治運動返於文化運動，晚年亦欲從事著述，退守「文化障地」，建築「精神堡壘」。時珍極以為然，且勸予早謀退休，從此勿問黨事。予告以退志已決，日內即將向中全會正式提出辭呈，請另推選主席擬以三年為恢復健康及預備著作時期，六十以後，便當執筆，為傳世之作。究竟可傳與否，自視其內容為定。然若國家淪為斯拉夫民族之奴隸，降列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之一，彼時赤色漢奸宣佈廢止漢字，實行「漢語拉丁化」，則五千年之文化新，而予之著作亦無可傳之地與可傳之人矣。予所以念念不忘二次國難，而思有以預防之，且一時不能遽與政治絕緣者，亦為此耳。豈有他哉？昔孔子困於匡，慨然歎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予於亡命時，亦有一絕句：「南越北胡踪跡遍，祇憑忠信涉風波，此身健在關天命，笑爾匡人奈我何！」今之聽命異族謀危祖國者，亦匡人之流耳！直為其邪說暴行所懾哉？時珍又論予之性格為「外優容而內嚴峻」，此亦或獲我心。予之外貌與內心，確有相異之點，例如予平日對人嘗喜「揚善公庭，規過私室。」「揚善公庭，即為優容；規過私室，近乎嚴峻。抑不獨此也，予之性格，更分析之，有如下述：一為「外和易而內剛直」；二為「外弛緩而內緊張」；三為「外疏闊而內謹嚴」。非久處者，不能知之。時珍與予，交垂四十年，知予之性，祇能昂昂若千里之駒，不能泛泛若水中之鳧，是以勸予早進，洵益友也。是日，接吳尊壽函云，已自美國為予購福力酸藥片，由航空寄歸，聞之甚喜。

六月三日 上午十時，趙大夫東海、鄧大夫發基來，言昨驗予血，又有進步。趙為楊大夫景煙之替手，因楊已調往其他病室也。十一時，若南備劉泗英夫人來問病，復先、在青同來告別，因參政會已於昨日閉幕，彼等將聯袂返粵也。于池兩同志皆極關心予之健康，因再取醫院診斷報告書細加檢閱，認為予病確有起色，列表如下：

- 入院以來之進步
- (一) 體重——入院時一五〇磅，現在一五四磅。
 - (二) 血色素——入院時百分之二六，現在百分之四〇。
 - (三) 紅血球——入院時一一五萬，現在二八一萬。
 - (四) 白血球——入院時三八〇〇，現在七〇〇〇。

按正常人紅血球，男子應有五〇〇萬，女子應有四五〇萬，中國人普通為四百萬；正常人白血球男女均在五千至八千之間，似此則予之白血球數目，已距正常不遠；紅血球則較初來時增加一六六萬，治療之效已顯著矣。下午三時至六時，又先、潛恆、謙冲、蘇汝詮等先後來會。晚接泗英一函云：黃肅方兄面允

故棄隆昌統選國大代表黨團，願讓予為本縣之國大候選人。

六月四日 晨八時，寫致吳達銓洪蘭友各一函，分別向國務會議及憲政實施促進會請假，並覆隆昌青年黨支部一電，隆昌曾氏聯宗會曾伯思等一電，承認接受推舉為隆昌縣國大候選人。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並代寫函電。山西省政府駐京辦事處長方彥光持問百川先生慰問電來會，予因本日將拔牙，不擬會外客，故未延晤。聞電云：「聞兄憂勞國事，致染清恙，蜀勝馳系，尚希善為珍攝，俾早康復，至所企盼！」百川先生在危城中，尚念及故人，為於風誼如此，宜其統治三省歷三十六年之久也。九時至十時，建威、師曾、東巖先後來談，潛恆來，留片而去。十一時，若南送飯菜來，予立即食之，提前午睡約半小時，精神尚佳。午後一時，憲斌來，一時半偕鄧大夫赴牙醫室，精龍大夫續為拔去二牙，雖仍打麻醉針，而精神未受震動，流血亦不甚多。二時，回室保臥病榻。每次拔牙，醫生皆於口內塞以紗布，囑半小時後取去，予因欲使傷口血塊凝結，概含至兩小時後始去之。體弱之人，不免膽怯，亦足證予之衰矣。晚九時，若南去後遂寢。

六月五日 八時，鄧大夫來，予持大公報副刊論惡性貧血與進血新藥福利克酸 Folic Acid 一文與之檢討，鄧謂予之貧血並非惡性，然其情形有如下述：(一) 大多數之紅血球形狀增大，是名為巨形性血球貧血；(二) 紅血球數目在二百萬以下；(三) 呼吸短促；(四) 脈搏軟弱；(五) 兩腿發腫，左腿尤甚；(六) 步態蹣跚。故渠亦以福利克酸為治予貧血之主要藥品，據此藥在國內殊不易購。貧血尚有一種現象為「舌頭發炎」，予往年每逢春季多有此病，舌嫩唇焦，異常痛苦。有時兩頰內部，肉為腫爛，飲食艱難，究為貧血之故，抑因牙環流膿所致？至今莫明其故。西醫名為「口腔發炎」，中醫謂係「瀉火」，投以化滅止火之劑，久之炎亦漸消，然終未能斷根。此次入院，獨無是病。如拔牙後口腔不復發炎，則過去之有此病，其原因全屬環牙流膿，殆可斷言，惟此時尚難臆測耳。十一時，朱任慈來，以臺灣草帽一頂相贈，予試戴大小，仍覺適之。任慈為香港最老同志，予於民國十六年到港，始與會面，其後屢次南遊，均

蒙接待，屈指計之，已卅年矣。其人篤實誠懇，頗有修養。午後一時，啓天來談，云將赴滬。三時，叔明來談。晚若南、錫書、憲斌來談，至九時歸去。誠兒擬下學期改習政治，惟對時局不寧，學潮頻起，心境不安，感情激越，予頗憂之。家人去後，予遂就寢，約半小時，始克入眠，亦近來少有之現象也。

六月六日 晨起，寫致黃蕭方一函，謝其相讓之雅。八時，燕生自滬來談，因今日上午十時開國務會議，予不能出席，須先交換意見也。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建成來，予囑其持片往晤朱一民，曾擬情，朱新被任為重慶行轅主任，曾亦就任國民黨川康渝區特派員，予思欲求川局之安定與建設，有與彼等提攜之必要，故屢建或代往訪之。十時，泗英來談良久。十二時，翁福清來視予病。午後三時，振文來談，以日誌數段示之。渠對於予之健康進步，頗表欣慰，惟希望予繼續主持全黨，此則予所未敢輕諾也。若南送午餐飯來後，即留院為予鈔通信簿。傍晚，錫書、憲斌送菜飯來，予用膳後，微倦早寢。昨日鄧大夫驗予血色素為百分之四十一，今日張大夫驗予血液，紅血球減至二五五萬，較前少二六萬，拔牙耗血至此，誠不可不問歎以行之也。

六月七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建成來談。十一時，微倦假寐。午後一時，若南、錫書送菜飯來，正用膳間，謝澤周偕其同鄉數人來訪，辭未接見，膳後午睡。三時，清宇自河南來，言豫魯戰局，頗有見地。三時半，楊安華持其父典章先生函來會，云將赴美留學。四時，燕生偕其秘書陳一萍同志來談前日國務會議情形。未幾，費明揚、尹集儒同來，談約一小時。答去後，閱中央日報載五日倫敦電，英國遠東問題專家葛林氏評我國改組後之政府云：「新聯合政府大致上似為趨向遵循民主路線之代議政治之真實步驟，國民黨在國府委員會中佔十七席，民社青年兩黨及社會賢達僅佔十二席；行政院廿七政務委員中，國民黨佔廿席，此點初視之似屬過於偏重，然此輩國民黨，均屬自由派人物。」又謂：「在蔣主席支持之下，具有啓迪性之新興論業已建立，中國仍須面臨驚險之道路以及甚多使人沮喪之事物，然其終點實為一片光明。」對我政治趨勢，持論尚中肯綮。予向喜聞與人議論，因其語多深刻，無膚淺之見也。又聞大剛報

社評，有「從我父素看時代思想」一文，論近日南京營造廠商應西編之子應金南我父素，略謂：「在五卅運動高揚打倒舊禮教的狂濤下，『仇孝論』也在暗流滋長。這種謬說是跟着馬克斯主義的輸入中國而來的副產品，因為有許多人要實行馬克斯主義，則不能不衝破舊禮教的藩籬；而要打破舊禮教，則不能不消滅孝親的觀念，尤其要打破惡孝的說法。由此演繹，乃有仇孝的結論。這一結論，當然是荒謬。因為馬克斯主義何曾有仇孝的色彩，而且馬克斯種種遺著，即靠他的幼女愛靈娜 Eleanor 整理校訂出來，愛靈娜正是個孝女。假如馬克斯主張仇孝，怎能有一個孝女？甚矣構通准而為叔，馬克斯主義竟被他的販子們塗染上各種色彩了！」此文持論尚屬正確而有力。予因此憶及馬克斯居英倫時，俾士麥遣人以重金賂之，誘其回德合作，馬氏毅然拒絕。其時彼居英倫，窮困不堪，甚至賣其嬰孩之搖籃以圖一飽，然終不為俾氏之利誘所動，其人品之高尚在此。然則所謂物質支配精神之說，馬氏自身已破之矣。予嘗謂馬克斯頗似我國之前賢，列寧頗似季斯，而蘇聯則今之蕞秦也。前賢目睹戰國人心之壞，憤世嫉俗之極，遂倡為「性惡論」，對於人性之究竟是善是惡，抑或善惡混濁，未嘗通觀細察，而遽有此武斷之論；季斯承其說而實行之，遂有「艾書坑儒」之舉，實行「思想專制」「經濟統制」「全能主義」「極權政治」，與今之蘇聯毫無二致。蘇東披著前賢論，歎為「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叔」，偏激之論，為害至此，馬氏亦然，因其目睹歐洲資本主義之流弊，痛心於貧富之不均與勞資之對立，遂倡為「唯物論」，以為人類精神悉受物質支配，而無所謂「獨立思想」，由是而有「階級鬥爭」之說，「勞工專政」之論，以一部份之事實而概括人類歷史之全部」，以「物質生活」之現象而抹殺人類「精神生活」之價值，「以階級代國家」，「以鬥爭代協和」，「以少數制多數」，「以無識壓有識」，於是幼稚青年與窮苦民衆羣起和之，而舉世為之動盪不寧矣。此與我國前賢之「性惡論」，可謂東西輝映，甚矣立言之不可不慎也！是日，明楊帶來從石碕在港代購之美國滋補藥粉 Aminonut 一瓶，價值國幣四十二萬元，與鄧大夫所贈之 Amigen 功效略同，其中含有蛋白質百分之九十四，鹽百分之二，有香味物百分之二，於病體最為相宜，拔牙之後，尤應服此。石碕

為子購辦，先後墊款運五百萬，醫藥所耗，誠不貲也。又彭雲生兄自蓉寫寄子單條二幅，其一錄東坡觀棋詩，中有「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二語，讀之令人打破成敗觀念。昔蔡松坡將軍討袁時，亦嘗引用之。其一錄邵康節觀物篇語云：「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雲生為溫江曾學傳先生受業弟子，少讀宋儒之書，於理學頗有深造。予所發起之少年中國學會及中國青年黨，雲生皆曾加入，然仍專心講學，未嘗過問黨務，予亦絕不強之。最近推為參政員，固辭不就，高風亮節，誠不愧為有道君子；惜其人過於樸訥，未能如程朱陸王之到處宏道，舒成學風。予晚年退休，或將遯同講學，然亦未敢預約，恐失信也。

六月八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並代寫致孫啟會主席一函，推薦杜雋冬同志參加河北省政府，連中常會之法議也。十時，叔來來談，少頃，朱一民主任來訪，予以前與晉康所談者微其意見，渠極贊同，彼此均認二次國難必無可免，敵人如佔甘肅，必將「得隴望蜀」，西南國家命脈，尤當未雨綢繆，我一小時，極為欽洽。十一時半，默雷自渝抵京，來視子病，談至正午始去。予信其前途尚有開展，故多加嘉勉，期其於二次國難發生時，為國家盡保衛之責，較抗日之役尤多樹功勳，渠似頗感興奮。午後一時，若南送策飯來。錫書、憲斌來，談今晨代訪黃肅方情形，據稱黃之放棄競選國大，態度尚屬自然。飯後午睡，澄平來訪未晤。晚遣試兒送一函致吳禮卿，歸云吳已赴滬。是日閱中央日報載美總統杜魯門於七日發表演說，闡明美國維持世界和平保有強大軍備之決心，略謂：「吾人擁護聯合國，即應時常維持世界和平所須倚賴之原則，該原則應為人人均有在自由選擇之制度下免於侵略恐懼之生存權。吾人領導世人尋求和平之責任，其方式為協助較為不幸之民族，彼等刻皆亟圖改進或改造自由與獨立國家之制度。吾人惟有藉維持吾人本身之力量而為和平效勞，徒有求和平之意志而無求和平之力量，終屬無濟於事。自德日兩國投降以後

吾人軍事力量之分散，對於被認為愛好和平國家之軟弱，即係召致侵略之各國不會一種鼓勵，其人民與吾人懷有同樣理想，惟吾人之馬首是瞻。但弱於物力或人力之各國，遂不信吾人有支持吾人所主張之原則之力量。希特勒之所以夢想管制世界者，即因其相信西方各國均係軟弱無能並缺乏抵抗之意志耳。希特勒對民主國家力量之估計愈低，求戰之心乃愈切，其敵方之毫無準備，乃令其決定於一九三九年長驅直入，進兵波蘭；日本之所以襲擊珍珠港，即因其以為美國力量過弱，不能作戰。故吾人必須保持陸海空軍，俾能作有效之準備，以應付任何緊急事態。彼等應組成一有效單一之軍事機構，並應以訓練優良之人民充任其後備隊，以資支持。保持強大之軍事力量，並非和平之唯一必需條件，吾人且應有一健全而繁榮之經濟制度與繁榮之農業，廣事儲藏而充分發展之天然資源，以及體魄強健具有責任感而又確信吾人命運之人民。「其態度之堅強若是，誠足令野心國為之喪膽。同時美代表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發言「聯合國必須有一種流動性之武力，俾易於迅速出擊。聯合國整個團體之利益，必須在某單獨國家欲望或野心之先。」此皆意有所指。蘇聯代表則謂目前之情勢，並不宜維持過量之陸海空軍。雙方針鋒相對，如此尖銳，世界和平，豈易言哉？又六日倫敦電，曼徹斯特衛報載其駐華記者論文，謂「吾人不應因對國民黨之表示不滿，而無視於共產黨政體之劣蹟。每值共產黨脅迫任何地區時，該區人民即避入政府控制地區中；而從未聞政府控制地區中之人民，趨入共產黨控制區者，此點頗堪注視。」觀此可知英人對於國共之爭，已漸有明確之認識矣。和平日報載李序中君「政黨歷史觀念之演變」一文，於歐洲歷史頗有研究，該文共分四段：（一）為國家敵視政黨時代，（二）為國家放任政黨時代，（三）為國家承認政黨時代，（四）為國家限制政黨時代。第一段引盧梭民約論云：「人類組織國家目的，在增加公共幸福並個人幸福。此種增加公共幸福之意志，叫做普遍意志。要造成普遍意志，絕對不可組織政黨，因為有了政黨以後，各人的意志便受政黨控制，不能自由討論，站在公正的立場，胸無成見地自由決議。」又引孟德斯鳩之言謂：「政黨不外嫉忌怨妬排擠及對於權力富貴的野心而已。」華威頓在告國人書中，曾嚴陳政黨以黨同伐異之害；傑克遜總統更謂：

「如彼能登天，但須借助於政黨，則寧可不登天。」其第三段引柯立芝總統之言，「我們不能削弱或搖撼政黨之力量，而同時可以不削弱或搖撼民治制度，政黨政治的採用，蓋迫於需要，因為他是維持民治制度最有力的機構，捨此以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使代議制度的理論付諸實施。」最後一段引孫中山先生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之言曰：「所以妥改組政黨，第一要恢復政黨，第二要借政黨之力量去改造政府。」所述正反兩方議論，對照頗為有趣。予以組黨二十四年之經驗，對於其中利害得失，固已親嘗而透視之矣。

六月九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文光來談至午，渠將赴滬轉蓉，主持四川黨務，予囑其嚴防兩極分子竄入團體，一為投機分子，二為左傾分子。午後四時，叔明偕其夫人葉韻秋女士來視予病，談至六時。叔明為楊忠武公遇春之曾孫，其夫人亦世家子女，曩客其家，備承優遇。十七年同遊華北，叔明賦秋興十八首，一時傳誦海內。予有送其返川二絕云：「滔滔舉世趨涼薄，厚重多文獨見君，名將家風儒者象，會當攜手叱風雲。」一別巴山十五年，鄉關回首倍淒然，蜀中父老如相問，為語東坡尚苟全。」時故鄉有傳予已死者，海外聞之，令人軒渠。迄今越十九年，予幸遠竄還朝，叔明亦為不管部副員，風雲才略，已各銷磨，憶東坡詞有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予之身世，亦略相似，往年亡命，無處容身，時而東北，時而華北，時而專桂，時而川康，栖栖遑遑，席不暇暖，似較東坡，尤為狼狽。惟予與東坡，亦有相異之點，即東坡好為嬉笑怒罵之文，予則祇有詞嚴義正之作；東坡好從側面譏諷，予則祇作正面攻擊。蓋因東坡之天才太高，故其文如萬斛泉，不擇地皆可居，富於幽默感，兼含諷刺性，反對黨往往啣之刺骨，至欲得而甘心。予則一生不作諷刺之語，尤不解為滑稽之詞，故祇有公仇而無私恨；換言之，即東坡先生之文學性重於政治性，而予之政治性重於文學性，遭際略同，而性質各異，予固不敢仰希蘇蘇也。曩有東坡生日一律云：「南遷我亦似東坡，五嶺歸來兩鬢皤，三點不隨時俯仰，一生半為黨消磨；蘇王早已齊恩怨，牛李微聞尚詆訶，試向瓊樓尋玉局，月明應許和長歌。」三四兩聯，友人郭虞裳見之，謂為予自況之語，他日可作自詠之詞，予亦不加否認。自審境遇

略似東坡，而作風則轉類溫國。昔司馬溫公在宋神宗施行王荆公新政時，為反對派首領，東坡與之同為反王派。溫公一度在朝抗爭之後，遂退而隱居洛陽，修資治通鑑，十餘年不問朝政；東坡則到處吟咏，肆為譏諷。論態度，一則守口如瓶，一則嬉笑怒罵，其結果，一則無恙無爭，一則屢貶屢謫，此殆人事使然，不能委諸天命也。當溫公緘默無言之際，東坡似極不謂然，嘗題溫公獨園圖云：「兒童道君貴，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學瘖啞。」意欲諷其仗義執言，而不知溫公於語默出處之道，蓋已思之至稔，「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邦有道則顯，邦無道則隱」，溫公固恪守宣尼之教，而不願與荆公一派爭一時之得失也。果也，時異世殊，刺極而復，神宗崩，新政廢，宣仁太后臨朝，溫公爰立作相，雖王派亦有從而擁護之者，豈非溫公留餘地之效哉？予夙慕溫公之大政治家風度，嘗有雜感一首云：「涑水與荆園，可法在行藏，朋黨寧堪效，典型應未亡。」蓋予對王荆公與司馬溫公之人格，兩皆欽佩其偉大也。憶昔在野，每論時事，對當局輒有批評，然皆意在糾正，並無推倒之論，始終以諍友自居，而不欲形成敵對。人或譏其持論過於溫和，無革命性，予笑應曰：「對內革命，則對外不能抗敵矣。」聞者為之啞然。予每撰一文，輒分寄王雲程、張岳軍、陳布雷，托其閱後轉陳蔣主席，意欲當局有所採納也。雲程對予主張，多表同情，曾屢覆函稱許，尤極贊予之態度，不知予對東坡與溫公之兩種作風，固早有所選擇，讀史之有益於涉世，豈易為淺人道哉？予一生常在憂患之中，其所以得免於危者，蓋有救命三寶焉：一曰歷史知識，二曰文學修養，三曰宗教信仰。歷史可為成敗得失之鑑，文學可為怡情適性之資，宗教可為安身立命之所。有此三寶，足臨萬劫，履險如夷，豈偶然耶？是日，聞報載顧少川大使七日在美京廣播謂：「若干國家似正實行不吉祥之擴展及控制政策，使目前不定局面長此延宕，並阻止復員復興之早日完成，致恢復世界安全和平與繁榮不克實現。」語有重量，為之擊節。

六月十日，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至十二時，先後來讀者有泗英、伯倫、可瓊、永濟。午後四時半，錫書偕執人來，談至六時，執人編連水，居天津近二十年，為人敦厚，蓋南人而具有北方仇爽樸質之風者。

也。晚八時，蘇從民、陳一萍來談半小時。若南昨晚留院，今晨歸去，復來兩次，為予寫通信簿。憲誠以金陵大學政治系二年級課程表呈閱，予覺其所辦多不合理，例如教學在政治系學生儘可從略，倫理學及西洋通史應在第一年講授，第二年理當多政治功課，而僅有政治學概論一門，如此又安能使學生深造耶？甚矣今之辦教育者，對於學校課程之欠考究，宜乎人才消沈而不見蔚起也。

六月十一日 晨起，草致中全會辭職書，其文如下：「中全會同志諸兄均鑒，自前年召開十全大會以來，迄今一年有半，移山濬被推選主席，而最近半年均在病中，未克盡其責任，深覺有負委託。此半年中之病狀，如貧血足腫，慢性氣管支炎，皆為同志所親見，其中最嚴重者為貧血病，血色素僅百分之二十六，佔常人四分之一，紅血球僅一百一十五萬，較常人少四分之三，似此衰弱，其何能久！是以自四月九日入中央醫院療養，為時已逾兩月，賤恙仍未全愈，中常會久未出席，國務會議亦屢請假。病中竊思國家正當治亂興亡之際，本黨亦臨成敗得失關頭，時機何等迫切，責任何等重大！而以病軀臥牀虛名，未能盡職，焉勝內疚！是以決心辭去主席一職，請全會予以批准，另選賢能，繼續領導，識達老馬，莫忘千里馳驅；退院枯禪，猶守一經衣鉢。此日解其束縛，俾留殘喘以更生；他時恢復健康，定竭全力而效命。諸兄明達，諒能察之。抑移山尤有責者，曩常以共信互信自信強聒於同志之前，共信不立，則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則團體不固，此時人之恆語也。所謂共信，必須高瞻遠矚於將來；所謂互信，必須如膠似漆而無間；所謂自信，必須與共信互信相聯繫。吾黨同志，各自反省，今日共信是否確立？互信是否深切？自信是否堅強？如其是也，黨之前途，無限光明；如其否也，黨之前途，未可樂觀。實諸兄等，諒有同感。方今外圍環境，亦可謂大有利於本黨矣；然吾人能否充分利用以圖發展，仍視共信互信自信之程度及其關聯以為定，移山固不敢為盲目之樂觀以給我同志也。目前部份政權之取得，一由於歷史之悠久，二由於路線之正確，三由於他黨之助成。所謂他黨之助成者，即無共產黨之兇暴，不足顯本黨之溫和；無民主同盟之偏私，不足以顯本黨之公正。外間對於吾人之輿評如是其良好，而本黨自身之組織如是其脆弱，將何以對已死之同

志而副社會之期望？想諸君必能洞察內外之情勢，而互相戒勉，力圖健全組織，擴大宣傳，轉移風氣，整飭紀綱，立法治之規模，樹民主之風範。果能見諸實行，必使全黨改觀。移山雖在病中，亦將為之霍然矣。謹將亦誠，伏希公鑒。」因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將於十四日在滬舉行也。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子往來談，以閱生事責之。十一時，伯倫來談，以辭職書交之，並囑其持向大會鄭重宣讀。伯倫認為予之此舉，有如外國內閣向議會請求投信任或不信任案。予謂不然，此乃誠意之辭職，非民意之測驗也。一年以來，予每露倦勤之意，輒為同志所反對。以言眾意，予早知之，何待測驗。去春在滬曾兩度提出辭職，均為中常會所打銷；冬間在滬開二中全會以前，重提辭職之議，復為中常會否決。予現決心不受中常會拘束，因主席乃中全會所選舉，照例應向中全會辭職。予所以屢次提出中常會討論者，乃尊重中常會諸同志意見，期於詢謀僉同。實則中常會縱不同意，予仍有權提出中全會，此乃主席本身進退問題，既由中全會而來，當由中全會而去，黨章法理，固應兩也。伯倫亦無異議，允為代達。午後四時，汪朗園來談，至七時始去，渠浙自蘭州來京，欲知別後情形及予辭職原因，故為詳述三小時，因其高尚熱情，未失青年朝氣也。晚若南島書憲斌送飯菜來，予因端節在滬，特囑錫書分別匯寄王壽山、趙繼連、曾席珍、國幣各若干，為彼等過節之用。彼等雖未到職，予固常念其生活之艱苦，思有以津貼之也。是日報載外蒙古軍隊侵入新疆境內約六百里，願係蘇聯策動，乘機略我邊陲，把握西北戰略要點，從而窺伺西南，入我堂奧，制我死命，此等陰謀，予早料及。五月五日四川省主席鄧錫侯來訪，予曾為詳述敵人詭計，五月十九日察哈爾主席傅作義來談，予亦嘗舉以告之。曾幾何時，已開其端，共翹於內，俄後於外，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國家前途，危乎殆哉！予一息尚存，誓不作斯拉夫民族之奴隸，終當努力救國建國工作，即殉國亦所不惜。死於原子彈與飛機炸彈或槍炮子彈，與據胡床死於兒女子之手，泰山鴻毛，豈無別耶？

六月十二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至十二時，胡卓賢、夏乃夫、張化初、鄭振文、林華鈞來談。曾擴情來訪，予為詳述第二次困難發生之必然性，渠亦極以為然。華鈞要求在經濟部任職，指定某某機

關，予謂黨中訂有從政條例，主管某一機關之同志有用人權，團體不加干涉，主席亦不可介紹，不能命令行之，爰親書一函，囑在國務院予位置，予向來以法治黨，自身斷不能違法，否則無以率衆，渠似不甚了了，頗怏怏而去。卓賢自鄂來，化初自蓉來，今晚均將赴滬開會。午後三時，東巖來，立談少頃。四時至六時，伯倫及朱執人、青承烈、宋樹人先後來談。承烈前日以細故忤余景陶，予聞之極不謂然，渠稍坐即去，未談及此。樹人以六安茶二盒見贈，予以辭職事告之，渠頗愜然，亦未相阻，知予辭意甚堅也。若南、錫書來院，予囑其回寓招待伯倫、執人晚餐，執人因事未去。

六月十三日 昨聞新疆警耗，寢饋為之不安，合晨黎明即醒，在床吟成「感時詠史」四絕，七時起而書之如下：

白塔山同長白山，胡兵忽寇玉門關，請君試問中行說，可有匈奴匹馬還？

竟作螟蛉稱賊父，直無羞恥在人間，漢奸古有毛延壽，故遣昭君慰虜顏。

向成彈兵終莫濟，宋程游說亦徒然，輸攻墨守差堪效，九塞神游庶萬全。

金人侵宋惡堪笑，元寇吞華智可驚，直入西南堂奧地，趙家天下竟為平。

八時，寫致白健生一函，因渠前曾兩次來訪未晤，頃復奉命將赴新疆應付事變，予有所見，義當告之，健生於民國十八年即有被派主新之說，乃以政見與當軸相違，未成事實，轉起齟齬，中經抗戰，廉簡交難，軍國大計，頗多策劃，比長國防，尤資倚畀，未來事功，正未可量。予於民國二十三年遊桂時，嘗有詩贈之云：

勳業應期蟻伏波，樓船橫海意如何？當年飲馬長城窟，猶記滌河唱凱歌。

寧忘九世復仇義，會見三軍拜賜師，黑水白山看躍馬，中原父老望旌旗。

蓋早期為國平戎光復故物也。九時，克永以稿來核，若南助予沐浴。十時，郵大夫來言，已商龍大夫定今日下午為予拔牙。午後三時，斌兒來言，今日金大將有考試，特邀克永陪予赴病院對面門診處牙醫室，

請龍大夫續拔三牙，其一為大牙，其二為門牙，拔時頗覺輕鬆，流血亦少，三時半拔完，仍回病室，至六時左右，取去口中所含之紗布，牙與神經感覺微痛，乃請醫生給以鎮靜劑藥一粒，服之漸覺平靜。若南腔量太小，神經過敏，予每次拔牙雖在側而不敢正視，故非另有人陪予不可。七時半，啓天來視，予不能言，因與筆枝移時。檢次珩、李公權來，未晤，晚飲鷄湯蛋花等物，至九時，家人去後遂寢。予去歲在渝，曾寫感想一段，題為「精神之凝聚與分散」，用以自勉，並勸同志，試免為鈔存於「家訓錄」，頃偶憶及，囑其呈閱，用筆跋為釋其精義，並引實例以為證。試免似尚感興趣，此乃予自憂患中得來之經驗語，非同尋常隨筆，予賴有此警惕，乃克免於覆敗。後之君子，殆有取焉。爰錄如下：

精神之凝聚與分散

神散而不聚，則力分而不專；力分而不專，則事勞而無功；事勞而無功，則人怨而謗集；人怨而謗集，則業墮而名墜。動機雖善，而結果不良，其咎未始不由自取。是以君子貴乎凝神，專力以赴一鵠，而不稍旁鶩，莊子所謂用志不分，朱子所謂主一無適，皆此義也。

六月十四日 晨起，精神疲憊，頭部及牙均覺微痛，遂仍臥在床，囑隨從王增威以電話通知克永勿來，正午，若南送飯菜來，食之無味。午後護士為驗溫度，高至華氏一百度，頗係昨日沐浴後拔牙，出門傷風所致。傍晚，鄧大夫來，請其開一藥方，適錫書來，囑往西藥舖代購，服之痛漸減輕，停止晚餐，僅飲橘汁及西紅柿水各一杯。憲斌來，談及修養，予告以青年應以兩事為戒：第一不可失去健康，因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身體，無健康便無事業，並無快樂。予之一生，即深受此痛苦，宜引為大戒。第二不可走錯方向，青年應趨正路，不可誤入歧途，古人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即為路線錯誤者諒也。縱使方向無誤而所見不深遠準確透關，亦難以求有成，故對事業之前途，第一須見得遠，第二須看得準，第三須識得透。例如予於二十四年前組黨，誓以全黨之力推進民主政治，且斷定中國絕對不能復返於專制，大勢所趨，終歸民主，所見亦可謂遠且準矣；然於智識階級之智識程度及其道德水準估計過

高，初不料其識見之淺與品格之低一至於此，此予之未能透視一也。又一般民衆雖未受普及教育，然予以為國家經過數十年憂患，人民總應有相當進步，初不料其水準之低與進度之遲一至於此，此予之未能透視二也。有此二大錯誤，宜乎一事無成。越二十有三年，予乃恍然於最初所期都成夢幻，近人詩所謂「奔走頻年一夢中，醒來惟見六塵空」，予亦確有此感。故天下事，非見得遠，看得準，識得透，不能有所成就。予生平嚴於自責，而寬於責人，團體之不獲成功，予當自負其咎，絕不推過於人。然並此自責之詞，亦不能盡人而喻之，良以一般多數於成見，不易得解人而共語也。

六月十五日 晨起，病覺稍減，食慾漸增。八時半，憲斌偕壽山來，壽山初由平抵京，乃接予函速來侍從者。予冀歲避難海濱，渠曾相從兩年，頗忠誠可靠，故特調來護衛。予身邊僅有王增威一人，今日正擬給以半日假，而壽山適到，亦巧事也。聞京中各報大都登載予感時詩史詩，標題各有不同，然皆列於顯著地位。如中央日報摘取「竟作螟蛉稱賊父，直無羞恥在人間」，刊於題前；和平日報摘取「漢奸古有毛延壽，故遣昭君慰虜顏」，錄於題後；大剛報稱予「以古為鑑」；救國日報謂予「以二次國難勉國人團結一致」，且於本日社論引用予言，有所闡明。予前日發表此詩，曾略述感想云：「予始終認定二次國難終將來臨，國人必須團結一致，救亡圖存，勿謂抗戰勝利，國家可保無虞。昔宋人不亡於金，而亡於元。歷史具在，可為殷鑒。」由克永編為新聞，交中央通訊社廣播全國。最出乎意外者，為著名左傾隨時罵予之新民報，亦為披露，標題為「曾委員感慨賦詩」。青年黨所辦之上海中華時報標題為「病中賦詩警惕同胞」；東南日報標題謂予「賦詩者同胞」；新聞報標題謂予「為新疆事賦詩」；申報摘取「白塔山同長白山，胡兵忽寇玉門關。」觀各報標題與摘句之不同，可知各方之注意。予意共產黨必有強烈之反感，毛澤東之讀予詩，亦如吳三桂之讀吳梅村國朝曲，雖怒髮衝冠而無可如何。彼擁百萬雄兵，我握一枝秃筆，昔巴枯寧嘗有豪語云：「德與俄三大帝國雖強，吾以一枝筆可擊破之。」予自信以忠信為甲冑，以仁義為干城，毛氏雖賴有斯拉夫民族之外援，予固不信其能勝過予嚴於斧鉞之春秋直筆也。昔東北軍旅長韓光第以抗俄

死於北端，予有聯統之云：

與斯拉夫民族決戰而亡，外抗強權真健者；

引蘇維埃亦寇乘虛以入，內除國賊問何人？

國人果能因予言而奮起，使祖國免於俄禍，予雖粉身碎骨，亦無所恤，豈徒激勵軍人抗敵哉？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去後僕臥移時，囑藏兒寫致席珍與趙繼連各函，言匯款事。午後三時，陳克誠偕其夫人程崇道來訪，囑若南婉辭謝之。四時，克永復來，為予寫復隆昌縣同志及曾氏聯宗會各一函。五時，泗英攜其幼子來談約一小時。晚，蘭師進來談良久，渠有轉業意，予勸阻之，並加嘉勉，謂百年以內，國家皆在非常時期，此乃英雄報國之秋，烈士立功之日。昔日投筆從戎，本為獻身衛國，今二次國難將臨，奈何遽萌解甲之念。渠聞予言，允再考慮。

六月十六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自九時至十一時閱信核稿。補寫日記共四小時，漸覺疲倦悶騷，遂復就床假寐移時。塵蘇自長沙歸謁蔣主席後，特來視予談一小時，其人精明強幹，雖過五十，望之如四十許人，去歲視察臺灣，今春視察湘桂，頃復奉命慰勞前方軍士，僕僕風塵，不辭勞瘁，洵國家有用之才，年來賦閒，未任要職，殊為可惜，予擬便中一為推轂，為國薦賢，不分黨派，予之素志如是，固不待他人請託也。去歲在渝，由政治協商組織之憲草審議委員會，各方面得推薦專門委員數名，青年黨所推人選有王精愚、何永信，即為予所提出，兩君皆非同志，雖未被聘用，而予之抱人才主義與超黨派精神，固已為世共認矣。午後若南來，商渠明日赴滬事，予因寫復周孝老一函。若南代鈔「與友人論二次國難書」一紙，談及家事，仍有傷感，最大問題為予之健康，渠始終不免憂慮。予告以健康之失，為予過去奔走過勞，未暇注意「衛生」「營養」「運動」「娛樂」「休息」等，並非傷於酒色，元氣有何虧耗。觀於普通老年人應有之現象，如「夜起」「腰酸」「食少」「失眠」等事，予皆無之。食量並不減於壯年，每餐可食兩碗，夜寢及午睡至少在九時以上，似此眠食俱佳，恐欲求死而不得。且予宿疾，屢為貧血，屢經診治，原因

不明；頃已驗明牙為主因，牙拔完後，血必漸增。予自信經過此次澈底治療後，健康必逐漸上昇，至六十萬頂點。六十以後，或漸下降，至七十為終點。花甲古稀，均擬大開壽筵，一任親朋祝賀，彼時吾兩人合飲雙杯可也。若南為之纏綿。晚，錫蓄憲試同來，為茲免講羅斯福之特點：（一）當美國經濟大恐慌之際，羅氏能以新政挽救危機，戰勝托辣斯，而使美國復趨繁榮；（二）當歐戰初起之際，美國輿論仍主中立，羅氏能以「世界和平不可分論」，逐漸使其國人了解，戰勝孤立派，而使美國參加戰爭；（三）當特勤縱橫歐陸之際，法國已告崩潰，英國勢將不支，羅氏能與邱吉爾呼應，運用外交手腕，卒使蘇俄參戰，以拊德背，而解英危，終獲全面勝利；（四）當民主黨執政之時，羅氏身為黨魁，乃能網羅共和黨之史汀生、諾克斯，使其分掌陸海大權；又當以親筆書翰，請託共和黨黨魁威爾基氏分聘英俄，如是竟融民主共和兩黨為一體，克收舉國一致對外之效；（五）當戰爭未了之際，預為未來世界和平計，先與邱吉爾為大西洋憲章之草擬，樹立聯合國精神基礎，此皆羅氏高瞻遠矚為尋常政治家所不及者。以威爾遜與羅氏比較，一為「理想政治家」，二為「實際政治家」，故其性質各有所偏。威氏太偏重理想，故為英相路易喬治所玩弄；羅氏太偏重實際，故為斯達林所把持，雅爾達會議竟允蘇聯恢復帝俄時代權利，不惜以我國為犧牲，此乃羅氏畢生一大缺德事。雖其動機在促蘇聯對日出兵，提早結束戰事，然因此有損中國領土主權，使俄國陷於不義，自食前言，再種惡因，為遠東和平留一威脅，不能不謂為羅氏之失策。或謂當時原子彈尚未發明，羅氏勝利心切，故不得已而出此。此即予前所云羅氏太偏重實際之過。凡有所偏，必有所失。杜威曾自評其國人之性格云：「理想當中有實際，實際當中有理想。」就大體言之，吾人並不認為過持，惟理想與實際，不易求其均衡，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吾國中庸之道，所以為萬古不磨之理也。是日報載美國副國務卿艾克遜於十五日公開批評蘇聯奉行與國際協調及復興之大前提全然相反之政策，且指出蘇聯不以大連交還我國為其一項明證，略謂：「在遠東蘇聯拆卸東北之工業設備，阻礙韓國政治經濟之統一，且未能遵照其諾言，將大連交還中國政府作為自由海港，凡此種種行動，已使經濟之復興

政治之穩定大為遲延，而令這東貧窮困苦道德淪喪與動盪混亂之長此不已，亦大抵由此造成。」艾氏之言，針針見血。渠於卸任之際，向美國人民進言曰：「美國不應待待極端性危機之發展，且不應企圖擔負全世界之責任，或解決所有世界之問題，而應澈底支援彼端盡本身能力與合作力量，而使自由人續為自由人之人士。」所論皆極扼要，惜乎忘却今日蘇聯之橫行與雅爾達密約有關，而雅爾達之錯誤則羅斯福所造成者也。「鐵錘六州成錘小，棋輸一着失機多」二語，可為羅氏諷矣。

六月十七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羅北辰自滬來談，約兩小時，渠現任全國保險公會理事長，對財政金融頗有研究，擬回其本籍安徽和縣競選國大代表，其人頗有才氣，仍惜鋒芒太露，予力勸欽抑，免遭挫折。下午三時，振文、叔明來談良久，據云中全會對予辭職，一致慰留，惟決於八月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彼時依法另選，自無所謂辭矣。四時，天從、承來來訪，因感疲倦，未予接見。是日若南乘早車赴滬，幼梅自滬來信，謂同志中有以強梁式圍着求官做之風，渠非將此風壓下去不可，予閱之甚喜。此次幼梅不出仕，予絕不強之，即欲讓其主持團體，坐鎮浮置也。晚白健生羣函云：「辱示大作，極佩卓識。愛時愛國之情，洋溢滿紙，尤增感念。新事已見解決端倪，弟原定新疆之行，現已作罷矣。」似此情勢稍緩，寸心為之暫慰。然予細察新省前途，仍不能釋其西顧之憂也。

六月十八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九時半，白健生來訪，適護士正為余敷藥，未談而去。東巖、叔來來談半小時，榮東生來談一小時。下午一時，錫蓄偕大年表侄來，予以日誌數段示大年，用代談話。因予之病狀及治療經過，均詳載日誌，親友閱之瞭然，可省口舌之勞。大年云，其祖母明年滿八十。予囑其將生日開示，因彼之祖母，乃予之舅母兼岳母也。三時，東巖復來。廖海濤自渝赴滬出席中全會後來訪，渠與朱一民有舊，予囑其竭力助朱，安定川局。晚憲斌送菜來，談至九時歸去。此子對國事多憂情，仍不免有偏激之論，據云其同學已大部份左傾，予囑其安心讀書，勿過以時局為慮，因國家大局之轉移，非學業未成之青年所能為力，愈愛國則愈宜發憤讀書，工夫深厚，能力充足，他日學成，出而救國，貢獻更大。

較之日事呼籲，罷課輟學，虛耗光陰，自阻學程，為益多矣。試兒雖未參加學潮。然在空氣激盪中，心境似仍未能安靜。報載前日美國前任國務卿威爾斯廣播云：「蘇俄目前各領袖，均已遵從侵略之擴張政策，以期控制歐洲及地中海，從而在亞洲獲得相同之優越地位。蘇俄此項政策之主要目標，即為統治全球。」威氏所見，與余全同。予始終認定斯大林乃變相之彼得大帝，共產主義為紅色帝國主義。予倡此議於二十年前，世人多目為成見，今則蘇俄之欲鞭笞天下，稱霸寰宇，已由事實證明矣。予昔嘗有「俄患」詩云：「韓范今誰是？中原隱患多，北門無鎖鑰，南國有干戈，東寇方尋釁，西鄰又見訶。律哉林少穆，遺策重防俄。」絳林文忠公則徐貶戍新疆伊犁，賜環歸來時，有人問以國事，林慨然嘆曰：「英吉利人志在通商，不足慮也；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諸君將及見之。」李元度著國朝先正事略，具載其語，予少時讀之，即深印腦際，及長，細讀中俄關係史，益佩文忠之先見，惜當國者未能先事預防，外象已入其掌中，新疆又漸為所控制，一旦大舉侵華，其將何以禦之乎？與言及此，可為痛哭！若不急圖補救，國家將為所滅，吾儕死無葬身之地矣！可勝嘆哉！可勝懼哉！予昔倡「抗日必勝論」，果如所預期；今倡「抗俄必要論」，亦難有所見。其所以不言必勝者，因俄之國力，較日雄厚，又有數百萬赤色漢奸為其內應，漫言必勝，未免過誇。國家大事，非同兒戲，苟非英美決定以兵力援華，予固不敢輕言必勝。惟五千年神明華胄，既不甘作他人之奴隸，則外侮之來，無論有無把握，均當奮起抵抗。國家人格所關，民族精神所繫，「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大義所在，豈容苟免！予昔嘗有詩云：「魯連恥秦帝，王導笑楚囚，吾亦懷該義，所志在春秋。」又云：「馬援昔橫海，祖逖亦渡江，遺風應未逝，士氣豈能降！」石達開討滿撤文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予少時讀之，極感興奮。抗倭情緒，一如排滿；抗俄心事，不減抗倭。今雖老矣，未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要當嘔心血以報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豈所計哉！絳林文忠嘗有一聯自語云：「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予固引為終身信條也。

六月十九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至十二時，景陶、振文、謙冲、可幾、叔明、東巖、颯僧先後來談。明日國務會議予仍不能赴會，故特邀景陶來商發言事，因燕生、魯之皆請假返家，予又臥病在床，明日之會，青年黨方面只有景陶一人出席也。颯僧參加前方軍隊慰勞團，特來告別。下午三時至六時，來會者有劉季仙、胡國偉、李滿康等，振文、謙冲去而復來，各談移時。東巖偕吳禮卿來談良久，禮卿亦因時局漸趨嚴重，明日將出席國務會議，特來交換意見。予謂大局非不可為，祇須當軸下最大決心，能有幾項不顧情面之重要措施，必能挽回民心，振作士氣。禮卿極以為然。惟其方法必須確切，期於實行，勿托空言。禮卿欲予逕向蔣主席建議，予謂會議則對同僚不無顧忌，密談則予與蔣交淺不能言深，故仍由梁相機進言為佳。禮卿亦未推辭，但云明日會後，再細商討，國家大事，慎重為宜。予與禮卿，均有此感，故所談幾無不合也。

六月二十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九時半，張大夫來陪赴X光室照牙。從本日起，醫生復為予打肝精針每日三C.C.有奇，十時至十二時，來談者有周貽春、戚光烈、戰守金、彭雲生、劉季仙、李陸榮、夏莫言、張化初、周謙冲、林建成、林華鈞等。先烈自青島來言，當地報紙對於感時咏史詩，俱用大字登出，頗引起一般人之同情云。正午東巖偕吳禮卿來談約一小時。下午四時，可幾來談兩小時，謙冲、東巖均再來有所報告。因近日東北國軍失利，華北形勢嚴重，和談之說復起，美國態度頗關重要，渠二人皆曾與司徒雷登及其顧問傅溼波交換意見也。六時，啓天來談少頃，即赴蔣主席議會，是日國務會議及蔣邸議會，予均未能前往。若南自滬來信云，將侍孝老赴諸暨，為其父覓葬地。予寫復一函托可幾回滬面交，囑早返京，復派王壽山乘晚車赴滬送之。因予將離拔牙，又端節已屆，亟須若南歸來相助也。謙冲返滬，余托致幼格一函，盼其攜眷來寧一敘。季仙交來新宗岳一函，附朝鮮臨時政府主席金九代表李忠模復余函。朝鮮革命領袖除金九、李承晚外，李忠模、金鳳珠、金標等亦為重要人物。予於民國七年在滬辦救國日報時，韓國革命團體曾派趙某等二人，每日至報館相助。巴黎和會請願代表金仲文氏，亦與予相識。茲將李函

錄後：「救復者，志樸於本年三月初旬，自北平首途，擬赴印度參加泛亞洲會議，道經首都，亟思晉謁先生親聆雅教。惟以新博士宗岳已離京北返，未遂瞻韓之願，不勝悵惘。嗣以種種障礙，未能如期赴印，延至最近，始自香港返平。抵平後，即由敵國訓練班金標同志，以愉快尊敬之態度，出示先生大函。函中懇摯鼓勵之深，令人感奮異常，實為敵國獨立建國史上光榮記載之一頁。志樸流亡異國，凡廿餘年。竊念中韓兩國數千年來，一貫唇齒相依，休戚與共，際茲國際動盪局勢，更有同舟共濟必要。是以志樸等切望貴國能早安定，俾有餘力，協助敵國完成獨立建國大業，此蓋為志樸等與貴國志士新博士朝夕傾心討論之焦點。咸以為貴我兩國前途，希望固大，隱憂亦深。如此環境，甚望貴黨發揮宏力，克早完成貴國之安定與建設，則敵國亦有所仰賴焉。公暇尚祈時錫南針，不遠在遠為禱。溽暑方殷，諸希為國珍重。尚肅奉復，敬頌勳祺。此上曾先生恭轉，並向貴黨全體同仁致敬。李志樸拜啓。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四日。」函中「貴我兩國希望固大，隱憂亦深」二語，頗足發人深省。近來蘇聯正驅所謂韓國共產軍十餘萬衆，輔以訓練連年之日俘協助中共，反攻國軍，其勢甚猛。遙望鶴林八道，誠令人不勝感慨。晚閱報載九十高齡之英國大文豪蕭伯納翁，最近發表談話有云：「公式化之言語，實無濟於事。政治才幹，始能決定事態之進展，而非黨章綱領言論機關所能奏效」數語，實獲我心。今日中國局勢之混亂，實緣缺乏具有「真才實學」與「真知灼見」之政治家；即世界局勢之不獲安定，亦何莫不然。惟中國「人才破產」，尤覺令人痛心。「人才破產」，歸於「教育破產」。故欲人才輩出，惟有改革教育，而欲收其大效，惟有期諸百年後矣。書此不禁擲筆長嘆！

六月二十一日 晨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雲生偕其子竹君來談至十一時半。午後三時至六時，劉季仙、朱執人、費明揚、盧逸均、王潛恆、師曾、子柱先後來談。憲政實施促進會副秘書長張壽賢來訪，予正臥病榻與諸同志談話，未予延晤。其人頗精神，病愈尚擬邀其來會。晚錫書來商端節宴客，及發節費事，九時歸去。壽山自滬來電話云，若南已赴諸暨，預定乘明日晚車歸。是日接舒君賈自蓉來函，對余詩

極稱許，謂「以史證今，具見卓識」，並以其所撰演稿「中俄之間」一文見寄。君實為人篤實而有學識，亦川士之傑出者也。

六月二十二日，晨八時半，東巖備張懋昭來談。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至十二時來談者有慎修、爾康、建成等，談及黨事，慎修滿腔悲憤，爾康為之流淚，予亦不禁感泣。予嘗謂青年黨之生命，寄托於三種分子：（一）為公忠為黨百折不迴之若干中央幹部與地方幹部，（二）為投身社會埋頭苦幹之若干專門人才，（三）為投身軍界埋頭苦幹之若干軍事同志。其人數未嘗統計，多寡固不得知，然確有此三種力量，故能維持黨之生存，而不為國共兩黨所消滅。若徒以口舌言論為號召，而無苦幹實幹之同志，又安能奮鬥至今哉？下午四時，命人呼為院理髮師為余理髮，計自入院至今已七十三日未理髮矣。旋有閩民欽、劉雅聲、丁俊生、陳元齡、王潛恆、謝澄平、周寶三等先後來談。潛恆將往徐州任事，予告以晚年實已厭倦政治生活，倘今日國家僅為「治亂問題」而非「存亡問題」，予決浩然歸隱，置理亂於不問，無如曠觀默察，橫於當前者，仍為國家「存亡問題」而非僅「治亂問題」，我輩縱能隱居，亦難免於亡國，此予所以誓拚此殘生以與白結異族謀危祖國之赤色漢奸作殊死鬥也。元齡自昆明抵京，帶來惠雲岑先生一函，對予多所慰勉，略云：「側聞閣下因憂國憂民，操慮過度，故政躬常有違和之時，伏望萬分保重，為國珍攝。昔賢有言，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蓋方當洪水滔天泛濫橫溢之際，雖高築堅壁，或難為功。洎雲散天青浪靜風平之後，則雍容安渡，事半功倍，自用力少而成功多。人心厭亂，時遂獲平，會當不遠，望公潛移默化，靜以俟之，勿過憂勞，以招疾苦。」其言誠擊，令人感激。雲岑名我春，滇之耆宿，曾任唐繼堯幕，予客昆明，常相遇從，時有唱和，其本人則並未入黨，蓋亦一社會賢達也。

六月二十三日，晨八時若南自滬返京，來院休息，十時偕同返寓。十一時，潛恆、師曾、叔明、雲生、東巖、亦江來談，即留午飯，因是日為端午節也。飯後在寓午睡。下午四時，劉季仙、朱軼人來談。五時，天樞來談。六時，大年夫婦、大本夫婦各攜子女來謁，文濬文溥兄弟同來，家族親戚，合攝一影晚留

共陪，克永亦在座。大本習工程，戰時曾赴緬甸募路，娶婦，頗賢淑端麗，不數年盡通華語，生一子，甚聰穎壯健。予向主民族通婚，意謂可以改良人種，今得佐證，為之一喜。與親友周旋，至晚九時，若南送予歸，留宿院中，倦極早寢。是日天氣陰鬱，已屆仲夏，猶似暮春。數年前予遠難滬濱，遇端午節，曾填一詞，調寄一剪梅云：「閒過荼蘼蕊香，不道端陽，却似重陽；雨絲風片，似愁腸，行也淒涼。坐情見也淒涼。休問春中與孟嘗，飲罷雄黃，聽罷霓裳；汨羅往事，費思量，蘭也芬芳，艾也披猖。」當時心境，乎詞。自殺之念，時縈腦際，倘遭威脅，誓不首全，幸而獲免，克存漢節，雖曰人謀，亦天意也。今誦舊詞，益增新感。予昔嘗有句云：「老我才知天意厚，受人德證友情深。」一生顛沛流離，常以天降大任自解，今年老多病，仍飄泊無所歸，天之所以老其才者，究何補於世耶？念此不禁愴然！家人見其連佳節而無笑容，轉有憂色，頗以為異。不知予對國事艱危，居恆戚戚於懷，非待國家「轉危為安」，殆不易「轉憂為喜」。所謂「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者，予實深有此感。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自必獲天下之樂而樂，此乃事理之常，特不易為婦孺解耳。

六月二十四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泗英、伯倫、陸崇來談。伯倫自滬攜來幼梅一函，僕致予與左、陳、余諸同志者，閱後仍交伯倫轉示諸友。正午厲蜀雲、徐漢豪夫婦來談移時。下午四時，若南為予沐浴，振文、樹人來談良久。是日接鄧佑權自美國寄來福力酸藥片兩小瓶，共二百粒，此乃貧血病所急需者，予得之甚喜，佑權情誼真摯可感。又閱報載：有由共產黨佔領地歸來之山東大學教授吳曉鳴者，述所謂解放區情況甚詳，有二語形容其蕭條之狀云，「鼠因糧盡潛踪去，犬為家貧放膽眠」，即此一聯，足窺全貌，語雖諷刺，亦紀實也。

六月二十五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振文偕周哲元、黃玉山、王世昭來會，哲元、玉山歸自越南，世昭來自廣西，黃為初次會面，周王皆別遷十載之老同志，故與暢談二小時。張肖梅女士及唐子晉、周貽春、楊士傑等來訪，概未延晤，以病室太窄，難容眾賓也。正午東巖來談移時。下午三時至六時，程

光復、張希為、閔民欽、陳士廉先後來訪。六時半，熊瑛如來談三十分。晚為若南、錫書、憲斌等講家庭生活節儉之道，及由儉入奢返儉之理，謂私生活宜保持「伸縮性」。

六月二十六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九時半至十二時，先後來談者有黃鳳池、張竹橋、張雨村、范英義、李榕、蕭輯之等，又東巖以婚就致蔣主席函來請予簽名，因昨日中常會議決推渠與舜生、景陶為協商選舉代表也。建成來請示赴贛事。午後一時，叔明來商應辦各事，談至三時始去。晚家人以雲南汽鍋蒸雞湯來餉，汽鍋乃李榕備自龍志舟夫人者。是晚若南因王增威回寓，留宿院中。

六月二十七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建成來請簽署致贛省主席王陵基書，因張岳軍有函薦渠任省委兼市長，予亦擬從旁促成其事也。下午四時，叔明、伯倫先後來談。五時，余景陶來談，遲一小時，因其明日將赴滬出席中常會也。青承烈來談少頃，云將回川。是日隆昌縣參議會議長陳能芬有函致林建成云：「縣人對各項選舉，均盼有人當選，對於慕翁，屬望尤切。弟代表民意，早向省中當局提名矣。」龍芬就聲明，曾任師長，與余有舊誼之誼，前聞其有就選意，觀其致林函，已將余名提出，足見推戴之誠，予固未嘗函托之也。又建成之侄林遠春，原亦有意就選，近函建成，自動放棄。縣中最有力之就選者為蕭方與蔡明，因蕭方為老革命黨人，蔡明為民意機關領袖，彼二人既皆讓余，則選票或克集中，亦未可知，然仍不敢遽斷也。

六月二十八日 因昨晚感冒，體溫高至華氏百度，牙齦發炎，身體羸軟，心中悶熱，終日僵臥在床，以電話通知克永勿來。汪朗園、陳一清、王世昭等來訪，均未晤。傍晚于柱來，就床邊立談少頃。若南從前晚起，留宿院中，因渠已新能安眠，且極願視為調護，俾早全愈也。

六月二十九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潘聲自蘇州來談，至正午始去。其人明白幹練，對政務有經驗，對團體極忠實，為中年同志之翹楚。渠希望予仍負責領導全黨，予告以近來「身體」「精神」「興

會」三者，皆不適於負此重任，身體積弱多病，精神難勝繁劇，與會更覺索然，如此安能主持全黨？必欲強其負責，則「殺君馬者道旁兒」，何異剝刃於我，而故促其死耶？且予生平，無論對黨對國，均祇有責任心而無權勢慾，一切以民主為依歸，以法治為信條。自民國十二年發起本黨以來，迄今二十四年，予所貢獻於黨者，不過為政策之擬訂，政略之運用，形勢之判斷，方針之主持，以言辦理全國黨務之勞績，實遠不及幼樁同志。即以去歲中全會所選從政七人而論，如舜生之果斷，幼樁之明敏，啓天之穩練，景陶之深純，嘗之之淡定，燕生之通達，予皆自愧不如。其他同志之勝於我者，更不勝枚舉。再就主持黨務而論，予負名義時間亦不過十餘年，試舉事例如下：（一）自十二年冬至十六年秋，為余初辦黨務時期。前後不過三年半，其間尚有子柱之接替，印震之代理，予實未嘗完全執行任務。（二）自十六年秋至十九年秋，予因在滬被捕，出獄後亡命四方，不能坐鎮中樞，乃由幼樁同志代理委員長，總部仍設上海。（三）自十九年至二十年秋，為余重理黨務時期。總部移設天津，予仍被選為委員長，不得不躬理黨務。然此一年內，有半年在病中，實際亦僅執行任務半年，未能達所預期。（四）自二十年秋至二十一年秋，為余僅任常委時期。是年九一八國難發生，予復多病，乃由全代會改選幼樁同志為委員長，予則僅任常委，時復帶病奔馳，策動抗日軍事，未暇兼顧黨務。（五）自二十一年秋至二十四年秋，為予退出中央時期。因其時代表大會發生糾紛，予與全體中委引咎自動退出中央，由全代會改選少壯同志主持黨務，予復先同志任委員長，總部始設天津，繼移香港。予未負任何名義，然仍積極奮鬥，時而巡行長城戰線，對義勇軍與正規軍作全面抗日之推動；時而有三湘之行，為「全民救國軍」之組織；時而有八閩之行，與十九路軍將領為友誼之聯絡；時而經安南入桂，為「抗日必勝」之宣傳；時而急馳通川，為「防共救鄉」之部署；並遠走西康，促成川康聯防，由防共進而抗日，此皆同志所共見共聞。予所謂「以機構領導，不以個人領導」，「以法治黨，不以人治黨」，「同時能令，又能受命」，「能領導人，亦能被領導」，皆躬行實踐之言，其事跡可得而履按者也。在此三年內，予之精神可謂偏重於軍事。（六）自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七年秋，為予僅

任常委時期。時本黨已傾向與國民黨合作，促成其抗日及取締一黨專政。舜生同志為首上廬山與蔣接洽之人，故全代會推其繼任委員長，總部仍設上海。予則奔走南北，促成抗日統一戰線，其間有三晉之行，百粵之行，綏遠之行，奉化之行，出席廬山會議，參加國防參議會及國民參政會。在此三年內，予之精神可謂偏重於政治。(七)自二十七年秋至三十四年冬，為予再度遙領名義時期。予於廿七年七月，由全代會選任委員長。八月一日，由漢飛渝，次年五月，經三四兩日大轟炸後，始離渝返鄉，繼由隆昌赴蓉轉漢，遂居昆明，養病二載，復赴香港，與梁漱溟等合辦光明日報，港陷轉滬，經平赴晉，飛陝回川。前後任期七年，而在中樞供職，為時僅九月零五日。實際上黨務政治，乃由幼樁、舜生，分負其責，予不過遙領虛名而已。此七年中，予之精神，可謂偏重於抗日。對黨務雖未盡全責，對國家則曾效微勞，川軍之第一次出動，滇軍之第二次出動，皆為予所促成。前者為非正式任務，後者則銜有正式使命，幸皆完全達到目的，尚無負於「外抗強權」之初衷。(八)由三十四年冬至三十六年秋，為予曠廢職務時期。予於上屆任期，曠職六年以上，同志不加譴責，轉後選為主席，實己不勝內疚，頗思稍補前愆，乃復勉為其難。迄今一年有半，竟爾臥病半年，實屬有辜衆望。雖去歲曾抱病奔馳，再上廬山，重遊東北，遍歷華北，其間復參加「政治協商會」「憲草案議會」「國民代表大會」「憲政實施促進會」，簽字「共同施政綱領」，參加改組之國民政府。然此一年半內，予之精神，可謂偏重於制憲，仍未暇顧及黨務。如上所述，表考其實，二十四年來，予直接辦理黨務；或遙領名義，前後不過十六年。此外先後主持全黨之同志，尚有子柱、印震、幼樁、舜生、復先諸友。即在予負名義時期，亦全賴諸同志之輔助；故若認主持黨之中樞者為有功，則其功皆屬於諸同志。何則？予以亡命不能安居之故，實未嘗多盡力於黨務也。若以主持黨之中樞者為有過，則其過皆屬於予一人。何則？予為黨之發起人，追隨同志，為國奮鬥，運二十年，至今未能完全實現本黨之主張，予固不能辭其全責也。予生平素重「內心修養」，行有不慊於心，輒復反躬自省，不待他人批評，內心先已自疚。今方以曠職而內疚神明，奈何復委以全黨重任？此則余所萬難接受，而切盼同志之

諒解者也。與湯粹談約三小時，渠似有所領會，而對予之不再主持全黨，仍未遽表同意。予已決定，無論如何，八月中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屆時除依法解職外，並向大會請求勿再選為主席。凡事均當量力而行。力所不逮之事，必有舉鼎覆餗之虞，垂暮之年，能無懼哉！予之所以願在黨內奉身而退，尚有二因：（一）為曾文正公有言「成大事者，以克替人為第一義。」予少時，即服膺斯語。今組黨二十四年，予已精力竭，若不急覓替手，安能發揮光大？本無獨裁之意，更無集權之心，趁此身尚健在時，速將黨之組織健全，使由「個人領導」進為「機構領導」，由「人治」進於「法治」，庶幾團體生命可期延續，個人心願有所寄托，古人所謂「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即此意也。（二）為予發起本黨時，即以長期奮鬥為同志語，嘗有詩云：「德業相期第一流，不虞不餒死方休，軀身為國無他願，要使乾坤正氣留。」當時同志，莫不感奮。其後橫遭障礙，迭經凶險，波瀾壯闊，荆棘叢生，同志之信仰不堅者，遂不免意志動搖，甚至有謂予領導大眾趨於絕路或死路者。今則國大召開，憲法制成，一黨專政取消，聯合政府成立，證明予所導往之路，乃通路而非絕路，生路而非死路。以黨而論，同志已履坦途；以國而論，政治漸入常軌。予曩所揭舉以勵同志者，大體已獲事實之證明，亦庶幾可告無罪矣。急流勇退，此正其時。若再遲疑，必貽後悔。民國以來，政治領導人物，如共產黨之陳獨秀，第三黨之鄧演達，其所以終於慘敗者，皆坐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失，知標而不知樞，知取而不知予。余既灼然於彼輩之失著，豈能沿其覆轍而自蹈之乎？故引退為余之上策。他日尚擬再為濤聲言之，囑其轉告諸同志，勿復挽留余也。下午若南為余鈔日誌。閱人物雜誌十餘篇，該誌為左派刊物，極盡抑揚褒貶之能事，對左袒者歌頌之，右袒者揶揄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表面為文化刊物，實際不會共黨武器。獨怪國民黨極有數百種刊物，竟無一種與之相抗，徒以單隊對共，而文化界則任其謬種流傳，共禍真不知伊於胡底也！

六月三十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一時，錫書送飯菜來，予用膳後即午睡。下午一時半，若南、錫書伴予赴牙醫室，請龍大夫為余續拔三牙，皆門牙之有膿者。一切手續如前，此次出血不多，神經未

受震動，歸臥病室，亦無痛苦。三時，王嵐僧自徐州慰勞前方軍士歸來，就病榻立談良久。予口含血，僅與筆談。晚間飲食如常。予柱歸自滬濱，來談移時，據云，上次中全會，與此次中常會，同志論事，均欠和諧，予甚憂之。病莫能興，無可奈何！亦唯有聽其自然而已。

七月一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東農自滬歸來，談運一小時。下午四時，景陶來談。五時，戴翼翹，葉東生來訪。戴葉皆民社黨員，戴就勳成，曾任軍長，現任府委，因四日將開國務會議，故特來交換意見。近日戴傳政府將下討伐令，戴將提出會議討論。予意吾人原希望國民黨還政於民，共產黨還軍於國。今國民黨召開國大，製訂憲法，取消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還政於民，已漸實現；而共產黨依然憑藉武力，勾結外力，利用韓共與日倭，對同胞大肆屠殺，實已構成刑法上之內亂罪與外患罪，討伐在理論上原無不可。惟就實際利害而論，則有尚待研討之處。第一、討伐令下後，共黨必在東北自行組織政府；第二、蘇俄可能首先承認其所支持之傀儡組織；第三、戰事若擴大及長江時，最重現實之英國，亦可能承認其為交戰團體。故不如實際上總動員以征剿之，而形式上之討伐令則從緩發，俟其明目張膽，組織偽政府時，再從而大伸天討。猶之劉先主之討曹魏，明知其遲早終必篡漢，仍待曹丕稱號稱尊，始行討伐，因如此乃可閉其口而奪之氣也。景陶、勳成皆以為然。五時嵐僧來談，以所擬軍事政治改革方案就正於予，為之添改數節，斟酌久之。叔明適來，云將往訪白健生，予因囑其以嵐僧方案交健生一閱，並為介紹晤談。因嵐僧所見，頗多切實可行，予擬廣為游揚，使其見重當局也。

七月二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陳翰珍、劉雅聲、閔民欽來談，陳赴滬開中全會後，來京就任監察委員，即將返蓉，閔亦將赴渝，同來告別。下午四時，叔明來談良久。五時，嵐僧交來改謄方案。六時，若南為余沐浴。晚聞人物雜誌數十頁。

七月三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東農借禮卿來訪，叔明亦至，東農因事先去，禮卿、叔明留談良久。予以嵐僧方案交禮卿轉陳蔣主席參考，並以緩發討伐令之意見託其婉為申述，因禮卿與蔣交情

至厚，可作深談也。十一時半，泗英、伯倫來談，伯倫交來幼格一函。下午三時至四時，世昭、崑備先後來談。五時，鄒海濱先生來訪，關於討伐令事，相與商討良久，予仍主緩發。海濱詢余對總動員意見如何，予謂總動員與對外作戰有別。因對外作戰之總動員為全體性戰爭，人力物力均無保留，縱化焦土，亦所不惜；對內動亂之總動員，宜以兵員糧食兩項為主，其他擾民之事，仍以避免為佳，否則人民不免怨望，共黨乘機煽動，轉於政府不利。海濱甚然余說。因予明日不能出席，所有意見，除告景陶外，並質吳鄭兩友，期其共同主張也。

七月四日 上午八時，護士以量身器來量余體重為一五〇磅，較前減四磅，因僅著汗衫褲，衣服減少，非身體轉瘦也。若南體重為一〇八磅，較余少四二磅。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予對其數月以來，擬稿過於草率，頗多責備，期其改進。十一時，家中送飯菜來，予食後就寢。下午一時半，若南、憲斌、壽山偕予赴牙醫室，請龍大夫續拔三牙，是為最後一次。前後八次，共拔二十一牙，憲斌為予紀錄如下：

- 第一次拔二枚 五月十四日下午一時五十六分
 - 第二次拔二枚 五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五分
 - 第三次拔三枚半 五月廿二日下午二時
 - 第四次拔三枚 五月廿七日下午一時五十五分
 - 第五次拔二枚 六月四日下午二時
 - 第六次拔三枚 六月十三日下午三時
 - 第七次拔三枚 六月卅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 第八次拔三枚 七月四日下午一時五十分
- 共計二十一枚半

此次拔牙，流血不多，神經未受震動，歸臥病室，並無痛苦。四時，子柱來云，晚將赴滬，特將枕窩

獲幼梅一函，托其轉交，中有句云：「內部團結，望兄努力。吾兄昔之所以勸弟者，宜躬行而實踐之。」五時，張備來言，參謀總長陳辭修對其方案，甚加贊許，曾約晤談。七時，憲斌、壽山偕大年來，予以致周孝老、吳天民各一函，張石嶼、林希之共一函，交憲斌壽山帶滬，因予之書信分存上海吳天民家及海格路青年黨總部，特囑斌兒往取，運回京寓備閱也。晚若南回家宿。是日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總動員案，未下討伐令。分組審查事，余被推為政治組召集人。

七月五日 晨起，賦詩一絕，題為「小園花落賦來幼梅」云：「零落殘紅又一春，護花應是種花人，殷勤寄語狂蜂蝶，可待來年再點唇。」寫致斌兒一函，囑往求孝老書聯。九時，啓天來談，予告以「凡人欲求事業之成功，必須兼具『推動力』與『控制力』，無『推動力』不足以促事業進展，無『控制力』不足以使僚屬統範。」啓天甚聽予言，頗嘗試之。十時，伯倫、雅聲來談移時，雅聲將回鄂，就任工商輔導處長，予手書所擬事業家之條件及曾文正公用人治事格言二紙贈之。涂光黃自滬持幼梅書介紹來片，意在謀事，予請雅聲代見，囑逕往謁啓天。下午倦臥約兩小時。醫生驗予血色素，由百分之四十，減至百分之四十三，紅血球由二百八十減至二百七十，拔牙耗血，亦大矣哉！五時至七時，補作日誌約二千字。八時，若南偕一嫂來院，旋陪一嫂往看電影。有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朱廷豐同志來訪未晤。是日克永請假未來。聞報載有可注意者數事：（一）美國國務院職員有二萬一千名，將由聯邦調查局檢查其是否忠實。（二）其總統杜魯門於昨日美國獨立紀念日演說，指出和平之四大要件：一為共同遵守下列原則，即是政府之公正權力，係由被治者之同意而來；二為共同尊重人類之基本權利；三為全球人民對各種知識理想及消學作充分而自由之交換，國際之旅行與通訊，應獲最大自由；因為各國制定財政與經濟之政策，以支持世界經濟，而非個別之國家主義之經濟。杜氏雖未明指蘇聯，實為蘇聯而發。（三）美國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為七月四日獨立紀念，特致書生活雜誌云：「在專制主義控制人民之生活，並使其他民族陷於其奴役人類之桎梏時，和平將遭阻礙，而戰爭之危機將形迫近。」參氏並未指明實行專制主義之國家，然其所指，實

至明顯。(四)美國參謀總長艾森豪威爾於美國國慶日宣稱，除非美國協助進行世界和平建立之計劃，人類可能遭受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苦難。綜觀上述四項消息，可見美國已不復沉迷於和平之夢，而使企圖以共產主義支配全球之蘇聯有所警惕。惟其真意究在促蘇聯之覺悟，而故予以恫嚇；抑在促其國人及全世界之注意，而早有所準備，則尚未易遽斷。最近由英法發起之歐洲經濟會議，及行將召開之倫敦外長會議，結果若何，當不難逐漸判明也。

七月六日 若南三十二歲初度，予商得醫生同意，回家為其祝壽。先以電話約泗英至寓晤談，泗英攜其次子及童舒培之子來寓祝賀，稍坐即去。十二時，若南邀馬牧師夫人及美國女教士費恩華 Cecelia Jepson 來寓午膳。下午五時，泗英復攜二童子來，閱予日誌數十頁。予請其批評有無瑣屑與枯燥之弊，泗英謂無此二弊，且饒風趣，富內容，讀之令人覺有光芒萬丈。泗英老友，兼擅詩文，並長批判，諫不或欺，聞之甚喜。予自十七歲作日記，至三十二歲，前後共十五年，未嘗間斷一日。癸亥組黨，始行中絕。蓋因革命政黨有若干秘密，不能形諸文字，即行誼亦不宜使人知，故作日記殊不相宜也。予之停止日記，實為生平一大損失。博子之修養，得力於日記者甚多，尤其「恆心」與「毅力」，大半由日記養成。關於日記，有三事永不能忘：(一)為予少時自創之屢。約在二十歲左右，予為絕對實行先母家訓：「細惡念，養善性；絕淫朋，塞邪徑；屏輕浮，學剛正。」每日紙自檢點有無不正之念？如其有之，即痛自責，於日記上加一黑點，以誌邪念。每月必須統計共起邪念若干次，共讀書籍若干冊。前者屬於進德，後者屬於修業。又將日記分為兩段，前段記行，後段記言。記行包括全日生活；記言或錄師友談話，或書本人感想。自覺方法較勝前人，惜因組黨，遽爾中斷。(二)為癸丑之役，幾因日記喪命。時為民國二年秋，旅克武、楊庶堪舉兵於渝，聲討袁世凱，余亦參與其事，失敗還鄉，行至永川，為劉存厚部所連，予竄回野，一日步行一百四十里，而以日記托同行劉湛如君之甥蕭尚勳，密為帶歸。蕭君江湖豪俠也，慨然允諾，攜以潛行，為謀所窺被連，擬稱失業為人送信，願服勞役自救，某軍官命為隨從，行至中途，竊日記返，密赴永

川，訪予友鍾漢霄君，囑為埋藏地下。俟大軍過境，始往取送吾家，不受報酬，慨然竟去。其後，民國二十七年，予視察滇黔總動員，曾接其自遠西來信稱，願為國家撲殺倭奴。相別二十五年，豪氣如故。惜未晤面，至今思之。(三)為日記被焚事。予赴法曾攜五大書籍，中有手批之書數百本，歷年日記數十冊，父母及兩兄詩稿均在其內，寄存巴黎華僑協社，為共產黨人竊而焚之。予時有詩記其事云：「言行歷歷溯從頭，虛度韶光卅二秋，剩有殘編猶被盜，半生心血付東流。」「一身以外無長物，萬卷之中有道心，書去道存身可毀，此心終古任浮沉」。巴黎先聲週報曾為披露，留法同學，無不知之。日記之效，對己則「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對人則「事無不可對人言」；足以養成光風霽月之人格。予自組黨迄今二十四年，無時不思恢復日記，屢為同志勸阻，予亦不無顧慮。今幸黨禁解除，憲政宏開，青年黨由「革命政黨」改為「和平政黨」，已無秘密可言，予自身更無絲毫不可告人之事。故自入病院，即重作日記，三個月以來，未嘗間斷。出院後仍擬續為之，直至命盡為止。嘗觀曾文正公手書日記，至其壽終之日。未絕氣前，仍在執筆。此乃吾家始祖易簣家風，神志清明，至死不亂，優良傳統，足以自豪。予為宗聖七十三代曾孫，絕不讓相鄉一人專美於前也。六時，陶繼安夫婦攜其二子來訪，即留晚餐。九時客散，擬回醫院，適風雨大作，遂留家宿。是日上午在家，與海濱，禮卿各通電話一次。

七月七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閱刑法，關於誹謗罪之規定有三條甚明確：(一)第三百零九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罰金。」(二)第三百十條：「意圖教播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損毀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三)第三百十三條：「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毀他人之信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年來左翼報紙，對予妄肆詆誣，頗多觸犯刑章，予一律優容，未加深究。今後實行憲政選舉競爭，左傾份子難免再肆狂吠，予擬斟酌適用，訴諸法律，以警刁頑。午後三時至七時，先後來談者有啓天，咸森，東巖，趙瑞麟，張吉菴等。吉菴將返北平，予託代致陳敦五一函。晚聞東坡小傳一冊。

七月八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雲生來談，云將返川，因寫致時珍一函，託其面交。時珍來信有云，「京滬間聞甚擾攘，殊以為念。今日之事，惟有吾輩絕對運籌，庶能挽救萬一。」其言甚是。予之退志早決，惟其告退，乃因衰病使尋，難勝繁劇，非尋有人執事，始示謀讓。予對黨事，實已厭倦，深以不得息肩為苦。孟子所謂「免以不得毋為己憂，舜以不得為皋陶為己憂」，予非大聖，却有同憂。彼奄有天下者，尚思得賢而繼，況於區區之黨哉。獨惜黨中同志雖衆，竟無一人毅然決然起而繼予者，此重任耳。蓋嘗為同志言之，今日國家若僅為「治亂問題」，而非「存亡問題」，則予宜徒不管黨事，即國事亦將辭絕弗問。古人有言，「夸者死權」，予自審既非夸者，又並不以政治為第一義，但使國家得免於亡，退而著書立說，安身立命，自有其遺，又何苦為此作前自縛之黨事哉？是日與若南商決，準於十日出院，回家調養。主治醫生楊景壇及繼節發基任助手之鄧特曾大夫，亦表同意。惟楊大夫敦囑予回家仍宜休息，不可過勞，否則貧血難望全愈，或且轉趨惡化。其言誠擊可感，予當遵守不渝。自四月九日入院，至明日適滿三月。予自有生以來，從未有住醫院如是之久者。嘗語若南云：「予將以三月之痛苦，易十年之健康，」因在治療期間，割胸、刺股、拔牙、穿耳、確極難受，然以痛苦易健康，予尚有此忍耐也。聞八日大公報，有魏亨者，自國共兩黨拉鋸戰爭地域撰文，寄登該報，題為「民主與民衆團體」，大意謂今之偽民主者，皆無「謀民為主」之意，必須「民能自主」，乃有民主可言。其中一段，述共產黨佔領區所謂民主云：「在國民政府下討生活的人，總要感覺政治的不民主；在邊區政府討生活的人，又是怎樣？的確共產黨簡直把民主兩字整天掛在口頭，使人民成羣結隊的沿村搶掠，說是民主；抓捕知識份子下獄，說是民主；逼工人在工廠裏每日作十四小時工，說是民主；逼農民拿出白麵豬羊，慰勞士兵，也說是民主。但是工人愈工，便說是敵區作風，須監禁反省；村民不肯作流血鬥爭，橫行搶掠，便說是頑固，須用鎗柄打死；農民拿不出統累稅，便說是思想不良，國特行爲，應送區處理。若有人要往收復區，更是壞蛋，非槍決不可。只要在解放區裏過得一年半載，便知邊區邊民主，乃是迫使人民作自己不樂意作的事，還得說樂意作；把

人民喉使得互相監視。互相猜疑起來，令任何人不敢不頌揚共產黨。解放區的民主，不但不是民主，而且是雙層奴役。只是沒到過解放區的人，沒領略其滋味而已。」大公報年來極端左袒，凡所登載文字，無不有利於共產黨，今能披露不利共產黨之言論，其亦政府總動員會之救救！一索之威，乃至於此。以黨黨為目的之報紙，信難有固定之立場也。

七月九日 上午九時，克永來，為寫履時珍一函，附鈔寄昨1日記一段，俾知予進志之堅也。十時，東巖來談良久，叔明借其子英華來談少頃。葉道淵來談半小時，渠曾以鐵觀音茶見贈，並勸余試飲武夷茶，云將返閩，代為購寄，意殊可感。予於茶經，素所未習，惟屢嘗為人撰茶樓兼酒樓對聯云：「酒以排愁，未必虛全賞有癖；茶能破睡，何須李白始登樓。」頗為一時傳誦。試兒有信寄克永云，書已取出清檢，惟待運輸。予前函囑其往求孝老為書一聯云：「捫心愧負蒼生望，沒齒難忘父母恩」二語，為予近作未成七律之一聯。又請孝老書「和樂家庭」四大字，不知此老能於酷暑中一為揮毫否？下午因準備明日出院，囑若南往銀行取款，並略檢點衣物書籍。六時，子往由滬歸云，幼梅有意來視余，惟近患足疾，不良於行，尚須稍緩。晚讀義山詩數十首，吟咏久之，詩興盎然，玉漢生殆以天才而兼學力者也。

七月十日 晨九時，若南來為予沐浴，錫書來為付醫藥費、膳宿費、醫院內工役費共四百餘萬元，合計前次所付及自購藥品，所耗達一千萬以上。醫生及家人咸謂予較初入院時，氣色大有進步，由青白轉為黃潤。余攬鏡自照，亦覺信然。時間雖久，功效確大。惟臥病三月，封國事黨事，未能盡責，寸心不免滋疚耳。回憶有生五十六年，共入醫院治療三次：第一次為民國十一年，在巴黎市立醫院治療兩星期；第二次為民國二十一年，在北京法國醫院治療一月；第三次為此次入中央醫院治療，自四月九日至七月九日，共計三月。入院之原因，起於赴滬開會六日，左腳發腫，上延腿部，回京送入中央醫院治療。初疑為濕氣病，經楊大夫景燧診斷為極度貧血，專從補血入手。前後輸血兩次，第一次輸四百C.C.，經過良好，第二次輸二百五十C.C.，發生強烈反應，幾至絕氣，遂備中輟。以牙齒多壞，影響血液，乃一面補血，一

而拔牙，將口內所餘之二十一牙，完全拔去。三月以來，血色素逐漸上升，紅白血球俱有增加。茲將醫生製表照錄如下：

血色素升降及紅白血球增減表

日期	血色素	紅血球	白血球
四月九日	百分之二十六	一百十五萬	三千八百
四月十日	百分之三十四	一百十五萬	三千八百
四月十一日	百分之三十四	一百十五萬	三千八百
四月十三日	百分之三十	一百十三萬	三千二百
四月十四日	百分之三十四	一百十三萬	三千二百
四月十六日	百分之三十四	一百十四萬	六千二百
四月十七日	百分之三十四	一百十四萬	六千二百
四月十八日	百分之三十五	一百二十八萬	四千八百
四月十九日	百分之三十二	一百二十八萬	四千八百
四月廿二日	百分之三十四	一百十四萬	六千二百
四月廿五日	百分之三十六	一百十四萬	六千二百
四月廿六日	百分之三十四	一百十四萬	六千二百
四月廿八日	百分之四十	一百四十二萬	五千八百
五月一日	百分之三十八	一百四十二萬	五千八百
五月三日	百分之三十五	二百七十九萬	六千
五月六日	百分之三十五	一百八十二萬	五千

五月七日	百分之四十三	一百八十二萬	五千
五月八日	百分之四十三	二百〇六萬	五千
五月九日	百分之四十六	二百〇六萬	五千
五月十二日	百分之四十一	一百九十八萬	五千二百
五月十六日	百分之四十四	一百九十八萬	五千二百
五月廿三日	百分之四十四	一百九十八萬	五千二百
五月廿八日	百分之四十	二百二十萬	七千四百
六月三日	百分之四十	二百八十一萬	七千
六月五日	百分之四十一	二百八十一萬	七千
六月七日	百分之四十一	二百五十五萬	七千
六月十四日	百分之四十三	二百二十萬	六千
六月廿二日	百分之四十	二百三十萬	六千
六月廿七日	百分之四十	二百二十萬	六千
六月廿八日	百分之四十六	二百二十萬	六千
七月一日	百分之四十六	二百八十一萬	六千二百
七月五日	百分之四十三	二百七十萬	六千五百
七月七日	百分之四十二	二百七十萬	六千七百

余在醫院所服之藥計有下列各種：

- (一) 豬肝精 Iextron 每日十二粒
- (二) 酵母素 Yeast Tablet 每日九粒

- | | | |
|-----------|------------------------|---------------|
| (三) 多種維他命 | Malti Vitamins | 每日六粒 |
| (四) 福力酸 | Folic Acid | 每日四粒 |
| (五) 胛狀素 | Thyroid substance | 每日一粒 |
| (六) 盤尼西靈 | Penicillin tablet | 每日十六粒 (拔牙前後服) |
| (七) 補血藥水 | Terric Am. Citrate 10% | 每日三〇西西 |

十時，楊大夫來，為余作末次診察，認為心臟肺部完好無恙，囑余出院後，每星期或兩週赴院檢查一次，旋往視邵明叔先生，請其移住余所居特別病室。明老欣然，謂君病既愈，予住君室，定可占勿藥。予勸其安心調養，後數分鐘告辭。出院往理髮店理髮後，遂回寓。適憲誠已借王壽山運書歸，據稱存遺書尚完整，並無遺失。且交通改善，運輸迅速，越日即到，聞之甚喜。下午與斌兒談，日內還鄉，應有準備。斌兒連在滬謁孝老所得教訓，孝老有意擇一假期，親為教導，予極贊成。惟此次暑假，斌兒即將返川，不克隨孝老，祇得期諸異日。六時，予往借林友松君來訪，以七律一首見贈云：「西蜀人豪亦遠儒，難虞為國警廢難，昔年鈞黨專房事，今日才名到杜蘇；早覺雲龍神變化，也應匣劍奮權呼，量才況擅鹿公盤，祇此高才世已無。」林氏昆仲均有詩贈予，稱許過情，受之有愧。卑友多才，余固甚願納交也。

七月十一日 上午，先後來談者有林可磯、鄭振文。下午四時，憲民侄女自武漢大學放假飛京歸省，予為談最近出處，及政治運動主要目的，逾一小時。略謂予以垂暮之年，出而從政，若無意義，安能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予之用意，在於轉變中國政治形勢，即由自上而下之政治，改為自下而上之政治。由主權在黨之政治，改為主權在民之政治，姑無論國民黨之取銷一黨專政出於自動，抑迫於形勢，然既結束訓政，勢非行憲不可。行憲則主權在民之原則，已初步實現。不論初次選舉之實際，含有幾許民意，要之，每一國民均握有一票選舉權，主人翁之地位，形勢上業已確定，不能不謂為中國政治上之一大進步。予雖不敢居功，然反對一黨專政，二十餘年不改初衷，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對於民主立憲不能謂無推動之

力。予與共產黨人之最相反處，一為共產黨以階級為至上，予以國家為至上；一為共產黨迷信經濟重於政治，予則認定政治重於經濟，尤以並未形成資本主義之中國為然。因一切經濟制度，均可由政治權力變更之也。觀英國工業之收若干企業為國有，可知不流血革命在中國未嘗不可實現。民任天資甚高，思想極新，予恐其趨於極端，故為說明上述意見。民任傾聽，似頗領會。晚，泗英、啓天、謙冲先後來談，至十時半始去。是日岳軍招談，予親筆一函謝之。

七月十二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旋林建成來告別，云將由滬赴閩。林華鈞來，予囑其代訪曹晴初、李先良、黃旭初。十時，予往偕林友松、張向華將軍、及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韓漢英（號平夷）、廣州行轅高級參謀李漢冲來訪，予為暢述「三民主國論」理由，及廣東民族性優點，逾一小時，張韓林等皆極贊成予之主張。下午四時，曹晴初來談良久。晚謙冲復來，渠有意任中國出席聯合國代表團顧問，予囑其自擬函稿，繕就由于克章，交舜生轉致外交部王雷聲部長，請予聘任。

七月十三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青島市長李先良來訪，予去歲遊勞山曾賦一絕贈之，若南代書大字，予為刻於巖壁，並攝一照片見贈。原詩錄後：

「百戰猶存射虎身，臨淮柏略信無倫，勞山勝地憑君護，我欲移居東海濱。」

予贈以戰時言論集一冊，談約一小時去後，督法克、錫書、壽山等清理字畫。錫光二兄手書之屏猶保存無恙，為之一喜，當即懸諸客廳。下午偕若南拜訪禮卿及海濱，吳仰僊僊延晤極愜。傍晚回寓，飯後早寢。

七月十四日 上午九時，建成自滬歸云，岳軍邀其回京，未克赴閩。陳一清來告辭返湘。十時，偕若南訪林友松，贈以戰時言論集一冊，及「跋滿江紅詞」一幅。友松陪同答拜張向華未返，留贈戰時言論集一冊。旋往訪周治春部長，適其他出未晤。下午四時，汪朗園來云，將赴寧夏辦理選舉事。紀彭年交來書之一函云，月內可來京。是日致蔣主席一函，告以出院，盼約會面。

七月十五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東巖來談良久。十一時，若南為予沐浴，旋寫致陳布雷一函，謂其負責召集政治審查組事。覆周孝老一函，促其代書對聯，略謂：「拙作聯語，對仗未工，誠如尊諭。茲擬改為「養心應葆孩提氣，沒齒難忘父母恩」，庶幾孟子所謂赤子之心，與翁所嘗言之春氣，併在其中，長者倘亦披髮而樂為揮汗一書乎。」因孝老來信，謂余前撰聯語，尚須斟酌，故將上聯全易，第未審孝老閱之以為何如耳。下午三時至五時，閱蔣逸雪編張溥年譜數十頁。六時，叔明、振文來談半小時，以最近日誌兩段示之。七時，蘇曾晴初、曾白先、鍾永傑、江傳修、李連鑑、陳曉初等，建成、華鈞、克永、錫書、憲斌等作陪，席設山園草地，予為諸友談民元國會初選當選事甚詳。晴初晚到，十時始散。斌兒定明晨飛渝，予俟客去後，親寫致郭經虞、陳馨明、周文舫、李晉槐各一函，鍾方丞、薛俊如、晏虎文共一函，在方十二兄一函，晚一時半始寢。是日接吳遠銓函云，蔣主席約明日下午五時半晤談，當覆一函云，準時往謁。

七月十六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寫致洪蘭友一函，告以出院回家調養。十時，閱畢張溥年譜。十一時，景陶來談改變黨之組織事，約一小時。下午四時半，舜生來談。五時半，應蔣先生約，往主席官邸晤談，至則有武官出云，適開黨團會議，改約明日下午會面，已有通知，尚未送到。回寓始接參軍處交際科電話言改約事。初由文官處轉達，繼由參軍處改約，令人有凌亂不相聯繫之感。甚矣機構之不可太多，事權之不可或紊也！以該小事，可例其餘。予是以有「能率」「效率」「速率」「三主張，惜乎解人難得，實行有待耳。閱張溥年譜，見其論三不朽云：「大丈夫青有志，昔人稱三不朽，要各有類。如「德」則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否則備顧問，坐對三雅，為國家作退讓辭，昭宣教化；「功」則為社稷謀，勸名研常，否則表彰六經，裁量子史，傳學有所依做，藉勸亦不在捷徑下；「言」則冠冕矯陸，屈執指佞，言行道亦行，否則著成一家，藏諸名山，使千萬世知有其人，比於龍門扶風。」張氏好名，似勝好權，成名太早，鋒芒過露，遺忘受誘，勢所難免。予覺其風骨甚峻，而器宇太宏，曾於年譜，手批數節：（一）溫禮

仁之弟溫育仁著錄牡丹傳奇，以銷復社。溥與張采葑浙，溫學使黎元寬親刊本，教育仁家人下於獄。予批云：「纖芥之惡，有所不容。他人著書相誦，即欲毀其版，天如之量，於此可見。不能容物，安能成事？亦狂狷之徒而已，而足以為大政治家哉？」（二）溥推周廷儒再起，事成而溥旋卒，人疑為吳昌時毒斃。予批云：「據周廷儒當國，而以起用正士為條件，自不失為權宜之計，且已相當奏效，足見天如非徒守經而不達變者。惟吳昌時之事，仍不無可疑。昔陳同甫大魁天下，旋即暴卒。天如運制朝政，為人所忌，與同甫同疑為被害，非無因也。」（三）予於閩舉平議後，復下一總批云：「唐明兩代，以學子在野，而影響於當時政治者，無過於王通與張溥。惟文中子自上太平十二策後，即知天下事無可為，而絕意仕進；西銘則雖講學吳江，仍未忘情政治，故其規模氣象，似猶遠遜汾河。蓋一則以講學為目的，一則以講學為手段。動機既異，結果自殊。成就大小，豈偶然哉！」按文中子甫運而立之年，張天如僅及強仕之歲，天才不壽，千古同悲。吳次尾贈天如詩云：「自古論憂患，賢人受獨多。」惟予所倡之「風度」「風骨」「風聲」，天如實兼有之。領袖羣倫，豈非倖致。使天假之年，閱歷既深，學識更富，安見其不成大事業哉？

七月十七日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先後來談者，有伯倫、東廉、建成、曉初。下午四時，何濟剛、周哲元、王世昭來談，濟剛以安桂見贈，哲元將返越，余給以宣傳品若干。五時，應蔣主席約，赴官邸談四十分鐘，關於內政外交，均有所陳述。回寓以電話約禮節來談，約兩小時。八時，叔明夫婦來，以其合畫之團扇一柄贈若南。接試兒電云，已安抵渝。又接蔣先生十六日代電云，「曾委員慕韓兄勳鑒，前由禮節兄轉示先生處置共匪意見五項，循循之餘，蓋善周洽，愚中機宜，深恆郵懷。七月四日國務會議所通過之總動員案，其內容及實施程序，皆與尊見相符。先生在養病期中，尚對國事規劃，如是其殷切勤懇，忠誠亮德，尤令人心感佩不已。聞青恙已漸康復，無任欣忭！最近期間，甚望能面承教益為幸。中正午統府交。」予雖為在野黨領袖，然既參加政府，對國家元首，自儻僚屬；而蔣先生對余仍極優禮，虛懷若谷，令人感奮。予當竭力以助其完成民主立憲統一建國大業，左傾份子之攻擊，絲毫不能動搖予之信念也。

七月十八日 上午九時，建成來告辭，云將回川返隆昌故里與鄉人商國大選舉事。予贈以旅費，並托帶政試兒一函，及宣傳品數百張。十時，出席第七次國務會議，對外交及總動員案發言甚多。下午二時赴中央醫院，請龍大夫試安假牙。三時，請楊大夫檢驗身體，結果如下：

白血球 四 千 六 百 比出院時少 二千一百

紅血球 一 百 九 十 四 萬 比出院時少 七十六萬

血色素 百分之四十五 比出院時多 百分之三

惟血壓尚正常，高至一百二十，低至六十，楊大夫勸予仍入院療養。若南見予紅白血球之減少，為之大驚失色，予亦莫明其故。下午六時至八時，來談者有東巖、華鈞及刑耀德。晚接王曾純函，允給周謙冲以外交名義。

七月十九日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來談者有宋連波、王熾僧、張希為、周萃吾、郭叔華。下午二時，赴中央醫院牙室，請黃大斌醫師續安假牙。三時回寓休息。四時至八時，來談者有林華鈞、段心平、楊乾左、泗英、伯倫及梁紹文。是日接試兒一函，魏時珍、鍾方丞各一函，又接隆昌各界公函，旅京同鄉代電，推予出任下屆國民大會代表。原文如下：

(一) 隆昌各界公函：「隆昌縣各鄉鎮父老昆季諸姑姊妹鑒：我國政治已踏上民主坦途了。自國府公布憲法以來，積極準備行憲，現由各省市縣選舉國民代表，組織國民代表大會監督實施。此次國民代表的產生，由人民直接選舉。我們隆昌依照規定，應選舉一人，縣府公佈候選人名單，已有數人，他們雖都有資格，未敢非議。可是我們投票選舉的時候，要多多考慮，要判別是非，要認識清楚，要慎選，要直舉，不為浮言所惑，不為感情所動，不分那黨那派，只要他的人格高尚，操守廉潔，政治作風，合乎民主潮流，並且能夠為中華民國謀利益，為隆昌人民謀幸福。這樣的代表，我們就選舉他，才不辜負我們的願望。曾琦先生他是隆昌人，「不做官，不貪財」，他的人格何等高尚！操守何等廉潔！他在政治協商會議保護

「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博得中外同情。參加政府改組，協定政綱，他的政治作風何等偉大！至於他的道德文章，更值得我們敬佩！尤其對我們隆昌企業公司的推進，助力甚大，如隆豐的開採，隆豐的自食，他向中央力爭，才有今天的圓滿結果，這是縣人盡知的。如果我們一致選舉他，不獨隆昌生色，更為四川生色。這裏我們還要鄭重聲明的，我們擁護曾琦先生，是選賢與能，是本良心的裁判，作正義的主張，絲毫沒有一點偏私。全縣父老昆季諸姑姊妹們，曾琦先生真是我們要選舉的理想國大代表，請大家斟酌，一致選舉他罷！謹此奉達，並祝健康！」

(二) 旅京同鄉代電：「隆昌各機關各法團各學校暨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均鑒：選啓者，查本年度國民代表大會，據憲法規定，除由全國各政黨提名選舉外，全國各縣亦應推舉代表參加選舉。吾隆按人口計算，可產生代表一人。縣中人士具有資格競選者，雖不乏人，惟曾琦君先生，年高德劭，學貫中西，奔走國事，溥利人羣，久為全國人士所欽仰。其反共抗日之主張，非僅博得一般國情，且使河山一定光復。尤以去年政協會議以後，為謀和平建國，召開國大，竟使中國產生一部有價值之偉大民主憲法，更為不朽之傑作。故曾氏可謂為我國民民主之樞母。曾氏出席國大時，被推為主席團之一，旋復代表青年黨簽訂三黨共同施政綱領，與國民黨社會黨合作，改組政府，被選為國府委員，參加中樞之最高決策機構，均為難能可貴之事。此非曾氏一人之幸，實亦吾隆之幸，國家之幸。同人等遠處異地，懷念鄉邦，珍惜國家人才，對於吾隆此次推選國大代表，雖曾氏為青年黨領袖，但吾人應以超黨派之態度，作正義之呼聲，自以選舉曾氏為最適宜。蓋於鄉於國，皆有莫大之關係，特此電達，敬請一致贊助，促其實現，是為至禱！三十六年七月。」

時珍函云：「頃奉手教，足見用心之苦，曷勝感佩！弟所謂選讓庶幾能挽救萬一者，蓋見黨內傾軋之風，乖戾之氣，與日俱增，有權則當毅然排除萬難，期有所為，今既開如，則當敞展一切，以示無他，庶幾乖戾可化為祥和，傾軋可變為協助，非謂兄尚有戀棧之心，以退為進也。所慮者國人識度稀隘，一有嫌

障，氣不斷撲塌，君子愈壞，小人愈妄，證之歷史，百無一爽，將來情勢亦恐未必與昔有異耳。」語重心長，聞之慨然！

七月二十日 上午清理二十四年前所購德國名畫。郭叔泰備其子祝森來訪，祝森擬編東坡評傳，因親書舊作東坡生日一律贈之。下午四時，吳鶴家來訪。五時，周詒春來訪。晚據中央醫院楊景煌、龍哲三、胡康寧及女醫生譚大夫等，並邀宋濂波、徐漢豪、周蜀雲夫婦作陪。是晚若南赴滬。

七月二十一日 上午來談者有吳仲申、宋濂波、陳一萍。下午清理文件，八時，啓天來談良久。

七月二十二日 上午東巖來，同訪馬鴻賓、馬鴻遠、傅宜生、李德鄰、孫立人，傅孫未遇，餘各坐談移時。下午二時赴中央醫院安假牙。五時，宜生偕楊慎五來談一小時。六時至八時，濤聲、師曾、可成、開生、張石嶼來談。晚王公簡夫婦來談，至十一時。

七月二十三日 上午來談者，有子柱、東巖、師曾、及祝順鏡、吳聰等。下午來談者，有劉慶祿、趙三、謝澄平、夏濤聲、鄭振文等。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叔明來，偕訪張岳軍，談一小時。旋訪唐子晉、白健生、莫柳忱未遇。乃往于右任處，談西北問題。下午二時，馬鴻遠、馬鴻賓來訪。四時至六時，子柱及陳祖貽、朱任菴來談。

七月二十五日 上午若南自滬歸，攜來孝老書聯「善心善保孩提氣，沒齒難忘父母恩。」易「應」字為「善」字，甚妙，又書橫幅「和樂家庭」四字，予擬楹而懸之。謙冲、可成先後來談移時。下午六時，繼張向華、韓漢英、李漢冲、林友松、並請子柱、振文、啓天、叔明、謙冲作陪，至晚九時始盡歡而散。

七月二十六日 上午九時，謝冠生來談良久。十時至十一時，叔明夫婦及張竹橋來談。下午四時，憲民介紹其同學陳俊女士來談。五時，接青年黨四川省支部電云：常燕生今晨病故成都華大醫院，不勝驚悼！燕生近年身體尚健，別時並無病象，遽爾長逝，殊深詫異！當發一電致喪之，請代唁其家屬，並以電

話通知上海總部。晚七時，李德鄰來談良久，贈以「論二次國難書」。

七月二十七日 上午訪祝紹周、郭寄嶠、冷禦秋未晤，訪龔自如、段克昌，並於龔處晤盧永衡，談半小時。下午趙青譽、廖性成來談。晚憲民為陳俊女士發別，因其將赴美洲留學也，予復與談良久。是日正午祝紹周來訪，適予外出未晤。

七月二十八日 上午冷禦秋及啓天先後來談移時。下午四時，林可聰、俞孝維來談。五時，王世昭來談。七時，予往來，借訪羅卓英未晤，遇其駐京辦公處長李汝之。晚中央日報記者陸繼來，請予發表對英國特使魏德邁將軍來華感想。周蔚林來，索致函英介紹書，徐漢豪、周爾雲來談，至十時始去。

七月二十九日 上午九時，周謙冲來，同預備稿件，十一時半借訪魏德邁將軍。適魏尚在會客，因與傅溼波頗談半小時。正午始與魏談，先由其中文秘書任漢民翻譯，繼由謙冲翻譯，內容略如下述。予首致謝魏氏戰時贊助中國爭取勝利之功績，並稱魏氏為中國志難之友。繼述青年黨參加國大，及改組政府之經過。謂中國政治形態已有顯著之進步，如（一）由一黨專政政府，變為三黨聯合政府；（二）國民政府組織法已起修改；（三）以共同施政綱領，代替抗戰建國綱領；（四）取消一黨專政之儀式，如續孫逸仙博士遺囑等；（五）國民黨黨費，不再由國庫開支；（六）定期舉行普選，開始行憲。參加制憲之政黨，現正共同協商進行選舉，即將展開空前熱烈之競選。中國政治形態，已在重大變化中。行憲以後之中國政治，其變化之最大者：（甲）由自上而下之政治，改為自下而上之政治；（乙）由東方專制制度，改為西方選舉制度；（丙）由無常設民意機關監督之政府，改為有常設民意機關監督之政府；（丁）由一黨制改為多黨制。魏氏對中國文官太多，普選能否實行一點，表示懷疑。予謂初次試驗，誠有困難，然其效果：（一）可確定「主權在民」之原則，使人民自認為主人翁；（二）可實行「政治教育」，使人民程度因選舉而增進。魏氏亦為首肯。故約五十分鐘，意欲而別。余為加強魏氏對東北問題之印象，特贈以第二次大

戰前致英首相及法總理電稿原文如下：（一）致英首相麥克唐納電：「予切望閣下與歐洲諸政治家於注意歐洲和平之外，同時注意亞洲和平，須知中日問題之嚴重，並不下於德法問題。若公等只解決歐洲問題而置亞洲問題於纒圖，恐第二次大戰之火，終將始於東方而延及西方，此則予所至願喚起閣下與歐洲政治家之注意者也。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二）致法總理赫里歐電：「予切盼閣下與歐洲政治家於注意西方問題之外，勿忘東方問題之嚴重，尤其對東三省問題須作公平迅速而有效之主張，勿使白里安氏及世界政治家所努力達成之國聯盟約，非戰公約，華威頓九國公約，均成爲廢紙，終至釀成世界第二次大戰，由亞洲而牽及歐洲也。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二日。」予與魏氏談話結束時，並以七月二十一日美國時代週刊所載「和平需要甚麼代價」一文示之，原文由譯者譯如下：「假使莫斯科有四萬萬中國人或印度人，及其資源，爲俄國工作三十年，則共產黨之權威必將更強於美國。」如共產黨控制歐洲，則將不容許美國有三十年時間，以準備應付此種浩劫，俄國加上歐洲，可能比美國更強。至彼時即不能阻止共產黨括亞洲之行動，而美國之安全，亦非任何代價所能購得。」又予昨日談話，中央日報曾爲記載云：「魏德遜將軍戰時在中國戰區爲蔣主席之參謀長，且爲美駐華軍之總司令，此次華杜魯門總統特命來華，吾人深感興奮。美國自將馬歇爾將軍召返身以國務卿重任，對華政策即使人有中途停頓之感。此種停頓現象，因時間稍久，卒至形成消沉之空氣。惟吾人念及美國甚多大政治家之偉論與卓見，殊不能置信美對遠東永持袖手旁觀態度。憶故羅斯福總統曾有「世界和平不可分」論，果羅氏此言實用，則中國對未來世界和平之關係，至少不在希臘、土爾其之下。何以美對希土公開而明白加以援助，反對中國抱消極態度？今日杜魯門總統特命魏德遜將軍來華，使人重新感到羅斯福總統「世界和平不可分」論之價值。以魏氏本身所具之重要性，由彼此次遠東調查之行，定能使美國對遠東作決定性之政策。吾人相信美國友人必永遠不忘上次大戰之教訓，憶日本於民國廿年「九一八」發動侵略時，當時英美人士多以局部問題視之，結果侵略火燭，不僅蔓延及全中國，甚至延及全世界。而今大難方去，新患復生，盼吾美國友邦，根據過去血的經驗，而對未來世界和

平，有積極及時之貢獻。」午後一時，回寓休息。五時，陸繼來談。六時，胡國偉陳祖勳來談。晚睡早寤。

七月三十日 上午來談者，有陳芷町、劉定五、振文、叔明、東巖。下午六時，王潛徑自徐州來訪，予贈以藏書畫詩集一册。六時半，於客廳沙發上撰挽常燕生聯云：「三晉雲山，兩川風物，把臂共週期，何期撒手西歸，允矣無常與無我」；「千秋事業，百劫餘生，同心思建樹，忍隨流水東逝，哀哀憐友復憐才！」撰就入室，擬請若南代鈔。行至床邊，頭忽發暈，身不能行，急呼若南為塗萬金油於額部，稍頃乃愈。憶前日楊大夫景燧曾告予云，貧血亦有暈絕之危，不獨血壓高者為然，今其言果驗矣！予又安能無警惕哉！晚八時，子柱、振文、嵐僧、維萊來談。若南勸予勿多談，九時遂寢。

七月三十一日 晨，接時珍電云，黃季陸允助予當選國大代表。予因接林建威函稱：黃甫方、陳蕃明皆有不顧前言之表示，據於人心之難恃，對此事漸減興奮，亦姑任同志試之而已。十一時，赴中央醫院，視邵明叔先生病，並請楊大夫為驗血色素及紅血球如下

紅血球 二百三十六萬
血色素 百分之三十八

紅血球增，而血色素減，予殊不得其解，他日當再請醫生細驗之。予自安假牙後，口腔發炎，已連十日，彌感痛苦。楊大夫特為開方，令自購服。楊已辭內科主任職，即日赴武漢，擬就武大教授聘。其人醫術與醫德，均有過人之處，亦醫學界後起之秀也。下午四時，丁廷樞、余景陶先後來談。予擬與景陶聯名請國府換印並發揚燕生，景陶謂該事宜由文官長轉商主席提議，予亦以為然。明日出席會議時，當與吳達登言之。晚與六弟談，微感不快，因備若南訪余白華，贈以德國名畫數幅，皆民國十二年于容柏林時與白華同時選購者。白華所有，盡付兵燹，言之痛惜，予故檢數幅贈之。其中有德國詩人歌德像，乃白華所最愛者也。

八月一日 上午九時，據立人將軍來訪，予贈以「論二次國難書」。十時，出席第八次國務會議，將

主席提議後揚燕生，全場一致通過。下午一時散會，四點用膳。二時，甘肅主席郭寄嶠來訪，予亦贈以「二次國難書」。三時休息。五時，伯倫來談。六時，舟生、伯安來談。晚八時，開中常會，至十時半始散。景陶對予說燕生乃同輩，不宜用憐字。其實社工部與李太白亦屬朋友，而社寄事詩，乃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憐才出自真情，並無傷朋友身份，惟予恐他人亦有誤會，爰依景兄之勸，再改就燕生碑如下：「三晉雲山，兩川風物，把臂共遊翔，何期撒手西歸，尤矣無常與無我」；「千秋事業，百劫餘生，同心期建樹，忍隨流水東逝，悲哉傷鵲復傷麟！」燕生生前曾撰一文，題為「無常與無我」，不意竟成讖語。予故引用之，以誌哀感。

八月二日 晨八時，偕若南及叔明夫人赴園林管理處觀玻璃，形頗似龜，第不知其壽命是否與龜相等？十時回寓，微倦入寢。十一時，竹橋偕趙炎午及湖南楚怡工業學校校長黃德安來訪，炎午頗以選舉流弊為憂，予為解釋良久，並贈以吳子玉書滿江紅詞，正午，伯倫來，請簽著致吳鐵城函，為煙濟農林兩部青年黨同志在銜殺程序未辦完前，仍照常支薪事。下午三時至五時，補作日記，自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一日，凡半月，以兩小時完成之。五時半，陸繼文來上海字林西報記予接話新聞一紙。其人文筆流暢，行動敏捷，自言願以二十年致力新聞事業。予嘉其志，為遴選去從事報界之經驗，談半小時。六時，克永偕田景風、彭高萬來談，因留晚餐。七時，黃達道之子黃文樞海軍少尉，自香港來言，已為予帶丹港衣箱兩口至滬，予囑為致謝其父。晚八時，偕若南、錫書、景風、高萬、赴玄武湖蕩舟一小時。十時回寓，倦極逆寐。是日偶翻舊書，內有鈔寄試兒之短文一段，不知何報所載？何人所撰？題為「成功之道」，其言頗有可取。該照錄之如下：「生命的黃金時代，並不一定在青年。青年時代的人們，所具有的不過是一顆高傲的心，強的慾望，大的幻想，熱烈的感情。然而他們用勇氣和冒險，去克服一切阻撓和安逸。人們的衰老是由於缺乏思想，而並非由於歲月的增加。歲月只能使肉體枯老，但是缺乏生命的熱誠，致使一個人的精神，為之萎靡不振。人們多半覺得白髮鬚髮，毫無生氣，全由於他們平日的悠慮疑義和沒有自信力。不管

一個人老倒七十，或才十六歲，他的生命，是應該充滿着新奇，對任何光耀奪目的事件，應發生濃厚的興趣，並且對任何事應有向其挑戰的勇氣。他應該如同孩子一般，孜孜不倦的詢問。生命應該在快樂和遊戲中渡過。一個人如果有信仰，有希望，有自信力，他就年青。反之，如果是懷疑，失望，和怕懼，他就被視為老年人了。如果你只是裝滿着悲觀憤世的情緒，你立刻變成年老衰弱，祇有讓上帝來憐憫你！」

八月三日 上午九時，振文來談。九時半，東巖來，偕訪陝西主席祝紹周，廣東主席羅卓英，福建主席劉建緒，江蘇主席王懋功，湖北主席萬耀煌，湖南省議長趙英午，湖北省議長何雪竹。祝羅均未遇，餘各坐談移時。萬對憲政，了解較深，所見多合。下午四時，祝紹周來談。五時，林友松介紹其同鄉九十九軍參謀長梁為梓（號貫中）偕其夫人，及民社黨幹部楊波明夫人來訪，為談「三民主義論」，並贈以藏書宣稱第一冊。五時半，宋樹人偕安徽主席李品仙來訪，談半小時。樹人將赴滬，給以宣傳品若干，並為講解應付搗亂者之秘訣。第一、須明其「想法」，即企圖如何是也。第二、須明其「作法」，即舉動如何是也。第三、須明其「說法」，即宣傳如何是也。三者洞明，然後設法以破之，則其能為患者鮮矣。昔陽明平亂，最講方法，故所至有功，迎刃而解。異乎程朱之徒，重理論而無裨實際也。是日所得諸友贈以「論二次國難書」者，有萬、祝、李三主席，並托轉贈胡宗南將軍一紙，均附以剿匪問答，期其除惡務盡也。

八月四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九時半，叔明來談。十時，劉主席建緒（恢先）來訪，贈以「論二次國難書」及剿匪問答。午後二時，楊芸夫偕高鴻彝來談，高曾任青年軍副師長，近由黨內推為漢口市選舉委員，正談話間，萬主席耀煌（武振）來訪，因介紹高與會。四時，客去休息。五時，宋白華來訪，以悼亡及續詩示之。晚飯後，同赴沈君怡德會，在座有啓天、景陶、泗英、及常道直、吳俊升、曹守一、梁紹文、李儒勉、王崇植、黃仲蘇、吳保堂，皆少年中國學會會友也。君怡以二十年前紀念像片三張見示，其中有陳慈生、李守常、譚代英、鄧中夏、黃日葵、高尚德、楊賢江、皆會友之左傾而已作古者，聞之不禁潸然淚下感昔之懷。予與陳爭諸友，政見雖殊，私交固無損也。並在昆明，曾有絕詩云：「元

祐熙寧一瞬間，是丹非素可曾聞，兩朝人物俱黃土，莫問眉山與半山。——無今思昔，感喟良深！按至晚十時半歸，十一時寢。

八月五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九時半，泗英來談。十時，王潛恆偕陸子來訪，陸為浙江吳興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曾在軍政界服務多年，旋棄而營實業，頗有政治頭腦，予為按衡量人物標準，及論事五要如左：

衡量人物標準

論事五要

- | | | |
|-------|----|------------|
| (一) 才 | 才具 | 無才不足以辦天下之事 |
| (二) 學 | 學問 | 無學不足以通天下之理 |
| (三) 識 | 眼光 | 無識不足以應天下之變 |
| (四) 氣 | 氣魄 | 無氣不足以任天下之重 |
| (五) 度 | 度量 | 無度不足以容天下之物 |
-
- | |
|-----------|
| (一) 捉得出結論 |
| (二) 立得起方案 |
| (三) 尋得着關鍵 |
| (四) 指得出要點 |
| (五) 握得着核心 |

前者可舉歷史上之大人物為證，後者可舉諸葛武侯之「隆中對」為例。當劉先主三顧草廬之時，祇有北魏東吳，而武侯則斷定天下三分，此武侯對於當時之結論也；東聯孫吳，北討曹魏，西取巴蜀，此武侯之方案也；至其關鍵則在聯吳，聯吳然後備荆州，備荆州然後可取益州，故武侯強調聯吳之必要，認定「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以言要點，武侯明白指出荆州與漢中，所謂「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此其戰略何等扼要！最值核心，自為益州，必須把握益

州，然後乃有恢復漢室之根據地。武侯在未出山時，已有此認識。既出後，更照既定方針進行，先南征而後北伐，先七擒孟獲，而後六出祁山，亦無非為把握核心之故。予所謂論事五要，武侯實已先行之，初非無據之空論也。子冬聞予言，拍案叫絕，許為創見。實則論事五要，確為予獨到之見。至於衡量人物標準，乃予就古人論史家應具「才」「學」「識」三條件而擴充之，固不敢掠前人之美也，更進一步言之，五字又可分為兩部份：一部份為相對的；一部份為絕對的。「才」「學」「識」相對的也；「氣」「度」「絕」對的也。凡為領袖者，祇須具備「氣魄」與「度量」，便不難成大事。自身之「才」「學」「識」不足，可以他人之「才」「學」「識」補充之，又何必具備全才，自矜萬能哉？午後六時，馬懷沖、段叔瑜來談良久，兩君皆青年黨西省支部所舉出席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同志。言及選舉問題，予告以吾人參加籌備選舉，應抱如下方針：（一）對同志之有意競選者，盡量扶植之，但須細察其常選之可能性，不必過於勉強，致與他黨發生激烈之衝突。（二）對社會賢達之有意競選者，竭力贊助之，以期廣樹聲援，不必強其入黨。（三）對國民黨之開明分子，其有意競選者，盡量支援之，藉以表示友誼，且可博其同情，俾知吾黨實行「天下為公」，毫無歧視黨見。兩君皆聽余言，允即轉告黔省同志。

八月六日 晨起，補作日記。九時，克永以稿來核。若南接上海電話云，其母明日起程赴天津，因決乘午後三時火車赴滬送別，錫書陪往，予特寫致孝老及四英、幼格各一函。午後四時，寫致易敦白一函，盼其來京一談。又觀書舊作「世亂才終顯，時危慮自深」二語，贈王潛恆，並錄平日所撰政治家之三風以贈之云。政治家之三風：

一曰風度 進退出處，磊落光明，榮辱得失，處之泰然，此風度也。

二曰風骨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風骨也。

三曰風誼 揚人之善，成人之美，急人之急，愛人之愛，此風誼也。

午後五時，蔡親禮來談，以其著著希臘土耳其通記一冊見贈，予亦贈以藏雲室詩集一冊。渠由黨內推

為察哈爾選舉事務所委員，不日將赴張家口，並返山西一行，予甚述過去與傅宜生、閻百川之來往，囑其便代致候。六時，翁福清、陳一萍來談。晚八時，潛恆來，以致數白函交其帶滬，並贈以舊作「遠遊賦」及「悼亡詩」，勸其勉抑鋒芒，戒「急」，戒「直」，戒「露」，因潛恆兼在華北，曾相從患難，予對之期許甚殷也。東巖來談，至十一時半始去，予覺其處人治事，日起穩練，為之一喜。

八月七日 上午八時半，克永以稿來核。致鍾方丞一電，詢試兌行止。九時，復萬秋自滬來談，約兩小時，渠有意參加赴日商務代表團，予親書一柬，囑往商諸啓天。十一時，田景風、彭高萬來，示以病中日記十餘則，留共午膳，談至下午四時。予對於二十至三十之青年同志，屬望尤殷，因其富有朝氣，容易上進也。五時休息。六時，予後先自廣州來談，渠對黨之組織，亦思有所改善，擬於中央常務委員會之外，另設中央研審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與景陶、潘樂，多有相同之感。予囑其交中央黨務計劃委員會參考，並提出全國代表大會討論。予對黨之改進，擬有四項原則：（一）改革制度；（二）健全機構；（三）團結幹部；（四）轉移風氣。曾語熱心黨務之同志，就此原則，研究具體方案。因青年黨參加政府以來，頗有若干同志「有意求官，無心辦黨」，故非根本改革，不能一振頹風也。七時，萬秋復來。可憐自滬來談，至晚十一時。

八月八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一時，瑞麟來談，近有同志控其舞弊，因遞一呈文辯訴，予囑其另繕一份，運呈上海總部，因予始終「以法治黨」不欲「以人治黨」也。羅德自徐州來，代購小米一包，適予倦臥，未晤而去。午後三時半，訪劉慶蘇於其花園中，談兩小時，渠對時局頗抱悲觀，六時返寓。東巖來談，約一小時。晚飯後，與憲民侄女談至十一時。民侄自擬修養條件八項，予為之改成十項：（一）溫柔而不羞怯；（二）大方而不放任；（三）活潑而不輕浮；（四）安靜而不呆笨；（五）和藹而不卑下；（六）平淡而不消沉；（七）誠懇而不虛偽；（八）寬宏而不疏忽；（九）深厚而不陰險；（十）周密而不瑣屑。

八月九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至十二時，撰文、說明、及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朱廷堂同志，上海法政學院陳政均同志，杭州浙江大學教授陳令儀女同志，及其子儀中來談。廷堂留學美國，政均留學比國，因以同志所編予之傳略，囑兩君分譯為英法文。正午崔萬秋來，因留共編。下午四時，楊伯安偕沈烈同志來談，運一小時。五時半，閻民欽來談。六時，予復先來談。七時，何香之夫婦自蘇抵京來訪，馮運燕生病前曾抱幼子偕其夫人，散步成都東大街，忽失足跌倒，幼子摔至丈許，燕生昏臥，移時始起，大腦受傷，由此發炎，西醫對此無特效藥，遂致不起。為之愴然！復共留談，至晚九時。若南、錫書自滬歸，攜回衣箱兩口，泗英、幼格各一函，謙冲譯印予之英文傳略數百張。

八月十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致林建成一電。十時，陶浩源來談。十一時，葉從民自蘇抵京來會，因留共膳。午後四時，周蜀雲來，少頃，王潛恆偕易敦白自滬來訪，暢談至晚十時，贈以「跋滿江紅詞」各一幅。

八月十一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潛恆、敦白來，偕遊玄武湖，買舟觀荷花，舟中暢談約兩小時，回寓午餐，復談良久，兩君始告辭而去。敦白與予別十載，長於予十歲，而精神矍鑠，面色紅潤，其人道德學問均有過人之處，惜不得志而隱於商。臨行托致泗英一函，並贈以「跋滿江紅詞」一幅，因其曾參吳子玉將軍幕，與蓬萊上將頗有深交也。午後四時，曹伯章來，以其近作巴蜀吟草求正。伯章名詩，曾肄業大夏大學，現任藝術專門學校教員，頗有詩才，精於命理，與談文學及命相良久，留共晚餐，九時始去。近來同志或舊日及門子弟來見者，多志在求官，曹獨安於謀學，毫無仕進之意，擬編著「中國藝術思想史」。予聞其言，不啻空谷足音，亟然以喜，頗加勉勵，期其有成。曹謂予交兩運，七殺當權，尚有作為。其他子平家亦有此語。予始終堅守「盡人事以聽天命」之義，亦姑存其說而已。

八月十二日 上午八時半，克永以稿來核。九時，偕若南赴中央醫院，請胡廉寧大夫驗血，並檢查肛門有無發炎情形，因近日大便結，肛門頻覺微痛也。檢查結果，證明肛門並未發炎。血色素及紅血球之增

減如下：

血色素 百分之四十

紅血球 二百四十二萬

十一時回寓，鄒少成同志自西康抵京來訪，示以日記數段，留共午餐，談至午後二時。下午四時，憲政實施促進會會計主任程太玄來贈醫藥費，予以不願開例，謝絕之。陸大聲（鏗）來訪，聞其最近因發表責成操縱金融事，受最高當局譴責，欲究其新聞來源。彼表示寧願受罰，不願直承為何人所言，致損新聞記者道德。予覺其人頗有風骨，因手書所撰「政治家之三風」以贈之。陸言十四日為「中蘇友好條約」簽訂兩週年紀念，請予發表談話，予允考慮。陸去後，檢「中國要覽」中，所載中蘇友好條約全文，細加披閱，覺此約可議之處甚多，因草一談話稿數百字。晚與家人在花園草地聚談，十時就寢。

八月十三日 上午八時，克永以稿來核，並代寫印談話稿。十時，胡哲敷自杭州來談一小時。十一時，杜崇發自西安歸來，報告陝西黨務，留共用膳。午後三時，俞康自瀋陽歸，偕向大廷來談，少頃去後，寫致時珍及斌兒共一函，附寄英文傳略，及乾常燕生聯。四時，蔡東生來談，約兩小時，蔡為民社黨員，據言，君勳對政治仍抱消極態度，不願出而從政。予謂任何政黨未有不欲政權者，因「取得政權」為手段，「實現主張」為目的也。昔孔子周遊列國，無非欲行其志，所謂：「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誠欲行其主張，自非假手政權不可。政黨而專言政權，猶之女子諱言結婚。且君勳昔日為予書扇，曾有「欲試無路」之嘆；今日政權開放，奈何將前將却，半途而廢，使青年黨孤掌難鳴，殊非推進民主之道，似宜重加考慮。東生極以為然，擬向君勳言之。晚八時，撰文來談，至十時始去。

八月十四日 中央日報發表予昨日談話云：「談到中蘇邦交，吾人有不能忘及不可忽者五點：（一）蘇聯於一九一七年革命後，曾宣布放棄帝俄時代對華之一切權利。而中蘇友好條約，在中國方面，因增進邦交，不惜支付重大代價；而在蘇聯方面，則適與之相反，乃基於未得中國同意之「雅爾達密約」，在實

質上及形勢上，均有恢復帝俄時代一切權利之意味。(二)關於中東鐵路，蘇聯前後有三次矛盾之措置。最初依其革命宣言，交還中國，其後於中日戰時，擅自售予中國之敵人日本，最後又與蘇中蘇英管。(三)中蘇條約換文，及關於大連之協定，蘇政府曾聲明保證中國管轄東三省全部主權，視其為「中國之一不可分總部份」；而訂約兩年，蘇大連未交還，其間且有反乎友好之行動，如(一)運走工業機器，(二)以日本武器裝備中共軍隊，(三)「編組韓共日俘，協助中共攻學國軍」等事，不知將置中國主權於何地？(四)關於新疆問題，蘇聯亦曾於條約換文內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而今則唆使外蒙侵略新疆，已為公開之秘密。(五)條約內明定雙方同意開放大連，為自由港，而今則中國且不能進入大連市，更何論英美各友邦？蘇大已成蘇聯鐵幕之一，殊為遠東和平一大威脅。余以為中蘇邦交，長此維持，實非世界和平之福。解決之道，不外三途：(一)由中蘇兩國外交當局直接談判，徹底檢討，條約未克實行，責任究在何方？必要時即另訂新約，由三十年延長至五十年，亦無不可。中國永無侵蘇之意，當為世人所共信。(二)由英美出而調解，以五國外長會議折衷之。(三)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仲裁之。三者仍以先由第一途徑為佳。因吾人極盼中蘇兩國能自動和好，有平世紀相安，無勞第三者作調人。如第一途徑走不通，則二三兩途徑亦可選擇。總之僵局必求打開，萬不可任其遷延，以釀不測之禍。曹氏語畢，做其九一八前，遼東北滿作二詩見示，頗足發人深省，茲錄於後，其一遼瀋陽詩：「虜騎長為患，胡虜狂忍聽，仲尼憂被髮，武穆夢草庭；黑水還成赤，白山將見青，遼瀋猶未息，莫漫說遼軍。」其二過大連詩：「風物清如此，江山却屬誰？曹回歸有約，趙壁返無時；舊葉蒼黃海，新愁漲碧池，遼東一坏土，誰敢記吾師。」曹氏念念不忘「遼東一坏土」，其維護主權之熱忱，可謂「情見乎詞」矣。「大剛報社評，有與予談話相發明者，題為：「中蘇友好條約二週年」，該錄於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自簽訂到今天，適屆兩週年。四週兩年以來的中蘇關係，我們深深覺得，友邦蘇聯對於神聖的中蘇條約之條款，還沒有忠實履行，且該條約的主要精神，都沒有善為維持和發揮，誠令人感慨萬千！四週兩年以來的中蘇關係，第一件使我

們印象最壞的就是蘇聯於簽訂條約以後，竟不按照談判約定的時間，實行自東北撤兵。依照兩國約定，蘇聯進入東北的軍隊，應於日本投降後三星期開始撤退，三個月內撤完，計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內，便應完全撤退了。然而蘇聯一面自食其言，延不撤退，一面更要求享有東北全面的經濟權，作為撤退之交換條件。其違反條約之規定，與林銑條約上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之精神，可說是有目共覷。至次年三月十二日，蘇聯雖因中國全國人民的抗議，及國際間的一致指斥，而開始撤退行動，然而竟利用中國國軍因交通困難一時尚未到達接防的空隙，使數十萬企圖到據東北的中國共產軍湧入東北，以致造成中國今日悲慘的戰亂局面。蘇聯這種行動，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最不友好的行動。其次，就經濟上說，東北是我國家的生命線。過去十五年來，東北人民在敵偽鐵蹄蹂躪之下，真可說是日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友邦蘇聯，簽訂友好條約之後，如果按照條約第五條的精神，理應「為彼此之安全經濟發展之利益，在彼此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之原則下，共同緊密友好合作。」可是我們友邦蘇聯，在敵人軍隊離開東北以後，竟將我們東北僅有的物資同一切工業設備，大加不撈的一搶而光。雖經中國全國人民的反對及國際間的指責，仍悍然不顧。試問這種違反條約主要精神的行動，如何能使中蘇邦交，趨於真正的友善，而不許當初訂約之始意？第三，就外蒙事件來說，中國之承認外蒙獨立，可說完全是忍痛犧牲自己，以換取友誼之結果。可是比年以來的新疆事變，實在于中國內政以極惡劣的影響。尤其北塔山事件，使外蒙軍公然使人新疆達六百餘里之深，對於中國領土主權的侵害，實是在是無以復加。臣劍惟燈，我們友邦雖然難辭事後操縱之嫌。依中蘇友好條約第五條，彼此已同意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對方內政之原則。在條文中，也重申第五條精神，對於新疆事變，表示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然而事實表現，確又如此，不能不使我們惋惜而且憤懣。第四、中蘇條約簽訂以後，最使中國人民一日不能去諸懷的，要算蘇大的接收。關於蘇順大連，都有附約，明文規定大連為國際自由港，其行政權屬於中國；旅順則規定為純神海軍根據地，由中蘇兩國軍隊及商船使用，其區域內之民事行政，亦屬於中國。其應由中國政府派員接收管理，在法理上實無問題可言。然而

事實上蘇聯既拒絕我國軍隊進入旅大，接收旅大之行政權，後對我政府派往之視察團，亦漠然不理。其為蔑視條約，妨害我國主權獨立，無可置疑。其與友好同盟精神，更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至於蘇聯藉口對日和約未成立，認為日本投降條約簽訂兩年後，戰爭狀態仍舊存在，尤其是由解條約，抹煞事實，且完全悞違反國際公法的一種說法。現在中蘇條約已超過兩年的試驗，我們對於友邦蘇聯，實在再沒有不加懷疑與失望的理由。好在條約的期限還很長，逆道知反，則回頭是岸。祇要蘇聯自今以後，確然把握中蘇友好條約的重要精神，迅速交還旅大的主權，而確保中蘇的緊密合作，我們相信中蘇關係，還是可能迅速好轉的。過去且由它過去，中國人民現在對於蘇聯的唯一企望，是忠實履行友好盟約，交還旅大的行政權。蘇聯今後是否一本初衷誠意合作？中蘇條約是否維持到底，始終不渝？完全以蘇聯是否迅速交還旅大為試金石。不過話說回來，兩年來中蘇關係之所以大相逕庭，還有一個外部的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蓄意從中破壞，致使蘇聯不得不顧慮躊躇。不過如果蘇聯今後能確實認清中蘇之歷史關係，今後遠東和平及世界和平，皆唯中蘇合作是賴，則蘇聯放大眼光，實不難知所取捨，毅然斷絕對中共陰謀進亂的許多援助，而重新改善其對華關係。亦唯有如此，今後中蘇友好條約才能維持到底，遠東和平才能確保無虞。否則中蘇關係不能日臻親睦，對於蘇聯本身亦定無利益可言。左傾之新民報未載予談話，但其社評亦有一段云：「這兩年以來，中蘇邦交却並沒有在友好同盟條約範圍以內發展，大連問題就一直懸而不決。照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中國政府之應該接收大連的行政權，本無任何問題可言，而事實上却一直沒有得到合理解決。這一方面，固然中國內部的戰亂有以致之，而蘇聯方面藉外生枝，一再阻撓接收，實應負主要的責任。最近發生的外蒙侵新事件，均足以導中蘇邦交於歧途，而今有識之士遺憾不已。」救國日報更遠求一九四五年二月倭相近衛，曾遣其弟水谷川忠實到港，由朝鮮中憲民介見律師何世楨，托向中國政府轉達；日本願意向中國及英美投降。何將此情告王克生在港負責人徐明誠，即文匯報主筆徐鑄成之弟，托人轉報於王，而王竟未呈報中央，日本直接向我國投降之事遂寢。該報斷定王克生為共產黨，因此舉不利於蘇聯，故不

願其實現云。確否雖不可知，唯日本直接投降，終較蘇聯參戰為有利，此則不爭之事實也。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時至十二時來談者，有崔萬秋、文任武、李植柏，均留午膳。午後五時，偕若南往新心里，約余景陶夫婦，何魯之夫婦，同赴勵志社，參加空軍總司令部鷓尾酒會，晤張厲生，談移時。晚與家人在花園聚談，至十時寢。

八月十五日 晨七時半，朱廷聖同志來，囑其往印度大使館，代賀印度獨立升旗禮。十時，赴國府出席第九次國務會議。民社黨籍之國府委員伍憲子及政務委員李大明，因與張君勳分裂，自組革新委員會，政府遂徇君勳之請，以久不到任為詞，分別免職。討論時，予未發一言，私衷頗為民社黨惜之。因伍李為該黨海外領袖份子，君勳未能包容，從此失去海外華僑之助力，亦該黨之一大損失也。午後一時，散會回寓。飯後休息。五時，東巖偕洪蘭友來談，約三小時。洪君對予與魏德邁談話及前日發表之中蘇條約問題談話極表贊成，認為措詞得體，彼黨中人，未易出此。予因舉所擬衡量政治人物標準以質之，洪亦拍案叫絕，所談幾無不合。晚與家人在花園草地聚談，至十時寢。

八月十六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十一時半，泗英、伯倫、自滬來談，伯倫以二十四年前青年黨第一張入黨願書所貼予之像片見示，身體雖瘦，而目光奪人，今已無復有此眼神矣。閱之不禁慨然！午後五時，約奔生、啓天、景陶魯之來談兩小時，晚七時，開中常會，至十一時始散。予已數月未主持會議，是夜尚能勉強支持，足證健康確有進步。

八月十七日 上午九時，赴華僑招待所，為常燕生追悼會主祭，到同志及來賓數百人。將主席派文官長吳達鈞致祭，政府中人到者有張羣、于右任、白崇禧、徐傳霖、邵力子、吳鐵城、陳立夫、王世杰、張厲生、謝冠生、吳忠信、洪蘭友、雷震、薛篤弼、甘乃光、李中襄、苗培成、賈景德、沈怡等。予致詞略謂「燕生學問淵博，確為中國一大思想家。其所發表者，尚不及所蘊蓄十分之一，故其逝世，不獨一黨之損失。實為全國之損失，中國今日政治之不上軌道，由於缺乏大政治家，而大政治家之不克產生，由於缺

之大思想家。試觀各國歷史，莫不先有大思想家，而後有政治上之大改革，有虛假之思想而後有法國大革命；有菲希特之思想而後有德意志之復興；有吉田松陰之思想而後有日本明治維新；有康有為梁啟超之思想而後有憲政運動；有孫中山章太炎之思想而後有辛亥革命。今日中國政治之混亂，由於思想之混亂；而思想之混亂，由於無大思想家以指導之。燕生為富有學識之思想家，而又不永其年，誠為學術界不可彌補之損失！至其參加政府，實非出於本願，乃傳奉團體之使命。死前曾撰二文，一為「無常與無我」，二為「學人與政治」。前者含有佛教思想，後者則謂學者不宜從政，足見其人品之清高。是以同人對於燕生之死，莫不同深痛惜！」十時禮畢回寓。因傷感故精神委頓，促臥兩小時。午後三時，與從民偕燕生長子崇實來會。崇實現服務中國駐日代表團，前由東京回國奔喪，予頗加慰勉。期其克承父志。四時，開中常會，研究修改黨章，七時半散會，師曾留談至十時始去。是日因追悼燕生，翻閱舊作「鐵雲室詩集」中，有燕生序文一首，特錄如下：「涉園林者，觀草木之紛然而即喜。若夫陟崇岡，汎長流窮泰公之奇，縱冥渤之深，方將騁志乎煙雲，遊心於海嶽，自不及伴，神不及駐，而何暇問乎草木之微。然草木之珍奇，亦未嘗不備焉。何則？四時之氣，萃於山海，其取精者，則其用宏也。惟人亦然。古之偉人若韓吏部王荆公近世若顧亭林，曾謙生諸公，其學問事功，皆卓然有以自立，初不必出焉然以詩名，然其偶發為詩，實大而聲宏，雖窮年咕嗶者，所不能及焉。何則？其所負大，則其出之也深；其立身高，則其積之也厚；其志在天下，則其著於律詩者，亦莫不慷慨憤發，慷慨於生民之際，若有不能已於言者。夫豈為之而後然哉？情鬱於中；理極於內，則爛然自著於外，非字斟句酌者，所能望其肩背也。吾友蜀南曾慕韓先生，以天下為己任，縱環四國，垂三十年，近乃出其吟咏之餘，將以問世。夫慕韓亦何必以詩名？以彼其人，使得行其志於今日，則檢亂反正，出生民於水火，雖荆公湘鄉，不能遠過；乃其棲遑半生，靡不暇暇，窮於吏部而勞於亭林，胸中所蓄百不一試，而徒藉之於詩，雖詩之幸，亦國家生民之不幸也。抑慕韓雖獲靈細之業，削跡投荒垂十載，然其詩，惟指陳家國，未嘗有嘆老嗟卑之意。其筆益銳，其氣益厲，天或者其將有

大任於斯人哉！及其雲之未出於地，盤紆舒卷，示人以百態，是則雖國家生民之不幸，而又未始非詩之幸也。余與慕韓訂交十年前，於詩學未窺涯涘，獨於其平居志業，稍識一二，因錄其所見如此。使夫世之覽斯編者，不復斷斷於字句之末，若執一單一木之微，而論夫泰山溟渤之大也。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仲夏愚弟常乃惠謹序。」

八月十八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十時，叔明來談。十二時半，朱廷豐同志來，偕赴印度大使梅農議會，梅氏夫人女公子暨參贊秘書等作陪。予首表示對印度獨立之賀意，及對甘地尼赫魯兩氏之敬慕，次詢印度人口實數，友與巴其斯坦分立後之情勢。梅氏答稱，據一九四一年之調查，印度人三萬萬八千萬，每年人口約增五百萬，依此計算，總數應已超過四萬萬。四教國分立，其人口在七千萬至八千萬之間，土地約佔五分之一，並舉地圖為證。予謂中印兩國人口，合計在八萬萬以上，將及世界人口總數之半，如能緊密合作，不但可為亞洲之安定力，且可為世界之安定力。因兩國有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也。後復論及二十年來中印文化之接觸事，予強調兩國文化，應再度交流。梅氏深韙予言。三時，回寓休息。四時，泗英、叔明來談，偕叔明訪陳立夫談兩小時半，晚，出席中常會報告。十時就寢。

八月十九日 上午九時，偕若南、錫書、一樓、憲民赴中山陵園茗敘，至十一時歸，倦臥移時，正午恭親復來談，留共用膳。下午四時，若南為予沐浴。五時，承烈、興亞來談少頃。晚八時，開中常會，至十時半散會就寢。

八月二十日 上午九時，華致問百川、傅宜生、董其武各一函，馮克永繕寫。問董函內，均附論二次國難書及對共問答。十時至十二時，來談者有東巖、伯倫、印農、民欽，印農留共午膳。下午四時至六時來談者，有余克齋、潘朝英、邵培芝、恭親禮、及振文、叔明、伯倫等。克齋自天津帶來劉季仙一函，附咳嗽藥片二。朱執人交來予二十九年所著「國難與青年」一冊，書面為孫元培先生題簽，中有胡適

之、李守常、陳慈生、王光祈、周太玄序跋，閱之不禁惘然！晚師曾來談至十一時。是日，余致函、傅董各函，均托榮親禮面交。致宜生函有云：「吾兄以一省之兵力，為數省之援軍，頗似昔日胡文忠之於武昌以一鄂而支全局。加以政治與軍事並重，情報較敵人尤詳，寄內政於軍令，融軍民為一體，奉共黨之宣傳口實，以民衆為武力後盾。循是為之，猛勇精進，安見樞範之省，不樹於荒寒之區哉？惟北狄在後，掛背堪虞，安內之餘，宜籌據外，綢繆未雨，是在高明。」此非溢美之詞，乃紀實之語也。

八月二十一日 上午九時，克永以稿來核。發幼樁、慎修、建成各一電，促赴滬開會。閱海聲所擬「確定本黨對時局之態度及現階段工作中心案」，及師曾所擬「檢討過去策勵未來以加強心理建設案」，覺兩君皆有獨到之見，允為後起之秀。午後三時半，開中常會，到七時半，海聲留共晚餐，談至十時始去。是日接泗兵轉來幼樁致渠二箋。時珍寄示鄧晉康致渠一箋。又接杜章明將軍離滬赴美告別一函，西安祝紹周主席寄贈所畫摺扇一柄。

八月二十二日 上午八時半，林華約來談。九時，赴景陶處，與晉之、舜生、啓天聚商處理四川支部選舉糾紛事。十時，赴蔣主席官邸，參加送別魏德邁將軍茶會。主席請予發言，予致詞略謂：魏將軍以中國患難之友，來華視察，吾人極表歡迎，予前曾與晤談，今將離華赴韓，吾人自不免有惜別之感。魏將軍此行，所得資料甚富，予意其中必多屬於悲觀者，此實不足為怪。因中國抗戰八年，損害甚大，戰後遺共黨之破壞，秩序未能恢復，因而不良之象，可悲之事，在所難免。然因此斷定中國前途無望，則未免近於武斷。魏將軍以科學的精神，客觀的態度，諒不至下此結論。吾人臨別贈言，望魏將軍致意美國朝野者有兩點：第一勿忘羅斯福總統之「世界和平不可分論」。羅氏發表此論於芝加哥，其時美國尚未參戰，屢屢參加世界第二次大戰，賴有此高尚理想，乃得居於領導地位。第二勿忘史汀生國務卿之「不承認主義」。當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我東北領土時，斯氏認為不合理不合法，基於正義感與國際公法，而發表「不承認主義」。義聲震於全球，我國尤為感動，抗戰八年之後，卒使日本退還東北。不料日方去而俄又來，佔

我禁止不運，奪我工業設備，又復策備中共，訓練韓共日韓，恣為侵擾，置中蘇友好條約於不顧，其不合法之行動，與日本絲毫無異。此正通用史汀生「不承認主義」之時。中國話語有云：「隔岸觀火」，美國勿謂此乃中蘇兩國之事於世界和平無關也。須知此岸終將延及彼岸，上次大戰，即其明證。且中蘇友好條約，基於「雅爾達密約」，該約並未得中國同意，此中國朝野所引為遺憾者。美國如果拋棄羅斯福氏之原則，勢將喪失領導地位，且有損於其國家之榮譽，最後仍難免受其災禍，此予所願鄭重指明，望魏將軍轉達美國朝野者也。予言畢，魏氏歷述其來華之感想。頗多指責之處。如行政效率之低落；軍民之分離；軍隊上下之隔閡；用人之憑私人關係，而不以才能及勞績為準；官僚之利用政府職權，以營私平利而發展其獨佔資本主義，使民營事業無法生存；接收敵偽私產之舞弊，祇利於私，而無補於國家；與夫前方軍隊指揮之不統一，及後方以電話指揮軍隊之不當。並謂華人資本之在外國者，有十五萬萬美金之多。中國今日之病，不在資金之缺乏，而在精神之頹廢。其言坦率而嚴峻，自元首以下，無不在批評之列。舉座為之不安。魏氏語畢，發言者有莫德惠、蔣鈞田兩君，莫氏指陳東北問題與世界和平之關係，其言簡而有力量，餘多默然無言。因文官處通知，並未言明係送魏德邁，故各院部首長均無準備也。十二時散會回寓。史亦江及張徵星夫婦來訪，留共用膳。下午三時，訪禮軒，談至五時，赴美大使館參加雞尾酒會，晤于右任，王雲五、謝冠生、周詒春等，皆極贊予上午在蔣邸談話之得體。六時回寓，來會者有青承烈、鄭興亞、龔從民、杜俊東、陳一清。晚八時，啓天、叔明、振文、子柱、景陶、可璣來寓，擬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九時遂各散去。

八月二十三日 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來訪者有禮軒、可璣、師曾。十一時半，周謙冲來，偕赴美大使館，訪美大使史華芬，談至十二時四十分，歸用膳。午後三時半，子斌、潘朝英及叔明來談，約兩小時。晚開中常會至十一時。

八月二十四日 上午來訪者有林華約、戴慶雲、王師曾、夏海聲、林可璣等。下午來訪者，有何濟剛

、戴慶雲、郭經虞、左宏宇、黃潤、王世昭等。

八月二十五日 上下午來談者，有胡卓賢、劉雅聲、胡自翔、姜文光、廖國鎮、夏騎風、何運存、何仲慈等。

八月二十六日 上下午者，有黃遠道、馮毅安、黃福榮、胡元鶴、施志先、周文濤、徐允中、高介亭、曹伯章等。晚開中常會。至十二時始散。

八月二十七日 上午來談者，有黃遠道、鄒桂芳、郭經虞、廖虹甫等。下午三時，楊典章自滬來訪，談至五時。姜文光、夏騎風等來訪。晚八時，林建成來談，歸為余統選事甚詳。

八月二十八日 上下午來談者，有黃遠道、楊怡士、林建成、寇玉坡、鄒桂芳、黃石子、徐天從、朱文伯等。晚會之，啓天、子柱、振文、澄平等來談，擬開會未成，啓天、子柱留談至十一時始去。

八月二十九日 上午九時，田景風來代汪克永辦理函件。十時赴國民政府出席第十次國務會議。首由外交部長王世杰報告魏德邁將軍離華聲明書中，謂中國共產黨之猖獗，由於國民政府之低能。已由外部去函辯正，俟其返華或領覆命時，當再發表正式抗辯書。主席詢各府委有無意見，舉座默然約五分鐘，予乃起而言曰：「上次主席官邸送別魏德邁茶會，予曾予美國以教訓，促其回憶羅斯福與史汀生之名言，魏氏之言，誠為失禮，然諒有之，「人到無求 日高」，我有所求，彼有所挾，自不免使彼不知不覺流於驕傲。予於經濟非所習，居恆不解，我國地大物博，何以不能自給自足，故就經濟觀點言，予向不重視美國之援助，惟就國防觀點言，則不能忽視美國之援助。因蘇聯對我國頗含敵意，英美又皆重視日本，予前日與英大使談，知英國亦有扶助日本之意。吾人前有敵人，後無友邦，四顧茫茫，誰與為援，且目下正在封鎖大連，對蘇聯採取一種措置，似不能置美國邦交於不顧，魏氏赴韓之際，尤不宜予以刺激，致影響其回國報告之結論。須知我國不能自造飛機大炮與軍艦，軍需上萬不能不爭取美國之支援也。吾人對魏氏之

言，不必過於重視，一則彼在主席官邸聲明係以舊日蔣主席之參謀長資格發言，而非以杜魯門總統代表之資格發言；二則彼所發表之聲明，不過當時談話內容十分之二三，足見尚有所保留，似宜冷靜處之，不必過於緊張。彼雖予吾人以刺激，吾人為保持泱泱大國之風，宜優容而毋與計較；魏氏個人之言，未必能代表其本國。抑本人尤有感者，當九一八事變之後，舉國爭言抗日，獨主席沉着持重，不輕表示，雖遭國人之疑謗，亦鎮靜而無所動，迨臨最後關頭，遂率全國抗戰。我國之獲勝利，有賴於主席之堅忍。今日環境之險惡，十倍於當年；敵人之兇惡，百倍於敵倭，吾人尚望主席擴大堅忍精神，再為國家忍痛十年，以應非常之變。關於外債問題，吾人不妨假定，如有其他國家，同情我國，自動予以經濟上之援助，而不附任何苛刻條件，吾人自可接受，並不限於美國。又此次會議關係重大，請張院長控制新聞，不許發表。」

主席聞予言，改談其他問題，至十二時散會。午後建成、子柱先後來談。晚偕若南乘十一時火車赴滬。

八月三十日 上午八時抵滬，泗英、叔明、伯倫、東巖、光復、伍道遠、羅策等，均至站相送，同赴陳寓。未幾，師曾、可成、潘聲先後來談良久。午後三時，偕叔明及廖海濤，同訪杜月笙、范紹增、均未遇，留名片，及賀杜君六十壽文而歸，文為余所手撰，叔明代書如下：「予以國家主義偏於天下，運三十年，其目的為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而手段則兼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一二八之役，俄犯淞滬，月笙先生發動民衆，以助國軍抗戰，予聞而壯之，曾自華北馳書慰勞。其後中日全面戰爭爆發，月笙先生復竭其社會力量，以救事於外抗強權。政府嘉之，國人敬之。比者欣逢六旬大慶，予特表其功，以為國人矜式。俾知在野亦自有其報國之道也。」四時，偕若南往謁孝老，在孝老處晤張佩履，白山父諸友。旋訪周季博，談至七時半回寓用膳。晚赴舜生處開中常會，十一時歸。是晚余遲到早退，並未主席。

八月三十一日 上午九時，赴海格路青年黨總部，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予領導行禮，並作政治報告後，遂退席，改由啓天主席。回寓偕若南謁孝老，晤胡子昂，談移時歸。午後四時，偕若南往觀電影劇名「毀滅」。晚，周師鄰夫婦來談至十時。

九月一日 上午十時，赴麗都花園開會，追悼常燕生同志，予致詞略謂：「燕生同志之優點甚多，其最使余難忘者有二：（一）為進退悉聽命於黨，自身毫無成見。其個性本甚強，然能勉抑個性以就黨性，洵不愧為模範同志。（二）為坐言並能起行。當本黨受國共兩黨壓迫時，予不得已而奔走南北，廣交各軍領袖，藉其掩護以圖生存，敵黨多祇為聯絡軍閥，同志亦間有不以燕生為然者。惟燕生知其苦衷，挺身出為之助，曾即使命回晉聯閥，入其幕中，屈居機要秘書之位。其通達而不執拗類此。所謂明大義，據大體，顧大局者，惟燕生庶幾近之。此予所以痛澈心脾，如斷手足也。正午散會，回寓用膳休息。午後三時，復赴麗都花園，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予主席，領導行禮，後選舉主席團九人，予以全場一致之票數，當選為主席團之一。六時散會。

九月二日，上午八時半，泗英、東巖、建成來談。九時，赴麗都花園開會，予作政治報告，其綱要如下：

（一） 之政治工作

- ① 參加政治協商之經過
- ② 參加調停國共之經過
- ③ 參加國民大會之經過
- ④ 參加改組政府之經過

（二） 兩年來之國際形勢

- ① 莫斯科會議以前之國際形勢
- ② 莫斯科會議以後之國際形勢
- ③ 中國外交之歧路

（三） 兩年來之國內形勢

- ① 政府改組以前之形勢
- ② 政府改組以後之形勢
- ③ 本黨政治之歧路

(四) 確定國策與黨略應有之考慮

甲、確定國策之先決問題

- ① 本國之國力如何
- ② 友敵之選擇如何

乙、確定黨略之先決問題

- ① 本黨之力量如何
- ② 友敵之選擇如何

此外余復寫致大會同志一函，預辭下屆主席，命克永印敬全場，函云：

「全國代表大會同志公鑒，移山自第十次全代會被選為主席以來，深感才力薄弱，重以體弱多病，難勝繁劇，先後在滬港兩地提出辭職四次，均為中常會所拒絕。六月十二日又向中全會正式懇辭，後蒙勉留，益增難疚。今幸大會召開，移山依法解職，謹將前次上中全會辭職呈文，錄供大會同志參考。務望諒其苦情，勿再委以重任，俾以黨員資格，盡力為黨效勞。一俟健康恢復，再以全力貢獻於黨。區區微忱，伏祈鑒察！移山拜啓。」

予報告時間，僅二十五分鐘。旋由黨內各部負責同志報告，予聽至十二時退席回寓。午後四時，訪吳稚暉，談兩小時。晚草致張岳軍，吳達鈺各一函。克永來代書，楊叔明來，托其帶京，轉交張吳兩氏，函稿錄後：

「岳軍院長仁兄勳鑒，弟於八月二十九日國務會議後，即來港出席青年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

未接見任何新聞記者。不意次日新民報竟載有弟之談話，聞之殊深詫異！此事與弟無關，想兄必能洞悉。第一、弟根本不主張發表當日會議情形，曾於發言時，請兄以院長權力，控制新聞。在座同人所共聞，吾兄當能記憶；第二、新民報為左翼報紙，對弟向多詆毀之詞，斷不能由弟處聽取消息。事關國府機密，弟不能不鄭重聲明，請兄澈查該報新聞來源，以明責任，而杜後患。如何之處？敬候賜覆。」

「達餘先生惠鑒，頃接弟之隨從秘書曾錫書函稱，尊處曾於八月三十日派許局長靜芝，張科長錫甲到敝寓，詢及三十日新民報登載弟之談話事，不勝詫異之至！弟於廿九日出席國務會議後，當晚即乘車來滬，並未接見任何新聞記者。其事與弟無關，想兄必能洞悉：第一、弟在會議時，堅主不發表新聞，曾請張岳軍院長設法控制，在座同仁，無不共聞；第二新民報為左翼報紙，對弟向多詆毀之詞，斷不能由弟處聽取消息，此皆至明至顯之理。事關國府機密，弟不能不鄭重聲明。請兄轉陳主席澈查該報新聞來源，以明責任，而杜後患。如何之處？敬候賜覆。」

九月三日 余因精神不佳，向大會請假，暫不出席。上午來談者，有伯倫、泗英、張夢九及伍道遠夫婦。下午四時，赴道遠寓，晤于復先、池在青、吳天民、夏海聲、林可瓚、王師曾諸同志，並請池吳兩君為余診病。晚八時回寓，與若南及廖海濤在花園賞月，談至十時寢。

九月四日 上午來談者，有于柱、泗英、叔明等。午後五時，偕若南及泗英夫人往觀電影，劇名為「藍色幻想曲」。晚八時半，赴道遠處，接見廣東華北代表十餘人，十時回寓。

九月五日 上午東巖、光復、伯倫、克永等來談。午後五時，訪吳禮卿，示以日記數段，為述予之個性及理想者。因禮卿平日極喜讀余之文字，且目予為富有創造力者，予恐其誤認予為英雄，故以日記中自評之語質之也。晚八時，赴道遠處，接見江蘇、福建代表。十時回寓，後在花園與若南賞月，閒談至十一時寢。

九月六日 上午九時，泗英來談。下午六時，啓天來談。連日口腔發炎，延及喉部，殊覺痛苦，晚備若南赴吳天民處請其診治，並打一消炎針。

九月七日 上午九時，吳達鈞來訪，承蔣主席命，徵詢余對擴大政府基礎意見，談一小時。十時，幼梅歸自青島，來談至十二時始去，渠對黨事頗多感慨，予極同情，曾將其致全代會兩函囑人宣讀於大會，以促同志之覺醒。午後喉痛益甚，微覺發熱，酣睡二時。天民來，為予打針，聞拔良久。六時，啓天來談。晚八時半，幼梅、舜生、子柱來談，約一小時，去後遂寢。

九月八日 上午九時，始作一星期日記，痛光陰之難以捕捉，歎記憶性之老而益減，寫畢不禁感慨久之！